

連　環　殺（雙鷹神捕故事之十）

西門丁・著

端木盛巧逢他表妹，不料事後連續發生了好幾宗命案，連端木盛也幾乎遭殃……，正當端木盛查到一些線索，可是疑兇也突遭人殺死。最後只得請管一見親自出馬調查。

本篇爲雙鷹神捕故事集中最錯綜複雜的一個，構思的奇詭令人拍案叫絕。

$4.00

1157

編者話 沈勝衣故事，過去曾在本刊刊出了很多集，傳誦一時，口碑載道，成為讀者們熱烈喜愛閱讀之最佳作品。由下期起，我們特別情商本文作者黃鷹君再度為本刊撰著該故事集之新篇：「雷霆千里」，以饗讀者。一代奇俠沈勝衣這個故事人物，相信在讀者們腦海裡已有深刻印象，毋需多作介紹，且看他今番又幹了件什麼大事吧。

＊＊　　＊＊　　＊＊

巨型小說雙鷹神捕故事之「連環殺」今期刊出，這是一個題材很別緻的故事，描述神捕管一見接手辦理一件棘手的連環兇殺案件，過程之複雜，兇險、離奇、緊張，可說是管神捕辦案以來，從所未遇、視為罕有。欲知其詳，請參閱今期本刊。

＊＊　　＊＊　　＊＊

「太空爭霸戰」今期刊出之二：「夜盜風火輪」，敘述一件神奇的飛行物體在空中飛行的情形，它本來是輪形，可以吐出一個細輪，放出太空人，又可以收回小輪，把艙門關上又如飛碟。太空科技，日新月異，圖文並茂，新奇有趣。

下期巨型小說是齊燕歌故事：「魔教風雲」。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102.00
	一年港幣$203.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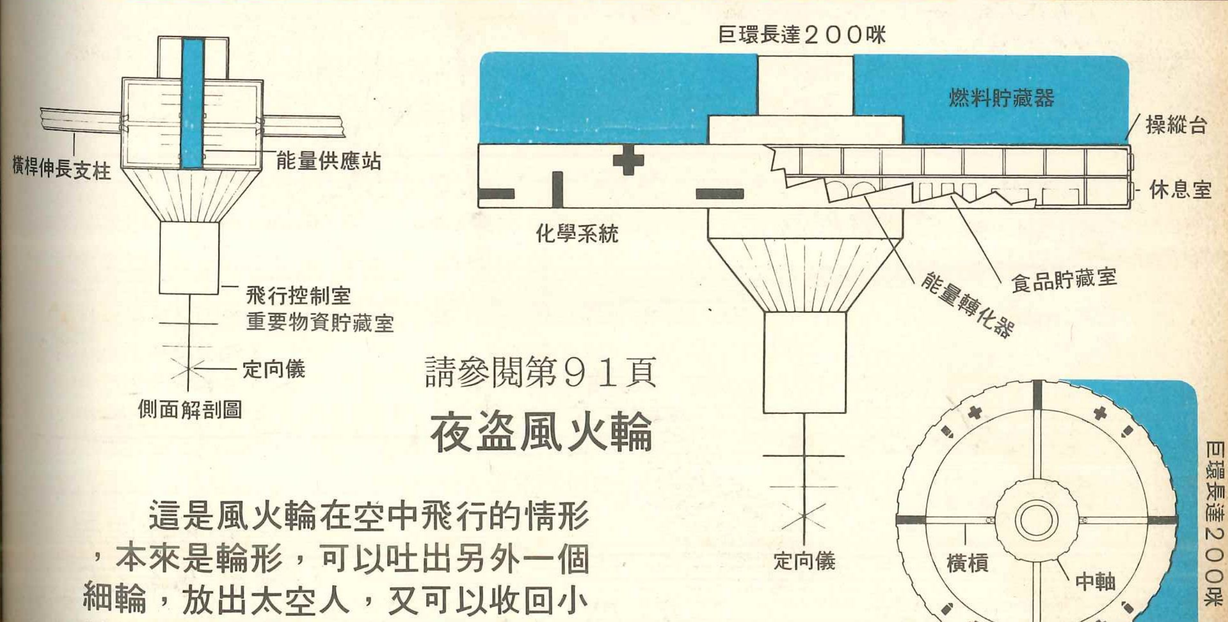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1157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請參閱第９１頁

夜盜風火輪

這是風火輪在空中飛行的情形，本來是輪形，可以吐出另外一個細輪，放出太空人，又可以收回小輪，把艙門關閉，有如飛碟。

連環殺

雙鷹神捕傳奇故事／

西門丁・文
黃耀基・圖

夢中情人　意外重逢

落日把西天雲彩染成彤紅，遠處的青山已籠罩在暮靄中，周圍一片寂靜。

這是一片草原，草原雖不太大，但水足土肥，野草及疏落的樹木都長得極爲茂盛。

一陣風吹來，草原上的野草像波濤起伏，大熱暑天突覺涼快起來。

大樹之前，一匹神駿的白馬低頭啃着青草，馬主人却不知何處去了。

一忽，只見遠處馳來一匹黑馬，馱着一個青衣青年，馬蹄踏在青草上，點地無聲，但來勢却極速。

黑馬來至白馬前，突然長嘶一聲，人立而起。馬上人飄身下地，輕笑說：「也罷，讓你吃點草！」

詀音未落樹後突然竄起一條人影，青衣青年暴喝一聲：「誰？」手臂一揚，「啷噹」一聲，長劍出鞘。人隨即掠起向那人影追去！

前頭那人的一件大紅披風獵獵作响，倏地一個轉身，一口長劍急刺奔前的青衣青年！

青衣青年反應極快，長劍一橫，「噹」地一聲架住來劍。

紅衣人長劍一滑，改削青年的手腕！這一劍變化極速，青衣青年只得沉腕後退一步！抬頭一望却是一個杏臉的紅衣少婦，模樣兒十分標緻！

紅衣少婦一口鋼劍如游龍般飛舞，對青衣青年分心刺來！那青年也非庸手，手腕一振一抖，格開鋼劍，劍尖反刺對方雙眼。劍至中途，青年身子一偏，長劍忽斜削對方肩膊！

劍臨及肩，手腕一翻，劍脊貼肩急斬粉頸！這一招竟有三式，紅衣少婦虞不及此，連忙倒退！

青衣青年身子暴長，劍隨身走，刺向其腰腹，同時喝道：「因何藏于樹後？」

紅衣少婦大怒，足尖一點，身子如火鳳凰般竄起，鋼劍自上向下劈來，竟將長劍作大刀使出，刹那長劍離青年頭頂不過三寸，那青年身子一偏堪堪讓過，此刻長劍才回收把對方撞開！

紅衣少婦凌空打了個跟斗，翩翩落在地上。

青年並沒有衝前，反而詫異地問道：「女俠是誰？」

紅衣少婦望了青年一眼，身子突然抖動起來，顫聲問道：「你，你是……端木表哥？」

「表妹！」青年再沒有懷疑標前幾步，張開雙彎向少婦圍去，臨近突然想起對方的身份，連忙停住了脚，尷尬地道：「表妹你怎會在此？」

紅衣少婦臉上突然泛起一團紅暈，嚅嚅地道：「我，我去找我爹爹……現在要回去了……半路上有點內急……」

「回去那裏？」青年忙問一句。

紅衣少婦輕吸一口氣。「表哥，我已經許配人家啦，你表妹夫是青竹山莊的熊雄……」

「啊！」青年輕拍了自己的臉龐，「我眞儍，咱已足足有十年不見啦！恭喜表妹，嗯，表妹夫可也有點名氣！是個有爲的遊俠！」

「表哥，聽說你在管一見手下辦事，這兩年名頭頗响，小妹也恭喜你了！」

原來這個青衣青年便是江南總捕頭「笑面神鷹」管一見手下的第一條好漢端木盛。

當下端木盛笑一笑道：「表妹近來可好？」

紅衣少婦姓紫名玉霜，所謂一表千里，她是端木盛的義父的外甥女，兩人小時候曾經一起習武練字，稱得上是青梅竹馬，後來端木盛另投明師，兩人才少再見面。端木盛的義父過世後，端木盛便與她斷了來往。這番重逢實在十分意外。剛才他還是由她那一招以劍使刀勢式中認出來。

紫玉霜臉上露出一絲笑意，輕聲說：「還好，表哥成家了沒有？」

端木盛臉上微微一熱。「愚兄終日奔波，還沒有這個念頭。嗯，愚兄有外甥了沒有？」

紫玉霜臉紅如火，輕輕搖頭。「表哥要去何方？」

端木盛驀然一驚。「愚兄要到衡陽辦一件案子！」

紫玉霜抬頭一望天色，雲彩已逐漸黯淡，大地一片灰濛濛。「很急嗎？」

端木盛點點頭。「巡撫大人限時破案，故此……」

紫玉霜幽幽地道：「既然如此，小妹也不敢拖延表哥的時間！」

端木盛依依不捨地望了她一眼，撮唇發嘯，把坐騎召來。「表妹，姑丈身子可好？」

「託福！我爹也常唸着你！」紫玉霜的父親是「金刀大俠」紫超。

「聽說這兩年他已不再出來走動，在家納福！」

「可惜他沒有兒子，小妹又不能承歡膝下，爹實在十分寂寞！」

「愚兄有空一定去探望他！」端木盛翻身跨上馬背。

「表哥！」紫玉霜突然叫了一聲。

端木盛一愣，忙問道：「什麼事？」

「青竹山莊在那裏你知道嗎？」

「雲峯山下，資水之南？」

「表哥回程若經過請來舍下一坐！小妹有話跟你說！」紫玉霜瞪着一對黑白分明的眸子道。

「一定！表妹，咱後會有期！」端木盛一挾馬腹，向南馳去。

不一忽，人馬都已消逝在夜色中，紫玉霜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良久才幽幽地嘆了一口氣，呼馬過來。

這聲嘆息，似有無限心事。草原寂寂，有誰能知道這道嘆息包含了什麼意思？

入夜，風更急，野草搖幌，沙沙的聲音，也像無數道的嘆息！

× × ×

夜越來越深，馬兒仍未停歇，端木盛的情緒也未曾稍息。這次意外的重逢，使他心情激盪，紫玉霜曾是他少年的夢中情人，但隨着時間的流逝，年紀的增長，紫玉霜在他的腦海的印象也逐漸淡然。

十年後重逢，使他翻起前事，往事依稀，令人唏嘘，十年人事幾番新，表妹嫁與熊雄倒也合適。

熊雄在湘境頗有點名氣，聞說是個肝胆相照的青年好漢。以青竹山莊二公子的身份娶「金刀大俠」紫超的女兒，實是門當戶對！

這一切似都完美無缺，紫玉霜眉宇間為何有股憂鬱之氣？難道他們兩口子有了不愉快的心事？

「胡——」遠處傳來一聲狼嚎，端木盛振作一下精神，收起胡思亂想的思緒，全力催馬前進。

× × ×

衡陽發生的案子，是知州夫人在去進香途中讓人刦走，一干護衛死的死，傷的傷，讓兇徒從容逃逸。

這件案子的確頗為棘手，端木盛費了多個月的時間才把它偵破，並巧施陷阱，使兇手上釣被捕。

端木盛辨好事，休息了兩三天才取道回程。前兩個月到江北查案，一直到現在他都未曾好好地休息過，故此，他走得很慢。

走了三天，他突然記得紫玉霜之約，便拐西而行。

青竹山莊名頭頗响，一問便知其座落。端木盛催馬而行，那片鬱鬱蒼蒼的竹林，中間飛出一角紅瓦簷角的紅樓經已遠遠在望，端木盛一夥心忽然沒來由的緊張起來。

魂斷紅樓

碧綠的竹葉在燦爛的陽光下，更加青翠欲滴。端木盛翻身下馬，牽馬而行。

剛走到竹林前，突見一個神氣十足的中年人自竹叢後轉了出來。「請問閣下貴姓？」

端木盛忙道：「敝姓端木，請問貴莊的少夫人可在？」

那中年人的臉色微變，拱手道：「敢問端木大俠跟敝少婦人如何稱呼？」

「在下是她表哥，因事路過，特來拜訪！」

「哦？」那人上下看了端木盛一眼，板着臉說：「請端木大俠稍候！」說罷翻身入內。

端木盛不禁十分詫異，心中登時後悔起來。

不一會，只見那個中年漢帶着一位青年走了出來。「少爺，便是這一位要找少夫人！」

端木盛抬頭一望，只見那青年生得濃眉大眼，一張國字臉十分威武，不禁暗喝了一聲采，連道：「這位諒必便是名震湘境的熊兄了？」

「不敢。」熊雄神色十分冷漠，「閣下自何處而來？」

端木盛一怔：「在下恰好路過……」

熊雄截口說道：「你說是拙荊的表哥嗎？」

「是的！小弟的義父稱她甥女，嗯，請問……」

「哦？一表千里？哼！我從來未聽說過拙荊有個表哥的，閣下何時跟拙荊見過臉？」

端木盛雙眉一揚，道：「在下豈會來此白撞？熊兄若是不信，可叫舍表妹出來相認！」

熊雄臉色大變，沉聲道：「快說！你在何處跟拙荊見過面？」

端木盛朗聲道：「自小相識！」

「我是指最近！」

「一月前，在此東北六十里處，恰好碰見她自娘家回歸！熊兄好像有點……」

熊雄忽然大喝一聲，隨即把刀抽出，望端木盛劈去！「好小子，你竟還有臉來見我！」

端木盛吃了一驚，連忙翻身後退。「熊兄，有話好說……」

「還有什麼好說！」熊雄鬢髮齊豎，緬刀一橫，向端木盛腰腹截去！

端木盛連忙抽劍架住！「熊兄，我想你我之間必有什麼誤會了！」

熊雄刀勢不絕，「颼颼颼」一連三刀把端木盛迫得連連後退。「好小子！誤會？你竟敢欺到青竹山莊頭上來，熊某不把你碎屍萬段，這口氣如何嚥得下？」

端木盛長劍急速遮擋，仍然沉着氣問：「端木某幾時欺到貴莊頭上來？請熊兄明言以解在下茅塞！」

「氣煞我也！」熊雄刀勢更盛，一口氣劈了十七刀，這十七刀，刀刀狠辣，無不向端木盛的要害招呼！

端木盛吃了這頓悶記，怒火漸盛，忖道：「表妹怎會嫁給一個這樣的莽夫！我若不回手，你還道我是作賊心虛！」心念一定，長劍便自刀光中突破，斜刺熊雄的左肩。

熊雄怒哼一聲，緬刀迅速回收，以刀柄撞開劍尖，同時借勢反劈！

這一刀攻守兼備，端木盛忍不住喝了一聲采，身子隨即一偏，長劍如毒蛇般貼着刀鋒向其手臂削去。

熊雄猛喝一聲，手腕倏地一沉，刀鋒向上，恰好把劍格住，同時左掌望其腕脈切下。

「好！熊公子的刀法果然名不虛傳。」端木盛的左指上豎疾點其掌心之「勞宮穴」。

熊雄一收腕，緬刀疾劈而出，快如奔雷，挾着風聲，倏忽便至端木盛胸前。

這一刀跟前幾招大不相同，幾令風雲變色，端木盛大吃一驚，急切間只得使個鐵板橋，彎腰避過！

尚未直起身，熊雄的左掌已印至小腹，端木盛左掌迎起，「啪！」身子立即摔落地上，隨即又使了個懶驢打滾，一滾二

丈，再斜竄上來，雖然沒有受傷，却也異常狼狽！

「端木捕頭也不過爾爾！」熊雄疾竄過去，攔腰劈了一刀，這一刀竟沒風聲，輕飄飄如落葉般吹至，端木盛心頭一緊，知其蘊有變化，不敢怠慢，長劍隨意而動，捨守反攻，急刺其咽喉！

這一劍也是端木盛功力之所聚，她見熊雄出手狠辣，再也不敢掉以輕心。

熊雄身子如游魚般滑開，刀鋒一轉，改劈為砍，再度交鋒，兩人都竭盡本領施為，端木盛往往佔了上風，便給熊雄施了招絕活扳回均勢。

兩人以快鬥快，倏忽已過了百餘招，仍是難分勝負之局，端木盛心頭逐漸冷靜心念一動，虛幌一招，轉身望山莊奔去。

熊雄大怒，急道：「快截住他！」

端木盛高聲呼道：「表妹！表妹！」剛穿過一叢竹叢，忽見裏頭奔出一個白髯老者，沉聲喝道：「是誰敢來此地撒野！」

端木盛一抬頭，驚喜地叫道：「姑丈！我是盛兒！」

熊雄的一道暴喝响起于背後。「岳父，這小子不是東西，讓小婿把他劈掉！」

白髯老者紫超，忙喝道：「雄兒，不可造次！」右掌急伸，「啪」地一聲擊在刀身上，登時把刀勢破了。

「岳父——」

「雄兒，你說什麼？」紫超雙眉一揚，目光烱烱地道：「盛兒是老夫看着他長大的，他怎樣不是東西？」

「他，他……」熊雄跺腳道：「他那天跟玉霜見面……這口氣小婿怎樣也嚥不下！」

紫超臉色一變，轉頭瞥端木盛，緩緩地道：「老夫不信盛兒是個這樣的人！」

端木盛忙問道：「姑丈，熊兄說什麼，怎地晚輩聽不明白？」

熊雄怒道：「你倒會裝蒜！」

「雄兒，凡事有老夫在此，咱先進去慢慢交談！」

熊雄才不再吭聲，恨恨地道：「楚大叔，你帶路！」

那個管家模樣的中年漢子應了一聲在前引路。

遠看青竹莊似乎不大，至此才發覺原來佔地頗廣，冲天的竹叢修葺得甚為整齊。竹叢之中又種有一些奇花，看來十分清雅。

莊內的小路以青石板舖砌，左轉右彎，曲徑通幽，再轉過一叢青竹，前面便現出一座廳堂，紅磚綠瓦，令人眼前一亮。

這座廳堂佈置得頗為古雅，極具氣勢。牌匾上的幾個漆金字：青竹山莊秀甲天下，筆力蒼勁又帶有幾分飄逸之氣。端木盛也到過好幾座名震江湖的莊院，覺得青竹山莊似乎與衆不同。

三人在一張酸枝木嵌雲石的六角桌子坐下了後，端木盛首先忍不住地問：「姑丈，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熊兄對晚輩又生了什麼誤會？表妹因何不見？」

他一口氣問了三個問題，但紫超只答了一句：「你表妹已……先我而去了！」

這句話如同在端木盛頭上响了個霹靂，他萬分詫異地道：「表妹怎會……她，她是何時仙逝的？」

「一個月前……」紫超的聲音突然沙啞了，眼角噙淚地說：「她就在回家的次日，被人發現……」

「都是你幹的好事！」熊雄氣虎虎地道：「若不是你玉霜也不會懸樑自盡！」

「表妹是懸樑自盡的？」端木盛驚呼一聲，隨即怒道：「這跟端木某何關？難道是我迫她自盡的？」

不料熊雄狂笑起來：「正是你迫她走上絕路的！」

「放屁！熊雄，端木某敬你是條漢子，不與你計較，你可不得再含血噴人！」端木盛身子怒極而抖：「我若有迫死她之心，表妹為何會叫在下回程路過前來拜訪你夫婦！」

熊雄臉色劇變。「好個淫婦，竟敢背夫約情郎來此相會！這是存心要我熊雄做開眼烏龜！」

「啪」，「啪」，紫超及端木盛同時拍桌喝道：「閉咀！」

熊雄臉色鐵青，厲聲道：「我說錯了麼？」

「熊雄！你含血噴人可有證據？」端木盛戟指大喝。

「玉霜死後，丫環替她淨身入柩時，發現其下體一片狼藉……這不是背夫偷漢的證據！」

「說不得是你自己幹的，却來汚辱旁人！」

「笑話！假如是熊某幹的，難道會不知道？」熊雄恨恨地道：「可惜，熊某是在玉霜死後的第三天才回家的！」

「但，這件事老夫可沒親眼看見，只是你說的！」紫超嘆了一口氣：「這件事無論是真的還是假的都好，傳出去對咱終究都不好聽……唉，霜兒既然已死，你又何必……」

熊雄哼了一聲，悻悻然地坐下來，道：「楚大叔，你把事情告訴姓端木的！」

那個管家模樣的中年漢忙道：「少夫人那天回來之時已是掌燈時分，她只吃了一點東西，便吩咐丫環小青送一盆熱水上樓，不久小青去拍門，房裏沒有反應，她以為少夫人倦極睡去，便也沒在意。

「直至次日，日上三竿還不見少夫人下來，小青這才着急大力拍門，仍沒有反應，她跑來告訴在下，在下也是十分慌張，幸而當時有丐帮的銅脚神丐在場，他也覺得詫異，於是便把房門撞破，却發現少夫人早已懸樑自盡！」

端木盛忙道：「當時你們有否進行調查？」

「調查什麼？」楚管家一怔，脫口而問。

「說不得她是讓人殺死，然後再把她的屍體懸掛上橫樑！」端木盛冷冷地道：「舍表妹一個月既然約在下來此，又怎會無端端生了厭世之念！」

熊雄冷哼了一聲：「楚大叔，你再告訴他！」

「房內所有的窗戶都讓人自內下了門，又全都完整無缺，這分明是自殺，還有沒有好調查的？」

「也許殺手把她殺了，再佈下疑陣，最後……」

「最後他又如何離開？又把窗戶及房門上閂？」熊雄冷笑一聲，「虧你還是個吃公飯的人！」

端木盛臉上一熱，半晌才說道：「也許房內有地道，或者兇手自屋頂離開也未定！」

「很好，熊某也希望她不是自盡！楚大叔，煩你帶他去紅花小樓看看！」熊雄道：「岳父大人，咱也陪他走一趟吧！」

紫超精神一振，點頭起身。「盛兒，等下希望你仔細瞧瞧！」

「這個自然！」

廳堂之後是一座花園，沒有假山，也沒有小橋流水，但樹木疏密有緻，花香撲鼻，石板小徑，看來渾然天成，另有一番風味。

過了花園，便是一座兩層高的小樓，小樓像火一般紅，紅磚紅柱紅瓦，如同入了火場。

入口一張牌匾刻着八個大金字：紅花小樓妙絕乾坤！

小樓並不大，樓下一個小廳，兩側各有一個寢室。引人注目的是四條粗大的紅柱，上面雕着龍鳳的圖案。

這座小樓跟外面的風格大異奇趣，外面樸實古雅，這裏鮮艷豪華。

楚管家自中間那道木樓梯走上去，端木盛緊隨在他後面上樓。

樓上的建築形式跟下面一樣，中間一座小廳，擺設茶几交椅，兩旁各有一個房間，楚管家推開右首那間房的門。「請進！這就是敝莊少夫人生前的寢室！這副門是新近安裝上去的，端木捕頭諒必看得出來！」

端木盛隨即走入房內，這間寢室頗大，放着的一張雕花大床，梳粧枱、椅桌衣櫃、窗櫺、樑柱無一不刻意求工。

端木盛目光落在窗上！窗格上都有橫閂，抬頭望屋頂，果亦完整無缺，牆角露出大半條柱子來，另一小半是嵌在牆中。

看來紫玉霜自殺的成份是絕對肯定的了，但他仍不死心，伸手在牆壁及地板上敲打起來。

「這是二樓，難道也有地道？」楚管家冷冷地問。

「難說！」端木盛手仍不停，「說不得地上有活板，可自樓下爬上來！」

熊雄冷冷地道：「樓下的那房間當夜住的是銅脚神丐獨孤明！別人熊某還敢懷疑他，獨孤明一生嫉惡如仇，難道你連他不能相信？何況這裏根本就沒有什麼活板地道！」

端木盛不吭一聲，推開窗格，放眼望出去，樓後是一叢叢高逾小樓的竹林，這些竹又濃又密，長得十分挺直粗壯。

竹林看似天然而生，但却毫無紊亂之感。遠處便是雪峯山，山脊上似乎建了不少竹舍。端木盛右手在窗台上一按，身子如蝙蝠般竄上屋頂。

人字形的屋頂，鮮紅色的瓦磚在夕陽下更似熊熊的烈火。端木盛走了一匝，並沒有發現任何異狀，只好重新翻入房內。

熊雄斜睨他一眼，冷笑一聲道：「如何？」

端木盛心頭一動，驀地泛起一絲疑念，不過却沒有說出來。他輕哼一聲，又飛上屋樑查看。

熊雄哈哈大笑道：「難道橫樑也有活板地道？」

端木盛飛身躍下，怒道：「難道你希望你妻子是自盡？」

熊雄一怔，反問：「難道我希望她讓人殺死？」

端木盛沉聲道：「理應如此！」

「放屁！這有什麼道理？」

「你希望她背夫偷漢？假如她讓人殺死，則有可能只是屈服于武力之下！」

熊雄又是一怔，半晌才怒道：「這件事正要問你！她以前一向都很守婦道，就是跟你見了面之後，回來才發生了這一回事！」

端木盛臉色一板，沉聲道：「熊兄，我再鄭重聲明一次，我跟玉霜絕對沒有苟且之事，那天我跟她偶然見面，為時也只不過小半柱香的時間，因為我官令在身，需要立即趕去衡陽辦事，熊兄若是不信大可派人到衡陽調查一下！」

「哼，半柱香的時間已可以做出很多出人意料的事了！」

端木盛臉色更難看。「你必須清楚一件事，我跟玉霜已經十年未曾見面……」

「哼，舊情復熾嘛……」

紫超怒喝一聲：「雄兒，你的話越說越不成樣子了！盛兒的為人老夫知之甚詳，他決不會是個這樣的人！」

端木盛接道：「端木某假如做出這等事來，即使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再登門求見！」

熊雄一呆，半晌才道：「這……好，熊某暫且相信你，不過這件事你一定要替我守秘，免得……」

紫超亦道：「盛兒，這件事老夫也要求你……」

端木盛忙道：「這個自然，別說玉霜是晚輩的表妹，就算別人晚輩也不會胡謅，何況晚輩也絕不相信玉霜會做出這種事來！」

熊雄突然問道：「端木兄，請問玉霜跟你談了些什麼？嗯，在下的意思是說她的話是否有異，或有厭世之情？」

端木盛嘆道：「在下跟她交談前後絕不超過十句，而且我們還打了一架，後來還是她認出了我，她只告訴在下說她已許配與熊兄，並詢在下是否經已成家而已！在下因為要趕着南下衡陽，未暇跟她多談，故此她才邀在下回程路過時到貴莊小坐片刻！」

熊雄想了一會，抬頭問道：「只是這些？她沒有說些厭世的話？」

「沒有，」端木盛搖搖頭，「不過，她眉宇間似乎有幾絲憂鬱之色，心情似乎不甚開朗！」

「老夫也有這個感覺，小女回家半月，雖然跟老夫有說有笑，但老夫總覺得她似乎有心事！」

熊雄頹喪地道：「這可能是小婿整天在外閑蕩，冷落了她，唉！早知如此……」

「賢婿不必自責過深，男兒大丈夫，志在四方，豈能整天窩在家中？」紫超眼角噙淚地道：「這是玉霜她自個不長進，看不開……」

「但，但她身上……」熊雄忽地大叫一聲，「莫非事情是發生在端木兄跟拙荊離開後的一日一夜間？」

端木盛脫口道：「這是大有可能！咱可循此綫索尋找下去，說不定能找出眞相來！」

熊雄沮喪地道：「事隔已一月，尚能有什麼綫索？小弟一直胡思亂想……」

一個丫環走上來，輕聲道：「少莊主，飯菜已經弄好，請少莊主及老爺子下去用飯！」

熊雄揮揮手，道：「大人及端木兄請下樓用飯！」一行四人魚貫下樓。

到了樓下，端木盛突然道：「熊兄，舍表妹的靈位設在那裏？待小弟先去拜祭一下！」

熊雄臉上現出一片悲慘之色，輕聲道：「多謝端木兄深情，待小弟帶路！」

隨即推開右首那間房子，回頭道：「請楚大叔叫人取香燭來！」

端木盛入內，心頭隨即一沉。房裏鮮紅的樑柱窗櫺，都已蓋上雪白的麻布，中間設了個靈堂，還掛上了一張紫玉霜的肖像。

肖像上的紫玉霜笑靨如花，一副無憂無慮的神情，如今伊人已逝，誰又能想像得到伊人乃懸樑自盡的？

端木盛點上香燭，又端端正正拜了三拜，這才點燃一束金紙。

烟霧裊裊中，紫玉霜好像自牆上飛了出來，對端木盛道：「表哥，你一定要替我報仇！」

端木盛黯然一驚，脫口呼道：「表妹，我一定要把事情調查清楚，假如你是受人所害，表哥一定替你報仇！安息吧！」

紫超忙道：「盛兒，起來吧，咱去吃飯！」

熊雄臉色陰沉，不知他心中想着什麼事。

端木盛再望了牆上一眼，畫紙中的紫玉霜似乎笑得更加歡悅，他暗暗嘆息一聲，問道：「熊兄，這房本是誰住的？」

「這是客房。不過能入住這間客房的都是大有身份的人！」

「怎地不見令尊？」

熊雄喟然道：「熊家代代都是坐不定的人，家父遠遊尚未歸，拙荊的事，他諒必也還不知道！」

端木盛點點頭，走出小樓，才驀然覺得原來天色已暗，丫頭提燈在前面引路。

× × ×

飯後，紫超及熊雄極力留端木盛留宿一宵，端木盛欣然答應。

廳上幾人都因紫玉霜之死，以致氣氛十分凝重。

端木盛忽道：「熊兄，在下想在莊中走走，不知方便否？」

「端木兄之求，小弟豈敢拒絕。」熊雄道：「楚大叔，你帶端木兄到莊內四處走走！」

端木盛抱拳向紫超及熊雄告別，隨楚管家之後而行。

青竹山莊房舍不多，不過，佔地却頗廣，竹叢樹木密佈，眞的有山莊之風味。

紅花小樓三十丈之外，才有一排平房，這些平房建得頗為古樸。端木盛問道：「這些房舍可是莊中之下人所居之所？」

「正是，右首那邊也還有一些。」

「大叔在莊中已有多久？」

楚管家笑道：「敝人一出生便在莊中。我家已三代在熊家任管家了！」

「哦，楚家跟熊家是世交？」

楚管家沉吟了一下才道：「也可以如此說。不過，熊家數次有恩於楚家，故此祖先便把敝人這一房撥入熊家為僕！」

「原來如此。請問貴莊有多少人？」

「敝莊上下不過三十餘人而已。」

「哦？但貴莊名頭在湘境却是極大，此點倒令在下意料不到！」

楚管家傲然而道：「敝莊是以仁義見稱武林，有朋友求着敝莊，敝莊力所能及則從未曾使人失望，歷代莊主莫不是被江湖上的朋友目為肝胆照人的好漢！」

「舍表妹嫁到貴莊已有多久？」

「五年左右矣，可惜未為少莊主留個後！」

說着已走到右首那端，那裏的一排竹舍形式跟左首的一模一樣。端木盛突然問道：「聞說熊雄排行第二，不知令大少爺何在？因何不見？」

「敝大少爺天年不永，已過世七八年矣！」

「熊家的人丁不多！」端木盛抬頭一望夜空，滿天星月十分燦爛，初秋夜來頗有點涼意。「多謝管家，咱回去吧！」

這一夜，端木盛跟紫超聯席夜談，直至天已微亮，才盤膝練了一會功。

不久，丫環小青捧了兩盤水入來。「請老爺子洗個臉！」

端木盛心頭一動，輕聲問道：「請問姑娘芳名？」

「小婢小青，公子有何指教？」

「不敢。在下想請問一下，舍表妹入柩時是妳替她淨身的？」

「是，小婢一向服侍少夫人起居。」

「發現了什麼？唔——」

小青身子一顫，澀聲道：「小婢不知公子所指何事……」

「可曾在舍表妹身上發現什麼異常之處？」

「這個……少爺沒有告訴公子？」

「我想親耳聽你說一遍。」端木盛雙目炯炯地瞪在她臉上。

「少夫人下身很，很……小婢不懂形容，總之是不乾淨……」小青把頭低下。

「眞的？」

小青抬起螓首，一雙大眼睛黑白分明，正容地道：「小婢豈敢胡說，何況是發生在少夫人身上的！」

紫超嘆了一口氣，道：「盛兒，不要多問了！」

「請問姑娘在熊家已有多久？」

「小婢的父母都是在敝莊長大的，小婢也是自小便長於此。」

端木盛又問了一句：「請問令少爺及少夫人的感情如何？」

「少爺經常外出，但小婢也未曾聽見他們曾發生過任何口角！公子問這些做什麼？」

端木盛想了一下，覺得再沒什麼好問，便揮揮手道：「姑娘請便，不過請勿把在下這些話告訴令上，以免引來誤會！」

「婢子省得！」小青行了一禮出去。

吃了早餐，端木盛便向熊雄告辭，熊雄道：「端木兄假如查到任何疑點，請告訴小弟，敝莊隨時歡迎端木兄光臨！」

「一定一定，端木某就此告辭！」

「請問端木兄去何處？」

「在下要趕往廬山向敝上覆命！」

「小弟不送了！」熊雄回頭道：「楚大叔，請你把馬牽來給端木公子。」

紫超突道：「賢婿，親家既然至今尚未至，老夫也不再等了，趁盛兒要去廬山便跟他同道走。」

「大人何不再多住幾天？」

「唉，睹物傷情，老夫是再也住不下去了！」

「如此待小婿送大人一程！」

「不必了，有盛兒作伴！唉，賢婿請勿胡思亂想，老夫相信玉霜是個冰清玉潔的孩子，她絕不會做出任何對不住賢婿的事，假如有什麼……那也可能只是屈服於暴力之下，唉，如今人既已逝，老夫也不欲多言，他日賢婿路過，也請到舍下盤桓幾天！」

「大人言重了，即使他日小婿另娶或者是玉霜她……小婿對大人也乃執翁婿之禮！」

紫超苦笑了聲。「令尊面前請代老夫向他致意！盛兒，咱上馬吧！」

刺客

紫超跟端木盛兩人速馳而行，雖然心頭都十分沉重，但總比單獨而行熱鬧。走了幾天，天氣漸涼，倒更好走路。

紫超家居都昌，恰在廬山東南，倒也不必分開。

這天剛入了贛境，突見路上頗多乞丐，瞧這些乞丐都是身手俐落，眼神充足，諒必是丐帮的弟子。

紫超及端木盛心中都暗暗詫異，便截住了一個小乞丐，問道：「這位兄弟請了，請問這兩天爲何路上都有貴帮弟子走動，是否貴帮發生了什麼事？」

那個乞丐年紀雖小，長得却頗精靈，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珠子轉了一下，反問道：「請問兩位如何稱呼？」

紫超道：「老朽都昌紫超！」

「哦，原來是『金刀大俠』紫老爺子，失敬失敬！」那小乞丐連忙向他行了一禮，「八月初一是敝帮贛境弟子授職大典，故此這幾天弟兄們都趕去南昌。」

「大典在南昌舉行？請問貴帮長老銅脚神丐是否會去？」端木盛心頭一動，脫口問了一句。

「是次大典正是獨孤長老主持？」那小乞丐口舌頗爲靈俐。「兩位跟獨孤長老相熟？」

「是。」端木盛搶先道：「咱正有要事找他！」

「閣下貴姓？」小乞丐詫異地道。

「在下是江南總捕頭的屬下——端木盛！」

小乞丐神色轉冷。「原來是端木官人，我們要飯的素來跟官府沒來往，端木官人找敝長老有何貴幹？」

「在下也是武林中人，雖然跟公門沾點關係，但自信未曾做出損害武林同道的事！」端木盛正容道：「在下要找貴長老是想向他調查一件事！」

「什麼事可先告訴在下否？」

端木盛道：「是一點的私事跟貴帮絕沒關係！小兄弟叫什麼名字？」

「要飯的有什麼好名字，端木官人不妨叫在下阿三！」

「阿三也是名字！名字好壞有何關係？貴賤又有何分別？還不是一個人？死了也都是雙脚伸直！阿三貴姓？」

阿三聽了他這幾句話，心頭舒服，臉色一霽，道：「阿三姓朱！」

「好姓！」端木盛道：「請朱兄弟帶路！」

朱阿三道：「也罷，看在紫老爺子的份上，阿三便破例替做官的當跑腿！」說罷轉身而行。

端木盛目光一落，見他背後揹着四個布袋，心中十分詫異，想不到他小小年紀，竟是四袋弟子。

紫超輕聲問道：「盛兒，你去找那老要飯的幹什麼？」

「晚輩對玉霜之死始終心存懷疑，有機會一定要問個清楚才能心息！」

「也罷，反正老朽回家也沒趣味，便跟你走一趟！」

說着已進入了一座小鎭，端木盛忙道：「阿三兄弟，天色已快晚，咱在這裏歇一宵吧！」

朱阿三回頭看了他一眼，道：「也罷，阿三也走得有得累了，反正又不會太急，咱便早點歇脚吧！」

街邊便有一座客棧，端木盛道：「咱就在此家投宿吧！」

朱阿三道：「要飯的可沒錢住這種地方！」

端木盛笑道：「難道還要你付錢？」說罷跟紫超躍下馬車。

「不過，阿三有個壞習慣，一定要獨個兒睡！」

「沒問題！」端木盛含笑把馬交與店小二，提步入內問道：「掌櫃，有房間沒有？要三個清靜的上房！」

掌櫃道：「只剩二間，客官將就一下吧！」

「可以。你先派人帶咱們入房吧！」

那兩間房相連倒也方便，端木盛道：「小兄弟，你自睡一間吧，我跟紫老爺子睡一個！」

「多謝了，想不到你這個做官的，倒眞大方！大槪袋子裏有些民脂民膏吧！」

端木盛頗有啼笑皆非之感，也不與他計較，放下行李包袱，便拉着他的手走出客棧，到對面的一家酒樓晚膳。

朱阿三毫不客氣地點了四五樣菜，又叫了三斤酒，紫超跟端木盛對望一眼，都覺得頗爲有趣。

菜還未送上來，朱阿三又道：「你兩位且等等，待阿三先去茅厠一趟，要不然等下便吃不多啦！」

紫超笑道：「不要慌，這幾天你能吃即管吃，你如厠淨後才來吧，我們等你便是。」

不一會兒，酒菜都捧了上來，朱阿三也跟着回來，他揉揉肚皮道：「痛快痛快！」隨即替他們倒了酒，又爲自己斟了滿滿的一杯，道：「阿三敬兩位一杯，來，乾！」仰頭一口喝乾。

「小兄弟酒量果豪！」端木盛又爲他斟了一杯，道：「我也敬你一杯！」

三人邊吃邊談，氣氛十分融洽，紫超道：「小兄弟今年貴庚？」

「還差一個月才滿十六。」

「難得！難得！小小年紀在丐帮已是四袋弟子，異日前途無可限量，老朽也敬你一杯！」

朱阿三又一口喝乾，臉上毫不變色，看得紫超及端木盛暗暗驚奇。

「令師是誰？」

「阿三是個不長進的小要飯，有誰肯收我爲徒！」

紫超看了他一眼，知道他不肯說，也便罷了。

這頓飯吃了一個時辰，衆人才盡興。朱阿三酒量頗豪，一個人足足喝了三斤，紫超及端木盛反沒喝得那麼多。

回到客棧，朱阿三便道：「阿三喝了酒便要睡覺，你們不要吵我！」說罷便把房門關上。

端木盛暗道：「這小子有點奇怪！」隔了一忽，便跑到窗外偷窺，果見朱阿三衣褲也不脫倒在床上呼呼而睡，他暗笑自己疑心大，也回房歇息。

睡到半夜，忽聽隔房發出一聲驚呼，端木盛反應較快，立即抽劍破窗而出，紫超也忙操起金刀，自房口衝出去。

端木盛剛走到朱阿三寢室的窗外，「嘩啦」一聲，窗櫺突然破碎，房中竄出一條黑影。

端木盛大喝一聲，長劍立即當胸刺出，這一劍他蓄勢而發，疾如星火。

不料那條黑影反應極速，端木盛只覺長劍被一硬物一格，手腕一沉，那人已自他頭上掠過！

端木盛輕嘯聲，喝一道：「放下人來！」星目光芒下果見一個瘦高的黑衣漢子揹着朱阿三向前馳去！

端木盛雙脚一蹬，身子也如箭般射去，紫超聽見聲音也忙提刀追趕！

那人雖然揹着一個人，但脚步起落十分敏捷快速，端木盛及紫超，一時之間竟沒法追及！

眨眼之間，四人先後已出了小鎭，落在郊野中。那人把朱阿三拋在地上，又自身上取出一根短棍，回身道：「你兩個是死得不耐煩了吧！」

端木盛見他以布幪住口鼻，冷笑一聲：「原來是個見不得光的人，某家的命便在此，有胆的便自來取！」

那人陰森地道：「這還不容易！」手腕一抖，棍頭分襲紫超及端木盛！

紫超金刀一翻，連消帶打削了過去，回頭道：「盛兒，你去看阿三！」

端木盛看了幾招，心忖幪面人武功雖高强，但紫超盡能敵得住，便道：「請姑丈留下活口！」隨即自旁邊兜過去，目光一落脫口驚呼：「阿三不見了！」放眼一望只見前頭有條黑影自一棵大樹後掠過！

「原來有同黨！」端木盛輕嘯一聲，急追下去！「快把人放下！」

剛轉到大樹，一道白光閃來，急飛端木盛胸前，端木盛長劍一橫，「噹」地一聲響起，那道白光一沾即走，在半空劃了一道弧光，斜劈端木盛腰際！

這是一把鋒利無比的劍，這人也是一身黑衣幪巾，身體修長。端木盛一咬牙，長劍不守反攻，筆直一劍當胸刺出！

不料那人反應異常快速，不知怎地手腕一抖，劍鋒已臨端木盛的手腕！端木盛無奈只得變招，斜退一步，長劍也刺向對方握劍的腕脈！

那人冷冷地道：「不賴！」長劍一圈，斜劈下來，竟然隱隱挾着風雷之聲。

端木盛身子忽地浮起，剛好在劍圈中穿過，長劍使了一招「佛前一柱香」望其頭頂貫下！這招使得妙極巔毫，那人又咦了一聲，身子一滑，長劍自下向上撩去！

端木盛已凌空一個沒頭跟斗翻開。「你是誰？你把阿三藏在那裏？」

黑衣人雙目神光烱烱，向四周瞥了一眼，一聲不吭向前掠去。

端木盛暴喝一聲：「那裏跑！」提氣急追。

黑衣人馳了數十丈，忽然停下來，冷冷地道：「那小子便躺在草地上，你要把他帶走也不難，只要能勝得過我掌中的一口劍！」

端木盛一望，果見朱阿三蜷伏地上，料是被這人點了穴道。「閣下貴姓？跟某家有何仇恨？」

黑衣人一聲長笑。「兩陣交鋒，還說這些廢話作甚？」長劍一抖，泛起三朵碗口般大小的劍花，緩緩向前移動。

這一招，蓄勢未發，令人不知刺去何處，端木盛心頭一緊，再也不敢大意，長劍橫胸，雙眼眨也不眨地注視着對方的劍上。

黑衣人的長劍離端木盛胸前半尺時，倏地一快，却不是直刺而是向旁拉開！端木盛在他長劍一動之時，也隨他而動，長劍追纏對方之劍！

黑衣人長劍在空中劃了一個圓圈向他頭頂劈下，端木盛長劍一豎，先採守勢！剎那間那人的長劍又是一偏，接着左脚倏地疾快無比地蹬向端木盛的丹田！

這一招，大出端木盛意料，倉猝間急退一步，黑衣人手臂暴長，白光一閃，「嗤」地一聲，在端木盛的左肩劃了一道血槽！

黑衣人一劍得手，攻勢更如長江水般滔滔不絕，一劍緊似一劍，奇招紛呈。

端木盛應付維艱，他心知自己無論功力及劍法都稍比對方遜一籌，如今先機盡失，只得一邊發嘯求援，一邊極力防守。

黑衣人冷笑一聲。「來不及了！」長劍一圈，隨即一直，風雷之聲又起，長劍如驚鴻閃電般疾刺端木盛胸膛！

端木盛不敢攖其鋒，連忙橫跨一步，不料那人的功力實在大出端木盛意料，這麼急勁的雷霆一劍，竟還能急速變換，只見白光一閃，長劍忽然橫削！

端木盛心胆俱裂，急切間只得伏地滾開，總算他處事向來沉着冷靜，心知危機未逝，不向後滾，反向黑衣人脚下滾去，長劍貼草地橫劈對方脛骨！

黑衣人顯亦虞不及此，怒哼一聲，斜掠而起，端木盛這才向後彈躍起來，雙脚立地，才顧得上喘了一口氣，這人劍法之

詭異，反應之速使人不寒而慄！

黑衣人冷哼一聲：「閣下之救命絕招果然層出不窮！再試我這一劍！」雙臂如拉弓之勢，蓄勁而發，氣氛倏地又緊張起來。

忽聞背後兩聲急勁的短嘯傳來，黑衣人目光一變，長劍倏地如箭般射出，飛刺端木盛咽喉！

端木盛喘過一口氣後，又見紫超趕來，胆氣一豪，沉身曲臂，待長劍臨身才猝然翻上，「噹」地一聲巨响，端木盛手腕一痲，長劍幾乎脫手飛出，黑衣人長劍又迴斜下來，竟是使用江南史家的「迴風拂柳刀法」的三大絕招之一「風吹柳拂」！劍勢輕靈無比，深具拂柳刀法眞髓！

總算端木盛歷過不少風險，長劍來不及回架，一擰腰，左手冒險伸平，食指一扣一彈，「錚」地一聲，把長劍彈歪半尺，這才飄身退後！

這一招使得險極而又妙到巔毫，在端木盛來說，是一種潛意識的反應，不料，一舉奏效，而黑衣人也是大出意料，那一劍恰好沒有蓄藏多大的內力，這才被他一指彈開，他也不由地一呆。

想這「迴風拂柳刀」勝在輕靈變化，不注重力量，假如黑衣人在這一劍中蘊滿眞力，變化便沒有那麼迅疾自如的了！

他一呆之下，却發現了一個問題：「刀法終不能以劍替之，因爲刀重劍輕，刀法中用了三成眞力，用劍便得使用四分眞力了！」他一發現這個問題，便又刺出一劍，這一劍又是以「迴風拂柳刀法」使用，「再試試這一劍！」

端木盛不待其劍至，極力反先，長劍急刺，帶起一道嘯聲，黑衣人目光一盛，脫口道：「你會使飛魚破浪劍法？」長劍隨之一變，又變得沉穩無比。

這刹那，紫超經已趕至，他人老功深，金刀劈空之聲又响又勁，黑衣人只得偏身閃過，剛想回劍反刺，驀覺右脅下勁風臨身，只好滑開一步！目光一抬，訝然道：「是，是你？你，你不是……」

那個手持短棍的黑衣幪面漢不打話，短棍一沉，向他胸口戳去！

端木盛及紫超俱是一怔，想不出兩人鬧什麼玄虛。紫超跟對方打了百餘招未分勝負，還道這兩人是一丘之貉，不料兩人竟一言不發地打將起來。

黑衣人冷哼一聲，詫道：「打狗棒法？你是，你是……」長劍慌忙一架，「錚」地一聲，黑衣人身子忽如痲鷹般借勢飄起，隨即凌空連打三個跟斗，彈向一棵大樹，足尖在橫枝上一點，去勢更疾，眨眼已沒入夜色中。

黑衣漢也不追趕，奔向地上的朱阿三，端木盛連忙伸劍一攔，黑衣漢後退兩步，扯下幪面巾，道：「在下是丐帮的馮景堂！」

「馮景堂？」紫超驚訝地道：「馮景堂不是丐帮的飛鴿堂堂主麼？」

馮景堂道：「正是在下！」

端木盛臉色一沉，喝道：「馮堂主到底鬧什麼玄虛？難道是朱阿三犯了帮規，你要捉他回去？還是他是假冒貴帮之名在外面招搖撞騙？」

馮景堂微微一笑，彎腰一指戳在朱阿三脅下，朱阿三立即躍身起來，叫道：「馮大哥，如何？」

刹那，端木盛立即明白，笑罵道：「這一切，諒必是你這小子弄出來的！」

朱阿三嘻嘻一笑，馮景堂叱喝了一聲：「阿三，還不向紫老爺子及端木大俠道歉！」

朱阿三首先向紫超行了一禮，紫超白眉一皺。「孩子，你弄什麼鬼？老朽也給你弄糊塗了！」

朱阿三向端木盛陪罪時，端木盛却故意扳着臉道：「你不是疑心我麼？故意叫你馮大哥來相試！」

朱阿三笑嘻嘻地道：「阿三有眼無珠，得罪了端木大哥，請大哥大人不記小人過，原諒我阿三一趟吧！」

馮景堂忙道：「事情是這樣的，丐帮素來與官府沒來往，他聽見你要找敝帮長老，所以在酒樓的時候見到在下，便偷偷與在下訂下這個計劃，假如閣下對丐帮沒歹意的話自會出手相救，否則……」

「原來你借去茅厠，却去商量這件『大事』！」端木盛道：「這也難怪你們，不但端木某本人，就算是敝上跟貴帮也沒有來往，倒難怪你們疑心！」

「是嘛！咱叫化子那裏有錢聘請管大人破案！」朱阿三道。

馮景堂怕端木盛不快，忙又說道：「不知端木盛大俠要找獨孤長老所爲是何事呢？」

「有件案子事發時貴帮獨孤長老恰好在場，在下想向獨孤前輩問一問端詳！」

馮景堂眉頭一揚。「閣下懷疑獨孤長老……」

「非也非也，馮堂主誤會了，那是件自殺的案子而已。何況在下豈敢懷疑到貴長老頭上來。」

馮景堂臉色稍霽。「敝長老這幾天會在南昌，阿三你陪他們二位去，在下還有點事，先走一步了！」

「馮堂主有事盡管去，在下等稍後才起程！」

× × ×

自從那夜開始，端木盛便與紫超不斷推敲那個黑衣持劍人的身份，但却想不出武林中有這麼的一個人。不過三人便不敢再在路上稍歇，買了一匹馬讓朱阿三代步，沿着官途東行。

幸而一路上都十分平安，不一日便到了南昌。入了城已是掌燈時分，城中滿街滿巷都是老少的乞丐，這些人身上都負着幾個布袋，最少的也有三個。諒必都是在帮中分舵有職位的弟子。

「今夕何夕？」紫超抬頭望一望夜空問。

「明日便是八月初一日。」

「咱們來得倒是時候！不知獨孤明那個老要飯的住在那裏？」

朱阿三忙道：「待我去問問！」

端木盛抬頭一望，指着前面那家客棧道：「阿三，我們在這家客棧等你，一有消息請來找我！」

「阿三省得啦！包有消息給你！」阿三隨即鑽入人羣中，不一會兒，便失了踪跡。

端木盛及紫超便步入那家客棧中。

爲恐朱阿三找不着人，端木盛到外面買了點乾糧便匆匆返店。兩人邊吃乾糧邊談。紫超問：「盛兒，你想問老要飯的什麼事？」

「晚輩只想問他一句話，玉霜的舌頭有否伸出口腔之外？」

紫超臉色一黯。「這有什麼好問，懸樑而死的人大都如此……」

端木盛的目光忽似望往遠處，無限感慨地道：「晚輩曾碰過一件案子，死者的舌頭便沒有伸出口腔外，敝上便斷定他是讓人先致于死命，再懸掛在樹梢，佈下假象迷惑外人，結果是如敝上所料般。」

他說的是杜一非，他現在懷疑紫玉霜也是被人先殺然後才掛上橫樑，造成自殺的假象。（有關杜一非的案子，詳見本故事集的第一篇故事「龍王之死」）

紫超身子一抖，脫口而道：「你懷疑是誰佈下此現象的？」

「現在一切尚未有頭緒，而事實上那座小樓也沒有可能有地道及複壁！」

紫超嘆息道：「盛兒，你不必爲這件案子操心，老夫認命便是！」

「也許另有內情呢！自一開始，晚輩便覺得這件意外，大有可疑之處，但到底疑點在何處，一下子可又說不出來。」

「你懷疑熊雄？」

「有一點，因爲他的態度令人生疑，一個人的妻子無論是被人强姦或者與人通奸，都不是件愉快的事，但他却力言玉霜與人通姦，這可大悖情理！」

「但，但那丫環的話，假如……這又難怪他……」

端木盛目光一暗，隨又問道：「姑丈在事發之後多久才到青竹山莊？」

「楚管家派人飛報，老夫只比你早兩天趕到，到後，玉霜經已入土！」

端木盛心頭一動，問道：「姑丈，玉霜葬在那裏你可知道？」

紫超目光一凝。「盛兒，你想……」

「晚輩想今後有空經過時，到墳上拜祭她一下！」

紫超這才釋懷，拿筆畫了一張地形圖與他，端木盛用口吹乾，把它放入懷中。

二更的梆子聲傳來，端木盛霍然一醒，呼道：「阿三怎地還未回來，莫非獨孤明還未到！」

「噤聲！」紫超忽說道：「有夜行人至！」

瓦面上果然有脚步聲掩至，端木盛抽劍道：「上去看看！」

紫超喝了一聲好，推開窗子飛身上屋，端木盛也不慢，兩人上屋一望，只見前頭有兩條黑影疾如星丸般躍跳！

紫超見後面那人身子奇特，躍跳之時上身如搖櫓般幌動，脫口道：「那人好像是老要飯的！盛兒咱快上前看看！」

端木盛未等他招呼便提氣奔前，眨眼間已出了城，那兩條黑影直飛入一座樹林中，紫超猛喝一聲，如奔馬般掠前。

樹林中傳來「噹」地一聲兵器碰撞聲，隨即又傳來一聲悶哼！端木盛急問：「前頭可是獨孤明前輩？晚輩端木盛……」

紫超喝一聲：「老要飯！我來也！」率先一步竄入林中，只見前頭那條人影向樹叢中掠去，他提氣急追！

端木盛忽道：「姑丈！獨孤前輩好似受了傷！」

紫超一驚，回頭一望，只見地上倒着一人，依稀正是獨孤明，他大吃一驚，轉身奔回，叫道：「老要飯的你怎樣啦？」

端木盛連忙把獨孤明扶起，目光一落，驚呼一聲：「獨孤前輩受傷頗重！」

紫超見他背後一片殷紅，血如噴泉般湧出，忙把食指落在傷口附近，將血稍爲歇止，道：「盛兒，咱先扶他回客棧。」

「晚輩背他！」端木盛立即揹起獨孤明，返身奔向客棧。

回到客棧，紫超點亮油燈，見獨孤明臉如金紙，嘴唇白得沒點血色，忙道：「盛兒，你可有金創藥？」

獨孤明突然喃喃地叫道：「水……」

端木盛立即倒了一杯水，灌入他口中，喝了水，獨孤明臉上才稍見一點紅暈，端木盛忙問道：「前輩你覺得怎樣？」

獨孤明睜開雙眼，眼神渙散地道：「你，你是誰？」

「老要飯，你認不得老夫了麼？」

「你是紫金刀？」獨孤明目光稍亮，又喘起息來。

紫超憂慮地道：「你休息一下吧！」

「老要飯的不行了，背後那一刀，深及內腑……」

「是誰有此功力，把前輩傷成這個樣子？」

「老要飯的跟一個幪面人過招，樹後突然有一人偷襲我，老要飯的一個失算，便……」

「可知那是誰麼？」端木盛急再問一句。

「不知道，不過那人年紀不會很大，但刀法却十分高强，老要飯的從未見過那種刀法！」

紫超一怔，脫口道：「連你也未見過？那是什麼人？莫非來自海外？」

「不是，海外扶桑一脈的劍法及刀法，老要飯都曾見過……」說到這裏，獨孤明的臉色逐漸黯淡。

端木盛年紀雖不大，不過這種情況却見過多次，知道此刻獨孤明是迴光反照，這刹那一過，大羅神仙也難施救，忙問道：「聽說前輩曾到青竹山莊拜訪熊莊主？並且湊巧碰見該莊少夫人自盡？」

獨孤明雙眼垂下，點點頭。

「請問前輩一聲，紫玉霜死時舌頭是否伸出口腔之外？」

獨孤明想了一下，又點點頭。

「前輩可有發覺什麼奇怪的地方？難道你不覺得紫玉霜自盡頗有懷疑之處？」

獨孤明頭一歪，指指心口，急速地喘息起來：「老、老要飯的……有懷疑，但却推敲不出……」

「前輩懷疑什麼？」端木盛急問道。

「强姦……玉霜姪女……不會……通奸她也會先，先洗……」雙脚一伸，已然斷氣。

紫超忙喝道：「老要飯的，快說清楚！否則，老夫……」

端木盛伸手一探，搖首說道：「斷氣

了……」

聲音未落，房門「嘩啦」一聲，被人撞破，自外湧入了不少人來！

端木盛及紫超剛才都在緊張之中，沒有留意及之，此刻齊吃一驚，回頭一望，只見滿屋都是乞丐，爲首的正是一個眇目老者。

端木盛臉色一變，澀聲道：「諸位來得正好……」

「當然好，否則豈能人贓並獲！」那個眇眼老乞陰沉地道。

端木盛道：「諸位誤會了！」左手隨即伸入獨孤明懷中。眇目老乞大怒，標前一步，手中的打狗棒一圈，便向端木盛刺去！

端木盛長劍一橫把棒接住！不料丐帮之鎭帮絕技「打狗棒法」實在非同小可，眇目老乞竹棒一圈，忽然貼着劍鋒溜下，敲向端木盛的五指！

紫超的金刀及時把它盪開。「這位大概是『獨眼神丐』游長老了！」

那位老丐獨眼精光畢射。「閣下又是誰？」

「老朽紫超！」

「紫超？『金刀大俠』紫超？」眇目老丐游百祥詫異地道：「聞說你與獨孤老兒是好友，爲何率徒行兇！」

紫超嘆息道：「這位是紫某的內兄的義子，獨孤老兒不但不是我們所殺，而且還是被我們救來的！」

游百祥一臉難信之色。「獨孤老兒不是被你所殺？除了你之外，尚有何人能把其殺死？」

紫超哈哈大笑起來。「游長老竟如此看得起紫某麼？可惜紫某也自忖未有殺他之能！」

游百祥冷冷一笑。「游某不是看得起你的那把金刀！而是除你之外，獨孤老兒豈會毫無防備而亡？」他一指獨孤明的屍體，「獨孤老兒中刀之處是在背後的！」

紫超心中一凜，暗暗驚詫於對方目力之準，隔遠便能看出獨孤明是死于刀下的！當下只得把剛才的經過轉述了一次。

人羣中突然轉出了一個中年漢子，正是飛鴿堂堂主馮景堂。「游長老，這兩人一開始便要來找獨孤長老，看來他們是有爲而來的！」

紫超大怒。「馮堂主，老朽來此找獨孤老兒的目的，早已跟你說過的了！」

「但，」馮景堂一指端木盛，「此人是吃公飯的。」

端木盛沉聲道：「不錯！端木盛的確是在管一見手下辦事，但做官的也未必便會殺害乞丐！」

羣丐突然騷動起來：「你們做官的就是跟咱們要飯的過不去。」

「對，看這個人也不是好東西！」

「你看，獨孤長老死後，他連他的屍體也不放過！眞是罪大惡極，咱們還跟他說什麼？上吧！」

端木盛急喝道：「且慢！諸位且聽我一言！端木某伸手入獨孤長老的懷中取物，此乃他臨死前示意的！而且端木某自信未會對他有絲毫不敬，對諸位也沒惡意，希望諸位……」

馮景堂喝道：「放下手！敝帮的東西不許你拿！」

端木盛臉色一變，冷聲道：「風聞丐帮是天下第一大帮，又是仁義之帮，今日却令人失望！」

游百祥老臉一熱，揮手止住手下，道：「敝帮如何令你失望？今日請你解釋清楚，否則休怪游某不再講理！」

「甚好！」端木盛收起了長劍，道：「要端木某心服也不難，大家靜心平氣說個清楚！」

「如何個清楚法？」

「剛才是誰跟獨孤前輩在一起的？或者知道他下落的？」端木盛目光在羣丐臉上一掃。

馮景堂道：「剛才獨孤長老在土地廟裏對升職弟子的候選名字作最後的決定，我們都不准入內。」

「那你們爲何會來此處？」端木盛臉色一變，「莫非有人告密？誰？」

馮景堂臉色也是一變。「是馮某恰好經過見到獨孤長老在民居屋瓦上飛過的，後來我去告訴游長老，回來時便見你們抱他躍了入來，故此咱們便跟了入來！」一頓語氣轉厲：「剛才馮某聽見紫老爺子在迫供，請問什麼原因？」

紫超一怔，脫口道：「老朽幾時曾對獨孤老兒迫供，你可得說清楚。」

「還說沒有！老夫也曾聽見！」游百祥道：「你說……『老要飯的，快說清楚！否則，老夫……』獨孤老兒若不說你便會如何？」

紫超嘆了一口氣，道：「難怪你們會誤會！」他便把紫玉霜自盡恰好獨孤明在場以及獨孤明的懷疑說了一遍，「假如你們不信，老朽也沒話可說。」

人羣中突然有人叫道：「我的師父怎樣了！」只見一個小丐滿頭大汗地擠了出來。

馮景堂道：「阿三你來得正好，你師傅被人殺死了！」

朱阿三虎地跳至獨孤明屍前大哭起來，紫超嘆息道：「孩子不要哭，咱還是想辦法替你師父報仇吧！」

朱阿三揩了一把眼淚，問道：「紫老爺子，是誰把我師父殺死的？」

「老朽跟你端木大哥趕去時，令師經已重傷，我們問他，他也不知道兇手是誰！因爲對方幪着臉，只知道對方的刀法十分奇特，他從未見過！」

一個乞丐叫道：「別聽說老兒胡謅，說不得你師父便是他殺的！」

「爲什麼？」

「因爲獨孤長老死時被人見到，咱們來時剛好聽到他們在向獨孤長老迫供！」

「我不信！」朱阿三大聲道：「紫老爺子跟端木大哥的爲人我最清楚，你說他在迫供，可能只是在向我師父查問一件事，這件事我也知道，而且我剛才還特地去找一個常在雪峯山出沒的弟子問過，紫老爺子的女兒的確是在上月懸樑自盡的！」

游百祥道：「你對他倆眞的這麼放心嗎？」

「對，他們見我危險便出手施救，端木大哥還因此受了傷……」

端木盛突然咦了一聲：「莫非兇手便是那天把你捉去的那個黑衣幪面人？」

馮景堂道：「不對！那人是用劍！」

端木盛沉吟了一會，說道：「諸位若還不相信在下，在下便向你們保證，一年之內必把兇手調查出來，並盡可能把他捉交貴帮！」

「眞的？端木官人說的話算不算數？」馮景堂冷冷地道。

游百祥却道：「捉來這倒不必，只要你調查到眞相，請即把消息告訴敝帮，敝帮上下便已感激不盡！但假如一年後仍未能偵查出來呢？」

端木盛沉聲道：「端木某必自縛雙手，親上貴帮總舵任貴帮處置！」

「好，老夫便暫且相信你，並保證一年之內丐帮絕不找你麻煩！」

「在下還有個要求！希望貴帮能派些弟子協助！」

游百祥沉吟了半晌，搖頭道：「這個老夫不能答應。」

馮景堂接道：「難道丐帮弟子要聽命於你？」

朱阿三道：「大哥若不嫌阿三少不更事，阿三倒願意聽你吩咐！因爲你調查的是殺阿三師父的兇手！」

馮景堂的臉色十分難看！游百祥只好道：「可以，阿三，你這一年便跟他去調查！」

端木盛拍一拍朱阿三的肩膊。「多謝你小兄弟！」隨即把獨孤明懷中那物擺放桌上，「爲表清白，端木某把此物打開，假如是有關丐帮的物件，在下當即交與貴帮！」

游百祥跟馮景堂隨即踏前一步。那是一個油紙包，端木盛把油紙包打開，不料裏面只是一張摺疊起來的白紙，端木盛又把白紙攤開桌面，白紙上畫着兩幅畫，細看一下，是一間房間的書案。

馮景堂奇道：「這是甚麼地方？」

紫超跟端木盛互望一眼，同時叫起來：「紅花小樓，玉霜的寢室！」

左邊那幅畫，畫了東南角，右邊那幅，畫的是西北角，拼合起來正是一個房間的四壁！兩人心頭怦怦亂跳，只見右邊那幅畫的一根橫樑有一個小圓圈。紫超道：「這諒必是玉霜懸樑之處！」

白紙的上角還打了兩個問號。端木盛道：「這兩個問號代表甚麼？」一頓又道：「姑丈，看來獨孤前輩對玉霜之死也是深具疑心，否則他怎會畫下這樣的圖畫，又打了兩個問題！」

紫超顫聲道：「可惜剛才獨孤老兒說得不清楚，唉，眞是好事多磨，剛有點頭緒，不料他又在這關頭被人殺死！」

朱阿三突然道：「端木大哥，我師父是不是被陷害玉霜姐姐的人殺死？因爲，我師父看出了疑點！」

端木盛心頭一震，他腦海中在這一刹那轉過了無數個念頭，却未敢說出來，只道：「看來正是如此！想不到你師傅無端因此而捲入了這宗案子的漩渦中！」

朱阿三眼圈兒一紅，恨聲道：「阿三一定替我師父報仇！」

端木盛想了一下，脫口道：「其實我又何當不是被捲入了這宗漩渦中！」想起熊雄對他的誤會，不禁感慨萬千，紫超更是老淚縱橫。

游百祥輕咳一聲：「這幅畫便暫時送與你吧！阿三，咱先把你師父葬了再說，大後天你再來此！」

端木盛道：「在下去抬獨孤前輩的遺體……」

馮景堂臉色一沉，道：「不必！閣下並非丐帮弟子。」說罷回頭對丐帮弟子道：「趙白跟方成你們兩人把長老的遺體抬去土地廟吧！」

「不必！」朱阿三伏腰抱起獨孤明的遺體回頭道：「大哥及紫老爺子你們等阿三幾天吧！」

端木盛點點頭。

游百祥道：「咱們走吧，紫大俠有空請到敝帮總舵坐坐！」

「紫某有空必去貴帮拜訪！諸位慢走。恕老朽不送！」

馮景堂回頭道：「端木官人不要把約會忘記！」

端木盛心中暗道：「這人心胸如此狹窄，不知如何能夠在丐帮做總堂主！」口上却答：「端木某言出必行，閣下大可放心。」

羣丐離開後，紫超問道：「盛兒，你看出了甚麼端倪了沒有？」

端木盛點頭：「晚輩懷疑陷害玉霜的人是熊雄！而暗殺獨孤前輩的也是他！」

紫超吃了一驚，脫口問道：「你因何有此看法？我女婿脾氣雖然急躁一點，但他可是個能與朋友肝胆相照的游俠，他放着有家不呆，一年到晚在行俠，這種人還有甚麼值得懷疑之處？」

「晚輩只推測出陷害玉霜的可能是他，至于他如何會有這種動機却猜想不出！」端木盛頓了一頓，道：「剛才獨孤前輩那句斷斷繼繼的話，加上我的推敲，他的原話可能是這樣的：假如玉霜是被人強姦，以致認爲無臉偷生，若要自盡必是在事發之後，而絕不會趕回家中才進行！」

「下面那一句呢？」紫超急問。

「假如玉霜與人通姦，那麼她即使事後反悔或無地自容，也必先洗淨了身子才懸樑！」端木盛緩緩地道：「除此之外其他的理由都說不通！」

紫超想了一下，廢然跌坐床上，喃喃地道：「果然有道理，果然有道理……難道這是眞的？爲甚麼雄兒要陷害她……」

「晚輩想再走一趟青竹山莊，有些話要再問他才能弄明白！」

紫超喃喃地說道：「他要殺玉霜大可以在半路暗殺之，豈不更加乾淨利落，起碼別人不會懷疑到他的頭上來！這是爲什麼……」

端木盛一怔，低聲道：「這可也是一個問題！難道是我想錯了？」他閉目把紫玉霜意外重逢以及到青竹山莊後的一切重新想了一遍，始終難釋對熊雄的懷疑。

半晌才道：「姑丈，你不要想得太多！也許是晚輩推測錯誤也未定！假如說玉霜是被人陷害，但她的舌頭伸出口外，證明眞的是懸樑而死的！而且房間門窗都被關閉加閂，兇手又怎能自房中離開？」

端木盛在房中踱起步來，想了一回，腦子更加紊亂。只得吹燈上床休息。可是他躺在床上却翻來覆去，睡不着覺，腦子中盡是一個又一個的問題，耳邊聽見紫超

那張床不斷地响着，料也是難以入眠。

他又泛起了一個念頭：下一步是不是直接向熊雄作正面調查？這樣又會不會打草驚蛇，又會否調查出眞相？這件案子沒人出錢，管一見肯不肯接手查辦？

最後他決定還是把這件事告訴頭兒管一見，順便把衡陽的案子向他報告。想罷便下床，重新晃燈寫了封信。

楚六七

天還未大亮，端木盛便去衙門。在南昌管一見沒有行宮，故此他託一個衙差把信送至廬山飛來石。因爲管一見正在該處休養。

辦妥這件事，端木盛在城中街頭上閑蕩，今日却不會見到有任何一個乞丐，大概都已去了某個地方集會。端木盛心念一動：「自己還是別到處亂走的好，否則難免又使丐幫生疑！」想着便步上一家茶館吃早點。

吃了早點，取了一些糕點帶回客棧，紫超剛好起床，兩人相對無言。端木盛忍不住把獨孤明的遺畫取出來細看。

房中各物都畫得十分精細，連窗櫺上的橫門都畫得異常具體，細看一下，每個窗口的橫門都已上緊，假如毫沒破綻，這無疑是一件自盡的案子，獨孤明懷疑什麼？他畫下這幅畫又有什麼用意？

端木盛想了一會，目光再度落在紙上，右角那幅畫一頭一尾都有一條柱子，這兩根柱子異常之大，粗逾一人環臂，柱子的小半被兩邊的牆遮住，看來這兩根柱子必是自地上一直通往一樓，照推測紅花小樓必起碼有四根這樣的柱子（樓下大廳那四根不算在內）。

端木盛目光再一落，畫底下有一行蠅頭細字：「紅花小樓妙絕乾坤」二樓右首寢室圖。

刹那他立即泛起一個念頭：「紅花小樓除了色彩全作鮮紅之外，有何奇妙之處？又有何妙絕乾坤之處？它妙在那裏？」

可是看了半天仍然沒有發覺有何異處，他心中塞滿疑團，他只能肯定了一件事：「獨孤明肯定對紫玉霜有了莫大的懷疑，這才會畫下了這幅畫，以作推敲！」

獨孤明推敲出了什麼沒有？

端木盛幽幽地長嘆一聲，他覺得這件案子非管一見不能破獲！

紫超忽然道：「盛兒，獨孤老兒把柱子畫粗了！」

端木盛搖頭道：「沒有，那天晚輩也曾留意，那兩根柱子的比例與實物頗爲脗合！」

「不是這個，老朽是說那兩根柱子的綫條好似較粗！」紫超指着畫道。

端木盛再仔細一看，果然如此，而且像條濃淡不甚均勻，看了一會，脫口呼道：「這兩根柱子的綫條較粗是因爲被獨孤前輩在後來再加上一條的！前輩你瞧，這四條綫一邊淡一邊濃，濃的那一道顯然是後來加上去的！」

「獨孤老兒如何要這樣做？他有什麼含意？」

「難道他認爲這兩根柱子有值得懷疑之處！」端木盛喃喃地道。

「這兩根柱子這麼粗大，有可能是通心的！」

端木盛心頭一跳，脫口道：「這就有可能了！假如這根柱是通心，兇手大可能是自樓下沿柱子爬上樓上，然後在柱子的出口出去，佈置殺人！」

想到這裏兩人精神登時一振，不過半晌，端木盛又想到另一個難題：「但玉霜的舌頭伸出口腔外，證明是懸樑而亡，難道她是自願的？」

兩人神情忽喜忽憂，都覺得心頭一片凌亂。最後還是紫超嘆息道：「反正有一年時間，慢慢推敲吧！咱還是去吃飯！」

端木盛才醒起午時已過，腹中咕咕作响，兩人便出去找一家清靜的酒樓進食。

吃了一半，食客大多已結帳下樓，樓上雅座只餘幾張座頭尚有食客。

端木盛右首那張座頭坐着一個白衣青年，這人生得十分俊秀，只是面目肅穆，死氣沉沉，毫沒生氣，他吃得很慢，好像悠然自得，又似十分留意周圍一切！

端木盛及紫超也是吃得甚慢，他們是因爲心情不佳之故。不一會兒，紫超放下杯子道：「盛兒，老朽到城中找個朋友，你先回店吧！」

端木盛道：「晚輩打算去衙門跟陳捕頭聊聊！」

「也好，咱們今晚才見！你結帳吧，老朽先走一步！」紫超說罷便推席舉步下樓。

這座酒樓，不大不小，看來歷史已頗久，木板及柱子都有腐蝕的跡象，不過佈置得還頗清雅，菜也燒得不錯，因此生意還不差。

端木盛又喝了一杯酒這才呼小二算帳，他剛離座，隣座那青年也匆匆離開，不知是否有意，竟跟端木盛碰個滿懷！

端木盛一怔之下，忽覺一股勁風襲身，原來是那青年伸出一掌向他推來。「你走路沒帶眼麼？」

剛才端木盛的確是滿懷心事，未曾留意。可是回心一想，除非對方跟他一樣，否則絕不會發生相碰之事，心念轉動，身子却不敢稍慢，立即閃身避過那一掌，同時道：「閣下跟在下也是一樣，充其量也只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何必動武！」

那青年臉色青白如同殭屍，神情十分妖異，冷冷地道：「從來未曾有人在我臉前說過這樣的話！」

端木盛也怒道：「閣下意欲何爲？」

「把劍拔出，不露兩招大爺絕不放過你！」

端木盛心頭一動，淡淡地道：「原來閣下是有心找碴子的！不知有否認錯人，我端木盛跟江湖上的朋友可沒什麼仇怨，請問閣下尊姓大名！」

「少爺姓楚，名六七！跟你沒仇沒怨，不過殺人素來不用什麼道理！」

「楚六七？」端木盛一怔，心中想不出江湖上有這麼一個的人。「閣下眞人爲何用假名？」

「笑話，大爺殺人無數，從未用過假名！楚六七便是楚六七！」

「耳生得緊，某家從未聽過！」

「因爲聽過的人都已死了！」楚六七身上突然散出一股肅殺之氣。

端木盛心頭一懍。「閣下一定要見個眞章！」

「除非是你學韓信，自少爺胯下爬過去！」

端木盛即使是泥塑的人也有火氣，緩緩抽出長劍。「如此端木某只好捨命陪君子了！」

楚六七突然笑了起來：「好一句捨命陪君子！」也把一把精光四射的佩刀抽了出來，他把刀鋒一竪，刀尖向上，接着中指一彈，「錚」地一聲龍吟，害得端木盛耳鼓嗡嗡作响。

樓上突然充滿了令人窒息的殺氣，店小二嚇得縮在一旁，連大氣也不敢喘出一口。

端木盛也覺得身上壓力逐漸加重，心想先下手爲强，長劍立即擊出！

楚六七的心理跟他相同，兩人幾乎同時出手，「噹」地一聲巨响，長劍被寶刀蕩開三尺，端木盛偷眼一瞧，劍鋒已然添了一道缺口！

刹那，楚六七的寶刀又一刀劈來，端木盛連忙閃開一步，長劍就勢斜削對方脅下！

楚六七手臂一掄，寶刀劃了半圈，朝長劍擊下！

端木盛不敢與它硬碰，手腕一抖一沉，下刺對方的「環跳穴」！

楚六七寶刀溜溜一轉，飛砍端木盛肩膊，這一刀使得十分兇狠，端木盛假如不再變招，劍尖固然可以刺入對方的穴道，自己的身子也將被劈成兩爿，比對之下，當然要吃虧，是以身子一閃，長劍由下向上飛捲，斬向對方的手臂！

楚六七長笑一聲，身子忽如瓶鷹般掠起，人在半空，寶刀如猛虎下山般疾劈下來，這一刀竟隱隱含有風雷之聲，氣勢更加令人色變！

端木盛身子一弓，向後疾退！不料，「嘩啦」一聲，倉猝間撞倒了一張桌子，身形立即一滯！

楚六七腰一挺，手臂暴漲，寶刀呼嘯而至，刹那只離端木盛頭頂半尺！

好個端木盛臨危不亂，身子一側，左掌在地上一撑，斜彈三尺！

「喀嗤！」那張桌子登時就被劈成兩截！

端木盛暴喝一聲，身子斜掠而起，劍尖如毒蛇出洞般疾刺對方脅下空門！

楚六七也非省油燈，忽地一個鯉魚打挺，凌空打了個沒頭跟斗向後倒翻！端木盛長嘯一聲，長劍如游龍般隨影而進，劍尖始終不離對方要害！

楚六七在空中連換幾個方位都未能脫離險地，眼看背後已將撞及一根圓柱，他反應相當迅速，左掌反手抽出，擊在柱上，人却借勢蹬高！

端木盛猛喝一聲，足尖一點，劍鋒向對方雙腿絞去！

這刹那，楚六七已緩過一口氣來，寶刀疾劈而下，「噹！」刀劍相碰，適時飛出一蓬火星。

端木盛忽覺手上一輕，斜眼一瞥，長劍已被寶刀削落了一小截！心念未已，楚六七已連人帶刀疾瀉下來，風聲加上衣袂的獵獵飄動聲，氣勢連風雲也爲之變色！

端木盛心頭大凜，連忙腰一曲，右腳尖在左脚面上一點，身子橫飛七尺！

「蹬！蹬！」兩人四隻脚同時落地，也都不由自主地喘了一口氣，舉袖拭去額上汗！

兩人前後只交了數招，可是其間之驚險，實乃間不容髮，數度互易安危，由下風轉上風，又迅即落於下風，變化之急劇，簡直匪夷所思！

楚六七臉上仍不動聲色，好像未曾發生過事般，冷冷地道：「你劍已斷，已經難再戰，不如自盡吧！」

「以利器佔上風又算得什麼英雄？」

「楚某本不是英雄，只要達到目的，手段又何必講究！」楚六七目中厲光又現，「夜長夢多，再吃我一刀！」手臂一掄，風雷之聲又現！

端木盛不敢再攖其鋒，暗暗忖思脫身之計。刹那，刀將至，人即如游魚般滑開！楚六七手腕一翻，刀鋒由直轉橫，隨着端木盛的身子削去。

刀至中途，未待端木盛移形換位，招式忽變，端木盛忽聞，前後左右都是刀影，百忙中只好後退一步，楚六七立即踏前一步，刀勢依然不變！

端木盛再一退，脚尖勾着一張板櫈，重心幾失，右足連忙用力踩下，把樓板踩得吱吱作响！

說時遲，那時快，寶刀又近了一尺，端木盛一咬牙，只好橫劍一架，「噹！」鋼劍又被削掉一截！

楚六七獰笑一聲，手臂一掄，寶刀忽然向四面捲至！

端木盛如頭受驚的兔子般疾躍而起，人在半空見楚六七也有飛上來的跡象，萬般無奈中，只得把長劍甩手飛出！

楚六七料不到有此一着，連忙翻身躍開閃避！

端木盛心頭一動，急使「千斤墜」，身子如鎚子般自半空筆直飛下，「嘩啦」一聲巨响，只見周圍灰塵飛揚，樓板被端木盛踩裂一個洞，而端木盛的身子如釘子般自洞口中嵌下去，刹那便不見了人影！

這下變化猝然，楚六七不禁一呆，一怔之下，自洞口望下去，端木盛已不知去了何處！

他大喝一聲，破窗飛出街外，街頭上站了不少好事之徒，却是瞪着驚恐的目光望着他。

楚六七目光一掃，隨即如一陣風衝入店中。

端木盛自樓上跌下，這刹那心頭轉了無數個念頭，當他雙足抵地，已立定主意，立即向廚房掠去！

廚房內有幾個廚師正在聊天，猛見一人衝了入來，都是吃了一驚，還未來得及呼叫，端木盛已自後門衝了出去！

後門外是一條小巷，堆放了不少燒火用的乾柴，端木盛隨手取了一根，同時引氣上升，貼在牆壁，重新躍上樓上，其時楚六七正由樓下衝入店中，他聽得聲音，把那根乾柴自窗口飛往對面一座民居屋瓦上。

「喀嘶」一聲，接着看見楚六七的一聲暴喝，飛身躍起向那方追去。端木盛立即又自那個破洞躍了下來，並且迅速奔出

大街，望衙門馳去！

這一戰，他輸得實在頗為難看，若非機智可能已濺血樓頭了，是以當他坐在陳捕頭的房中時，半晌依然開不了口。喝了杯茶，急速跳動的心臟才逐漸平伏下來。

陳捕頭詫異地問道：「端木兄何事如此狼狽？」

端木盛嘆了一口氣：「剛才在下幾乎在酒樓中被人所殺，此刻思之仍覺心頭忐忑……嗯，陳捕頭可曾聽見這附近有個叫楚六七的人麼？」

陳捕頭想了一下，搖頭道：「屬下倒未曾聽見！」端木盛是御賜六品侍刀龍衞，州以下的捕頭他有權調動使喚，故此陳捕頭自稱屬下，他本欲稱端木盛為端木大人的，只是端木盛執意不肯，是以，陳捕頭年紀雖然比他大得多，仍稱他為兄。

「這可奇怪了，這個楚六七的青年刀客到底是從何處鑽出來的？」端木盛突然機伶伶打了個冷顫，脫口道：「難道他是暗算獨孤前輩那個人？他為什麼要暗殺他，又借口要殺我？」

想到這裏，心頭一震，又道：「難道他跟玉霜之死有關？」再一細想，假如楚六七便是暗殺獨孤明之人，那麼這個假設便能成立，否則自己跟獨孤明根本毫無關係，他為什麼要殺自己？

他跟玉霜之死又有什麼關係？

他把這件案子再從頭重溫了一遍，驀地發現了一個疑點：「熊雄的刀法本頗平常，絕非自己之敵，但他每能在危急之際使出一兩招極其精妙，威力又頗大的刀法來，他那兩招為何跟楚六七的刀法頗為神似？」

想到此，他一顆心登時怦怦跳了起來：「楚六七跟熊雄有什麼關係，他們是師兄弟麼？」回心一想，又覺頗不可能，因為師兄弟的武功絕不會有如此大的差別！

驀地他又有了新的聯想：「青竹山莊的管家姓楚，楚六七是否是他的子侄？熊雄因為設計害死了玉霜，又怕我跟獨孤前輩看出內幕，所以便請他出來，把對這件案子懷有疑心的獨孤前輩及我殺死，以絕後患？」

他覺得這個假設跟事實頗為接近，心頭逐漸放寬，因為事情假如如他設想般的一樣，那麼並不很複雜！

不過他覺得現在自己依然十分危險，如何化險為夷？反敗為勝？

想了一會他便寫了一張藥方，叫陳捕頭派人去藥舖購買。

不一會兒，一個衙差便提了一大包草藥回來，端木盛便生火煉製。

那壺藥一直至暮色蒼茫之際才被燒成一小半壺濃濃的藥汁，端木盛將藥汁倒在碗中，又叫人放在當風處吹涼。

晚飯他便跟陳捕頭及衙差進食，吃了飯，他取了一面銅鏡出來，對鏡易起容來，那些糊狀的藥汁塗在臉上，皮膚立即變得又焦又黃，好像一臉病容的人，端木盛又稍改動，便成了一個中年病漢的容貌。

易好了容，又換過了衣服，這才鬆一口氣，又摸出一個磁瓶，把用剩的藥汁傾入磁瓶中。

明月逐漸升高，夜色漸深，端木盛剛在躺椅上坐下，突然又像兔子般跳了起來，「不好！楚六七會不會去客棧找我？如是則姑丈豈非危甚？」再回頭一想，中午在酒樓時他曾對紫超說要來此處，那麼此地也非安全之地了！

他立即向一個衙差借了一把鋼刀把它插在腰帶上，又交待了一番，這才離開。

長街寂靜，偶爾才有一兩個行人匆匆而過。端木盛僂着腰而行，模樣兒十分好笑。

他到客棧處，在四周走了一匝，這才敲開客棧的大門，一個小二揉着眼皮跑來開門。

端木盛剛走入大堂，只見一個人大刀金馬坐在板櫈上，不是楚六七又是誰？

這刹那，端木盛彷似陷入了冰窖般，手脚冰涼，半晌也開不了口，進又不是，退又不是。

店小二適時問道：「客官，你是不是要租房？」

「是，是，有房子沒有？嗯……隨便一點的便成！」

店小二打了一個呵欠，提起一盞油燈，淡淡地道：「請官客跟小的來吧！」

端木盛只好硬着頭皮跟在他背後走向內堂。楚六七一雙眼睛瞪在他身上，端木盛更加忐忑不安，這刹那心中轉了無數的念頭，終於還是決定硬充到底，希望楚六七認不出他。

刹那離楚六七已經很近了，楚六七忽然喝道：「站住！」

端木盛立即擠出一個詫異的神色。「什麼事？」

楚六七右手突然如鬼魅般搭上了他的刀柄，隨即把它抽了出來，目光變得更為凌厲，手腕一翻，刀鋒在端木盛臉前一閃而過，端木盛吃驚地連退兩步，顫聲地道：「你，你……你是强盜麼？我，我身上沒有銀兩！」

楚六七冷冷一笑，不屑地道：「這般膿胞的人也敢學人佩刀！」手臂一探，鋼刀向端木盛直劈下來！

端木盛心頭緊張得像綳緊了的琴弦般，刹那他抱頭蹲了下去，「娘呀，我，我……」他雙脚剛蹲下，隨即一偏，身子登時如葫蘆般跌倒！

「篤！」刀鋒在端木盛身邊轉過插在青磚上，楚六七哈哈大笑！

那店小二顯然也十分驚慌，手脚亂顫，以致那盞油燈也是忽明忽暗的，氣氛異常詭異恐怖。

楚六七厲聲道：「把刀拔起來！」

端木盛上下牙齒不停地互咬，「我，我不要這把刀了！」

楚文七的聲音轉沉。「你拔是不拔？難道要大爺代勞？」

端木盛只得把刀拔了出來。楚文七又道：「對我砍下來！」

「啷噹」一聲，刀子自端木盛手中跌下。「我，我不敢，請大王原諒，小的以後再也不敢帶刀出門了！」

楚六七笑笑道：「你若不砍大爺，大爺可要砍你了。」

端木盛身子一抖，只得再度把鋼刀握在手上。「大王，你，你不怪我？」

「大爺不怪你，呸，你叫我什麼？大王？你當我是强盜麼？」

「大，大爺，我，我要砍下去了。」端木盛裝作吃力的樣子，一刀劈了下去，這一刀他只用了一成眞力，生怕讓他看出破綻。

「膿胞！」楚六七又罵了一聲，一道白光繞身已起，「噹！」一聲，鋼刀已被寶刀一刀劈成兩截，楚六七看也不看他一眼，長笑一聲破門而去，刹那笑聲經已去遠。

端木盛一顆心到此才放心，他忙催促店小二引路，小二把他帶到紫超隔隣那個房間，便自離開。

端木盛想去敲紫超的門，可是回心一想，便又忍住了，脫了鞋襪和衣睡在床上，閉起雙眼，裝作睡着的模樣。

果然過了一會，端木盛便聽見一陣極其輕微的衣袂聲傳來，他便側了個身呼嚕呼嚕地打着鼻鼾。

一忽，衣袂又再响起，這次却是由近而遠，端木盛這才暗叫一聲好險，便開門出去，默察了一陣，才去敲紫超的門。

剛敲了一下，房中便有聲音，接着是兵刃離匣之聲，端木盛忙輕聲道：「姑丈，是我？」

房門輕呀一聲打開，開門的正是紫超，他見到端木盛不由一怔，脫口道：「你是誰？」

端木盛做了個輕聲的手勢：「晚輩端木盛！」紫超這才讓開給他進去。

「盛兒，你為何弄成這個樣子。」

端木盛輕嘆一聲，這才把下午剛才的遭遇說了一遍，聽得紫超驚詫萬分。

「姑丈，明早我便出去，你便向掌櫃退房，待晚輩替你易了容，你再進來。」

「現在你有何打算？」

端木盛話到口邊改腔道：「待阿三來了再吧！」說罷便自返回他房間去睡覺。

× × ×

匆匆已是三日，端木盛一早便守在客棧外面等待朱阿三，不久果見朱阿三提着一根短棍急步走來。

端木盛連忙迎了上去。「請問這位兄弟，貴幇可有一個叫做朱阿三的麼？」

朱阿三雙眼一翻。「你是何人？」

「一個叫端木大哥的託我來找你，請你跟我去找他。」

「端木大哥？他在那裏？」

「在衙門裏。」

「要飯的從不入衙門！」

「不是衙門裏，是衙門隔隣陳捕頭的家。」說罷轉身便走。

朱阿三只得跟着他進去，入了陳捕頭的家，端木盛才哈哈一笑，說道：「阿三，我便是端木大哥，你認不得我的聲音了麼？」

朱阿三道：「大哥因何戲弄阿三？」

端木盛便簡略地把經過說了一遍，阿三接口道：「大哥叫我來此，可是要替我易容？」

「是，不過你現在得先去替我做一些事，然後再來此，咱們便到城外跟紫老爺子會合！」

朱阿三聽見有事做，滿心歡喜。「大哥有什麼事，快吩咐下來，阿三保證做得好。」

「阿三，我先問你一句話，你可得照實說？」

朱阿三臉上現出詫異之色，訝道：「是什麼事？」

「你現在信不信我？」

「起初不相信，後來便相信了，而且是絕對的相信。」他不假思索地道。

「好，七月三十日咱們剛來此地時，你去了那裏？」

「阿三不是告訴大哥說去找個朋友查問紫姐姐的事麼？」

「查了之後呢？」

「查了之後便去土地廟找我師父。」

朱阿三說到這裏，眼圈兒不由一紅，「後來我聽說游長老跟馮堂主帶人離開，便一路打探找到客棧！」

「這麼說來，當時的情況你亦不知道的？」端木盛沉吟了一會兒，「土地廟外面應該有人吧，嗯，那時候游長老跟馮堂主在那裏？」

「游長老只是負責大會的召開，分舵弟子的升職却是由我師父批核的！那時候他跟游長老可能沒那在附近。」

「好，現在大哥要你做的事，便是請你替大哥查一查當時的情況，以及游長老及馮堂主當時在何處？」

朱阿三詫異地道：「為什麼？」

「你暫時不要多問，總之跟你師父之死有關，而且我也不許你直接向游長老及馮堂主查詢，必須向你認為知己的同門詢問，同時行動要小心隱蔽，假如有人問你為什麼還不來找我，你便說大哥要到衙門裏面辦一些事，明天才能離城。」端木盛一臉正經地道：「你都明白了麼？」

「明白，阿三現在就去？」

× × ×

下午，秋高氣爽，朱阿三帶着興奮的心情踏步而來。

「問清楚了？」端木盛問。

「阿三既然敢向你保證，自然是已辦好。」

「好，現在大哥先替你易容，」端木盛便用藥汁擦了他的手，然後才替他易容，不一會兒，朱阿三變得比前更瘦更黃，再不是那副精靈的模樣。

他倆在黃昏前，先後自南城門離開，到了郊外二十里處，四野經已黑暗。

紫超自一棵大樹上跳了下來，有點埋怨地道：「盛兒你怎地至今才到？」

朱阿三見他改扮成一個駝背的樵夫的模樣，不由十分好笑，端木盛道：「晚輩臨時叫阿三去調查一件事。」

紫超一怔，詫異地道：「你叫阿三調查什麼事？」

端木盛忙道：「阿三，你把調查到的眞相說出來聽聽。」

紫超道：「且慢，咱找個地方談談。」

三人便相繼走入一座小樹林裏。

朱阿三道：「我師父在土地廟裏時，外面只有幾個武功低微的弟子，他們是準備隨時聽我師父的命令而辦事的，我師父何時離開根本就沒有人知道。」

端木盛一怔。「哦，那麼游長老及馮堂主呢，他們當時在何處？」

「後來游長老帶着幾個弟子來找我師父，那時才發現我師父不在廟裏。」朱阿三續道：「剛巧馮大哥來報說遠遠看見我

師父在民居屋頂上飛馳，好似是在追逐一個人。」

端木盛問道：「既是遠遠看見，他又怎能肯定那人便是你師父？」

「阿三師傅早年左脚折斷，讓『再世華陀』華多以一截銅脚嵌上去，行動雖然平常，但一走動時，身子便得不停地搖幌以作平衡，這個很好認！」

「那麼又怎會追到客棧裏來？我們扶你師父回客棧時，他大概剛來到土地廟不久？」

「馮大哥發現了我師父的行踪之後，一方面回報游長老，一方面吩咐敝帮弟子留意我師父的去向，後來有人看見大哥跟紫老爺子扶我師父回客棧，所以游長老便帶人找上客棧了！」

端木盛突然生了一個疑念，輕聲道：「你師父假如是追趕刺客，即使時間緊迫也絕沒可能連發聲交待一下的機會也沒有，這又是什麼原因？難道他追趕的那個人不是仇人而是朋友？」

「假如是朋友又怎會暗算獨孤老兒？」紫超道：「雖說暗算的是另一個人，但假如那人是友非敵，事發後也會截住那個躲在暗處下手的人，再說，假如截不住他，也該察看一下獨孤老兒的傷勢，豈會一見到咱們來便望風而遁？」

「這便更加奇怪了。」端木盛心頭上一動又發現了一個疑點，不過這次他却沒有說出來。

朱阿三道：「大哥，我師父的事你一定要替阿三調查清楚，好讓阿三替師父報仇。」

端木盛輕撫了他一下頭髮，喟然道：「大哥即使不想替你師父報仇也不行了，因爲，這件事也是我自己的事，說不定兇手下一個要殺的人便是大哥我。」

說到這裏，端木盛心中又再泛起一個疑點，「楚六七既然知道我下榻的客棧，他爲何不殺姑丈？他跟他沒仇？却跟我有仇？」一頓，又忖道：「非也！非也！他跟我有什麼仇恨？他不是因玉霜的事而衝着我來的？否則，爲何不殺姑丈？這其中又有什麼奧妙？又有什麼不爲人知的秘密呢？」

想到這裏，他只覺得心中被一團又一團的謎盈滿。

「盛兒，咱現在去那裏，你不要再賣弄關子了吧？」

「晚輩豈敢賣弄關子？只是想再仔細一點推敲及思索而已！」端木盛目光在黑暗中閃閃發亮。「晚輩想再去一趟青竹山莊調查一下！」

「調查什麼？你懷疑什麼？」

端木盛一字一頓地道：「假如紅花小樓那兩根由地下通往樓上的大柱是中空的話，那麼熊家的人便難洗脫嫌疑了！」

一頓又道：「而且這一個值得思疑的人便是熊雄！他假如要由木柱上落，必定會經過樓下那間客房，那夜獨孤前輩正睡在裏面，是不是他有了所覺，所以才惹來了殺身之禍？」

紫超沉聲道：「盛兒，你越想越遠了，即使熊雄是這麼的一個人，獨孤老兒若是有所覺，當時豈不會喝問？而且，雄兒是在玉霜死後三日才回家的！」

端木盛嘆了一口氣：「這些只是假設，但這些假設都是有一定的根據的，如果全部都能弄清楚，此刻眞相也早巳水落石出了！」

他整理了一下思路，說道：「熊雄是否在玉霜在死後的第三天才回家，這件事誰也不知道，因爲偌大的一座山莊，他隨便躱在某處，試問獨孤明又如何能够知道，而當夜的晚飯料必獨孤前輩也是在青竹山莊用的，說不定他們在酒菜中下了某種能令人沉睡的藥粉，那一夜獨孤前輩便睡得十分沉，熊雄自木柱上落來也不虞被獨孤前輩發覺？」

「那你又說，獨孤老兒有所覺才惹下禍根的？」

「事後獨孤前輩可能覺得當夜睡得實在太死，便有所疑心，加上那兩根過於粗壯的大柱，疑心也就更大了。」端木盛道：「假如這些推測沒錯的話，最大的嫌疑便是熊雄無疑？」

紫超仍然不服氣地道：「你爲何偏要懷疑他而不懷疑別人。」

「那是他的態度確有令人思疑之處，因爲任何一個丈夫都不希望自己的妻子替他偸漢，而他表面上很憤怒，但却給人一個感覺，正希望如此。」

「你越說老朽越糊塗了，他爲什麼會有這種心理？」

「因他要掩飾他殺人的動機，再一點也不想你再查根究底下去，假如玉霜眞的是背夫偸漢，你還有何臉子四處研究？」

紫超心頭一熱，又道：「你準備如何調查？」

「我們首先得證明一下，那兩根柱子是否通心的？假如是通心的便好辦了。」

「如何證實，那兩根柱子這般粗，周圍還有很厚的一層，敲打也未必能聽出異樣來。」

「很簡單，只須仔細查看一下，柱子外面有否暗門？沒有暗門，即使柱子是空的也不能證明什麼。」

朱阿三不耐煩地道：「大哥別說了，阿三相信你便是，咱們何時起程？」

「現在！」端木盛語聲鏗鏘地道：「趁天黑好趕路，否則咱以現在易容後的身份施展輕功反要引人注目！」

山莊巨變

半個月後，雪峯山巳遠遠在望，端木盛爲他們兩人洗去易容藥水，恢復本來的面目。到了青竹山莊外，端木盛及朱阿三便躱在遠處的一棵大樹後，只紫超一人入莊。

紫超睹景思人，心頭一片惆悵，低頭急步而行。莊門是以二叢挺拔的青竹爲柱，上面有幾條竹枝橫生交錯而過，形成一個拱門式的入口。

穿過竹門，紫超便覺得氣氛有異尋常，遠處的莊丁都是疾步而行，看到他也沒有人上前招呼，紫超心頭暗暗納悶，脚步更緊，再轉過一叢青竹，便見到楚管家疾走而過，他忙呼叫：「楚管家！」

楚管家回頭一望，臉上現出十分詫異的神色。「親家這麼快便接到消息？」

紫超一怔，脫口道：「老朽接到什麼

消息？」

楚管家看了他一眼，喟然道：「如此說來親家是剛巧路過了！」

「是。」紫超急問：「雄兒呢？他又出去了？」

楚管家嘆了一口氣，語氣悲涼地道：「原來親家眞的還不知道！少莊主昨日讓人殺死了！」

這話如同晴天響了個霹靂，半晌，紫超才道：「什麼？楚管家你說的是那個少莊主被人殺死？」

楚管家又嘆了一口氣。「當然是二少莊主啦，大少莊主巳死去多年難道親家忘記了？」

紫超急道：「人呢？老莊主呢？」

「在大廳上，待老奴帶你去！」

「有勞。」紫超只覺得腦袋如同一團亂草，又似一片空白，沒有鎭定下來。

「青竹山莊秀甲天下」那塊大匾下，掛了兩盞紙燈籠，在蕭瑟的秋風中飄搖，大廳中靈堂之旁，一個高瘦的老者負手望牆，雖然沒有動作，但自身上發出來的落寞及悲愁使人心頭沉重，這人便是青竹山莊的老莊主「一刀震南天」熊震南了！

「親家！」紫超輕咳了一聲，楚管家也輕叫了一聲，「老爺！」

熊震南緩緩轉過身來，目光微微閃動，澀聲道：「親家你來了？唉——親家不遠千里而來，這份情義老朽五內俱銘，請坐。楚凌，你去煮一壺茶來！」

紫超又咳了一聲：「親家，咳咳，雄兒……他怎樣了？」

熊震南臉色蒼白憔悴，無力地道：「躺在那邊，尙未入柩！」說罷手指向左一指。

這座廳堂中原來還有兩個廳房，紫超自然知道，便把左首那房子的木門推開，目光一落。只見榻上躺着一人，白布幪臉，桌上放着二個點着白燭的燈台。

紫超心頭沉重，顫着手把白布拿開，這人不是熊雄又是何人，只見他臉上左頰下有兩道劍痕，右頰一塊皮肉也不見了，紫超心頭一顫，不覺落下了幾滴英雄淚。

只兩個月時間，先是愛女懸樑自盡，再而是女婿被害，這個變化實在太大了，他把白布重新幪上，然後走出廳中，却不見熊震南，便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

一忽，便見熊震南走了過來，澀聲道：「剛才一個法師來商量雄兒的後事，老朽跟他談了幾句，倒叫親家久候了！」

「不妨，法師去了沒有？」

「尙未，親家要見他？」

「不是，老朽是次是與兩位小友路過，順道探訪親家，他們還在外面等候。」

「如此，待老朽派人接他們入莊。」

「不必麻煩貴价，老朽親走一趟！」

「如此有勞親家了！」熊震南聲音一沉，「親家，有關玉霜的事，老朽也十分難過……外人的風言風語老朽絕不會放在心上，也仍當她是熊家媳婦，親家不要……咳咳，如今雄兒也死了，他們兩口子在泉下仍然夫唱婦隨，却留下咱兩個老的孤苦零丁的，唉——」

紫超也無限感慨地道：「望親家不要過份傷心，壞了身子反倒不好！」

「親家也應如此！」

紫超出了莊把端木盛找着了，端木盛聽了這個消息，一腔希望頓時化爲烏有，不過他仍然不心息地道：「熊雄被人殺死是一件事，他涉嫌殺死玉霜，又是另一件事！」

紫超道：「無論如何你旣來了，當然於禮也得入去拜見熊震南一下！不過……唉，老朽看盛兒你也不必老是念着這件事了，老朽也都看開了，你又何必去自尋麻煩？」

端木盛淡淡地道：「姑丈看得開，但晚輩做事却有一個原則，除非不管，否則非達目的不肯罷休！」

「不過，你不可在親家面前沒禮！」

「這個晚輩自然省得！」端木盛回頭對朱阿三道：「阿三等下你亦不可胡亂開口！」

「大哥叫阿三不說，阿三便絕不開口就是！」

端木盛一笑，便拉着他隨紫超入莊。

到了大廳，茶几上巳放着幾杯茶，輕烟裊裊，靈堂上也插了好幾柱香燭，大廳中瀰漫一片烟霧，熊震南背對大廳，他聽見脚步聲便緩緩轉過身來。

端木盛忙道：「晚輩端木盛拜見熊老前輩！」

熊震南臉上露出一絲笑容，道：「請起。風聞管神捕手底下很有些人材，今日一見傳聞果沒失實！」

「謝前輩謬獎，晚輩愧不敢當，阿三，你還不快拜見熊老前輩？」

朱阿三果然十分聽話，收起平日的野性子，恭恭敬敬地向熊震南行了一禮。熊震南目光一盛，把他扶住，「老朽聽獨孤老兒說他平生只收了一個徒弟，但看來賢侄子倒不錯！」

朱阿三羞澀一笑。熊震南又道：「令師近來可好？他上次來舍下時，適逢老朽遠遊未歸，令他白走一趟，待此間事了，老朽便隨你去找他！」

朱阿三喉頭一緊，嗚咽地道：「前輩再也找不到家師了！」

熊震南詫異地道：「爲什麼？令師去關外麼？」

「不是，家師……家師巳於上月卅日被人殺死了！」

熊震南臉色一變，半响才道：「什麼？令師武功高强，誰能殺得死他？快告訴老朽兇手是誰，待老朽替你報仇！」

朱阿三道：「家師死得不明不白，至今還不知兇手到底是誰，只知道對方是使一柄刀的！」

「使刀？」熊震南一怔，脫口道：「天下間使刀的多如牛毛，這可難查！」

端木盛輕咳一聲，道：「前輩，晚輩跟熊表妹夫多少還沾點親戚關係，而且晚輩跟他也有一面之緣，晚輩想到靈堂上幾柱香，可方便否？」

「賢侄說這句話便嫌生份了，賢侄的隆情厚意，老朽感激不盡！」

端木盛上了香，又拜了幾拜，這才又道：「晚輩想瞻仰一下表妹夫的遺容……」

「請進！」熊震南推開房門，端木盛隨他入內。

熊震南嘆了一口氣，道：「自古云白頭人送黑頭人乃人世一大慘事，如今老朽

才體會到！」說罷把白布掀開，端木盛目光隨即落在熊雄臉上。

那張臉雖然多了幾道刀痕，右頰也少了一小片皮肉，但粗眉大眼，一張國字形的臉龐跟熊雄一模一樣，端木盛心頭登時一沉，剛才他曾假設，這可能是熊家的一個陰謀，隨便找個無頭屍體對外宣稱熊雄已死而洗脫陷害玉霜的嫌疑，如今躺在床上的分明是熊雄，他的推測當然落空了。

「前輩，熊兄是如何被人殺死的？」

「八月十四日夜，嗯，大概是三更吧，老夫自外趕着回家團聚，踏月而行。三更時分已離莊不遠，忽然聽見一陣兵器的碰撞聲，老朽連忙飛前查看，心想誰敢在青竹山莊前動武？」

熊震南吸了一口氣，似是極力使心情平靜。「老朽尚未趕到現場，但聞一聲慘呼聲傳來，老朽去勢更急，到了一堆小竹林處，見地上躺着一人，正是犬子，犬子一見到老朽便叫老朽快追！」

他又喘了一口氣，無限感慨地道：「老朽當時見犬子身上鮮血淋漓，早就慌了手腳了，聽了犬子的話竟不及多思，便追了下去，只見前頭兩條黑影跳躍奔走如飛，手上的鋼刀在月光下閃爍，似是十分鋒利的寶刀，便提氣急追，那兩個人發現老朽追趕他們，便分頭而跑，老朽一呆之下，這才醒起犬子的傷勢不知如何，連忙趕回原地，豈知犬子竟已嚥了氣，任憑老朽如何呼叫也不答應……」

他擦了一下老淚，道：「犬子到底因何與人打鬥，又因何被害，以及兇手是誰，老朽竟一概不知！唉，假如老朽當時能夠鎮定一點，不忙着追趕兇手，說不定犬子還能把眞相告訴老朽，如今……如今只能成了一件懸案！」說罷連連嘆息！

端木盛想了一會，道：「對方的輕功異常之高，照晚輩所知，前輩的武功絕不低於晚輩姑丈及獨孤前輩，前輩追了多遠還未能追及對方？」

「五里。」熊震南沉吟了一下，「不過，老朽到現場時，他們已在三十丈外，而且再探視一下犬子，距離又更遠了！」

「前輩自聽到慘呼聲趕到現場，時隔多久？」

「大概半盞茶功夫，也許多一點！」

「這麼說這個人的輕功倒不如晚輩所想像的高超！」

「但也絕不低！因爲老朽拚盡全力追了五里，也只能追近七八丈而已，是以才沒再追下去！」

「那兩人身裁如何？」

「一個是高瘦的身裁，另一個倒十分普通。」

端木盛立即陷入沉思，熊震南道：「賢侄是否看出了什麼來？」

端木盛嘆了一口氣，道：「可惜前輩未曾跟他們交過手，否則倒可從對方的招式中看出點端倪！」

熊震南臉上不甚歡悅，淡淡地說：「假如如此，老朽也不會至今仍毫沒頭緒！」心中忖道：「這不用你說！」

端木盛臉上一紅，又道：「請問熊雄兄的刀法是得自家傳，還是另投名師？」

熊震南眉頭一掀。「熊家的人學的都是熊家的刀法！」

「但，但晚輩上次來貴莊時，跟熊雄兄生了點誤會，晚輩曾經跟熊雄兄交過手，熊雄兄却使過兩三招異常精妙的刀法，那幾招絕非是貴家的刀法，這點晚輩絕對可以肯定！」

熊震南臉色一變，道：「眞有這種事？熊家之家規有一條便是未得一家之主同意不得兼學別派武功！但賢侄之話老朽又不能不相信，看來必是那小畜牲在外頭胡混時在那裏偷學來的！哼！若非他已死了，老朽還得對他動家法！」

端木盛「哦」了一聲：「貴莊對這點規定很嚴麼？」

「犯者，輕者斷一掌重者斬雙臂！」

端木盛心頭一凜，想不到熊家之家規竟如此嚴厲，忙把話岔開：「也許是晚輩看錯了！」

熊震南臉色這才稍霽，道：「賢侄請到外面喝茶！」

端木盛連忙又道：「關於晚輩表妹的事……」

熊震南截口道：「這件事已成過去，小夫妻鬧幾句口角也是有的，何必弄至……咳，反正現在犬子已死，說這些話也屬多餘，讓他們自個在九泉之下解決吧！」

端木盛本來想向熊震南要求到紅花小樓觀察一下，但熊震南這麼一說，他倒也不好開口了。

這一夜，端木盛等人自然是在青竹山莊過夜。

端木盛三番四次要夜探紅花小樓，但都忍住了。

次日是大殮之期，法師做了法事，便把熊雄蓋上棺，全莊上下數十人都戴孝禮送葬。

哀樂的笙管不停地响着，棺後的人羣却默默地移動着，端木盛看得出莊中的人，不分男女老幼全都十分悲傷，看來他們對青竹山莊的少莊主都有一份極深的感情，也許老莊主及少莊主都對他們不錯吧！

沉默的人羣走過莊門，拐北而行。秋風忽烈，吹得風塵蔽天，氣氛更形肅煞，不知誰先飲泣起來，接着便像瘟疫般迅速在沉默的人羣中蔓延開來，飲泣之聲此起彼落，人羣不再沉默了。

端木盛目光一瞥，見丫環小青就在不遠之處，他把步子加急，與她並肩而行。

小青抬頭一望，睜着一雙充滿詫異的大眼睛看了他一眼，眼皮一動，兩顆晶瑩的淚珠便沿腮淌下，那模樣另有一番美態，端木盛心神一蕩，連忙把目光拿開。

人龍終于停住，棺材舁落墓穴中，堆好了土，便是豎立墓碑，笙管鑼鼓又再响起，香燭金紙烟灰隨風飄送，送葬的人依次上前冥拜。

落日黃昏，風吹野草動，不知是今日的秋風特別肅殺，還是什麼原因，人羣却覺得有點寒意。

暮色四合，烟灰未燼，林中回歸的宿鳥啁啾亂叫，氣氛更加妖異恐怖，衆人心頭都是一片沉重。

香燭金紙都已成灰燼，飲泣之聲仍然未絕，嗚咽的聲音似乎向蒼天哭訴不平。

端木盛的信心逐漸崩潰，因爲熊家的親友，甚至是下人他們臉上都是一片悲傷，這肯定是熊雄平日爲人十分平易，下人

們對他都有莫大的好感。一個對待下人如此好的人，他怎會陷害自己的妻子？

人龍又再移動了，向來路游動。去時心頭沉重，走得很慢，歸來之時，還是寸步難行，飲泣之聲似乎更盛，郊外的山風也未能吹散。

回到青竹山莊，已是掌燈時分，這一夜，青竹山莊自然仍有法事，一干親友也仍留在莊上。

端木盛未曾去勘察那兩根大紅柱子，始終不能心息。晚飯過後，山莊一片寂靜，四周蟲聲啾啾，夜風吹來了一片烏雲，把月亮遮住，大地更形黑暗，端木盛心頭一動，決定夜探紅花小樓。

熊震南尚留在大廳堂裏，這是最佳的時機了。端木盛佯裝瀏覽夜景的樣子，沿着花園的石板小徑向紅花小樓走去。

疏密有緻的竹叢似是忠心耿耿的黑衣衞士般守護在小樓四周，端木盛一顆心沒來由地沉重起來，他行動更形小心，剛轉過一叢青竹，忽然有人影迎面而來。

端木盛心頭一跳，連忙止步。那人沉聲道：「端木捕頭，敝上有事請你回去商量一件事！」

端木盛認出是楚管家的聲音，忙道：「在下吃了飯出來散步一下！」

「哦？」楚淩一邊帶路，一邊道：「端木捕頭不先通知一聲，這樣很容易引起誤會的！」

「哦？會引起什麼誤會？」

「敝莊看似毫無防守，事實上設了很多暗崗的！剛才便是有人通知楚某，楚某才趕來找着端木捕頭的！」

端木盛心頭一沉，料不到自己的行動竟一直在人家的監視之下！一時之間竟說不出話來。半晌才嚅嚅地道：「原來如此！幸而在下亦沒有做過什麼過份的事！」

楚管家輕輕一笑，聽不出他這笑聲的含意。端木盛心頭一動，急走兩步，與楚管家並肩而行。「管家自小長于此，對這裏一草一木當能瞭如指掌了！」

楚淩淡淡地道：「這個自然。」

「咳，不知令公子是否也在莊上？」

「楚某不孝，只有一個女兒，並沒有兒子！」

「哦——」端木盛便不再開口，他本希望能在他身上挖點楚六七的事來，但他既然沒有兒子也不可再問了。

「端木捕頭問這些做什麼？」

「在下隨便問問而已。嗯，管家的親戚可會來此探望你？」

「楚家世代爲熊家之奴，沒有其他親友！」

端木盛心頭又再一沉，假如楚淩的話不假，那麼楚六七跟他便沒有關係了。

說着已到了廳堂，楚淩道：「老爺，端木捕頭已至！」

「請坐。」熊震南道：「聽說管神捕雖然神通廣大，破案萬千，但酧金亦十分昂貴，不知貴到什麼程度？」

端木盛心頭一動，臉上不動聲息。「這可要看是什麼案件了，有些案子根本沒有綫索，調查起來費時失事，自然是貴一點！」

「這個當然，假如是普通的案子也不會驚動神捕了！」熊震南道：「像犬子被害這種案子大概要收多少費用？」

果然不出端木盛所料，不過他却反問一句：「莊主想聘請敝上查案？」

「正是，不知兩萬兩銀子够不够？老實說人死不能復生，假如太過昂貴老朽便覺不甚值得了，何況老朽老矣，離死已不太遠，現在連僅存的兒子也已……唉，老朽還有什麼恩怨縈懷？」

端木盛道：「假如莊主眞的有心要聘請敝上破案，晚輩便斗胆替敝上答應你，前輩願付多少都沒問題！」

熊震南摸出一張兩萬兩的銀票來，道：「老夫只願付兩萬兩，煩你代老夫交與貴上，這件案子能否查得水落石出，問題不大，因爲毫沒綫索！何況老夫也不知能否等到那一天！」

「前輩何出此言？」

熊震南道：「七七之期過後，老朽便決定遍遊名山巨川，說不定死在某座山上……至於查案！也只不過是一種心願而已，把兇手正法難道犬子便能復生？」

端木盛心頭一沉，覺得他這一席話頗有臨死遺言之味，吸了一口氣，緩聲道：「前輩身子壯健如中年人，豈可輕易言死？嗯，咱以一年爲期吧，明年中秋，咱們在南昌土地廟見臉，相信屆時定有佳音回覆前輩！」

「賢侄這般有信心？」

「晚輩能力有限，不過，案子一交到敝上手上，相信一切難題便能迎刃而解！」端木盛滿懷信心地道：「以前更加離奇的案子交到敝上手中，從未有不能查個水落石出的！」

熊震南緩緩點頭，半晌才道：「如此老朽這個決定倒是明智的了！」目光突然望向遠處，神采閃動。

端木盛忽道：「晚輩想到令郎被殺之地看看！」

熊震南道：「好，楚淩，你明早帶端木賢侄去一趟！」

× × ×

三日之後，端木盛，紫超以及朱阿三便聯袂離開青竹山莊了！他們仍然易容而行。

一路上他們不斷更換容貌及服飾，走時以腿代步，後來乘馬而行，快了很多，這天剛到湘贛邊境的一個大鎮上，端木盛眼尖忽然見到街上一個人的背影異常熟悉，他拍馬急馳幾步，自他人肩旁擦過，驀然回首，那人正是風火輪，端木盛連忙勒住馬韁，馬匹希聿聿一陣長嘶戛然止住。

風火輪顯然吃了一驚，右手按在腰上，雙眼緊瞪在端木盛臉上。端木盛忙問道：「頭兒來了沒有？」

風火輪一怔之下，臉上登時露出笑容，笑道：「原來是你，我還道是什麼癆病鬼哩！咦，你爲何在此，頭兒接了你的信便下南昌，陳捕頭說你去青竹山莊，所以頭兒便趕來了，咱的馬蹄鐵爛掉，正想找個人去換一下！」

端木盛急道：「頭兒在那裏？快帶我去！」

× × ×

管一見在一家客棧的房中，躺在躺椅上閉目養神，旁邊放了一盅茶。

房門被人推開，管一見臉上登時升起一股惱意，但一見到端木盛，目光倏地一亮，惱意登時不見，口中嘖嘖連聲：「盛兒，你的易容術始終學不到老夫幾成！像這種蹩扭的，只能騙騙婦孺之輩，豈能逃過行家？」

端木盛臉上一熱，忙道：「屬下以後必定專心苦學！」

「青竹山莊發生了什麼事？」管一見啜了一口茶道。

「頭兒，『金刀大俠』紫超紫老爺子以及『銅脚神丐』的徒弟還在外面。」

「哦，請他們進來吧！」

端木盛還未出去，風火輪巳先一步把紫超及朱阿三引進來。

管一見跟他們略打一下招呼，禁不住莞爾一笑。「盛兒，你的易容之技眞的要重頭再學不可！三個人的膚色都是一樣，也都是一副癆病鬼似的！假如樣貌一般，還可騙騙人，會給別人一個錯覺，這家人都是着了癆病！現在這樣像什麼？這個破綻大得不能再大！」

端木盛大窘，更加不敢開口，只是唯唯喏喏地應着。事實上他平日只學武功及烹茶的功夫，論到易容之技，管一見的手下數高天翅最精，起碼巳有管一見的七成功夫。

紫超聽聽管一見之話回心一想也禁不住笑了起來，朱阿三却不服，道：「但我們一路上都沒有引人思疑！」

「別人思疑會告訴你麼？快把藥膏擦掉，老夫看了便生氣，老夫的另一個外號是什麼？」

朱阿三說道：「咱只知道管大人有一個『笑臉神鷹』的外號，難道尙有其他的嗎！」

管一見臉色一沉。「小孩子說話沒大沒小的，就算是你師父也不敢對老夫這樣說話！告訴你，老夫的另一個外號叫做『千面神鷹』！老夫可以化身千萬而沒破綻，想當年老夫假扮天子，連王妃也看不出破綻！老夫的面子都讓你丟盡了！」

端木盛連忙用藥水替紫超及朱阿三臉上的易容藥洗掉，管一見才叫他把案情從頭說一遍。

端木盛說得很慢很詳細，由意外遇着紫玉霜說起一直至此爲止，其間獨孤明遇害，楚六七迫戰，熊雄被殺也沒遺漏。

他一口氣說了半個時辰才總算說完，管一見想了一下，道：「獨孤老兒那張圖畫呢？」

端木盛連忙把畫交給他。管一見仔細觀看，良久才道：「假如紫玉霜的確是被人陷害的話，兇手唯一離開的途徑便是由巨柱逃走！」

端木盛精神一振，道：「不但屬下也有此看法，依紙上的圖畫看來，獨孤前輩也有疑心，可惜獨孤前輩巳……」

朱阿三忽然插腔道：「大哥，我師父的事請大哥代查，阿三是個小要飯可沒兩萬兩銀子請他查案！」

端木盛見他提起銀子這才記起熊震南的所託，便把銀票拿出來。「這是熊老莊主請頭兒查案的酬金，屬下斗胆替您答應了！」

管一見看也不看銀票，把它放在几上。「原來丐幫對老夫竟亦有成見，老夫這趟便免費替你們調查這件案子！」

朱阿三知道他本事很大，連忙拜謝。

紫超却道：「管大人也懷疑小女是被人所害？」

「有這個懷疑。正如獨孤老兒所懷疑的那樣，假如令嫒是被人强姦以致無顏偸生的，應該在事後立即自殺，斷不會等回到夫家才懸樑！回家自殺有個解釋，她想熊家替她報仇，但又爲何沒有片言隻語留下？」

管一見自躺椅站了起來，負手踱起步來。「又假如令嫒是背夫偸漢，一時後悔而自盡，則房中巳有洗澡水，爲何不在洗滌後再寫下悔過書才上吊？只這兩點巳値得令人思疑了。」

端木盛忽然醒起一件事：「頭兒，假如她是先讓人弄死了後才把她懸掛上樑，舌頭便絕不會伸出口腔之外，但玉霜她的舌頭……」

管一見哈哈一笑，道：「你忘記了皇甫懷義如何設計害死傅家玉的事了麼？當時傅家玉也是口吐紅舌的，他用了什麼手法你還記得麼？」

端木盛道：「他點了傅家玉的啞穴，雙手握住她的足踝把他提起投入預先設置的繩圈，佈下自盡的假象！」他說着心頭急促地跳動起來，難道紫玉霜也是死于同一手法麼？

（按，有關皇甫懷義設計殺害傅家玉的故事詳見本故事集之五「玉珮疑雲」在本刊壹一叁三期發表。）

管一見道：「其實一個人在麻穴被制之下投環舌頭也是會露出來的，只有死穴被制才沒有這個現象，那是因爲死穴一被制住人便死了！」

紫超脫口道：「這樣說來小女的確是被人殺害的了？但不知兇手是誰？」

管一見含笑道：「管某現在若巳知道豈非是神仙中人？你放心，令嫒的案子管某也一併替你查辦，看在你是盛兒的姑丈，也不收費用。」

紫超忙道：「一二萬兩銀子老朽還付得起。」

「不必客氣，老夫雖然愛金，但也不是毫沒情義的人，如今既然巳有人付酬勞，你那一份自不必收了！」

「如此老朽先謝了。」

「頭兒，那個楚六七的名，您可曾聽過！」

管一見不答反問：「他的刀法你可曾見過？」

「從未曾見過，但肯定那是中土的武功絕非傳自海外！」端木盛肯定地道。忽又咦了一聲：「設計誘獨孤前輩的那個幪面人的劍法也是十分奇特，獨孤前輩同樣認爲那是中土的武學之一……莫非楚六七也跟那人有關係了？」

朱阿三道：「但那人是用劍，而楚六七却是用刀！」

管一見微微一笑。「少林派固然有『達摩劍法』亦有『羅漢刀法』！」一頓又道：「雷兒，現在是甚麼時候了？」

「天色剛黑。」

端木盛回頭一看，原來房中巳站滿了同僚，不但夏雷、皇甫雪，高天翅等人在

，連風火輪、路遠、殷公正、黃柏志及馮曉年等人也都在此，這次眞可是精華全出了。

皇甫雪一聽管一見之話，忙道：「頭兒，飯菜巳準備好了，咱要叫店家送入房中還是在大堂裏吃？」

「開在大堂吧！」

× × ×

五天之後，端木盛帶着管一見等人趕回青竹山莊。一到莊前，不由吃了一驚，往日一片綠油油的竹林，如今都巳變了焦黃。

紫超大叫一聲，飄身下馬提氣急馳入莊，端木盛反應也不慢，緊隨他之後。莊內各處早巳面目全非，奔至原日大廳之前，兩人更吃驚，廳前是一片燒焦的瓦礫焦味猛存，吸入喉管令人十分難受。

紫超被此景象怔住了，端木盛却向紅花小樓掠去。

紅花小樓巳在何處？那裏同樣是一座廢墟，端木盛不由長嘆一聲，不知這十日間青竹山莊又有了甚麼變故，竟然發生了這麼巨大的變化！

管一見臉色沉重地馳來，他看了端木盛一眼，道：「跟我走一遍！」端木盛跟在他背後在四周走了一匝，青竹山莊此刻竟沒有一塊乾凈土！

端木盛喃喃地道：「這場火是怎樣發生的？是熊震南自己放的，還是別人放的？熊震南去了那裏？楚凌等人又去了那裏？怎地一個人都沒有？」

他身子猛打了一個冷顫，又道：「莫非有人來此洗刼？把人全都殺死？」

管一見道：「不像！假如是洗刼，怎地不見有屍體？」

管一見抬頭一望天色，道：「天還未暗，咱在紅花小樓原址查一查！」

端木盛精神略振，發嘯把皇甫雪等人召來。衆人立即把火場上斷垣敗瓦移開，弄了好一陣子，衆人都聞到一股惡臭，原來瓦礫中竟有不少燒焦了的屍體！

端木盛心頭一沉，看來青竹山莊的人都巳死絕了，只不知兇手是誰！

紫超更是臉色灰白，良久都說不出話來。管一見却不關心這些，道：「那兩根柱子在甚麼地方？」

端木盛精神又再一振，道：「柱底有一塊圓形的石墩，很易認！」

不一會兒石墩都找到了，原來共有四個，中間那四條柱子不通樓上，四周那四根却是與樓齊高的！

那人沉聲道：「端木捕頭，敝上有事請你同去商量一件事情。」

端木盛捋高衣衫把石墩移開，石墩並沒有想像中沉重，原來中間是空心的。石墩的下面是塊巨大的石板，衆人又把石板撬開，下面是平整的泥土！

四個石墩都查過，石墩之下沒有地道之類的設置，端木盛不由大爲失望，看來要想破案更加困難了！

管一見道：「今晚便在此過夜，盛兒你再把在青竹山莊跟熊震南及熊雄的對話轉述一次！」

端木盛只好强打精神詳細說了一次，他記憶力甚佳，自忖沒有甚麼遺漏。

四周寂靜，除了端木盛的聲音之外，只有夜風吹物之聲了。

夜深風急，衆人都有點寒意。管一見忽然道：「大家休息吧，明早咱便到另一個地方！」

「到甚麼地方？」端木盛急問一句。

「明早再說！」管一見說罷便盤膝運功起來。

高天翅人老考慮周詳，連忙把人手分成幾班，輪流當值，以防有人偸襲。其他人便紛紛覓地靜坐養神。

兩片竹葉

旭日終于驅散了黑暗，管一見自地上一躍而起。

端木盛道：「頭兒，咱要去那裏？」

「帶我們去熊雄被殺的現場看看！」

端木盛應了一聲率先而行，衆人都跟在他後面。熊雄被殺之處離青竹山莊並不遠。只三四里左右，不一會兒，端木盛指

着一座竹道：「頭兒，那裏便是！」

竹林不很大，但筆直的竹長得頗密。

端木盛指着一些竹枝折斷地方道：「這些大概是當時激鬥時被兵器砍下的！」

管一見目光一掃，地上枝葉頗多，有幾棵竹的主幹也被砍裂了，斜斜歪歪地倒在其他的竹上。

管一見看了一陣，問道：「熊雄的武功如何？」

「比起屬下來，只低不高！」

管一見沉吟了一下，道：「這麼說來那兩個兇手的武功亦不太高！」

紫超脫口問道：「大人如何得之？」

「以二敵一戰況仍如此激烈，那兩人的武功豈會太高？充其量與熊雄也不相上下！」管一見指一指那些竹道：「但對方的武功既然不高，以熊震南之能為何追了數里才只近幾丈？這是甚麼原因？」

高天翅道：「武林中輕功比其他武功高很多的並非沒有，像沈禿鷹手下的那個雲飛烟便是一個！」

「但這種情況並不太多，假如有的話，那兩人看來是同門師兄弟了，否則豈會有這麼巧，同樣武功不高而輕功却絕高？這也是一個綫索。現在我們知道的是兇手使刀的，而輕功頗高，可能是同門的師兄弟！」

高天翅道：「頭兒，你說青竹山莊被火燒燬之事，會否是那兩人或其同黨所為！這兩人看來必是青竹山莊的仇家了！」

端木盛接問：「姑丈，你可知道青竹山莊有甚麼厲害的仇家嗎？」

「老朽跟熊家雖是親戚，但說句老實話，老朽對他們家也不十分了解！」紫超苦笑道：「這頭婚事是小女贊成的，那是幾年前小女在江湖上跟小婿邂逅後，隨即暗生情愫，後來熊家派人上門說媒，老朽一生只有此一女，自不會拂逆她心意！」

管一見道：「這是件連環謀殺的案子，由紫玉霜之死開始，繼而是獨孤明被殺，再下去便是熊雄，以至青竹山莊毀于一旦，這件案子自始至終貫串着一條繩子，這條繩子便是紫玉霜懸樑自盡！」

衆人都屏息而聽。管一見又道：「這中間還是包括端木盛幾乎被一個叫楚六七的人所殺，這件事看來也與紫玉霜之死有關！」

紫超急不及待地問道：「那麼到底小女自盡有甚麼令人難以想像的秘密，却牽引出這麼多事情來？」

管一見不答他。「出現在這中間一共……不，可能有六個神秘的人，第一個是使劍的黑衣幪面人，後來被馮景堂驚走的那個！第二個跟第三個同時出發，這便是引誘獨孤明的那個，以及以刀暗算他的神秘人！第四個便是楚六七，第五個及第六個便是刺殺熊雄的黑衣人！」

他目光在各人臉上掃過。「這六個人很有可能只是兩至三人而已，假如咱能查出這些人的身份，破案便指日可待，可惜綫索很少……大家可有想到甚麼值得推敲的地方麼？」

端木盛突然自身上取出兩片竹葉來。

「頭兒，這兩片竹葉，是屬下在楚凌指引來此勘察時暗中收起的，左手這一片是拾自地上，右手這一片却是那天摘自竹枝上的！」

管一見目光一落，那兩片竹葉都已是乾枯，他想了一下，也在竹上摘了兩片葉子，然後把其藏在懷中。「盛兒，這兩片竹葉你藏起來。」

衆人搜腦索腸却想不出這案子有甚麼值得推敲的地方。管一見便道：「獨孤明為何會在不願驚動弟子的情況離開土地廟，這只有一個解釋，他追趕的那人一定掌握了甚麼秘密，而這些秘密獨孤明却不願讓弟子知道的！」

紫超苦笑一聲。「老朽不明白神捕的意思。」

「舉個例說，獨孤明在江湖上混跡數十年，這數十年間難免有做了甚麼殺錯人的事，那個人便可能是被害者的家屬，他只須傳音入土地廟，講述這件事，獨孤明必定會追出來看個究竟，由于他深有內疚，不想讓門下弟子知道，是以便不驚動他們！」

朱阿三道：「胡說，我師父光明磊落。他會有甚麼內疚？」

端木盛忙道：「這只是比喻而已，你不要認眞。」

「所以咱們走一趟丐帮總舵問一問『七彩神龍』龍蓋天龍帮主，可能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獲！」

朱阿三道：「龍帮主彷如神龍見首不見尾，他並不一定在總舵裏！」

「哦？」管一見沉吟了一下，道：「無論如何咱還是去找一找他，你帶咱們到附近的分舵問一問吧！」

朱阿三無可奈何只好答應。

× × ×

離青竹山莊最近的一個分舵是設在益陽，快馬飛奔在次日下午便到了。

朱阿三只帶管一見及端木盛到分舵查詢，其他人便在客棧休息。

分舵設在山神廟裏，分舵主是一個姓馬的五袋弟子。朱阿三對他說管神捕要找龍帮主，馬舵主立即放出十餘隻信鴿。

這一晚，管一見請了馬舵主到酒樓喝酒。馬舵主武功雖不高，但因對帮中事務異常熟悉及熱心，所以頗得丐帮重用，他今年經已年近花甲，對丐帮的一切瞭如指掌。

酒至半酣，管一見問道：「馬舵主，貴帮共有幾個長老？」

「四位，兩位是負責江北，兩位是負責江南的帮務，負責江南是獨孤長老及游長老！」

「他們之間尚有沒有分工？」

「一般帮務沒有分別，但假如帮中有大事發生或實行新的規矩政策，獨孤長老是負責實際執行，游長老負責監督。」馬舵主對管一見倒是十分尊敬，有問必答。

管一見再問：「誰的地位較高？」

馬舵主好似一怔，沉吟了一下，道：「帮規並沒有明確的規定，照說應是一般高！」

「假如獨孤長老所執行的帮務，游長老認為不妥，他有權左右否？」

「照帮中規矩游長老需要提出較佳辦法，與獨孤長老商量，假如獨孤長老不認為自己行為有不妥而堅持照原訂計劃實行，游長老有權把獨孤長老所下的命令等等

暫停，而把事情報告帮主得知，最後由帮主定奪！」

「這樣說來，這兩人之間可能會經常發生意見不合或磨擦了！」

馬舵主想了一下。「江北便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但獨孤長老及游長老兩人却合作無間！」

「哦？他兩人私下感情頗佳？」

「大概是吧，這個在下也不清楚！」

「聽說貴帮共有一百零八個分舵，你們剛才發放了十餘隻信鴿，只及十分之一，假如發生了大事，聯絡網豈非有頗大的漏洞？」

「在下發出的信鴿只是跟附近的分舵聯絡，假如帮主不在他們那裏，他們又會另發信鴿到其他的分舵查詢。」

管一見點頭道：「原來如此，那麼貴帮的飛鴿堂豈非無甚麼作用，因為分舵與分舵之間都可以互相聯系！」

馬舵主微笑道：「飛鴿堂負責江南，江北的是快馬堂。飛鴿堂共有一個堂主，七個副堂主，他們肩負起協助帮主了解各分舵的情況的責任！否則龍帮主每年到各分舵走一天時間都不敷應用啦！」

「如此說來，飛鴿堂的幾個正副堂主必是帮主的心腹了，否則帮主又如何靠他們了解下面的情況！」

馬舵主微微一笑。「這個自然。他們都是由各地分舵推舉出來的，帮主自然相信他們的忠誠！」

「馮堂主在貴帮已有多年？」

「起碼也有十五年啦，他是去年才昇為堂主的，因為前任的龔堂主誤中食毒而亡，遺缺才由他補上！」

「馬舵主對他印象如何？」

「不錯，他對在下等十分熱情，而他亦異常勤力，整天僕僕於各地分舵！」

管一見想了一會，又問：「馮堂主入帮之前是否已身懷武功？」

「在下對這個問題倒未曾留意，」馬舵主詫異地問道：「大人對敝堂主因何如此關懷？」

「管某隨口問問而已！」管一見哈哈一笑，「也許管某覺得他年紀輕輕便能當上堂主覺得奇怪吧！」

酒席尚未散去，但管一見已無心進食，腦海中不斷飄動着幾個問題，不過他沒有說出來。

二更時分，衆人才與馬舵主分手返回客棧。臨行時管一見對他道：「假如有貴帮主的消息，請馬舵主立即通知管某！」

「這個自然，相信三幾天間便有確實消息！」

朱阿三忽道：「大人，晚輩跟馬舵主回去，有消息便來通知你們，反正阿三睡不慣客棧！」

管一見含笑道：「也好。」

丐帮帮主

次日午時未屆，朱阿三便一臉喜容地跑回來報告：「端木大哥，我師父就在南昌，他接信後便開始趕來，信鴿傳書說大概三日後便能到達！」

管一見及端木盛等人全都大喜。

三日之後的晚上，風火輪剛叫店家把酒菜設在管一見房中，不料背後轉出一個蓄着三綹短鬚的漢子來，只見他年近五十，臉色淡黃，雙目神光烱烱，身上穿着一件補上各種顏色布塊的長袍，神態極其威嚴。

管一見抬頭一望，連忙起身，道：「帮主大駕親臨，管某受寵若驚，快請坐下喝杯酒！」

皇甫雪等人心頭都是一震，想不到名震長江南北的丐帮帮主年紀竟然還不到五十歲；其實管一見也未跟他見過面，不過從他神態上猜測出來。

這人果然是「七彩神龍」龍蓋天，他仰天哈哈一笑，說道：「老叫化有酒自不會推辭，管大人親自召見，老叫化豈敢不來！」

「帮主言重！」管一見見他毫沒帮主架子，心中極是高興，「帮主不嫌管某銅臭更兼沾了點官味，管某已是不勝榮幸！雪兒，快去捧幾罈上佳好酒來吧！」

「好！龍某也不再客氣！咦，你們怎地站着不坐，這樣龍某不是喧賓奪主麼？」龍蓋天說罷又是哈哈一笑，舉杯仰首一飲而盡。

管一見心中十分舒服，也連忙陪他喝了一杯。「紫大俠，高老弟，雪兒及雷兒留下來作陪，其他的把酒菜搬到你們房中吧！」

衆人應了一聲，立即走得乾乾淨淨。

管一見又叫夏雷吩咐店家加菜。

龍蓋天忙道：「管大人何必客氣！龍某有冷羹殘飯吃已心滿意足！」

「這一頓無論如何龍帮主都不要跟管某客氣！咳，帮主稱管某為大人，有點那個吧！管某只能稱是半官半民，何況現在是以一個武林人的身份跟龍帮主見面！」

龍蓋天微微一笑。「這倒是龍某失言了！」

管一見舉箸道：「帮主請勿客氣，來！咱邊吃邊談！」

龍蓋天挾起了一塊鷄球放在嘴裏細嚼。「不錯不錯！管兄何時有空請來敝帮稍坐，待龍某親手烹幾隻叫化鷄讓你品嚐品嚐！」

管一見笑道：「聞說帮主所烹的叫化鷄連大內的名厨也自認不如哩！」

龍蓋天笑道：「此乃江湖上朋友們的錯愛而已！不過龍某也不敢妄自菲薄，這一道菜，龍某的確頗有心得！」

端木盛等人開始還有點拘束，此刻見龍蓋天極其平易，便也放懷吃喝起來。

酒過半酣，龍蓋天問道：「管兄說有要事向龍某查詢，不知是什麼事情？」

「有關貴帮的獨孤長老的事，帮主料已得到獨孤長老遇害之消息！」

龍蓋天微微一怔，脫口道：「莫非管兄已查出了什麼綫索！龍某此次自姑蘇趕下來正是為此事而來！」

「關於貴帮獨孤長老遇害之事十分複雜，管某只是看出一點關鍵，尚未有頭緒。」說罷他把紫玉霜之死一直說至青竹山莊被火毀於一旦，並將自己對獨孤長老離開土地廟時沒有人發覺之事詳詳細細說了一遍。

龍蓋天靜靜地聽，臉上神色不斷變化。管一見緩緩地問道：「帮主對管某所懷

疑之事有何看法？」

「管兄果然名不虛傳，這件事懷疑得非常合理，猜測也頗有理！」龍蓋天想了一下才道。

「那麼請問帮主知否獨孤長老是否有什麼隱私或者巨大的錯誤？」

龍蓋天閉目沉思了一陣搖頭道：「這倒沒有，也許是龍某不知道，龍某絕沒欺騙管兄之意，請管兄……」

「管某豈敢懷疑帮主？」管一見仍不心息，「也許獨孤長老有些事情在帮主心目中並不認為是隱私，但是所知的人却極少……」

龍蓋天目光倏地一亮。「管兄這句話倒使龍某想起一件事來，早年獨孤長老曾經有一個妻子，不，還不能說是妻子，他們只是暗中結合，後來女家極力反對，獨孤長老一怒之下才索性加入敝帮的，因為女家嫌他家道貧寒！」

管一見精神立時一振，問道：「這件事貴帮也很少人知道？」

龍蓋天道：「獨孤長老對弟子或朋友都謂終生未娶，所以龍某估計這件事知道的人必定極少！」

「他在什麼情況下告訴帮主的？」

「有一次龍某跟他到華山辦一件事，剛巧大雪封山，我們被困在一個山洞裏足足有三日三夜，閑着沒事便一邊喝酒一邊閑話家常，這件事是獨孤長老在酒後告訴龍某的！」

管一見目光神采連閃。「這件事除了帮主之外，尚有誰知道？」

龍蓋天道：「後來龍某在一次堂主級以上的會議中曾提及此事，用意乃表揚獨孤長老的堅貞。」

管一見眉頭一皺。「貴帮堂主級以上的人員也有二三十個吧？」

「四十餘人。管兄懷疑有人利用這件事引獨孤長老離開土地廟？」

「頗有可能！」管一見又說道：「管某對貴帮的馮景堂的一些行動有些不明之處……」

龍蓋天哦了一聲，急問：「馮堂主有何奇怪的行動令管兄對他思疑？」

「獨孤長老離開土地廟時，是他發現的，他既然知道獨孤長老乃追一個黑影而去，為何他不跟下去看個究竟，反而跑回土地廟通知游長老？」管一見越說越快，「在一般情況之下，對方必是敵而非友，他斷沒有理由這樣處理！」

龍蓋天臉色一變，半晌才道：「不過，馮堂主對本帮的事務不遺餘力，他應該不會……」

管一見笑道：「管某對他的忠誠不敢有何懷疑，不過，對貴帮的忠誠亦不等於對獨孤長老便沒有異心，說不得他野心頗大，有心再升一級，那麼四個長老之中便得有一個……他才有機會晉陞。不過，管某這些話並沒有根據，只是說出來研究一下！」

龍蓋天沉吟了一下。「馮堂主上進心倒是頗強的……」他忽然說不下去。

「上進心過强豈不是很易變成野心了！不知馮景堂未加入貴帮的情況如何？」

「他是『神鞭大俠』馮老英雄之子，馮老死後不久他便加入敝帮了，不過聽說他並不是馮老的親生兒子，只是義子。」

「是檢拾回來撫養的？」

「這個龍某倒不清楚，不過馮老只有三個女兒，沒有兒子，抱個孩子回來撫養倒也大有可能！」

說着，朱阿三突然返了回來，端木盛連忙叫他坐下來，龍蓋天道：「馮堂主到各地分舵走得很勤，假如說他有什麼野心極有可能，敝帮帮衆數量之多，冠於天下各大門派，但門下子弟也極為複雜。」

朱阿三插口道：「不過馮大哥對阿三師父很尊敬，他……」

龍蓋天揮揮手，道：「這次龍某趕來南昌，便是向他了解獨孤長老的事，他對龍某所說的，和管兄所述的倒沒不同。」

「帮主最好對他的身世調查一下，管某越說對他越有疑心！」

朱阿三忽道：「帮主，弟子來此便是來通知帮主，剛才馬舵主收到馮大哥的飛鴿傳書，信上說他正由南昌趕來，希望帮主在連雲山山神廟跟他見見面！」

管一見及龍蓋天都哦地一聲叫了出來。「馮堂主找本座何事？」

「信上說他有一件重要的事要與帮主商量，但又沒有說是什麼事！」

龍蓋天看了管一見一眼。「說曹操曹操便到，龍某答應對馮堂主的身世作個調查，一有消息，龍某便通知馬舵主！」

朱阿三道：「帮主，馮大哥的身世弟子倒知道一點，有一次弟子緬懷心事，說自己是個孤兒，馮大哥安慰弟子，說他也是個孤兒，幸而遇到他義父，才有一點溫暖！」

龍蓋天點點頭。「管兄，看來龍某得告辭了，多謝管兄盛意招待，異日有機會請到敝帮總舵賜教！」

「賜教不敢，管某若非俗務纏身，一早就親上貴帮拜會帮主了！」

「如此咱後會有期！」龍蓋天拱一拱手，也不見他作勢，便自門口斜掠而起，踏屋而去。

管一見道：「咱們便在這裏休息幾天，老夫明早便南下衡陽辦一件事，盛兒，你跟我去！」

其他人都散了，只剩下端木盛，管一見立即取出易容藥，替端木盛易起容來，不一忽已成了一個濁世佳公子，管一見却扮成個老管家的模樣。

他們並沒有等到次日，在當夜便出發了。

× × ×

龍蓋天到分舵看了信之後，便連夜趕去連雲山。一路上他心中不斷忖測，却不敢肯定馮景堂到底是為了什麼事而急於跟他見面。

連雲山在湘東邊境，離益陽並不遠。

龍蓋天一到山下便找了個樵夫問路。樵夫道：「山神廟從這裏上，不很高，你走快一點，日落之前便可來回。」

龍蓋天謝了他便提氣上山，不一會兒遠遠便看到有座小廟宇，走近一看，匾牌果然寫着山神廟三個字，看情形小廟建築的年期雖不短，不過仍沒有多大的破損。

龍蓋天輕輕把廟門推開，廟裏沒有人在，但香爐上却有幾柱未燒盡的香，想不到此廟還有香火。

龍蓋天在小廟裏走了一匝，沒有發覺丐帮的暗記，心想馮景堂可能尚未到達，便走出小廟外。

天色逐漸黑暗，深秋山風頗厲，龍蓋天返入小廟，關起廟門，吃了幾口乾糧便盤膝運功。

四周靜悄悄，只聞風吹草動之聲，龍蓋天忽然聽到一個急促的腳步聲傳來，他立即自地上竄了起來，飛身躍上橫樑。

剛藏好身子，廟門便被人推開了，走入來的却不止一人，月光自他們身後射了入來，龍蓋天看不清他們的臉貌，不過經已肯定不是馮景堂！

其中一人把門關起，接着便敲打火石燃起神案上的一根未曾燒盡的紅燭來，小廟登時一亮。

其中一個咦了一聲。「帮主還未至……咱歇一會兒吧！」

火光下龍蓋天把兩人衣飾容貌都看得清清楚楚，原來來的竟是他丐帮的兩個二袋弟子，他心中十分詫異，決定先聽聽他們的談話再說。

果然另一個身材高瘦的道：「老蘇，你見過帮主沒有？」

那個叫老蘇的搖搖頭。「怕什麼？馮堂主不是說帮主蓄着三綹短髯麼？況且尚有一根碧玉竹棒為信記難道還會認錯？」

「唉，馮堂主正在有為之年，想不到却……」高瘦乞丐說來不勝唏噓。

龍蓋天再也忍耐不住，飛身躍下橫樑，問道：「你兩個剛才說什麼？」

姓蘇的弟子看他一眼。「請問……」

龍蓋天把碧玉竹棒高高舉起，那兩個丐帮立即跪下行禮：「兩袋弟子蘇全、鄒城拜見帮主！」

「快起來，不必多禮，是誰叫你們來的？」

「弟子在五梅山下碰到馮堂主……馮堂主交了一封信給弟子，叫弟子轉呈帮主……」那個姓蘇的弟子結結巴巴地道，隨即在懷中取出一封用火漆封口的信來，「請帮主過目！」

龍蓋天接過信來，却沒忙着打開，詫異地問道：「馮堂主為何不來，却着你們帶這封信來？」

另一個道：「啓禀帮主，弟子見到馮堂主時……馮堂主已命危……」

龍蓋天急喝道：「說清楚點，為何吞吞吐吐！」

「當時馮堂主身上中了毒，離死已不遠，弟子要扶他，他說他不慎中了『百毒老人』的毒，全身上下都有毒素，不可沾及……後來他便取出了這封信，叫咱轉呈帮主。」

「如今他在那裏？」

「馮堂主交了信與咱，便叫咱立即趕來此地，弟子不敢違令，便秉程趕路……現在馮堂主大概已……」

龍蓋天心頭一動，心想這件連環殺的案子莫非是「百毒老人」暗中佈置的，便再問一句：「你們沒有聽錯吧，馮堂主他的確是說中了『百毒老人』的毒？」

「弟子等並沒有聽錯！」他們兩個異口同聲地答。

龍蓋天想把信拆開，忽聞廟外有呼吸聲，忙道：「站開一旁，外面有人來……」

廟門呀地一聲被人推開，一股夜風適時吹了入來，神案上的燭光登時滅了。龍蓋天右手立即拍了一掌，强勁的掌力向廟門湧出！

一個長笑適時响起，隨即有人道：「龍帮主的武功果然不同凡响！」

龍蓋天臉色一變，喝道：「閣下是衝着龍某而來的？何不把名報上！」

「帮主如何如此善忘？在下乃是管一見！」

龍蓋天臉色一緩，心頭一動，沉聲道：「管兄跟在本座背後？」

「不錯，希望帮主息怒！」

「龍某可聞原因否？」

「因為管某一早便懷疑馮景堂！他既然有事要與帮主商量，為何不親自來益陽，却約你來此見面？假如說約在此地見面是為了節省時間，他又何不在信中說清楚？所以管某便悄悄跟了下來瞧瞧！」

龍蓋天覺得他的話頗有道理，便道：「既然如此管兄何不進來？」

「恭敬不如從命！盛兒，帮主既然有請咱便進去！」

龍蓋天立即吩咐那個姓蘇的弟子重新把紅燭點燃，火光一亮管一見已笑哈哈地站在龍蓋天面前，端木盛却把廟門關了起來。

龍蓋天道：「請管兄稍候，待龍某先把信拆開觀閱，然後咱再……」

「不可！」管一見急喝一聲：「快把信丟掉！」

龍蓋天一怔，便把信放在神案上。管一見冷笑一聲轉頭對蘇全道：「這封信是馮景堂親手交給你們的？」

蘇全及鄒城望了龍蓋天一眼，齊聲答是。管一見冷冷地道：「剛才你們自己說的話還記得麼？」

蘇全及鄒城面面相覷，心中一片驚愕，龍蓋天臉色大變，沉聲道：「管兄認為信上有毒？」

「假如馮景堂眞的中了『百毒老人』的毒，而其全身又眞的佈滿毒質，他手上自然也有，那麼這信封便也有了。百毒老人用毒之狠毒及下毒之技的出神入化，各位當然有所耳聞！」

蘇全及鄒城的臉色刹那比牆灰還白。

「那麼我們，我們……」

管一見臉色一沉。「剛才你們的話是否句句屬實？」

龍蓋天也同時轉過臉來，目光像刀鋒般利。蘇全及鄒城不由打了個寒噤。「弟子所說句句屬實……」噗地同時跪下地上，「如有半句虛言，甘願受罰！」

管一見望了龍蓋天一眼。「帮主可否覺得體內有異常之處？」

龍蓋天默運一下眞氣，不覺有異，便緩緩搖頭。管一見目光一亮，道：「如今帮主可以看信，不過，最好不要再用手沾及它，盛兒，用刀子把信封割開！」

「是！」端木盛自身上取出兩把鋒利的匕首，用左手匕首抵住信封，右手一按信封登時被割開一個缺口，他再用匕首把信封內的信挑了出來，又用匕首把信剔開，然後退開一邊。

信封上的字又小又密，甚難看清楚，龍蓋天連忙把燭移近照看。

「帮主台鑒：敬啓者，有關獨孤長老之死，屬下已查到一點綫索，那是因爲早年……」

龍蓋天剛看到這裏，管一見忽然一掌擊碎廟門，夜風又立即把燭光吹熄，四周一片黑暗，龍蓋天怒道：「管大人，你……」驀地覺得微微一暈，連忙吸了口氣。

管一見道：「廟裏有毒，快退！」聲音一落，五個人立即竄出去，管一見隨即盤膝地上，運起內力把體內的潛毒迫出！

蘇全及鄒城的武功低微，已不支暈倒地上，管一見運了十二個周天才把毒素全部拔清，已頗有筋疲力倦之感了。

他第一個「醒」來，次爲端木盛，再過三盞茶後，龍蓋天才開腔道：「厲害厲害！這毒從何而來？」

管一見道：「剛才管某想了一遍，覺得最有可能的是毒在信紙上，但它必須遇熱才能發揮出來，帮主把蠟燭移近信紙，所以便……」

龍蓋天脫口道：「這是因爲信上的字寫得實在太小太密了！」

「這些豈不是下毒者的計劃？」

「下毒者？他是誰？難道眞是百毒老人？」

「有可能，不過最大的嫌疑必是馮景堂！因爲信是他寫的，也是他交與你的！」管一見道：「他既來見你，又豈會於事前寫了一封這樣的信？而且還以火漆封口呢！」

龍蓋天臉色大變。「他爲什麼要毒殺龍某？」

管一見冷笑一聲。「理由很簡單，因爲他與獨孤明之死有關，也知道已引人思疑了，所以先下手爲强！」

龍蓋天道：「龍某却還未能相信！」

「管某敢打賭馮景堂此刻必定以爲蘇全二人及帮主非死不可，說不得又在另行陰謀，謀奪丐帮的大權！」

龍蓋天心頭一震。「如今咱怎辦？」

「很簡單，你我各助他們一臂之力，替他們把毒迫出體外，然後叫他們帶咱們去五梅山查一查便知眞僞！」

龍蓋天頷首，隨即把手掌附在蘇全背後，把內力緩緩輸入蘇全體內，管一見却把手掌抵在鄒城背後大穴上。

龍蓋天剛把內力注入蘇全體內時，好似空空蕩蕩，過了好一陣才有了一點反應，再過半晌，才聞到粗重的呼吸聲。

夜風更烈了，吹得樹葉沙沙亂响，在這種環境之下令人興了毛骨悚然之感。

聯手禦敵

呼吸聲越來越重，但龍蓋天及管一見的內力也一點一滴地消失。

端木盛雖只爲自己迫毒，但休息了一陣也尙未恢復，這種毒藥實在霸道異常，離了這麼遠吸了那麼一點已經如此，只怕在廟裏多躭一會，效果便更加難以想像。

端木盛仗劍在周圍走動，耳中除了風吹草動聲之外，忽聞有另一種沙沙的異聲，他臉色一變，再聽一下，暗叫不好，連忙奔至管一見等面前，用又輕又急的聲音道：「頭兒，有人來，不知是友是敵！」

管一見當機立斷立即把掌移開。「是敵非友！」他目光一掃，又道：「帮主，有敵掩至！」

端木盛把鄒城抱着放在一棵大樹橫椏上，此刻那種異聲已近了許多，管一見連聲音也變了，一掌把蘇全推開。

龍蓋天怒道：「管大人此舉何意？難道見死不救？」

管一見冷笑一聲：「咱現在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你我現在體力都不及平日一半，試問敵人……咳，快退！」

一聲夜梟般的長笑適時响起，隨即見一個高瘦的幪面人道：「現在才想跑，不嫌太慢了麼？」

管一見目光一掃，見周圍出現了幾個黑衣幪臉漢，心知跑不掉，索性道：「老夫不走，難道你們有把握一口吞下？」

「有何不能？」那人目光像望着一個死人似的，「聽說閣下人既機智，武功也不錯，但是不知此刻尙有平日的一半功力否？」

管一見面上不動聲息。「閣下大可一試，即使老夫只剩十分之一功力又有何懼呢？」

龍蓋天長笑一聲，說道：「管兄之言極是！」

黑衣漢子等亦同時笑了起來，只有端木盛一人笑不出來。管一見笑聲一止，又道：「你們是馮景堂派來的？」

「馮景堂是什麼東西？他能够支使老夫？」

「那麼馮景堂却是受你指使的了？信上之毒是你供給的？你們要謀奪丐帮大權又是什麼原因？」

那人陰森地道：「現在還早一點，待你們臨死前再告訴你吧！」

那人話音剛落，其他黑衣人立即圍了上來，龍蓋天忙道：「咱結成個三角陣，聯手禦敵，輕易不要離開！」

黑衣人幪臉漢分成二組，一組持刀，一組持劍。一出手管一見及龍蓋天心頭俱是一沉，因爲對方無論招式或功力都大出人意料，幾乎每個人放到武林中都是一流高手！

黑衣幪面人共有七個，除了那個爲首的人之外，其他人以二敵一，端木盛首先抵禦不住，幸好管一見及龍蓋天不時援助，這才免于受傷。

鬥了一陣，端木盛脫口呼道：「頭兒，這些人使的劍法跟那個幪面的人同出一轍！」說話分神幾乎中了一劍，幸而龍蓋天的碧玉竹棒及時飛至，才使他免于難！

爲首的那個黑衣人冷冷地道：「這個三角陣也只不過使你們多活一陣罷！哼，看老夫破你們的陣！」隨即提高聲浪，「把攻力全部對那個年青的！」

黑衣漢依令而行，三刀三劍向端木盛劈去！管一見怕他有失，連忙踏前一步，兩掌一分，發了兩股强勁的掌風，龍蓋天的碧玉竹棒一挑一打，把一刀一劍蕩開。

饒得如此，端木盛也是讓一把刀自劍網中漏了下來，「刷」地一聲，把其肩上的一塊皮肉捲飛，他心頭一震，脫口道：「你們是楚六七的人？」當日楚六七正是以這招把其迫得愴惶而退的！

管一見見時機更危，連忙把纏腰的金鍊抽了出來，手腕一抖，一陣「啷噹噹」

的聲音隨風飄送，金鍊捲向一人的頸脖！

那人刀一蕩，隨即後退一步，管一見踏前一步，再一抖，向其腰腹纏去！

龍蓋天也是採取逐個擊破之法，把其中一個持劍的黑衣漢迫退，可是這樣一來，三人便陷于各自爲戰，形勢更加惡劣！

只一忽，不但端木盛又中了一劍，甚至連管一見及龍蓋天也自顧不暇，正在危急之際，山下突然傳來一陣急速的步履聲，一個綿密的嘯聲，自山下而上，越來越近。

那個首領一看形勢不好，目光一變，喝道：「快退！」拍出一股强勁的掌風把管一見迫退三步，掩護手下撤退，只一忽便自後山跑得無影無踪。

管一見等三人見强敵退走，噗地一聲跌坐地上喘起息來。

不一忽，已見紫超手持金刀如奔馬般奔至，他一見管一見等人的模樣不由一怔。「大人，剛才是不是與人打鬥？」接着夏雷等人也至。

「跑啦！」管一見淡淡地道。

夏雷見端木盛臉色蒼白，衣衫都是血跡，連忙替他裹傷。

高天翅問道：「對方是誰？」

「不知道，是十個幪面人，武功都很高，這趟連本座也幾乎陰溝裏翻船！」龍蓋天簡單地把經過說了，目光一瞥，見馬舵主也在其中，訝然問道：「你們怎會來此？」

紫超接口答道：「老朽由於當夜不見了大人，便心知大人必是跟踪帮主來此，心想反正沒事便叫馬舵主帶咱來此！」

管一見心中詫異，反問道：「會這麼巧麼？」

馬舵主沉吟了一下才道：「其實是在下去找紫老爺子的！」

龍蓋天一怔，急道：「這又是爲了什麼？」

「飛鴿堂的副堂主以飛鴿傳書，叫屬下一定要火速趕來此地，他說帮主此行可能頗有風險，屬下想來想去覺得附近並沒有儆帮的高手，無可奈何只好去向紫老爺子求救！」馬舵主一口氣把原因道來。

龍蓋天精神一振。「傅副堂主呢？他爲何不來？」

馬舵主臉有戚容：「信上只說他命在旦夕，不能來此搭救！」

「他在何處發信鴿？」

「南昌分舵！」

管一見忙道：「咱快趕去看看，說不定這人知道馮景堂的底細。」

龍蓋天訝道：「難道馮景堂肯告訴他嗎？」

「非也，假如老夫沒有料錯，必是馮景堂脅迫他加入他們的組織，他因爲反對，故此遭了毒手，這才會命在旦夕……事不宜遲，現在我們立即趕去，有些事去了才能詳細了解！」

「好，咱立即走！馬舵主，煩你把蘇全及鄒城帶回盆陽分舵，待南昌之事一了，本座便再趕回來！」

× × ×

深秋，處于南國的南昌也頗有涼意。

丐帮在南昌的分舵是設有一個破祠堂裏，分舵主姓葛，是個年輕的丐帮弟子。

龍蓋天率着人穿過幾條小巷，來到祠堂外，只見幾個分舵的弟子在附近穿梭，龍蓋天沉聲問道：「葛舵主在裏面否？」

一個弟子向他行了一禮：「啓禀帮主，葛舵主已失踪了！」

「哦？現在此處由誰主持？」

只見祠堂裏搶出一個年老的六袋弟子來，悲聲道：「屬下接見帮主大駕！」

「原來是梅副堂主！嗯，你來了這裏？」龍蓋天道：「傅副堂主不在？」

「帮主，傅副堂主已以身殉職！」

「事情到底如何？」龍蓋天臉色十分難看。

「請帮主到裏面坐一下，沈副堂主在裏面養傷，他比較清楚，還是由他對帮主報告吧！」梅副堂主也是飛鴿堂的一個副堂主。

「好，請梅副堂主帶路。」

管一見道：「帮主，管某等人在外面等你吧！」

龍蓋天沉吟了一下，道：「不必，這件事反正管兄經已有所涉及，不如也請管兄聽個清楚，說不定能看出些什麼破綻來，對儆帮益處極大！」

管一見微微一笑。「龍帮主既然如此看得起管某，那麼管某也不再客氣。」

一行人跟在龍蓋天及梅副堂主之後進入了祠堂。從外面看來，這座祠堂似又破又小，入了裏面才發覺原來並不小。裏面有幾個丐帮弟子執棒守衛氣氛頗覺緊張。

梅副堂主一直把龍蓋天等人帶至後頭一個廂房裏，房內擺了兩三張床舖，其中一張之上睡着一個身上纏着繃布的中年漢子。這漢子聽得聲响，回頭見到龍蓋天，忙支起身子來，欲下床行禮。

龍蓋天連忙把他扶住。「沈副堂主不必多禮，你有傷在身快請躺下！」

沈副堂主未曾開口，眼圈兒已先紅了。「帮主，傅副堂主，他……」

龍蓋天把他扶上床，溫聲道：「沈副舵主有話慢慢說，反正事情既已發生，焦急也沒好處！」

沈副堂主噓了一口氣，輕聲道：「帮主，傅副堂主臨死之前告訴弟子，他說馮景堂迫他加入一個什麼組織，事成之後答應讓他當長老……」

龍蓋天截口道：「他們組織的目的便是爲了謀奪本帮？」

「正是！」沈副堂主憤慨地道：「傅副堂主當時便一口拒絕了，不料馮賊立即反臉，原來他另有同黨伏在附近，傅副堂主以一敵二，不久便受了傷。受傷之後，頭腦反而逐漸冷靜下來，心知自己死了不打緊，但馮賊的陰謀却沒人知道，於是便假詐重傷倒地斃命，馮賊大概怕有人循聲尋來，便與同黨匆匆離去，傅副堂主便奔來此處報訊，剛巧弟子經過便扶了他回來，傅副堂主才把經過告訴弟子！」

龍蓋天胸腔急促地起伏，半晌才道：「那你又是如何受傷的？」

「大概是不慎漏了風聲，後來才發現葛舵主不見了，料必是他報的仇！」他喘了一口氣，續道：「當夜馮賊又與他同黨來此，弟子的傷便是他下手的，另外還有幾個弟子殉難，幸好梅副堂主等人剛巧經過，馮賊才匆匆離開！」

管一見突然插口道：「馮景堂跟他同黨公然來此？」

沈副堂主望了他一眼又看看龍蓋天，龍蓋天忙道：「這位便是名震大江南北的『笑臉神鷹』管一見管神捕，你把所知全部講與神捕知。」

「是，弟子遵命。」沈副舵主連忙道：「當時馮賊及其同黨是幪着臉潛入來的，不過當時在下已嚴令手下戒備，因此一進來便被咱們發覺了！」

「穿什麼衣服？」管一見再問一句。

「用什麼兵器？」

「黑衣黑褲，用一把鋼刀，那個同黨也是一樣！他們的刀法十分凌厲，在下從未見過，一上來就受了傷！」

管一見目光一盛。「既然如此你又如何得知他是馮景堂？」

「在下是從其口音認出來的！」

「你把當時情況講述一遍！」

「那時候，在下受了傷便不由自主後退一步，却讓他的同黨迫至牆角，他大聲詢問在下把傅副堂主藏在何處？在下詐稱已把傅副堂主送去總舵！馮賊忽然插腔道：『沈小狗，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龍蓋天此刻只怕早巳中毒了，快把人交出來！』在下便是由這句話認出他來的！」

「閣下爲何能夠這般肯定？」

「因爲小狗是在下的乳名，帮內只有極少數之人知道，往日馮賊爲了拉攏在下，在沒人的地方故意叫在下的乳名，以示親暱，是以在下一聽便聽了出來！」

管一見回頭問梅副堂主。「閣下又爲何這般巧做了救星！」

「說來眞的巧得很，因爲在下只作例行巡視，剛巧在骨節眼時趕至，把馮賊驚走！」

龍蓋天對管一見道：「管兄尚有話要問否？」

管一見想了一下，道：「暫且沒有，龍帮主，你先處理一下帮務吧，咱在城中的裕隆客棧見面！」

龍蓋天說道：「也好，龍某也有些事要請教管兄，待會龍某便親上裕隆客棧拜訪！」

× × ×

龍蓋天來到裕隆客棧經已起更，他臉色異常沉重。管一見早巳虛席以待，兩人便關門密談起來，直至天將亮，龍蓋天才離去。

龍蓋天離開後，管一見立即吩咐手下起程重去青竹山莊。

紅花樓之秘

雪峯山樹葉枯黃，風沙蔽日。

熊雄的墳墓巳被掘開，中人欲嘔屍臭傳播四野，管一見親自把熊雄身上的壽衣解開，心房上一道明顯的劍傷，使人觸目驚心。

管一見仔細地瞧了一回，然後叫手下把墳墓棺木重新弄好，此刻他心中泛起一個疑問：「一個人心房被劍刺穿，尚能否支持半盞茶多的時間，而且還能夠說幾句話？」

下午，陽光燦爛，氣溫暖和很多，管一見再到當日熊雄被殺的地方觀察。

地上的竹葉早巳枯黃，被斬斷的青竹也變了色。管一見把身上的那兩張竹葉取了出來比較，兩張竹葉一般現象一般顏色，他看了幾眼，隨即把竹葉拋掉。「盛兒，把你那兩張竹葉也取來看看！」

端木盛便把當日在此帶走的兩張竹葉取出交與管一見。這一趟管一見看得十分仔細，看了好一陣叫手下輪流觀看。

「這兩張竹葉可有不同之處麼？」

沒人吭聲，管一見一板臉孔。「看不看得出來？」

高天翅道：「頭兒，恕咱看不出來，不知大人又發現了什麼不同的地方？」

管一見道：「這兩張竹葉根本毫無不同之處，一樣乾枯，一樣顏色！」

衆人都是一怔，夏雷脫口問道：「那麼頭兒你又問咱……」

「老夫要證實一件事，是以才會問你們！」管一見微微一笑，「這兩張竹葉上次在此時，老夫早巳有了疑心，但爲了謹愼起見才摘了兩張竹葉再試驗一趟，如何證明了老夫當日並沒有看錯！」

端木盛心頭一動，道：「頭兒，你的意思是說這兩張竹葉離開竹枝的時間是一樣？」

管一見含笑點頭。

端木盛忍不住又問：「但，這兩張竹葉離枝的日子假如沒錯的話應該相差三四天！」

「你沒有錯，錯的是另一個人！」

高天翅道：「頭兒你懷疑熊震南的說話根本是捏造的？」

「是！」管一見說得斬釘斷鐵。「盛兒到青竹山莊熊震南告訴他熊雄巳被人殺死三天，次日楚凌才帶他來此勘察，也就是說離竹葉落地之日巳有四天！如今兩張竹葉所呈現的反應一般無兩，證明這兩張竹葉離枝之期根本相差極短！」

皇甫雪脫口道：「莫非熊雄根本不是在這裏被人殺死的？只不過熊震南想不到端木二哥會提出到此觀看的要求，他才連夜叫人佈置下這個假現場？」

管一見哈哈一笑。「老夫正是如此猜想！還有一點，剛才大家都看到了，熊雄心房上那一劍深幾透背，他有可能支持到半盞茶多的時間而且還對熊震南說了一句話麼？」

高天翅道：「對，依常理這絕對沒有可能！屬下還看出另一個疑點！」

「什麼疑點高老弟不妨說來聽聽！」

「能够如此準確地一劍刺穿熊雄心房的人，那人的武功必定異常高强，但一盞茶的時間才能奔出二十丈之遠，這跟咱當日的推測又有了差別！」

高天翅頓了一頓目光自同僚中掃過。「這座竹林雖不大，但仍然足够幾個人打鬥，竹枝折斷頗多，顯示戰況之激烈，這又說明對方的武功並非超絕……這個矛盾到底要如何解釋？」

「只有一個解釋，這件事自始至終都是熊震南編造出來的，事實並非如此！」管一見沉聲道：「起碼此處絕非熊雄的葬身之地！」

端木盛不解地問道：「他有什麼理由要騙咱？」

管一見雙眼望向遠山，喃喃地道：「

這巳是另一個問題，這個問題遲早也會被老夫揭開！」

夏雷道：「不過熊雄巳死這點終是事實！」

端木盛道：「而且身材完全一樣，臉上也沒經化裝，他巳死當沒疑問，咦，是不是熊震南根本巳知道熊雄的死因，却故意不告訴咱們？」

紫超道：「這似乎有悖情理吧？若是如此，他何必要付出兩萬兩銀子的代價託管兄查案？」

管一見道：「老夫雖然巳看出不少破綻，但這件連環兇殺的案子實在十分複雜，距離水落石出之期尚遠！」

「馮景堂的叛變不知跟這件案子有否關連？老朽還想請教管兄！」

管一見道：「依道理他只與謀殺獨孤明有關，但獨孤明之死，到底是不是與這件案子有關還是純粹是丐帮內部的權力鬥爭的結果。老夫現在也尚說不上，不過他跟楚六七可能有點關係——兩個人的刀法都是十分奇特凌厲！」

端木盛道：「楚六七是他派來殺屬下的？因爲當時他謀害獨孤明剛巧屬下跟紫老爺子趕到，所以他們才要殺人滅口！」

管一見道：「你們都忘記了一個關鍵，當日盛兒躲在陳捕頭之家，楚六七却坐在客棧中等候，他既能查明你的落脚點，證明也知紫老爺子跟這件事的關係，他爲何又不先下手對付紫大俠？」

「如此說來，楚六七可能是因爲另一個原因才找上屬下的了！不過這人可能是馮景堂那個組織的一個重要成員！」

「老夫尚未知道馮景堂在那個組織中扮演什麼角色！當日在連雲山上那個聲音蒼老的幪面人說的一句話很值得參考，『馮景堂是什麼東西？』這句話證明馮景堂在那個組織中的地位不會太高，否則對方決沒有理由這樣說！」

紫超嘆了一口氣。「老朽關心的是小女之死，未悉這個組織跟小女之死有什麼關係？難道小女會碍着他們什麼？小女武功既不高，又沒什麼地位，按說……」

夏雷道：「但熊雄既死，青竹山莊中巳烟消雲散，令媛是熊雄的妻子她當然也不能倖免于難！」

高天翹道：「對方既然有心把青竹山莊毀掉，殺一個女子在他們眼中根本不算得什麼事，他們何不在紫玉霜歸途中動手，而且還要佈下這許多假象？依高某看，令媛之死與青竹山莊被毀，熊雄之被殺是兩回事！」

端木盛點頭道：「高大哥說得有理，不過小弟現在却懷疑熊震南的爲人了，他爲何對小弟說假話？又在知道對方的身份下花了兩萬兩代價給頭兒緝兇，目的又何在？」

「誰說他知道兇手的身份？這只是推測而巳！老實說老夫現在也還是整理不出一個比較合情合理的假設，這還需作進一步的調查！」管一見看一看天色，道：「天巳快黑，咱吃點乾糧吧！希望今夜有個明亮的月亮！」

× × ×

管一見的希望並沒有落空，九月十七的月亮依然頗圓，大地如同披了一片銀光閃閃的鱗片。

「咱們分成三組進入青竹山莊，小心行動不要讓人發現！」管一見帶着幾個人先行，紫超次之，最後的是高天翹的那批人。

青竹山莊的一切似乎與上次沒有變化，不過端木盛却覺得似乎有點不同。

明月照得紅花小樓的火場纖毫畢露，假如說與前略有不同的是灰燼少了很多。

管一見也發現了這一點：「難道這裏曾經下過一場雨？」

端木盛精神一振。「這倒是天助咱也，咱再搜索一下！」隨即跳入火場中。

管一見佈置了幾個手下在四周防衞，以防有人突然出現。他自己也走入火場檢視起來。

只一會，忽聞端木盛道：「頭兒，你快來看看！」

管一見立刻掠前，在端木盛身邊蹲下。雨水把火場的灰燼冲掉，在端木盛面前的一片紅磚有一團淡淡的凹痕，凹圈之中有塊極大的紅磚，這塊紅磚比其他地方的紅磚大了好幾倍。

管一見看了幾眼，臉上浮起一絲笑容：「這裏才是眞正的柱底位置，這圈凹痕是被墊柱的石墩壓成的！嘿嘿……」他突然笑了起來。

「但石墩現在就在咱後面！」

「這是有人故意把它搬開給人一個錯覺，以爲石墩放的位置便是大柱的位置！不想一場大雨使他們的陰謀暴露出來，也使他們的秘密被揭！」管一見站了起來：「把這塊紅磚挖開！」

端木盛未待他吩咐早巳抽出口長劍在紅磚的周圍撬挖，可是紅磚竟不能動得分毫。「頭兒，這塊紅磚十分奇怪，竟然移不動！」

管一見神采連閃。「這是因爲它是被機關控制，可惜顧思南不在此地，否則他大概有辦法開啓！既然撬不動，咱們只好把紅磚擊破！」

顧思南是江北總捕頭「神眼禿鷹」沈鷹的一員幹捕，他是機關消息的大行家，屢建奇功。管一見頗因自己手下沒有一個這樣的人材而遺憾！

紅磚終于被擊碎，露出一個黑黝黝的洞口來，管一見忙道：「點一把火摺子照下去！」

紫超精神也是十分興奮，雙手發抖地把火摺子剔亮，火光下果見洞口有一條粗如小兒手臂的鐵管，下面隱隱約約見到一排鐵輪，大概便是控制出口（紅磚）的機關，衆人一見都是精神一振。

端木盛道：「現在屬下才知『紅花小樓妙絕乾坤』的意思！果然另有乾坤！」

管一見道：「地道之中可能有機關佈置，人多反而不便，請紫大俠跟盛兒與管某下去看看！」

紫超連聲音也變了。「這個老朽自然當個馬前卒！」說罷隨即自洞口躍下。

紫超的聲音隨即在地洞中傳了出來：「洞深二丈，管兄請下來！」

管一見及端木盛連忙飄身躍下。

洞雖不深，但通道看來却極長，火摺子的光綫照不到盡頭。

管一見道：「大家小心，互相隔開半

丈而行！」把紫超手上的火摺子接了過來，「查案的本領管某比你强，請紫大俠殿後！」

紫超回心一想，頗爲有理，也不再爭先。通道畢直而築，走了一里多仍似未有盡頭，但地勢却逐漸上升，而通道中亦毫無呼吸困難之感，看來當時建築這條地下通道的人力、物力以及設計心思都匪夷所思。

通道越來越高，前頭通道却已到盡頭，管一見一怔，詳細一看，原來左邊洞壁有道暗門，巧的是這道以大麻石造的石門竟然半掩着，他略一沉思，連忙後退幾步，以傳音入密道：「石門之內可能有人，小心爲上！」呼地吸了一口氣，把火摺子吹熄。

地道立即陷于黑暗中，黑得伸手不見五指，管一見待雙眼逐漸能適應環境才再舉步，他把火摺子藏于身上，雙臂都注滿眞力，以防萬一。

他走近石門附近凝神聽了好一會，聽不到絲毫聲息，這才向後揮一下手，閃身自門隙中走入去。

門裏又是一條通道，通道上有幾個石燈座，點着火，不甚亮，却也能視物。

甬道兩旁都是以大石板砌成的牆壁，仔細一看才發現石壁上原來有暗門，他估計這是石室。沉吟了一下，便走至暗門外偷窺，門縫很細，他輕輕推一推石門，想不到這石門竟然十分輕，輕輕一推竟然滑開三寸。

管一見立即湊眼一看，室裏有三個年青漢子，正在喝酒談笑，管一見正在沉思下一步的行動，不料甬道的另一頭竟傳來一陣脚步聲，他不假思索身子立即倒退，招呼端木盛等人退出後面。

不一會兒脚步聲已止，管一見輕聲吩咐紫超接應，自已再帶端木盛入去。他依然把石門推開一縫，只見室內多了一個人，這人剛好背着門，看不到臉目。

只聽這人道：「公子已決定在臘月成親，女方是個大戶，你們不可偷懶，要嚴加督促工程的進展！這件事要是辦不妥，不但公子會怪責，甚至老莊主也不會饒了你們！」

右首那個漢子道：「請總管放心，小的絕不敢偷懶，咱保證臘月完成……」

那管家沉聲道：「不行，臘月才完成婚禮來不及辦，一定要在臘月前完成！」

那三個漢子立即答應。左首那個輕聲問道：「總管，請問女家是誰？」

總管的聲音頗冷厲。「這已不是你們應該知道的事！」說罷站了起來準備離去，管一見連忙一拉端木盛退了開去。

那總管的聲音仍遠遠傳來：「小心門戶，發生了問題要你們的命，還有人手假如不够你們可以提出來！」

一個粗啞的聲音回道：「地道裏應該不會有事，倒是工地方面請總管多派人手戒備！」

隔了半晌，總管的聲音答道：「這個無妨，我明日加派一隊人手在四周佈防就是……」

端木盛輕輕拉着管一見自來路退回，黑暗中看不到他的表情，但管一見却發覺他的手竟然發抖！

他心中大爲詫異，爬出了地面，紫超忍不住說道：「管兄，咱們怎不再聽一會兒……」

端木盛却道：「頭兒，那個管家的聲音跟楚凌一模一樣！」

管一見身子一震，反問道：「你沒聽錯？」

「屬下跟他談過不少話，自信不會聽錯！」

管一見目光大盛，抬頭一望天色，道：「那條地道直通山腹……紫大俠、盛兒咱趁天色還未亮上山勘察一下！這裏的事由高老弟負責，最好不可暴露身形！」

× × ×

天亮之前，管一見等人已藏在山頂的一個洞中，他們來得匆急，沒帶上乾糧，可是昨夜的發現已使他們忘了飢餓疲勞。

紫超首先忍不住道：「看來小女之死的確大有可疑了，原來自地道可以通上二樓！」

端木盛道：「根據石墩下有個地道，再根據石墩也是空心的這點推測，那根柱子必也是空心的！假如紫玉霜不是死于自願，那麼兇手必是熊家的人了！」

管一見說道：「很有可能便是熊雄這人！」

紫超顫着聲音說道：「管兄……有何根據？」

「老夫的推測是這樣的！」管一見輕咳一聲才道：「熊雄有謀殺紫玉霜之心，只是想不到一個妥當的方法，後來大概是想妥了辦法，於是決定在紫玉霜一回家便把其殺死！」

「紫玉霜在房中剛脫下了衣衫準備洗澡，熊雄便自柱子中走了出來！」管一見續道：「他倆小別勝新婚，紫玉霜以爲夫婿憐愛她，自然答應他的所求！在燕爾中紫玉霜必定是無意中透露了半路遇着端木盛的事，熊雄心頭一動，心想這更加是個好時機！所以便在雲雨之後把其殺了！」

「但……但小女是懸樑的！」

「老夫估計他先把紫玉霜的啞穴及麻穴制住，然後替她匆匆穿好衣衫，再在樑上設了繩圈，最後才把紫玉霜的頸脖放在繩圈中。這才把她的啞穴解開，啞穴雖然被解開，但喉管被繩圈勒住，自然發不出聲音，再一動便自斷氣，而舌頭也吐出口腔外！」

端木盛接道：「然後熊雄才再由那條空心的圓柱離開？」

「正是如此。」管一見噓了一口氣，緩緩地道：「老夫自信這個推測跟事實不會有多大的差別！」

「但熊雄又如何會被人殺死？殺死他的又是什麼原因？」端木盛又提出一個問題。

「老夫辦案數十年，這件算是最複雜的一宗，這個問題到現在仍未明朗，但他的死因却有無數個疑點……也許熊震南會知道一點！」

端木盛嘆了一口氣。「可惜熊震南已不知去向！」

管一見反問一句：「昨夜地道中那個總管假如是楚凌，那麼他口中的公子又會是誰？」

紫超激動的道：「對！熊雄既然已死

，而熊雄之哥哥熊英自小便有隱疾，也已過世了好多年了，熊家已再沒有後代了！他莫非另投別主？」

端木盛點頭道：「看來正是如此了！只不過不知他現在所投的是何人？」

管一見目光自洞口望出去，沉着地道：「只有二個可能！第一個可能是新主人，就是燒毁青竹山莊的人，第二個可能則根本乃在熊家爲僕！因爲這條地道以及那些地下設備必是熊家早年建下的！」

紫超道：「熊家在此處建業已有百餘載了！」

「但……但他口中的公子是指誰？」端木盛詫異地道：「而且，楚凌可能早有異志，這件事可能是他勾結外人幹的也不一定！說不得他現在奉以爲主的人便是馮景堂的那個組織的頭子！」

管一見道：「這些話到晚上再說，現在咱們最好輪流運功調息，說不定今夜有一番惡鬥。」

× × ×

起更後，三人便悄悄離開山洞，抬頭望天，星月雖淡，却也頗能視物，管一見借着樹木的遮掩向後山馳下去。

雪峯山範圍頗廣，但此處並不太高，走了一段路，突然發現不遠之處有黑影在幌動。薄雲被風吹走，目光倏地一亮，管一見等人立即藏在樹後。

放眼望去，只見十丈外有三個黑衣幪面漢子狀似巡邏地走過。

不一忽，烏雲又把月亮遮住，大地又重新陷於黑暗中，管一見等人這才再向下馳去。

大約走了二三十丈又發現有隊巡邏隊，二人待他們離開才再前進。

又走了二三十丈，耳際隱隱聽到一片叮叮噹噹的聲音，三人不知是什麼原因都伏在樹後不敢動。

月亮重放光芒時，管一見慢慢爬上樹梢，放眼望去，山下有不少人影走動，而且火光頗亮，不少人正在連夜趕工建築一座莊院，看來這座莊院正是地道中那個總管口中所說的工程。

管一見沉吟了一陣，決定不再打草驚蛇，便招呼他們一聲，依原路退回，過了山脊，三人的速度倏地加快，天亮前已趕到青竹山莊。

管一見立即在一叢燒焦的竹林中召開會議，接着立即撥隊出發，只留下端木盛及高天翅兩人。

帶隊離開的是皇甫雪，管一見待他們走了數里，才趕上了去。

姑蘇慕容

管一見等人回到益陽，他吩咐手下去裕隆客棧等他，自格帶着皇甫雪去土地廟找馬舵主。

剛巧朱阿三在裏面，他見到管一見便問道：「端木大哥呢？」

「他去辦一件事！」皇甫雪道：「馬舵主在麼？」

「敝帮在江南的分舵在江夏召集會議，馬舵主大概要再過一兩天才能回來，」朱阿三突然一改平日的神色，老氣橫秋地道：「不知兩位找敝舵主有何指教！」

管一見一皺眉頭，冷冷地問道：「龍帮主有信來麼？」

「有，在一封給在下的信中提及一句話！」朱阿三道：「他只說，管大人所託之事，已在辦理中，待調查清楚後他便趕來此地！」

「很好，那麼老夫過幾天再派人來討取訊息！」

× × ×

雪峯山下，一架板車緩緩向山脚駛去，車上坐着兩個精壯的漢子，腰上各插了一把鋒利的板斧。

馬車剛駛到一座小林前，樹後突然閃出兩個强壯的黑衣漢子來，大喝道：「停車。」

左方那個較瘦的漢子連忙把馬勒住，問道：「這位大爺有什麼吩咐？」

「你們是幹什麼來的？」

「砍柴，大爺，咱們每月總來一兩趟的……」

「胡說，上個月怎不見你們來！」

「前個月咱們多跑了幾趟，上個月便到城中串門子啦！咦，你們是幹什麼的？莫非是翦徑的强盜。」

一個黑衣漢子怒道：「放屁，你看老子像個賊麼？」

「相貌倒是不大像，不過附近可未曾有人，而……」另一個樵夫道：「難道你們是新近搬來的麼？」

「唔，這裏已被楚家買下的了，以後你們不可再來此砍柴！」

「楚家買下了的？這山是無主之物，楚家向誰買的？向天子買的麼？」

那黑衣漢子老羞成怒地道：「你莫多管閒事，否則休怪咱哥兒無情！」

較瘦的那個樵夫道：「咱們老遠而來，而且僱了一架板車，總不能空手而回，讓咱血本無歸啊，再說楚家大概是個大仁，也不在乎一車乾柴吧！」

一個黑衣漢對同伴道：「老葉！算了吧，讓他們砍一車吧！」

那個姓葉的厲聲道：「只可在這附近不可再走進去，知道否！」

「小的省的，但這裏的樹都不大…」那人一瞪目，樵夫便把下半句話嚥了下去，另一個樵夫道：「算了吧，算咱們倒霉，將就點吧！」

兩人便把板車駛進林中，抽出板斧砍起樹來，剛砍了三幾下，只見遠處一個沉實的聲音傳過來：「許瞎子！發生了什麼事。」

一個矮小的黑衣漢子立即道：「啓禀王判頭，有兩個樵夫來砍柴！」

一忽，只見樹後轉出一個高大的中年漢子，大概便是那個被叫許瞎子的口中的王判頭了。

樵夫們眼一瞧，果見那個姓許的雙眼無神，好似打瞌睡般，心想這人既叫做許瞎子，又爲何會叫他來防衞？

那個王判頭看了他們幾眼，突然走前幾步，兩掌倏地推出，那兩個樵夫閃避不及，一跤摔在地上，樵夫的臉色刹那都變白了，不料王判頭却笑道：「這兩個倒還有幾斤力，嗯，你們做不做短工？」

一個樵夫悻悻地道：「什麼短工，工錢多少？」

「帮咱砍大樹，工錢每天五吊錢，如何？」

「但，咱們這架馬車……」

「先替咱幹三天，然後再讓你倆砍一車大樹回去販賣。」

一個樵夫問同伴道：「老高，你看如何？」

那個姓高的樵夫說道：「好吧，誰叫咱袋空如洗，上個月在城中輸掉咱好幾百吊錢……」

「要麼便跟咱去，別再嘮叨，」王判頭對手下道：「替他倆看住馬車！」說罷回身過去，那兩個樵夫便跟在他背後。

穿過樹林，前面是個空闊地，無數的漢子正在忙碌工作着，一座莊院的大屋巳具雛型。

王判頭高聲叫道：「王師傅，這兩個是新來的短工，樵夫出身，供你使喚。」一個壯漢連忙走了過來，拍一拍樵夫的肩膊，道：「好，你倆今天替我砍幾棵大樹，然後把它拖來此處，其他的工作便有人接手了。」

「大樹是準備作什麼用途的？」

「橫樑，要挑筆直的！」

那兩個樵夫立即向山上走去，他們好似走得漫不經心！事實上四隻眼睛却不斷地向四周打量。

原來這兩個樵夫便是高天翅及端木盛假扮的，有了管一見的易容妙術，自是毫不費力地混過了關。

他倆不敢砍得太快，以免露出馬脚，砍至近黃昏，才砍了四株合抱的大樹，又把橫枝去掉，才合力把樹幹拖到工場。

那個姓王的師傅看了大喜，道：「你倆歇一會兒，等下便開飯，嗯，你們做得快，今天便算一天工錢給你們吧！」

端木盛唯唯應着，他認得出此人即是那個在地下室跟楚凌爻談的人。

工地上的工匠短工都紛紛住了手，不一會兒，只見幾個漢子挑着幾担食物沿山走下來。

端木盛抬頭一望，這才發覺山腰一片大岩石之下建了幾棟竹舍，大概是舉炊之所。

吃飯時，端木盛問那個王師傅：「王師傅，咱晚上睡在那裏？」

王師傅眉頭一揚，手指向右側一指：「那裏面有幾座竹棚，你們可以睡在裏面，也可以找棵樹過一夜！」

天色漸暗了，那些工匠有的到山澗處洗澡，有的放聲高歌，唱的都是些山歌之類的曲子，氣氛頗爲熱鬧，工地上插了好幾根火把，把四周照亮。

休息了半個多時辰，王判頭便拿着一面破鑼敲了起來，那些工匠又紛紛抄起家具工作。

端木盛連忙問王師傅道：「咱每天只五吊錢還要開夜工？」

「你們倒不必，你們白天把樹砍來，他們便得把樹幹弄成各式各樣的棟樑，不過你們白天可得努力一點！」王師傅吸了一袋旱烟便自走開。

端木盛及高天翅在四周走了一回，便去竹棚探視，那三座竹棚只有一個上蓋，地上舖滿草蓆，什麼都沒有，端木盛對高天翅耳語幾句，便拿了一隻碗向山腰的竹舍走去。

竹舍之外沒有防衞，端木盛輕輕敲了兩下門板，那道竹門霍地被人拉開，開門的是一個老嫗。

「你來幹什麼？不用開工麼？」

「婆婆，咱的工作是砍樹，白天才要工作，嗯，請問婆婆有沒有熱茶，咱口喝得要命。」端木盛揚一揚手中的碗。

「沒有沒有，快去吧！老娘一天要服侍你四頓飯，還要管茶水，如果人人像你這樣，老娘不睡也不行！」

「婆婆你行行方便吧，咱是頭一天來，可能不習慣，不喝一碗茶就睡不着。」

老嫗白了他一眼，正想趕端木盛離開，忽聽背後有人說道：「施婆婆，你就給他一碗吧！」

老嫗怒道：「你要做救苦救難的菩薩好得很，老娘這就去睡，你倒給他吧！」說罷悻悻然走入裏面。

端木盛連忙瞪大眼睛望去，原來這裏竹舍看似獨立，實際上，各屋都可相通，老嫗進了一間房子，順手把竹門關起，另一道竹門却打開了，走出一個俏生生的小婢來，端木盛心頭一震，原來這人正是青竹山莊的那個丫頭小青。

他心頭怦怦亂跳，却把眼睛拿開，輕聲道：「多謝姑娘好意，咳……咱感激不盡！」

「不必客氣，」小青提起茶壺，咦了一聲，道：「原來吃盡了，你且等一會吧。」說罷便去水缸舀水。

「姑娘咱替你把柴搬來！」端木盛連忙抱了一把乾柴，把它放在灶前。

小青看了他一眼，說道：「你說話的聲音好像是我一個……」

端木盛心頭一跳，澀聲道：「好像姑娘的什麼？」偷眼一瞧，只見灶火把她一張臉映得通紅。

「沒，沒有什麼……」小青連忙塞了一根乾柴入灶膛，兩人一陣沉默，端木盛目光四處一瞥，又不知是否有人留意，不敢造次，看看水巳快沸，只定硬着頭皮道：「姑娘怎會在此工作！」

小青乾澀地一笑。「小婢生來命苦，又有何話可說？」

「你……說實在話姑娘長得也很像咱的一個朋友……」端木盛大着胆子地道，目光一睨，只見小青也瞪着大眼睛正在望着他。

「她是女的？是什麼人？」

端木盛故意嘆了一口氣。「當然是女的，她長得跟姑娘一般標緻……不過我只見過她兩次面！」

小青臉色一紅。「你只見過她兩次面便……啊，對了，你們每次見面一定都很長。」

端木盛又嘆了一口氣。「不是，每次都只是說兩句話而巳，」語氣一轉，「姑娘的朋友又長得如何？他的聲音眞的跟我很像麼？咳！莫非他是姑娘的情人？」

小青臉色晚霞似的暈紅，連忙低下螓首。「我，我是個丫頭有什麼情人……你，你不要胡說……」

「姑娘是被人賣來此地的？」

「不是，我是來帮施婆婆煮飯的！」

小青說着水巳沸了，她替他泡了一壺茶，

又替他倒了一碗。

「多謝姑娘！」端木盛提起碗便要喝，小青忙道：「小心！水很燙！」

端木盛把碗放了下來，輕聲問道：「厨房只有你們兩人？」

「共有四五個人，不過他們都巳休息了。」

「這家莊院的主人不知是誰？」端木盛目光灼灼地望着她。

小青臉色一變，道：「我也不知道；……你問這個做什麼？」

「咱只是奇怪，隨便問問而巳，姑娘什麼時候有空？」

小青詫異地道：「什麼事？」

端木盛忽然忸怩起來。「咱想跟你多談談，咳……咱覺得你跟咱那個朋友眞的很相像……希望姑娘不會嫌咱唐突！」

小青臉上又是一紅。聲如蚊蚋地道：「我也是覺得你跟……我，我每天這個時候才有空……」

「那麼咱明天再來！」

× × ×

這一夜端木盛跟高天翅爬上一棵大樹睡覺，他根本睡不着，心中翻騰想着心事，一閉上眼便好似見到一張俏麗的臉龐。

大樹就在竹舍附近，這是他故意選的，心中煩燥睡不着便輕輕撥開樹葉望向竹舍那邊，只見月光下一個少女迎月而坐，彷似月中仙子，端木盛不由看痴了。

看身形這少女必是小青無疑，他再也忍不住，輕輕躍下大樹奔向竹舍。

履底踏草發出一陣輕响，小青心頭一震，抬頭一望，驚喜地道：「你怎麼又來了？」

「咱睡不着……姑娘難道也是睡不着覺？」

「胡說……我，我出來看看月亮……你，你不喜歡月亮嗎？」

「姑娘喜歡咱也喜歡。」端木盛坐在她旁邊。

小青挪一挪身子。「你再瘋言瘋語，我便，我便要去睡覺了。」稍頓斜睨他一眼，「你那個朋友叫什麼名字？」

「她叫小青。」端木盛大着胆子道。

小青幾乎自地上跳了起來。「什麼？她也叫小青？你，你到底是誰？」

「輕聲一點，我便是你那個……」

× × ×

七日之後，端木盛巳趕到益陽，他立即向管一見報告一切。

管一見聽罷哈哈大笑。「現在這件案子我巳幾乎明白了！」

「神捕大人笑什麼？可否說與龍某聽聽？」房門人影一閃走進了好幾個人來，爲首正是龍蓋天。

管一見笑臉一歛。「原來是龍帮主，這兩位是——」

龍蓋天哈哈一笑，指一指一個高瘦的老者道：「這便是名震武林的『萬事知先生』溫一韋溫前輩，這個是敝帮的崔長老，龍某特地吩咐他自江北趕來！」

「諸位來得正好，管某早巳等得不耐煩了！龍帮主那件事查出來了沒有？」

溫一韋接口道：「假如龍帮主所述，以及所比劃的那一式劍招沒錯，則應該是『驚濤劍法』中的『浪擊長空』！」

「驚濤劍法？這個管某却未曾見過，未知源出何處？」

「驚濤劍法是三百年前東海漁夫魚一樂所創，後來他在海上救了一個青年，不但爲他施救，而且還把這種劍法相授，這個青年却是姑蘇慕容的人！」

「姑蘇慕容世家，家大業大，但一向甚少對外炫露武功，難怪管某不知。」

溫一韋又道：「至於那招刀式，溫某也不知道，不過那一式古意盎然，料是創自前人，大概巳失了傳……」

管一見截口道：「既巳失傳，何以又再出現？」

「這個溫某便不知道了，溫某接了這件生意之後，立即翻查書籍，在古書籍中發覺有類似的刀路，時間遠在秦朝之前，後來溫某再推敲下去，秦朝之前的楚國學刀之風頗盛，再依刀路設想，那式刀勢十分威猛，大有氣吞牛斗之勢，極有可能是創自楚莊王！」溫一韋說得頗爲謙虛，但神態極是自信。「這單生意，溫某既不敢證實，所以不敢收酬！」

管一見道：「但溫先生既然作了這許多考究，而且推測合理，也值五百両了！雪兒，取一千五百両銀子與溫先生！」

「如此溫某便多謝了，神捕大人以後若再有生意給溫某，溫某保證九折計算！」原來這個武林的萬事知，每接受一件「生意」調查考證以及答覆費用是一千両銀子，算起來跟管一見倒是半個行家了。

他雖然知識淵博，學富五車，見識極廣，但武功却低得可笑，簡直不能入流。

當下溫一韋收了銀票，便自離開。

管一見立即跟龍蓋天閉門研討，次日，龍蓋天立即返回益陽分舵，便把信鴿發出。

數天之後，丐帮的高手便逐漸集中于益陽分舵。

管一見也作了各方面的佈置，同時派端木盛到雪峯山監視。

一月之後，丐帮的高手經巳齊集，管一見與他們滙合，浩浩蕩蕩開赴雪峯山。

初冬時分，寒風呼呼，路途上黃沙飛揚，却阻擋不了這股洪流的前進。

地道血戰

深灰色的雲層像鉛塊般壓在人們的頭上，猛烈的北風吹得路旁小樹鞠躬似的彎下，却吹不散厭人的雲朵。

計算一下行程，離雪峯山不過一天路程，管一見向龍蓋天招呼一聲，羣衆便分散前進了。

他們這一趟依然是易容上道，連丐帮的傳統服式也換掉，以防對方發現。

管一見與夏雷先行，隔遠便見到端木盛急步來接，把他們引入一座竹林中，竹林中放着一些乾糧及食水看來準備妥當。

管一見道：「高老弟呢？」

「高大哥在山頂上監視！」端木盛道：「頭兒，咱們什麼時候進去？」

「天黑之後再說！」管一見淡淡地道：「你到前頭接引吧！」

天黑之後，該來的人都巳到了，龍蓋天道：「管神捕，時間緊迫咱們進去吧！龍某巳吩咐敝帮的崔長老在二更左右發動

攻勢，咱定要趕在他們之前進入地道！」

管一見道：「如此甚好！」目光一掃便道：「夏雷、風火輪、路遠、黃柏志以及丐帮的梅副堂主，蔣副堂主你們在山頂接應，千萬不要讓他們佔了地利！」

這些人應了一聲。「其他人跟管某進去，你們兩盞茶之後才出發！」管一見說罷便展開身形消逝在黑暗中。

青竹山莊的遺址依舊，廢垣斷牆如幽靈般屹立于黑暗中。

端木盛撥開置在地道入口的大石，首先躍了下去，管一見回頭道：「各位行動時請小心，不要發出聲響。」

羣豪全部進入地道，摸黑而行。到了當夜來至石門前，只見石門緊閉，管一見連忙亮起火摺子，輕聲道：「請向神偷施展一下妙手神技！」

人羣中立即閃出一個瘦小的漢子，這漢子留着一撮山羊鬍子，兩隻小眼睛滴溜溜地轉着，一臉精靈之色。此人便是江南的三大神偷之一「破千門」向子湮。

向子湮出身大戶，還讀了不少年書，他自幼好開鎖，終于沉溺太深成為神偷，他與「走千戶」盧成、「摸千袋」廖之南被江南的武林人士合稱江南三大神偷。

向子湮以開鎖聞名，盧成以輕功及敏捷稱雄，而廖之南却以妙手空空立萬，三人各有千秋！這次管一見為圖安全起見，特地以一千兩銀子的代價請他同來。

一千兩銀子在向子湮眼中根本不算得什麼，不過他一聽見管一見的描述便自手癢，是以一口應承。

只見向子湮伸手在石壁上摸了一陣，隨即響起一陣輕微的聲音，石門果然打開了，管一見連忙吹熄火摺子，自石門內走了入去。

他一直向前行，只覺這座「地下莊院」出乎意料的大，石室密佈，分不清要找的人住在那裏。

正在猶疑間，一道石門倏地打開，走出一個中年漢子來，端木盛借着牆上的燈光看及這人的臉孔，脫口呼道：「頭兒，他便是楚凌！」

楚凌聽見聲音，回頭一望，臉色登時變了，正想閃入石室，管一見豈容得他逃走，雙掌一揚，發出兩股凌厲的掌風把其退路封死！

端木盛抽出長劍向他標去，劍尖抖動，斜刺楚凌的「肩井穴」！

楚凌側身一退，喝道：「你們是誰？」聲音在通道中迴响，刹那，兩旁的石門紛紛打開，露出不少黑衣漢子來，皇甫雪等人立即抽出兵器上前斷殺，一時之間，殺聲震盪，令人耳鼓嗡嗡作响。

那些黑衣漢子倉促應戰大都措手不及被皇甫雪等人殺傷了！可是前頭又湧來一大批黑衣漢子，同時响起一陣鑼聲，有人喝道：「把兩端出路封死，關門打狗！」

管一見大怒，左手一幌，抓向一名黑衣漢子，那人反應極快，鋼刀「刷」地一聲劈下，不料管一見一縮再進，右脚陡地一蹬，「喀嗤」一聲，那人的膝蓋破碎，立即摔倒地上。

管一見走前一步，一脚踩在其胸膛上喝道：「你們莊主在那裏？快說！」

那個黑衣漢子閉起眼睛，咬牙不答。

管一見怒道：「你不答老夫便不敢殺你了麼？」

忽聞一聲長笑傳來。「名震江南的總捕頭，對一名無名小卒也得用刑麼？」

管一見抬頭一望，不知何時前面站了好幾個黑布幪面的人，說話的正是一個高瘦的人。那些黑衣漢見頭子出來便住了手，端木盛等人也只好退開。

管一見冷冷地道：「老夫做事但求效率不講仁慈，用不用刑全在乎我！」脚一抬，登時把那個黑衣漢子踢飛！

那人目光一變。「想不到大名鼎鼎的管神捕竟然如此，事前老夫還極之渴望一見，不料一見之下却大失所望！」

「閣下這句話似乎說錯了！」

那人一怔，脫口道：「老夫什麼話說錯？」

管一見突然笑了起來，半晌才沉聲道：「如老夫沒有料錯的話，咱是第二次見面！」

「哦？第一次在那裏？」那人淡淡地道。

「在連雲山山神廟前！」管一見一字一頓地說道：「可惜你不敢把幪面罩扯下來！」

那人突然笑了起來。「老夫可以讓你如願，不過，那要在你快死之前才能答應你！」

「老夫等被困于此，難道你還沒有信心？」

那人又是一陣長笑。「所謂小心駛得萬年船，這句話不會有錯！」聲音突然轉厲：「你們來此到底何為？」

「老夫來此豈非因你所託？」管一見目光灼灼地瞪在其眸子上，「閣下難道經已忘記？」

「老夫託你什麼事，哼！笑話！你不要……」

管一見哈哈笑了起來。「你很鎮定，但剛才那雙眼睛還是告訴了老夫一件事：老夫並沒有看錯人！熊震南，你何不把幪臉巾拿開！」

那人身子不由一震。「誰說老夫是熊震南？」

「老夫若果連這點也不知道，又如何會來此？」管一見得意地道：「多謝熊莊主使管某多了一次經驗！」

「什麼經驗？」幪臉人詫異地道。

「這經驗告訴老夫，有時候託老夫辦案的人，他根本便是兇手，或者是幕後指使人！」

那人也突然大笑起來。「難道熊震南會殺死自己的兒子媳婦？」

「媳婦為何不能殺？何況熊雄並沒有死！」

另一個幪面人冷冷地道：「誰說熊雄沒有死？一個人的心房讓利劍穿過還能不死？」

「他名義上死了，却以另一個面目身份出現！」

「什麼面目身份？」

「楚六七！」管一見斬釘截鐵地道。

幾個幪面人身子同時一震，良久為首那人才道：「你且說來聽聽，熊震南為何要這樣做？」

「你不叫老夫說，老夫也要說與其他

人聽。」管一見道：「這件事得由頭說起，整個事情是這樣的……」

管一見喘了一口氣才把他的推測說了出來。

原來，熊家是春秋六國楚國之後，楚為秦亡後，他們的後代便一直計劃復國，可是天不從人願，江山數易都未能有他熊家的份兒。傳到熊震南的祖父便更加積極起來，建下了青竹山莊，設下地下莊院以作復國之用。

熊震南秉承祖志，極力佈置一切，打着遊俠的身份，四周招兵買馬，後來才發覺這樣下去，始終難成大事，於是決定把遍佈大江南北的丐帮控制於自己手中，作為復國的一枝奇兵，他計劃十分周詳，把一個遠房子侄送與「神鞭大俠」馮老英雄撫養，這便是馮景堂。

馮景堂在神鞭大俠逝世之後，借着神鞭大俠跟丐帮的關係很快便爬上高位，於是他開始為他的家族工作。

在計劃未成之前，熊家絲毫不敢露出一點馬脚，收羅回來的死士，都豢養在雪峯山上訓練。

後來熊震南跟姑蘇城外的慕容莊莊主慕容收成了知己，他的計劃又多了一項：跟一心意圖復國的燕國之後的慕容莊結成聯盟，最好的辦法當然是結成親家，可是熊雄經已成親，這又怎麼辦？

終於訂下殺死紫玉霜之計，他不想讓紫超有絲毫懷疑，因為紫超在江南同道中頗有號召力，是以久久未曾實行，可是時機漸緊也就終於決定實行。剛巧紫玉霜回家之後告訴了熊雄遇見端木盛之事，熊雄表面上十分魯莽，實際上心機極深，便施了一計把紫玉霜殺了，又造下了背夫偷漢後悔而自盡的假象。

這件事因有獨孤明在場，他們認為更加妥當，起碼有個人證明熊震南及熊雄事發時不在家，這樣他們父子便沒有嫌疑！

不料獨孤明是個仔細的人，事後發現了破綻，於是馮景堂便設計把其殺掉，並欲嫁禍於端木盛及紫超身上，可惜游長老對他們兩個的疑心並不大，於是只好叫假扮楚六七的熊雄借故殺害端木盛，然而端木盛十分機智，化險為夷逃過大難。

那時候，熊家因為紫超對這件事竟沒懷疑，所以暫時決定不殺他，這樣對他們反而有利，是故當時楚六七並沒有找上紫超。

為了進一步洗脫嫌疑，熊震南決定來個「絕後」的手法，讓熊雄被人殺死，實際上死的是熊雄的大哥熊英，他們是孖生兄弟，長得本就極其相像，只不過熊英頰上多了一顆黑痣，是以屍體上的頰下便少了一塊皮肉！

熊英在早幾年便詐死以便躲在雪峯山中訓練那些熊家的死士，但是他自小患了絕症，壽元不會長久，熊震南為了復國大業便讓他提早歸西，那一劍是他親手動手的，熊英長期在家長的陶薰下，為了復國大業視死如歸，他的赴死却是自願的，是以熊震南那一劍便準確地刺入他的心房。

紫超，端木盛及朱阿三來青竹山莊途中，便讓青竹山莊的人認了出來，所以他們故意在紫超到前三日把熊英殺死，以便讓他們看到屍體少了疑念。

不料端木盛提出熊雄的刀法十分奇特又要求到熊雄遇難的現場觀察。那時候，熊震南根本不能不答應，所以只好連夜叫楚凌去佈置，這才造成了很多漏洞。

事後熊震南仍不放心，於是便讓青竹山莊「消失」，準備以另一個面目出現。

至於連雲山那一役及付了兩萬兩銀子聘請管神捕也自然是他的計劃，前者是迫虎上山，提前實行計劃，後者是以退為進的一種策略，可惜這兩計劃都已落空。

參加連雲山那一役，慕容莊的人也派出子弟參加，他們計劃是先江南後江北，然後劃地統治，慕容家得江北，熊家得江南。

這件連環殺的案子便是如此。

管一見一口氣道來，只聽得紫超臉色數易，幾不能相信。

幪臉人突然大笑起來，笑聲更是瘋狂，繼而變得蒼涼無比。「神捕管一見之名果然名不虛傳，老夫也想不出你到底是如何查出來的！」

「老夫自然有老夫的辦法！」管一見冷冷地道，其實管一見之所以能够把案子整理出來，小青的提供對他帮助極大。沒有小青他到現在還有很多地方不能肯定。

幪臉人突然悲涼地道：「早知如此，老夫何必讓英兒少活兩年命！」霍地扯下幪面巾，厲聲道：「但你也不必高興，你還想活着離開麼？」

這幾個人扯下幪面巾，衆人只認得熊震南及其兒子熊雄，其他的都十分臉生，料是熊家的死士。

熊雄突然道：「且慢，你們知道我為何會叫做楚六七麼？」

管一見一怔，心念隨之轉動，一忽答道：「如老夫沒有猜錯的話，你必是楚王的第六十七代玄孫子，你父親大概是楚六六！」

熊雄突然嘆了一口氣，轉頭道：「爹，當日孩兒便不同意你用這個以退為進的策略叫他調查的了……」

「住口！」熊震南鬚髮俱張，厲聲道：「老夫還未敗，他們查了出來又如何？一批死人對咱的計劃有什麼影响？咱們充其量覓地再起，復國大業終會完成！」

熊雄精神一振抽出寶刀道：「爹說得不錯，他們現在跟死人也沒多大差別！」

管一見等人突然笑了起來。「老夫也覺得，你們比死人也只不過多了兩口氣而已！」

熊震南臉孔突然扭曲起來，變得猙獰無比。「不用多說，今日有你沒我……」

龍蓋天突然踏前幾步道：「龍某正想找你為丐帮的弟子報仇！」

「好哇！你既然來了，倒省了老夫一番跋涉之苦，老夫正要看看你這個丐帮帮主到底有什麼能耐！」熊震南也把佩刀拔了出來，却是一把精亮鋒利的寶刀。

寶刀一離鞘，殺氣立時盈室，衆人心頭都是一緊。

龍蓋天臉上神色十分肅穆。「龍某有沒有能耐，一試你便知道！」自身上抽出碧玉竹棒來！

管一見哈哈地道：「多謝熊莊主那兩萬兩銀子了，現在老夫可要替紫玉霜報仇殺你兒子呢！」

兩聲怒哼同時响起，隨之的是兩道懾人心魄的白光，兩柄寶刀分斬龍蓋天及管一見。

其他人也同時接戰起來，羣豪這邊的人數雖然較少，但都是精選，因此一上來便佔了上風，叟見狀忙叫道：「去一個人到後山把[illegible]召回來！」

熊震南寶刀一劈，挾勁而至，這是一柄上古的利器，削鐵如泥，可是碧玉竹棒也是件罕有之物，既堅且韌，龍蓋天手腕一揮便把刀格開，竹棒隨即一滑，沿着刀鋒溜下，向熊震南的手腕纏去！

熊震南手腕一縮一漲，寶刀驚虹般暴飛，急削龍蓋天的咽喉，這一招使得極其勇猛，龍蓋天不由一退，隨即以攻止攻，左手食中兩指扣起如鈎，搭向對方雙眼，右手竹棒掃其下盤，這是丐帮打狗棒法的一招絕招：「打狗不看主人臉」！

熊震南略退一步，隨即斜掠而起，神態十分威猛，刀尖像箭一般急刺龍蓋天胸膛，這一招也有一個名堂，叫做「逐鹿中原」。

龍蓋天不敢攖其鋒，斜閃一步，把刀讓過，同時竹棒使了一招「趕狗入窮巷」猛抽對方後背。

不料，熊震南的反應也是極快，寶刀回身一繞，使了招「醉扶美人」把竹棒架住，右手倏地伸出搭向對方的腰際！

龍蓋天喝了一聲好，竹棒連使數招，「狗咬狗骨」，「狗仗人勢」，「打狗出門」，熊震南桀桀一笑。「丐帮的打狗棒法果然不同凡响，再試老夫這一刀！」寶刀倏地變慢，緩緩刺出，左手藏於刀下作攖取狀，這一招未曾使出已令人心頭一緊，刀尖不斷晃動，不知刺向何方。

刀至一半忽然加快，劈向龍蓋天胸膛，熊震南大喝一聲：「楚王問鼎！」

龍蓋天竹棒一根倏地化成十根、百根，如封似閉在胸前佈下一道棒網，把刀光拒於前面，正是打狗棒法的另一絕招：「封門拒狗」。

熊震南身子倏地一矮，一招「王妃獻酒」「刀鋒自下而上揮去！

龍蓋天倏地使了招：「狗急跳牆」一躍丈餘，半空溜溜一轉，竹棒急刺熊震南雙眼！

這幾棒挾勁而使，帶起一片嗤嗤之聲，熊震南斜走一步，寶刀猛力一斬，龍蓋天竹棒一橫，「篤」地一聲，寶刀斬在竹棒上，雙方各退一步。

熊雄斬向管一見的那一刀也是蘊滿真力，管一見斜掠上前，五指直抓向其琵琶骨！

熊雄十分驃悍，寶刀一轉，呼地一聲，削向管一見的項頸，竟欲兩敗俱傷，這一招大出管一見意料，急切向後彈開一步，左腿踢出，反踢其手腕！

熊雄寶刀一轉，刀鋒向下，管一見一收腿，右腿接着橫掃過去，熊雄躍高三尺，寶刀再度斬下，刀未至，刀風已把管一見鬢髮吹動！

管一見心知這一戰一定要使用快刀斬亂麻把其擒下才好制住熊震南，所以不退反進，左手飛快地翻上，一掌擊在刀面上，把刀拍開，同時右掌駢指如戈疾點對方的「乳突穴」！

這一招也是大出熊雄的意料，不由自主後退一步；他一退管一見立進，雙掌挾勁擊出，掌風在通道裏震盪，呼呼而响，聲勢極其嚇人！

熊雄盡力劈出一刀，管一見手掌略斜，寶刀吃掌風一吹，竟被盪開八九寸！

俗語云，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刹那管一見的左手食指離熊雄的「神藏穴」已不足三寸！

熊雄一驚之下，不及稍思，立即向後彈退，一退六尺，再一個凌空翻身自管一見頭頂飛過！

說時遲那時快，管一見右手同時揮起，電光火石間只見一道金光如毒蛇般疾飛而去！

熊雄剛翻過管一見的頭頂，正想轉身把刀劈下，冷不防腰上一緊，竟似被什麼東西纏住般，不由一怔！接着身子又突被拋起！

總算他臨危不亂，眼光一瞥，這才發覺自己已被一條金鍊子纏住，他猛喝一聲，曲腰而起，寶刀急劇向金鍊斬去！

幾與此同時，管一見也猛喝了一聲，手腕一抖，金鍊一緊，隨即一鬆，熊雄虞不及此，收身不及，如斷綫風箏般向熊震南飛撞過去！

熊震南跟龍蓋天鬥得正緊，忽覺一股勁風向其襲到，目光一瞥，見來者原來是自己的寶貝兒子，登時吃了一驚。假如他退，熊雄難免會被龍蓋天的竹棒戳中，不退又怕被其撞着亂了手脚！

急切間，只好舉起左掌發出一股柔和的掌風迎向熊雄背脊，右手寶刀在胸前佈下一道刀網！

不料龍蓋天的經驗極其豐富，手腕一抖，不取中宮，却刺向熊震南左手臂彎的「曲池穴」上！

這刹那熊震南無奈只好收臂，緊接着熊雄沉重的身子已撞在其身上，使他被拋開一步！

這刹那他實在又驚又怒，怒哼一聲，寶刀一圈截向刺來的竹棒！

冷不防後腰一麻，整個人立時踣了下去，摔倒地上，耳際隨即聽到管一見得意的笑聲！

熊雄自被管一見拋出後，頭腦一直渾渾沌沌，直到此刻才稍爲清醒，便迅速自他父親身上滾落，怒叫一聲，寶刀貼地急削管一見雙脚！

管一見斜掠而起，哈哈大笑。「老夫不殺你，要殺你的已到！」

熊雄一怔，忽覺勁風臨身，只見紫超眼角噙淚，狀如瘋虎地道：「熊雄，老夫把獨生愛女交與你，你不好好待她，却反而把她害死！」話音一落，刀鋒已臨熊雄腰際！

熊雄怪叫一聲，後退兩步，正想反唇相稽，忽見一黑衣漢子氣急敗壞地奔入來，大呼道：「不好啦！後面來了一羣丐帮高手……咱，咱的人都……都已死得……」

熊雄心頭一涼，回頭見老父蜷縮地上，不由萬念皆灰，眼前似浮起紫玉霜的臉龐，他大叫一聲：「不必你動手，熊某還你女兒一命就是！」回轉刀鋒，霍地向自己脖子上抹去，鮮血如噴泉般湧出，他依然嘶聲大叫：「我，我好恨！」叫聲未已

已倒向地上。熊雄的叫聲，使馮景堂心神一分，皇甫雪一劍把其手臂斬落，朱阿三的竹棒適時刺在他心窩上。

楚凌更是無心戀戰，一個措手不及被端木盛劈翻地上。

管一見猛喝一聲：「你們的主子經已一敗塗地，難道你們也要陪他們送死？」

那干黑衣漢子，儘管雖稱死士，但此刻都不想死，紛紛拋下武器求饒！

管一見見大功告成，便叫他們打開通往山後的機關。這些人那敢不依？立即把羣豪帶離地道。

地道之外，但見火光熊熊，崔長老等人正想率人衝入地道配合龍蓋天等人夾攻熊震南，不料雙方都進行得異常順利，提前把對方解決！

龍蓋天道：「這次虧得管神捕出了不少力，咱丐帮才能報却大仇！丐帮隨時歡迎神捕前來指導！」

「帮主言重了，這趟還是龍帮主大力協助才能把對方解決，老夫也還未向你致謝呢！」

說罷兩人同時笑了起來，羣豪也都陪着笑了起來。只有紫超一人，呆呆地望着遠方，嘴裏不知說些什麼。

龍蓋天道：「此事既已解決，龍某也要趕着回去儆帮，作一次大清查！」

管一見道：「帮主先走吧，老夫還得把這件事稟報聖上，說不得還得到姑蘇走一趟！」

「去找慕容收？」

管一見道：「正是！管某既受聖恩，對這種叛亂造反之事自不能有所隱瞞！」

「如此咱後會有期吧！」龍蓋天向衆人點點頭便帶着手下先行。

管一見回頭一掃，不見端木盛，不禁訝然問道：「盛兒去了那裏？」

衆人也是詫異萬分，皇甫雪道：「莫非盛二哥還在地道中？」

高天翅笑着道：「這不是來了？」

只見端木盛拉着小青的手自山腰走了下來，衆人不禁發出一陣會心的微笑。

× × ×

這天到了益陽，管一見等人仍然歇在裕隆客棧。不一忽，忽見一個青衣漢子提着一個大包袱來求見，管一見望了他一眼，覺得十分臉生，問道：「閣下是誰？」

那人一聲不吭把包袱打開，露出三顆以石灰醃過的首級。「請管大人查看！」

「閣下是誰？這三人又是誰？」管一見冷冷地問。

「在下是姑蘇城外慕容莊的管家，這三人是敝莊的食客，敝莊主聽說這三人曾經得罪過管大人，所以把其殺了囑在下提來見大人！」

管一見冷冷地道：「食客也懂得慕容家的驚濤劍法？」

那人臉色一變，嚅嚅地道：「敝莊主自言受人蠱惑，聽信饞言，希望大人念在同是源出武林一脈，高抬貴手……同時慕容家決定五年之內不再涉足江湖一步！」

管一見沉吟一下，道：「老夫也不想把事情弄大，不過我也有話要你帶去！」

「大人有話請說在下定把話帶到！」

「我只想問一句話：慕容家想做皇帝，他有辦法使百姓的生活過想更好麼？假如是一樣，百姓又會擁戴他麼？說不得就算他成了霸業，將來也可能被人推翻，他不能流芳百世反而要遺臭萬年了！」

那人霍地跪下，額角冷汗簌簌流下，顫聲道：「多謝大人教誨，使慕容家受益不淺，不瞞騙大人，在下便是慕容收的堂弟慕容地！」

「收緩失地！」管一見道：「那你便是慕容家老四了！請起，只要你們不再妄爲！老夫答應閣下不向聖主提起此事！」

慕容地又再謝了一番才站了起來，雙掌一拍，後面立即出現兩個精壯的漢子來，這兩人手上都提着一個大包袱。包袱解開，一包裝着金銀珠寶，另一包却是些精美的姑蘇糕點。

管一見臉色一變。「閣下這是什麼意思？」

「這是慕容家的一點敬意，請大人笑納！」

「取回去！老夫無功不受祿！這是老夫做人的原則！」

慕容地忙說道：「聽說大人對蘇州獅子林荷花珍菓的蜜製菓脯異常欣賞……」

管一見目光一落，便在其中取了幾盒，板着臉道：「老夫若絲毫不收，只怕慕容收還是不能放心！如今請吧！」

慕容地謝了一聲，向手下打了個眼色，收起東西，拜辭而退。

管一見雙掌一拍，風火輪立即奔了進來。「頭兒有什麼吩咐？」

「你問端木盛一聲，問他何時準備辦喜事，老夫的意見是打鐵趁熱！」

風火輪立即歡悅地跑了出去。

（本篇完）

精選短篇故事

馬騰·文
盧令·圖

金葫蘆

一個金葫蘆竟值十萬兩

陽光艷艷，和風輕吹，這是一個暮春三月難得一見的好天氣，好日子。

一條蜿蜒曲折的泥土小道。

小道兩旁長滿了青青的野草，嬌艷的野花，和風吹送下，陣陣花草清香隨風飄送，吸之令人心神怡暢。

一陣細碎輕捷的蹄聲從小道的另一頭响起，接着，出現了一頭小黑驢。

這頭小黑驢一身細毛如絲絨般黑得發亮，兩只長耳朵靈靈地竪起，微昂着頭，四蹄輕翻，沿着小道碎跑過來。

好可愛的一頭小黑驢。

但騎在小黑驢背上的人，却不敢恭維了。

那是個年約五十多歲的糟老頭子，一頭蓬亂斑白的散髮隨風微微揚動着，黑瘦的臉龐上皺紋刀刻般深深顯現，襯着一個蒜頭鼻，幾根稀疏的黃鬚，雙眼微閉着，穿着一件殘舊的灰布袍子的身軀，隨着小黑驢的走動，搖搖晃晃着，搭拉着的腦袋如鷄啄米般動着，顯然，這個糟老頭子正在打着瞌睡。

在這樣一個風和日麗，花艷草青的大好時光，不去享受欣賞，未免有點不解風流了。

而這一人一驢，也極之不相配。

那就像一個垂暮之年的衰翁，娶了一個花朵兒似的少女一樣。

但不管相配不相配，總之，這個在打着瞌睡的糟老頭，坐在這頭靈健可愛的小黑驢背上。

這當然表示他是小黑驢的主人。

小黑驢一直沿着小道走下去，而那糟老頭一直在驢背上打着瞌睡，任由那小黑驢怎樣走。

幸好那小黑驢沒有亂闖亂跑，不然，就算小黑驢將他帶到地獄，他也不知道。

× × ×

那頭小黑驢沒有將他帶到地獄，却忽然在小道上停着不走了。

那糟老頭在驢背上不由往前一傾。

他的頭差點沒有碰在驢頸上。

也就在他向前傾的刹那，微閉的雙目終於睜開一綫。

他也就明白了小黑驢忽然停下來不走的原因，——

泥土小道上，距那頭小黑驢不足三尺遠，三條紫衣漢子，一字橫排在小道當中，像一堵牆一樣，堵住了小黑驢的去路。

所以小黑驢不得不停步不走。

——小黑驢若繼續走下去，肯定與那幾個擋路而立的紫衣大漢相撞。

那五名大漢各手按腰間刀柄而立，神態兇悍，正虎視眈眈地注視着那糟老頭。

那糟老頭在張開雙眼睛，張口打了個呵欠，睡意朦朧的雙眼望也不望那五名紫衣漢子，伸手將掛在小黑驢左邊的一個酒葫蘆取下來，拔開塞子，就着葫蘆咀，仰脖子骨嘟嘟一口氣喝了幾大口，才咂着咀唇，舒暢地伸了個懶腰，將酒葫蘆重新掛好。

在這一連串動作中，糟老頭始終沒有拿眼瞥望一下那五名紫衣漢子，就像他們不存在一樣。

而五名紫衣漢子眞好忍耐力，像石像一樣不言不動，目光却凌厲無比，充滿了殺機。

糟老頭懶腰伸過後，才伸手輕拍着小黑驢的頸脖，充滿感情地低聲自語：「小黑，怎麼不走了？別是累了吧？」

語聲中充滿了感情。

那頭小黑驢像懂靈性般，將頭輕輕一擺，扭頭伸舌，輕舔着糟老頭的手背，然後一昂頭，伸長頸脖，朝五名紫衣人低沉地嘶叫了一聲。

也直到這時，糟老頭才像驀然驚覺到五名紫衣漢子當路而立，攔住了小黑驢的去路，拿眼掃了五人一眼。

但臉上却連一絲吃驚的表情也沒有。

但五名紫衣漢子在糟老頭目光掃視在他們臉上時，像被火星灼了灼般，臉皮微微搐動了一下。

糟老頭目光一掃五人，立刻收回，目光重新落在小黑驢身上，自語般道：「這五人攔着去路，顯然不懷好意，要命有一條，要錢可沒有了。」

小黑驢在糟老頭自語時，不斷昂首踢蹄，顯得煩燥不安。

那五名紫衣漢子之中的一個，終於忍不住了。「古愚，別做戲了，彼此心知肚明，錢咱們不要，識相的，留下小黑驢與酒葫蘆，走你的！否則……」

說話的是五名紫衣漢子中一名長着短髯的漢子！

糟老頭兩只昏濛的細眼一睜，一絲懼怕之意也沒有，瞥了五名紫衣漢子一眼，語聲平和地道：「你們怎知道老朽就是古愚？」

仍是那短髯漢子說話：「任你如何變化，只要看見你這頭小黑驢，及那個獨一無二的酒葫蘆，就知道是你！」

糟老頭苦笑一聲，輕撫着小黑顱，目光却落在那個酒葫蘆上、

那個葫蘆型式與普通的葫蘆一樣，但是體積却比普通的葫蘆要大了一倍有多，金光燦然，看來，這個酒葫蘆是黃金打造的。

當今江湖上，武林中，以黃金打造這樣大的一個酒葫蘆。騎着一頭小黑驢的人，就只有一個人稱「千杯不醉葫蘆翁」的古愚！

眼前這糟老頭騎在這靈健可愛的小黑驢上，驢鞍上掛着這獨一無二，體積碩大的金葫蘆，不是古愚，還有誰？

而這個看來毫不起眼，與小黑驢，黃金打造的酒葫蘆極不相襯的糟老頭，正是「千杯不醉葫蘆翁」古愚！

× × ×

「千杯不醉葫蘆翁」古愚翻身下了驢背，負手站在小黑驢前面，嘆口氣道：「看來老朽不承認也不行了，老朽身無長物，只得這兩樣最心愛的東西，老朽就算拚了這條老命，也不會放手！」

站在左邊的一名粗眉大眼紫衣漢子獰笑一聲，狠聲道：「古老兒，今天就算你拚掉一條老命，也决保不住你那一驢及那酒葫蘆！」

古愚皺皺眉頭道：「紫衣五煞，老朽實在不明白，你們爲何突然對老朽的這兩樣東西感到興趣，必欲得之而後甘心？」

嘿嘿一笑，當中短髯紫衣漢子道：「別裝糊塗，你到底是吃敬酒還是罸酒？」

古愚忽然嘻嘻一笑：「敬酒不吃，罸酒當然更加不吃，老朽只要喝自己的買的酒！」

說完，反手自驢鞍上取下那足可裝十斤酒的金葫蘆，拔開塞子，骨嘟嘟地喝了口酒。

五名紫衣漢子聞言臉色微變，互相打眼色，同時叱喝一聲，刀光連閃中，分上中下三路夾攻古愚！

古愚長笑聲中，身形不移不動，雙手捧着那黃金打造的酒葫蘆，張口一噴，先前喝下的一大口酒從咀裏噴出，四下裏激射散佈，佈成一道酒幕，遮擋住全身！

紫衣五煞成名江湖十年，自然對古愚這一手用本身內家氣功噴射出的酒雨深悉厲害，悶叫聲中，忙不迭撤身後退！

要知道古愚成名江湖垂三十年，一身內功已然登峯造極，爐火純青，這一口酒雨挾內勁噴出，足可以穿金洞石，紫衣五煞若不閃避被酒雨射中，無異是中了一件暗器！

古愚在紫衣五煞身形閃退的刹那，捧着酒葫蘆又喝了一大口！

不等紫衣五煞再度向他展開進攻，古愚身形一動，飄身跟進，口一張，又是一口酒雨噴出！

紫衣五煞一退正想又進，冷不防古愚一口酒雨又激射至，五人心頭一凜，閃避已是無及，手中刀各自急舞，護住全身！

但聽一陣急驟而凌亂的叮叮聲中，紫衣五煞雖然封擋住那陣激射而至的酒雨，但却被那陣激射至的酒雨撞擊得手臂發痲，不禁駭懔不已。

古愚一口酒噴出，眼見紫衣五煞手忙脚亂的樣子，不禁哈哈大笑起來：「老朽的酒滋味如何？」

而那頭小黑驢在古愚哈哈笑聲中，亦應和着昂首發出兩聲歡叫。

紫衣五煞這時臉色已有點變了，各自仗刀散立着，怔怔地注視着手捧葫蘆的古愚。

古愚捧着葫蘆又喝了一口。

紫衣五煞一見，握刀的手不由一緊，不約而同往後退了二丈之遠。

他們已領教過古愚兩口酒雨，心懷戒懼。

古愚却骨嘟一聲，將那口酒吞落肚，眨眨眼，咂唇道：「好酒，好酒，可惜你們剛才不嚐嚐，白白糟蹋了。」

紫衣五煞被古愚嘲弄得臉上齊皆變色，但却懾於古愚的酒雨厲害，俱不敢貿然再動。

「五位既然想刦本老朽的坐騎及酒葫蘆，爲何還不動手？」古愚舉袖抹去咀角酒漬，似笑非笑地望着紫衣五煞。

紫衣五煞被古愚這一說，不由氣往上衝，齊齊暴吼一聲，展動身形，又再對古愚展開攻擊！

這一次五人像豁出去般，攻勢兇猛異常，有若狂風暴雨！

古愚在五煞的狂攻下，不能像上次那樣從容了，身形在刀光環閃中，身形像旋風般疾轉，一溜璀燦的金光隨着他疾旋的身形環身展現。

但聽「錚錚錚」五下金鐵激响聲中，閃亮的刀光與璀燦的金光同時一歛，現出五煞與古愚的身形。

古愚仍然像沒有動過一樣，雙手仍然捧着那個黃金鑄造的特大酒葫蘆，氣定神閒，含笑望着紫衣五煞。

紫衣五煞却狠狽了，手中長刀歪斜在一旁，蹬蹬蹬連退幾步，才勉强穩住蹌退的身形。

五煞胸脯急促地起伏着，俱皆一臉駭異之色，怔視着古愚手中的金葫蘆。

却原來古愚剛才就是用手中的黃金酒葫蘆，當作兵器封擋了五煞那凌厲兇猛的長刀合擊！

古愚不但硬擋硬接了五煞的合擊，且還將他們震退，其內力之强，已到駭人程度。

要知道五煞在江湖上武林中可不是沒有名頭的，敗在他們手下的武林高手，沒有五十，也有三十，不是徒有虛名之輩，一身功力足可列入武林高手之列，合五人之力，仍然不是古愚一招之敵，怎不令五人心寒。

五煞在未動手時，本是充滿信心的，現在却動搖了。

「現在還想不想要老朽的坐騎與酒葫蘆？」古愚嘻嘻笑着掃了五煞一眼。

五煞吸了口氣，目光閃縮，沒有人出聲。

「你們到底想怎樣？」古愚喝了口酒，不耐煩地問。「老朽可沒有興趣與你們耗下去！」

五煞動了動，短髯漢子咳了一聲，色厲內荏地道：「古愚，別咄咄迫人，以為咱們怕了你，錯過今日，還有他朝，咱們走着瞧！」

接一揮手：「咱們走！」

這一次眞是說走就走，身形一個倒翻，接長身一掠，五條身形在小道上閃了幾閃，走了個沒影沒踪。

「千杯不醉葫蘆翁」古愚睜着一雙神光隱現的細眼，直望不到紫衣五煞的身影，才長長吁了口氣，捧起酒葫蘆，仰着脖子，一口氣喝了個够。

將酒葫蘆重新掛在鞍旁，伸手輕拍一下小黑驢，才翻身騎上驢背，親暱地低吟一聲。

那頭小黑驢歡叫一聲，四蹄一動，顛着屁股，輕快地一路碎跑下去。

而古愚在驢背上又再閉起雙目，搭拉着腦袋，幌動着身軀，打起瞌睡來。

看來，他除了喝酒，就是打瞌睡，眞是個妙人！

× × ×

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小黑驢馱着古愚，轉過一座山丘脚，前面豁然開朗，一片平陽地中，現出一個鎮集，鷄聲犬吠相聞，更有一角酒旗，在微風中輕輕拂動着。

好一個寧靜的山村野集。

小黑驢歡躍地低鳴一聲，四蹄一緊，直向那鎮集奔去。

而古愚仍然瞌睡如舊。

小黑驢很快就馱着古愚來到鎮集前的一片稀疏樹林子前。

若要進入鎮集，必須經過這片樹林子，所以小黑驢沿着道路奔進了樹林子。

古愚依舊瞌睡如故。

若有人在這樹子設伏，打着瞌睡的古愚很容易便中了暗算。

× × ×

樹林子裏果然有人設伏。

小黑驢走進樹林子，樹林子裏靜悄悄的，只有輕微的風吹落葉聲，陽光透過疏落的枝葉，洒下一地碎金，雀鳥此唱彼和地啁啾鳴唱着，樹林子內充滿了靜謐。

這一切看來皆沒有什麼異樣，而確實一絲半點異樣也沒有。

坐在小黑驢背上的古愚，似乎睡意更濃，腦袋一點一點的越垂越低。

小黑驢歡快地在林中小道上碎跑着，一雙長耳朵靈動地左右前後擺動着。

就快奔出林子口的刹那，驀然間小黑驢前蹄一絆，向前摔跌。

驚嘶一聲，小黑驢躍起前蹄，蹦跳着，却怎也躍跳不起，怒嘶連連。

坐在驢背上的古愚，這一刻身軀恍似不倒翁般，左搖右擺，前俯後仰，却就是沒有從驢背上摔下來。

更妙的是，她始終沒有張開眼看一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若是他這時候張開眼看一看，包保他再也坐不牢。

小黑驢掙扎蹦跳了幾下，終於前蹄一蹶，烈嘶一聲，往地上就倒。

這一次古愚再也坐不住了，身軀一歪，從驢背上滑跌落地。

眼看他就會摔個四脚朝天，不知怎的，也不見他身形有所動作，總之，到他落在地上時，是站着的。

小黑驢摔倒在地上，兀自掙動着四蹄，却怎也站不起來，嘶鳴不已。

却原來它的四蹄上，被幾根絆索緊緊地套扣着，越掙扎套索扣得越緊，如何掙扎得脫？

古愚一見，先不忙動手解開扣在小黑驢四蹄上的絆索，細眼一睜，神光四射地迅速四下打量了一下樹林子。

樹林子內一點異動也沒有。

古愚這才俯下身，伸手輕撫着小黑驢，喃喃道：「小黑，乖乖別動，很快就可以站起來了。」

說着繞到另一邊，動手解開小黑驢蹄上的絆索。

小黑驢立刻乖乖地不動，親暱地用腦袋挨擦着古愚。

古愚根本不是在解，只用兩指一揑，絆索就像水草一樣碎斷。

脫出絆索，小黑驢歡叫一聲，四蹄一撐，縱身站起。

也就在這時，面對古愚那面的林子深處，破空聲驟起，一片暗器像蜂羣湧襲般射向人與驢。

古愚聞聲知警，袍袖交揮而出。

但暗器却不是射向他的，而是集中射向小黑驢。

小黑驢雖然靈健，却不懂武功，如何閃躲得了這一大片激射向牠的暗器？

而古愚恰巧又站在小黑驢的另一面，很難全數擊下那激射到的暗器。

大片激射到的暗器沒錯被古愚揮出的雙袖擊落了一大半。但仍有一小半射在小黑驢身上。

小黑驢痛得一跳蹦起老高，痛嘶哀鳴聲中，蓬然摔跌落地，四蹄掙動了幾下，便不動了。

對於這一意外的變化，古愚似乎不能接受，睜着雙眼呆了一呆，倏然雙掌疾出，兩股强勁無儔，移山塡海的掌勁狂湧而出，眞是當者披靡，但聞劈勒嘩啦聲中，暗器發出的方向，樹木倒了一大片。

枝葉塵土飛揚中，五條紫色人影閃沒在林子更深處。

古愚雙眉聳動着，注視着五條紫色人影閃沒處，喃喃道：「若小黑有甚三長兩短，你們也不好過。」

話落，目光接一落，落在小黑驢的身上。

小黑驢動也不動，向天的一隻驢眼張開着，黯淡無光，凝而不動，咀角則有一縷黑血淌流出。

古愚一見，就知道小黑死了。是中了淬毒暗器而死的。

古愚一個身子索索抖動着，像再也支持不住般，晃動着慢慢蹲下來，伸出雙手，輕輕撫摸着小黑驢，咀皮咬動着，似在喃喃自語，却不聞有語聲。

這一刹間，他整個人恍似又衰老了很多。

這頭小黑驢陪着他走南闖北，足有五年，他本就是個生性孤僻的人，難得這頭小黑驢活潑靈健可愛，他對這頭小黑驢已產生了感情，視它為生命的一部份，如今……怎不令他又悲又痛。

今後，他將永遠失去小黑驢，又再孤單一人，在江湖上四處流浪。

× × ×

古愚終於將小黑驢埋葬了。

不但埋葬了，還為牠立了一塊墓碑。

古愚一手提着那個特大的酒葫蘆，佝僂着腰，垂首站在墓碑前，一頭斑白的亂髮隨風飄舞。

良久，他才轉過身，脚步蹣跚地朝鎮集走去。

× × ×

酒旗招展下，古愚獨自坐在酒館一角的一副座頭上，枱上擺着他那個數十年來隨身携帶的酒葫蘆。

這樣大的一個用黃金鑄造的酒葫蘆，擺在枱上，而它的主人竟然是個乞丐般的糟老頭，立刻引起酒館內其餘衆多酒客的猜疑與注視。

議論之聲紛起。

就連酒館的主人，也不時對那金葫蘆投以貪婪的目光。

古愚對於酒客的目光及議論，恍如不見不聞，獨斟獨飲，一杯接一杯在喝着悶酒。

他已在這小酒館喝了足有一個時辰，喝下肚的酒沒有十斤，也有七八斤。

他仍然在喝着酒。

酒館老板看在那個金光燦然的酒葫蘆上面，任古愚喝個够。

因為古愚若沒有錢付賬，還有那個金葫蘆。

所謂財物動人心，這大的一個金葫蘆放在桌上，自然引起一些無賴惡棍覬覦。

天下間不論是大城市，小鎮集，甚而鄉野之地，必然會有一些惡棍無賴之類的强徒，這個小鎮集也不例外。

古愚那個金光閃燦的酒葫蘆，已然引起了這鎮集上一班無賴惡棍的搶奪之心。

這班無賴的頭兒名叫賴鬍子，生得粗壯如牛，長着一臉大鬍子，手下有十幾名惡徒，平日橫行鄉里，作惡多端，鎮集上的善良居民，飽受他們欺壓，却懼怕他們的勢力，一直敢怒而不敢言。

而賴鬍子仗着自己有一身蠻力，加上學過幾年拳脚，手下又有一班無賴惡棍跟隨，儼然是這鎮集上的霸王。

如今，他由於聽了一個手下的回報，說小酒館內有個糟老頭帶着個大金葫蘆在喝酒，正自帶了一班手下，急匆匆趕向小酒館。妄圖搶奪那個金葫蘆！

古愚兀自在喝着悶酒，搭拉着眼皮，彷彿已醉不可支的樣子。

他外號千杯不醉，喝十斤八斤又怎會醉，他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痛惜那頭死去的小黑驢——他的良伴。

喝了一口酒，還未吞入肚中，酒館門外已傳來沓雜的脚步聲與及叱喝聲，緊接着，衝進來十幾條橫眉豎目，捋袖拽衣的漢子。

帶頭的正是賴鬍子。

這種無賴惡棍一進入酒館，所有的酒客恍如老鼠見了貓般，個個慌亂起來。

事實上，他們每一個人也惹不起這班兇神惡煞。

不少人陪着笑，哈着腰，討好地朝賴鬍子招呼。

賴鬍子却對他們哼也不哼一聲，一雙目光早已被古愚放在枱上的酒葫蘆閃燦的金光吸引住。

那些酒客一見，個個暗自鬆了口氣，慌不迭紛紛結賬離去。

那酒舖老板却暗暗叫苦不迭，若賴鬍子與那糟老頭衝突起來他的損失就慘了。——那肯定會將店內的桌椅杯筷砸碎破壞。

但他又不敢得罪這班瘟神，否則，損失將會更加慘重。

他在心裏嘆口氣，只盼望等一會不會殃及池魚就好了。

只不過眨眼間，酒館內衆多的酒客只走剩古愚一個人。

而古愚恍如不覺，依舊一杯接一杯將酒喝入肚子內。

× × ×

「老頭兒，這個酒葫蘆是你的嗎？」賴鬍子一步跨到古愚的枱子前，雙目中像有火噴出，注定在那金葫蘆上面，恨不得伸手一把揣在懷中，轉身就走。

他雖然外表粗悍，其實是個粗中有細的人，他雖然不將眼前這個乞丐一樣的糟老頭瞧在眼內，他還是想先弄清楚古愚的身份再下手。

古愚像聽不到般，連眼皮也沒有抬，骨嘟一聲將一口酒吞入肚內，接又舉杯就唇。

賴鬍子見古愚對他不瞅不睬，他在這

鎮集上橫行慣了，哪一個見了他不是奉承唯恐不及，現在却碰了這口悶釘子，如何掛得住臉，牛眼一瞪，蒲扇大的手掌用力一拍桌子，道：「老頭兒，你是聾子還是啞巴，惹得大爺性起，宰了你這老狗！」

隨在身後的一班惡棍無賴齊聲叱喝助威，聲震屋瓦。

那酒館老板及小二早巳嚇得不知躲到那裏去了。

性命畢竟比一切可貴。

賴鬍子那一掌力拍在枱面上，砰然大響聲中，震得桌上酒壺蹦起老高。那只金葫蘆不知是太重或是怎的，却動也沒有動，幌也不幌一下。

更奇怪的是，古愚手中滿滿的一杯酒，絲毫也沒有一絲半點濺溢出來，一滴不漏地張口喝了個乾。

賴鬍子不禁瞧呆了。

但他巳財迷心竅，明知古愚露了這一手，仍然不信邪。

古愚喝下那杯酒，才慢吞吞地抬起頭，睜開一雙昏醉的細眼，看了賴鬍子一眼，語聲含糊道：「你可是對老朽說話？」

賴鬍子本來對古愚起了懷疑之心，加强了戒備，如今一看古愚那瘦弱衰老的樣子，不禁疑心盡釋。

他本來懷疑古愚是個混跡風塵的異人，但古愚雙目不但沒有一絲半毫神光，連明亮也說不上，他這才放心大胆了。

賴鬍子牛眼怒突，喝道：「老狗，大爺不是對你發話，對誰？」

古愚這才拿眼掃視一下店堂內。

酒館內空蕩蕩的，除了他之外，就只有面對着他的賴鬍子，及跟在他後面的手下。

他露出吃驚的樣子，問：「怎麼客人都走光了？是否巳到關門的時候？要是，老朽也該走了。」

說着顫巍巍地扶着枱子作勢站起來。

賴鬍子哈哈乾笑幾聲，兇聲道：「坐着別動，大爺有話與你說！」

他巳認定眼前這糟老頭只是個普通人，他吃定了那個金葫蘆。

古愚還眞聽話，雙脚一頓，趺坐回椅子上。

「老朽與你非親非故，素不相識，有何話好說？」古愚有氣無力地說：「別阻着老朽喝酒。」

賴鬍子目中兇光閃現，獰聲道：「既如此，大爺也不打擾你！」

伸手就去搶奪枱上的金葫蘆。

在他以爲，輕而易擧就可以拿到那個金葫蘆，一走了之。

手巳觸在那個金光燦然的金葫蘆上，心中不禁狂喜。

那知，手腕上一緊一痲，他簡直看不清楚面前這糟老頭是怎樣出手的，總之，他的手腕如被一道鐵箍緊箍着動彈不得！

古愚一隻瘦骨嶙峋的手，巳然抓住他的手腕！

他不禁臉色一變。

奮力掙了掙，如何掙得動！

他還不知厲害，脹紅着臉，暴喝一聲：「老狗找死！」

一拳搗向古愚心窩。

這一拳他還聚了全身的勁力，倒也虎虎生風，頗有威勢！

在他以爲，這糟老頭兒無論如何也接不下他這一拳，更加承受不了！

但却再次叫他吃了一驚。

在他心目中認爲的糟老頭，竟然亦握拳向他醋砵大的拳頭。

他不禁心中竊喜不巳，暗忖：「這一次看大爺不將你拳骨打折才怪！」

兩拳刹那相擊。

但聽一陣難聽的骨折聲响起。

賴鬍子驟覺自己的拳頭宛如擊在一塊鐵板上那樣，一陣椎心的劇痛直沁心肺，忍不住大叫一聲。

古愚接將抓住賴鬍子的手一鬆，又再一推。

賴鬍子如何站得住，握拳的手腕虛垂着，有血沁出，向後踉退連連。

那些站在他身後的無賴惡棍，冷不防之下，被他撞得東倒西歪，有幾個甚至跌在地上。

總算有兩個機伶的左右一閃，自後將他扶住，他才沒有踣跌在地。

他忍着劇痛，低頭一看，他的腕骨巳斷，看來是廢了。

驚急痛怒攻心之下，不由兇性大發，嘶聲暴喝：「弟兄們上，殺了那老狗！」

那些無賴惡棍眼見賴鬍子腕骨折斷，無不心驚，但仗着人多，在賴鬍子的喝叫下，蜂湧撲向古愚。

古愚實在不想與這班無賴糾纏，伸手剛想拿起枱上的酒葫蘆穿窗逸去，眼前却巳刀光連閃，幾柄尖刀巳一齊往他身上招呼。

他雖然不懼，但總要招架閃避，殘眉一皺，握拳的手五指一舒，分光掠影般抓向那急閃的刀光。

幾名手握尖刀的無賴但覺眼前一花，接握刀手一緊一鬆，手中尖刀巳莫明其妙地到了古愚的手上。

這一來，那些無賴俱被古愚這神乎其技的一手震驚得呆住了，個個心底發寒，如見妖魅般，呆怔怔地站着，再沒有一個人敢上前。

也在這時，斷了手腕的賴鬍子，才驚覺到眼前的糟老頭，原來是個不露相的高人。

這一來他可嚇破了胆，臉上陣青陣白，哪還敢動那金葫蘆的歪主意，發一聲喊，捧着骨折的手腕，當先轉身奪門而逃。

那些無賴本是以他馬首是瞻，見他逃了，哪個還敢留下來，爭先恐後，刹那逃了個一乾二淨！

古愚嘆了口氣，搖搖頭，手一鬆，叮噹連聲中，將奪自那些無賴的尖刀掉在地上。

× × ×

「好高明的『分光千幻手』！」倏地，酒館門外有人拍掌笑讚。

古愚聞聲知警，目中神光暴現，投射向門口！

酒館門外，紫衣五煞中的老大，留着短髯的西門不惡正當門而立。

古愚目光盯注在西門不惡臉上。

驀地，他猝然感覺到按在酒葫蘆上面的左手一空！

心頭驚懍之下，他立刻知道上了個大

當。

他連看也不用看，就知道金葫蘆巳被五煞之中的其中一人，乘他注意力被西門不惡吸引住的刹那，自窗外伸手入來，攫去了桌上的金葫蘆。

怒喝聲中，他人巳斜身而起，一頭撞向桌旁的窗櫺！

碎响聲中，碎木激射，古愚巳像怒矢般撞破了木窗櫺，穿窗而出！

上半身才穿出窗外，左右兩旁一蓬暗芒巳激射向他頸身！

古愚吸口氣，不敢怠慢，雙袖交揮拂捲出，身形去勢不變！

一陣金鐵墮地聲中，急襲向他的大蓬暗器，巳被他雙袖全數拂捲落，一枚也沾不到身上。

而在這同時，他巳一眼瞥到前面數丈處，五煞之一正挾着他的酒葫蘆，向前飛掠。

「鼠輩哪裏走！」古愚一脚蹬在窗櫺上，身形去勢更快！

適在這時，兩道刀光自左右閃擊向他怒射的身形！

這兩刄蓄勢待發，勢若奔雷閃電，逼得古愚不得不身形在空中一折，流星隕地般墮向地下！

那自左右砍劈向他的兩刀，自然砍了個空！

但古愚墮地的身形沒有停下來，身形才沾地，雙手向地上發力斜撑，脚尖蹬地，身形沾着地面平射而出，一掠幾達五丈，緊追前面的五煞之一不捨。

也就在古愚身形沾地向前平射的刹那，四道刀光，縱橫交錯着向他墮地的位置砍劈下。

看來，五煞中的四煞不但想阻止古愚的追逐，還想將他砍殺在當地！

可惜，他們的刀勢慢了那麼一點點，噗噗四聲實響聲中四柄長刀以毫厘之差，砍不中古愚，而砍劈在地上！

四煞同時一驚，拔刀往古愚掠射的方向望去。

一望之下，四煞同時發出一聲呼喝，身形齊動，追掠向古愚！

古愚這一掠再掠，巳然追掠到離捧着酒葫蘆的五煞之一的背後不足二丈之外。

那個攫去酒葫蘆的是五煞之中的老四，名西門不智，此人輕功在五煞之中見稱第一，身手靈活，故此五煞派他去偸取古愚的酒葫蘆。

但古愚的輕功顯然比他還要好，不然，怎會追得上他。

西門不智一手挾着那個酒葫蘆，展盡身形，拚命往前飛掠，却總也擺脫不了古愚的追逐。

三五個起落之後，古愚巳追近到不足一丈的距離。

至於追在古愚後面的西門不惡四人，輕功本就比西門不智差了一籌，故此越追越落後，距離也越遠。

他們落在老遠眼見古愚就快追上西門不智，急怒交加，却莫可奈何，只有乾着急。

在前面急掠的西門不智心中越來越驚，因爲他巳感到逐漸迫近的古愚就快可以將他截下來。

終於，他倏然停止了向前飛掠身形。

因爲，古愚巳在這時候以天馬行空之勢，自他身後縱躍起，一陣風般掠過他頭頂，嗖地瀉墮在他身前丈遠處。

這一來，他若再不停下來，就只有一頭撞在古愚身上，等於將自己送給古愚。

古愚身形落地，足尖一旋，面對着西門不智。

這時候的古愚，再不像一個糟老頭。

但見他雙目神光湛然，殘眉聳揚，一頭斑白的亂髮向後飛揚，神志凜然，還有一股懾人的威態。

西門不智看得心頭驚懍不巳。

他雖然久聞古愚的大名，但只是聞名，眞正碰面交手，還是頭一遭，如今看來，見面勝以聞名，也見識到古愚的厲害。

古愚目光如電，冷冷地凝視着西門不智，沉緩地出口道：「老朽不想殺人，你若不想死，快將酒葫蘆交還老朽！」

西門不智雖然驚懍古愚的高明身手，但到手的東西，焉肯就這樣乖乖地交還給他，何況，這個酒葫蘆不同別的酒葫蘆，內中別有乾坤，他們五兄弟這次一齊行動，就是想得到這個黃金鑄造的金葫蘆，若這就交還給他，豈不是白費了一番手脚？

他用力挾緊了酒葫蘆，拿眼往身後偸瞥一下，見到四煞巳如飛急掠而來，距離不過十數丈，眨眼間就可以趕到來，遂胆氣一壯，嘿嘿乾笑兩聲道：「古老頭，你想得回這個酒葫蘆，簡直是夢想！」

古愚雙目中神光熠熠，倏地踏前一步伸手沉聲道：「快將酒葫蘆交還老朽！」

西門不智急忙退後一步。

這時，四煞巳趕上來，距西門不智不足三丈。

他就在西門不智退步的一刹那。古愚驀然身形一動，搶掠向西門不智。

這一着大出西門不智意料之外，而古愚的行動亦實在太快了，待到西門不智驚覺，想再退，巳是無效，被古愚欺掠到身前，伸出的手一探一抓，疾若電光乍閃般，一下子扣住了西門不智的左肩胛。

西門不智驚呼聲中，忙幌動肩頭，妄想脫出古愚的五指抓扣，却那裏能够！

左肩胛一緊，接一痛一痲，半邊身子軟痲乏力，挾在腰間的酒葫蘆自然亦鬆墮落地。

古愚這一次是志在必得，早有準備，身形微矮，右臂一探一抄，一把將那個酒葫蘆抄拿在手中。

接將抓扣住西門不智的左手五指一鬆，不容西門不智有所異動，運指如飛，一連點了他身上五處大穴！

西門不智大穴被封，石像一樣站在地上，動彈不得。

而古愚在點了西門不智身上五處大穴後，抓住重新得回的酒葫蘆。身形一幌，向後急掠！

刀光急閃中，恰好被他閃避開西門不惡四人揮斬向他的四把長刀。

一退丈二，古愚身形着地，嘲弄地望着西門不惡四人，嘻笑道：「老朽的酒葫蘆雖然頗值錢，你們也不是窮措大，何必定要搶刦老朽的酒葫蘆？」

西門不惡四人眼見一步趕不及，被古愚自西門不智手上將酒葫蘆奪回，氣急交

加，目露兇光，却不敢貿然衝上去，因爲他們都領教過古愚的厲害。

最令他們驚急的是，西門不智被古愚點了穴後，神志有如一個白痴那樣。

西門不惡急忙動手解開西門不智身上被封的穴道。

可是，任他用盡各種解穴的方法，依然解不開西門不智身上被封的穴道。

這一來，急得他一頭是汗，却束手無策。

其餘西門不善，西門不樂，西門不勇武功皆在西門不惡之下，連老大也解不開，更遑論他們了。

古愚趁着西門不惡四人手忙脚亂爲西門不智解穴的空隙，拔開葫蘆塞，喝兩口酒解解饞。

咂了咂咀唇，塞好葫蘆口。古愚才慢條斯理地向西門不惡四人道：「他們別妄想解開他被封點的穴道了，老朽是用獨門手法將他穴道封閉的，只有老朽才能解開他被封的穴道，若一個時辰之後，他被封的穴道不解開，他將會七孔流血暴斃！」

頓一頓又道：「你們若不想他死，乖乖地回答老朽的問話，若老朽滿意，自然會爲他解開被封的穴道。」

西門不惡四人聽得心中暗驚不已，而事實上他們無法解開西門不智身上被點的穴道，這一點足以證明古愚不是虛言恐嚇，他們雖然生性兇悍，却最是手足情深，爲了老四西門不智的生命，他們只好不情不願地屈服答應。

「古老頭，你有話就快問吧！」答話的是老大西門不惡。

古愚沉吟了一下，將着鬍鬚說道：「你們到底爲何要千方百計搶奪老朽的酒葫蘆？」

西門不惡臉有詫異之色。「你眞的不知道？」

古愚點點頭。

西門不惡不相信地望着古愚。「不管你是知道還是不知道，既然你這樣問，我只好答你。」

「別囉嗦了，那就快答吧。」古愚在這時候還不忘喝酒，骨嘟又喝了一口。

「因爲有人出十萬兩黃金，買你這個酒葫蘆。」西門不惡答得很爽快。

「什麼？」古愚差一點沒有將一口酒噴出來，睜大一雙細眼。「你是說有人願出十萬兩黃金買老朽的這個酒葫蘆？」說着舉了舉手中的金葫蘆。

「不錯！」西門不惡目光不由投注在那個酒葫蘆上。

古愚不禁怪異地低聲喃喃道：「老朽這個金葫蘆雖然是黃金鑄造的，但淨重只不過三斤九兩二錢，十萬兩黃金，足可以鑄造千百個這樣的酒葫蘆，那人不是瘋了吧？」

語聲一頓接又起：「那位出十萬兩黃金收買老朽這個酒葫蘆的人，你們必是知道是誰吧？」

西門不惡這次答得沒有那樣爽快。遲疑了一下，才道：「聽說是東方長明出這價錢收買你的酒葫蘆。」

古愚一聽，不禁愕了愕。怪叫道：「東方長明！怎會是他！」

接對五煞厲聲道：「五位是聽誰說的？別信口雌黃？敷衍老朽！」

西門不惡四人急忙齊聲道：「前輩，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咱兄弟怎敢騙你。」

古愚雙目眨也不眨地注視着五煞四兄弟，見四人一副急情的樣子，才點點頭道：「老朽姑且相信你們所說的。」

一頓接又道：「你們可知道東方長明出這樣高的價錢收買老朽這個金葫蘆的原因？」

五煞四兄弟面面相覷了一會，才由西門不惡道：「這一點，咱兄弟不知道。」

「眞的？」古愚細眼一瞪，兩道神光熠熠的目光掃視着四人。

五煞兄弟四人不禁心頭暗懍，齊聲急道：「前輩，咱兄弟怎敢打誑語？」

古愚目中神光一斂，揮手道：「好，你們走吧。」

五煞聞言大喜，慌不迭朝古愚抱拳一拱，接轉身準備離去。

但當看見西門不智穴道仍未解時，急忙轉回身，西門不惡搶先開口說道：「前輩……」

古愚截口笑道：「老朽言出必踐！」說着一晃身形，飄掠到西門不智身前，運掌如飛，連西門不惡四人也看不清楚他是用的什麼手法。總之，到他飄身後退時，西門不智已長呼一聲，人已能動了。

西門不惡四兄弟對於古愚的快速身法，及奇幻的解穴手法，驚佩不已，見西門不智無恙，那敢再逗留，喝一聲，五人同時轉身離去。

「慢着！」古愚沉喝一聲。「老朽還有話說。」

五煞聞喝，俱不由心頭一驚，同時刹住身形。

「前輩還有何話說？」西門不惡語聲有點怯怯地。

古愚陰沉着一張臉，目光凌厲地掃視了五煞一眼，語聲悲沉地道：「老朽那頭小黑驢可是你們殺的？」

五煞同時心頭一跳，臉色一變，不敢作答。

古愚目中殺機一現即隱。「那你們是承認了？」

五煞臉色再一變，仍沒有作答。

「你們可說得心狠手辣，一頭畜牲也不肯放過！」古愚聲調陰沉得可怕。

紫衣五煞俱皆心頭震懍，臉色三變。

古愚忽然悵然喟嘆一聲，語聲有點惘然地道：「你們可知道，那頭小黑驢伴老朽在江湖上浪蕩了差不多五年，是老朽的良伴！」

紫衣五煞不禁愧然垂下頭。

古愚臉上輕搐了一下，語聲有點空洞地說：「但你們却將牠殺了！從今後，老朽只好孤單渡日了。」

說到最後，語聲悲愴，神情落寞。

五煞雖然在江湖上名聲不大好，但都是性情中人，不然，他們也不會爲了老四西門不智而將因何要搶奪酒葫蘆的秘密向古愚說出來。

「前輩，你那頭小黑驢是我發射暗器殺死的！」五煞中最擅長發射暗器的老三西門不樂神情激動地踏前一步，愧然道：「要殺要剮，悉憑前輩處置。」

古愚目中異彩一閃，臉色緩和了不少

，目注西門不樂說道：「原來是你下手殺的！」

西門不惡五人兄弟連心，一見西門不樂挺身而出，同時不加思索地上前齊聲道：「咱們兄弟生死同命，前輩若是要爲那頭小黑驢報仇，只管向咱兄弟下手！」

古愚看得目中異彩連閃，長嘆一聲，揮手道：「難得你們兄弟同心，勇於認錯，罷！罷！罷！老朽焉會爲了一頭牲口，而要你們償命！」

語聲一頓，接道：「老朽希望你們從今後改惡從善，造福武林，你們走吧。」

紫衣五煞同時鬆了一口氣，感激地向古愚抱拳一禮，說道：「晚輩們謹記前輩教訓！」說完各自轉身急馳而去。

老友再聯手　共了昔日仇

夕陽殘照，將古愚的身影長長地投射在大道上。

古愚將那特大的酒葫蘆掛在腰旁，佝僂着腰，孤單地走在一條看上去彷彿無盡頭的大道上。

他那頭小黑驢已長埋黃土，再不能陪伴他走那漫漫長路，所以，陪伴他的只有他自已的身影。

他自從五煞口中知悉東方長明出十萬兩黃金收買他那酒葫蘆後，雖然有點不大相信——因他與東方長明相交幾近三十年，彼此了解甚深，知道東方長明不會這樣做，且也沒那樣多的錢財，但爲了查明眞相，故此他決定去找東方長明問個明白。

而這條大道，正是通向東方長明的長明莊的。

隨着時間的消逝，天邊紅艷艷的晚霞逐漸轉黯，而他投射在道上的身影亦漸退，終於，暮色佈滿了天空。

古愚抬頭望一眼暮色四合的天色，咀裏含糊地喃喃一聲，回顧前後一眼，見道上一個行人也沒有，伸手摸摸那酒葫蘆，接取下來，拔開塞子，一口氣喝了三大口，才長吁一口氣，接將塞子塞好，掛回腰間，身影一展，向前路急掠而去。

他是想在天沒黑前趕到長明山莊。

但他却不能如願。

× × ×

他的身影不過掠前三數丈，前面數丈處大道兩旁，驀然竄起六條人影往路當中一站，就像一堵牆，阻截了古愚的去路。

古愚自經過紫衣五煞三番四次的截攔後，早已提高驚覺，一見六人現身攔路，遂煞住身影，一雙細眼暴睜，打量着前路三丈不到處的六人。

而他心中亦很清楚明白，眼前這六人必是爲了他的酒葫蘆而來的。

他雖然有一身出神入化，高深莫測的身手功力，但當他目光將六人打量一眼後，亦禁不住心頭一緊，暗暗將功力提聚！

擋在前路的六人，個個太陽穴鼓鼓的，兩目中精光隱現，一望而知俱皆功力高深，不是易與之輩，扎手得很！

古愚雖然心內暗懍，表面上却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依然佝僂着腰，脚步緩慢地向前走去。

那六個人自在路當中一站，俱皆不聲不响，但十二道目光，却集中在古愚及他腰間的酒葫蘆之上。

很明顯，六人是爲着那酒葫蘆來的。

古愚却詐作不知，直向六人走去。

距離在不斷縮短，由二丈，到一丈，而古愚却沒有停下來的意思，繼續向前走着。

那六個人眼見古愚沒有停下來的意思，依然向他們走過來，俱不由臉色一變，目中精光大現，神情顯得有點緊張。各自不約而同將右手按在腰間上。

古愚却像個瞎子般，依然向前走去。

雙方的距離已不足半丈。

接着是五尺，四尺，三尺……

這刹那，氣氛緊張得簡直能將人窒息死！

那六個人在古愚走到離他們身前三尺時，一陣金鐵嗆啷聲中，各自將兵器亮出來，同時不由自主向後微退了半步！

古愚亦於這時將身形停下來。翻着一雙細眼，咀角泛現出一種譏笑之意淡淡道：「幾位不用說，是衝着老朽來的吧？」

這時有意無意地用手摸摸腰間的酒葫蘆。

六人目光微變，集中投注在古愚腰間的葫蘆上。

古愚眨動着細眼，嘖嘖有聲道：「想不到，眞是想不到，以幾位在武林道上的身份地位，竟然幹起黑道勾當起來！」

六人被古愚半譏半嘲的語氣說得目中怒光暴現，其中一個年約四十多歲，上唇留了短髭，手握長劍的怒哼一聲，悶聲道：「古老兒，十年不見，想不到你的口舌依然這樣犀利！」

古愚哈哈一笑，戟指短髭中年人道：「譚照，老朽也想不到你越來越無出息，幹起這攔路截刦的下流勾當！」

短髭中年人譚照外號神劍手，在江湖上頗有俠名，一手快劍使得神出鬼沒，鮮有敵手，被武林同道公認爲最有前途的劍客之一。

而他的名頭在江湖上亦很响亮。

以他今時今日的地位身份，幹出攔路截刦的匪賊行徑，當然大失身份。

譚照被古愚說得臉上陣紅陣白，怒聲道：「古老兒，不管你如何說，今天若不將你腰間酒葫蘆留下，譚某說不得只好將你留下了！」

古愚嘻嘻一笑，譏嘲地道：「狐狸終於露出尾巴了，只要你有這個本事，只管將老朽的酒葫蘆奪去！」

譚照嘿嘿一笑，陰陰道：「譚某或許沒有這個本事，但若他們與譚某聯手，相信總可以！」

說時左右一指其餘五人。

古愚一聽，心中不由一緊。

蓋因爲與譚照一道的五人，俱是在武林中頗有名氣的人物！

左邊一個身穿青衣，年約四十開外，鼻尖有顆黑痣，手執金鈎的中年人，正是武林中人稱「金鈎奪命」的秋江浩。

而與秋江浩一邊站着的一名黑衫人，年約只有三十多歲、身軀魁梧，雙手執一柄破山大斧，正是「開山一斧」褚一丁！

站在譚照右邊一個頭束金箍，手執一柄三尖兩刃刀的，外號人稱「二郞神」孫玉堂。

與孫玉堂並肩站着，身穿一件大紅袍，執一桿金槍的中年人，外號「金槍無敵」劉岱。

站在右邊最外的一名中年人，黑臉膛，碧眼赤髮，相貌怪異，手執一柄紫金刀的，是西域來的高手，姓金，名扎依。

這六人，除了金扎依之外，五人俱是中原武林道上頗有名氣的白道高手，想不到，爲了一個酒葫蘆，竟然聯手幹起黑道勾當來。

若是單打獨鬥，六人中沒有一人是古愚的對手，但若六人聯手，古愚就算有三頭六臂，也鬥不過六人！

古愚深明寡不敵衆這個道理，眼珠一轉，翻着細眼道：「六位這樣做，不怕被同道所不齒？有失身份？」

「開山一斧」褚一丁暴笑一聲，敞聲道：「只要將你這老小子一斧砍殺，此事就沒有人知，俺才不怕！」

古愚聽得心中一寒，表面上却哈哈笑道：「好，好！老朽就先領教一下你的斧法！」

他是想激怒褚一丁先與他動手，先擺平了他，好削弱對方的力量。

褚一丁性子本就暴烈，聞言暴喝一聲：「俺就先讓你這老兒知道俺的厲害！」

說完，一步躍前，揮動着那柄足有六十斤的開山大斧，以「力劈華山」之勢，摟頭蓋頂，劈向古愚！

可別小看了褚一丁這一斧之威，勢道沉猛雄渾，大有一斧劈下，山崩地裂的氣勢！

古愚對於褚一丁這有如開天劈地也似的一斧，自然是避其鋒銳。

眼看着斧鋒以電閃雷劈之勢劈臨頭頂，古愚吸口氣，飄身向後急退！

一退盈丈。

褚一丁的開山大斧以分寸之差，劈了個空！

× × ×

六人這一次的行動，本是以譚照爲首，如今褚一丁自行搶先動手，譚照本就不悅，爲恐被他一人這莽撞的行動弄壞了大事，譚照在褚一丁動手時，曾出聲喝止他，無奈褚一丁一斧劈出，如天雷驟發，再也收不回，想停手也不能了！

譚照更加不悅，心中惱道：「就讓你這廝吃吃苦頭也是好的！」

遂不再喝止褚一丁，也不招呼「二郎神」孫玉堂等四人上前聯手攻擊古愚。

而孫玉堂等四人亦惱恨褚一丁不按照事先商量好的一切行事動手，個個懷着不滿的心情，瞧着褚一丁與古愚動手，沒有一個人提議上前助褚一丁一臂之力。

這一來，正合了古愚的心意。

褚一丁一斧劈空，不待招式用老，半途中雙劈一沉一擰，開山大斧反臂掄砍向古愚腰間。

古愚這時早已打定了主意，見斧鋒挾着勁風寒氣攔腰砍到，身形再動，向後疾退！

這一次飄退了足有二丈有多！

一退再退之下，古愚已退了足有三丈遠。換句話說，與褚一丁的距離足有三丈，而距離譚照等人幾近四丈。

古愚是謀定而動，再退之後，反手摘下了掛在腰間的黃金酒葫蘆。

接着以最快速俐落的手法，拔開塞子，喝了一口酒！

這個動作，可說簡直不將褚一丁看在眼內！

褚一丁二斧劈空，經已怒氣勃勃，這時更是怒火騰騰，暴吼一聲，身形隨着掄出的斧勢向前躍進，斧勢不停，接連向古愚劈出連環九斧！

這九斧聲勢驚人，迅速絕倫，斧鋒交織成一道寒森森的刄網罩劈向古愚全身。

古愚早有打算，根本就不打算招架，長笑聲中，身形立退。

這一退，沒有四丈也有三丈。

離譚照五人足有七八丈。

而褚一丁的九斧，自然亦劈了個空！

這時，譚照五人見古愚一退再退三退已然明白古愚的打算，俱不由神色一變。

「快將那老小子截攔住！」譚照低呼一聲，身形搶先掠出，半空中一個跟斗，接一長身，老鷗一樣飛掠向古愚！

孫玉堂，秋江浩，劉岱，金扎依四人接連騰躍起，撲向古愚。

古愚三退之後，不等褚一丁再撲前向他展開攻擊，腰身向後一仰，足尖一彈，反身向後蹬掠！

——他在甫與褚一丁動手時，還不打算走的，後來一想，還是走爲上着，才接連向後飄退，爲的是將距離拉長，那麼，譚照等人就很難將他截攔下來。

古愚這一着大出褚一丁意料，愕了一愕，虎吼聲中，揮舞着開山大斧，騰身追撲古愚！

他的輕功本就差古愚一籌，加上一柄大斧速度自然比空身慢，那裏追得上古愚。急怒得他虎吼連連。

颼地，褚一丁驀覺頭上勁風急掠而過，抬眼一瞥，原來是譚照，騰空自他頭上急掠而過，追向古愚！

譚照的輕功身法看來很高明，一掠再掠，已將褚一丁拋在後面。

掠空聲接連響起，四條身形自褚一丁左右及頭頂急掠而過。

褚一丁不用看，也知道是秋江浩，孫玉堂四人。

看來，六人中，以他的輕功最差勁！

褚一丁眼見五條人影將他拋在後頭，不禁羞憤得臉色脹紅，身形倏頓，咬着牙一斧將一棵合抱粗的樹攔腰砍斷，望了一眼遠在十丈外追逐的幾條人影，用力在地上蹂蹂脚，身形一轉，朝着相反的方向急掠而去。

× × ×

古愚反身倒掠而出，在空中身形一轉，去勢更疾。

身形掠出十數丈後，回首一瞥，見譚照一馬當先，在他身後四五丈外緊追不捨，後面秋江浩四人緊跟，不禁殘眉暗皺，倏然停下來，猛地喝了一口酒。

那口酒却沒有吞落肚中，而是含在口中。

他一口酒才含在口中，譚照人如怒鷹般，飛掠而至，距他只不過二丈左右。

好快的輕功身法！古愚禁不住暗讚一聲。

譚照眼見就要追上古愚，驀然發覺一

片雨霧向他激射罩至，鼻子嗅到一陣陣酒香，心頭一懍，知道厲害，不敢怠慢，叱喝一聲，身形一頓，劍舞袖揮，在身前佈起一道劍牆氣幕。

這剎那之間，秋江浩四人亦接連掠到，却被那急罩而至的雨幕將四人亦給擋住了。

「幾位小心，這是那老小子的『金龍佈雨』！」譚照一見四人掠至，忙提醒四人！

四人識得厲害，忙不迭各自揮動兵器，封擋遮攔那挾着嘶嘶勁氣的酒雨霧幕！

但聽一陣急激的連串叮叮亂響聲中，譚照五人將那片酒雨霧幕擊落揮散！

五人第一次見識古愚的「金龍佈雨」絕技，雖然將酒雨霧幕擊落揮散，但也被那點點挾着氣勁的雨點擊得手臂有點痲，莫不驚懍！

要知道，古愚這招「金龍佈雨」是運聚體內那股精純的內家氣勁，將含在口內的一口酒逼噴出，是故噴射出的酒雨，每一點皆含着古愚那强勁無比的內勁，宛如暗器，其力道足可穿金洞石！

譚照五人還未鬆過一口氣，倏地，又是一片濛濛的酒雨霧幕向他們激射罩至，五人吸口氣，再次舞動手中兵器。

緊接着，一片片酒雨霧幕接二連三向五人激射湧罩至。

五人只好全力封擋揮擊，被那濃烈的酒氣薰得有點頭腦發昏，哪裏還有暇理會古愚。

侍到五人將最後一片酒雨霧幕揮散後，前面那裏還有古愚的影踪，早已走得不知所踪！

譚照秋江浩五人不禁你眼望我眼，愕住了。

「這老小子眞狡猾，讓他逃了！」譚照陰沉着臉，語聲從齒縫中迸出。

「這都是姓褚的不好，不按照事先商量好的一切行動，至令他有機會逃脫！」金扎依雙目中兇光閃動，說着生硬難聽的漢語，環目搜尋褚一丁。

衆人這才發覺褚一丁沒有與他們一起追上來。

譚照恨聲道：「姓褚的還算見機，不然，有他好瞧的！」

「他不聲不響走了？」秋江浩詫聲地問。

「當然是走了，不然，他躲起來撒尿不成？」孫玉堂人長得斯文，說話却很粗魯。

「譚兄，那老小子逃了，咱們現在怎樣辦？」「金槍無敵」劉岱有點喪氣地望着譚照。

譚照哼了一聲，斷然道：「爲了那十萬兩黃金，當然是追下去！」

十萬兩黃金！四人俱精神一振。

「姓褚的小子走了倒好，咱們每人可以多分些！」金扎依目中露出貪婪之色。

「那就不要躭延，免被那老小子逃遠了追不上！」譚照話聲未落，身形當先向前掠出。

四人身形晃動間，跟着急掠而去。

× × ×

天下間用黃金鑄造的酒葫蘆確實不多，但淨重三斤九両六錢的葫蘆却值十萬兩黃金，却是天下罕有。

究竟一個用黃金鑄造，重三斤九両六錢的酒葫蘆，因何會值十萬兩黃金，這就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了。

要知道，十萬兩黃金足可以鑄造出千百個這樣的金酒葫蘆而有餘。

故此，這樣超過本身價值的金酒葫蘆，之所以值十萬兩黃金，必定有其令人值得重視的價值及其原因。

而現在，古愚正專心一意在察看手上這個值十萬兩黃金的酒葫蘆。

他是坐在山邊一塊大石上，將葫蘆內的酒喝個清光，才仔仔細細地察看的。

但他將整個葫蘆察看了無數遍，亦敲打過無數遍，甚至連那個塞子也差點揑碎，依然發覺不到手上的金葫蘆有何異樣之處，更發覺不到葫蘆本身有何重大秘密，弄到他對着手上的酒葫蘆，瞪着一雙細眼，樣子有點痴呆了。

他是怎也想不通，這個樣子普通用黃金鑄造的酒葫蘆，因何會這樣值錢。

最後，他有點頹然，將酒葫蘆放在石上，古愚搔搔頭，眞想將這個酒葫蘆一手扔出老遠，拋却以後的煩擾。

但，這是他師父臨終時遺贈給他的唯一物品，他又怎能將它扔掉呢？

他再一次拿起酒葫蘆，重新細察一番，依舊發覺不到什麼，搖搖頭，苦笑着將葫蘆掛在腰間，伸個懶腰，從石上跳落地上。

抬頭望一眼天色，離晌午大約還有一個時辰，他決定趁着白天繞路趕到長明山莊。

——只有當面向東方長明詢問，才能解開自己隨身携帶了幾近三十年的金酒葫蘆，何以値十萬兩黃金的謎。

因爲是東方長明出這樣鉅的一筆黃金來買他的酒葫蘆，所以東方長明必然知道其價值之所在。

× × ×

在荒寂的山野間奔躍了足有一個時辰，一路上都沒有遭遇到攔截的人。

這令到古愚放心了不少。

又急趕了大約半個時辰，古愚站在一座山的山腰處，俯望山脚下一片平地，清晰地望到曾經去過數十次，建築雅緻的長明山莊。

他是想起了往昔與東方長明在莊內把酒暢飲，對月開懷的歡樂日子。

他實在不相信東方長明會是出十萬兩黃金，收買他的酒葫蘆的買主。

要不是紫衣五煞言之鑿鑿，他是不會輕易對東方長明有所懷疑的。

畢竟兩人相交已多年，彼此深爲了解，他一直都很了解東方長明的爲人，是一個重信義的人。

在山腰上呆呆望了一會，古愚才縱跳如飛般往山下躍落。

他在下山途中想了想，決定還是光明正大地拜訪東方長明，就像以往一樣。

× × ×

東方長明在莊內聽下人回報多年好友「千杯不醉葫蘆翁」來訪，高興得連鞋也沒有穿上，穿着一對白襪子，就往外急步走去。

還未到莊門口，老遠就看見腰掛那個

特大酒葫蘆，斑髮蓬飛的古愚，欣喜地搶步上前，一把執着古愚的雙手，連連搖動着，笑嚷道：「老酒鬼，是什麼風將你吹來的，是否嗅到了愚兄自釀的香稻酒發出的酒香，特意趕來的？」

東方長明年紀在六十開外，身軀高挺，一頭白髮。但臉色却很紅潤，只有幾道淺淺的皺紋，他年紀雖然比古愚大，看他的樣子，還比古愚壯健得多。

老友相見，自然份外親熱，古愚雖然對東方長明有所懷疑，這時也暫時丟開了，開懷地哈哈笑道：「小弟的鼻子一向很靈，東方兄你這裏有好酒，小弟豈能錯過，不趕來才怪！」

東方長明邊打量着古愚，邊拉着他的手往內走。「老酒鬼，說實在的，你已是有半年沒有來探望愚兄了，這一向去了什麼地方？噢。你那頭小黑呢？」

古愚聽他提起小黑，不禁笑容一斂，嘆口氣道：「小弟這一向還不是東逛西蕩，本來早想拜望老哥哥你，只是最近却發生了一些莫明其妙的事，連小黑也被人用暗器射殺了，小弟這次來，是想向老哥哥你查詢一件事的。」

東方長明聞言，不由訝地停步望着古愚，急聲問：「酒鬼，發生了什麼事，快對愚兄說。」

古愚凝眸注視了東方長明好一會，才點頭道：「待小弟先塡飽肚子，喝點酒，才慢慢說吧。」

古愚之所以願將最近發生的一切告訴東方長明，是他看出東方長明眼神湛然，絕沒有半點虛假欺騙之色。

東方長明拉着古愚邊走邊笑說道：「愚兄眞是高興得昏了頭，差點忘了招呼你這個無酒不歡的酒鬼。」

×　×　×

吃飽喝足之後，古愚伸伸腰，接着一連喝了三杯香稻酒，嘖嘖連聲道：「好酒，果然是好酒。」

東方長明亦喝了一杯酒，笑道：「旣然是好酒，就喝多幾杯吧。」

古愚却忽然神色一正：「酒當然要喝，但這件事若不弄個清楚明白，小弟怎也不敢開懷暢飲！」

東方長明目視古愚，道：「酒鬼，這究竟是怎的一回事，快說出來吧。」

古愚略略一想，突然問：「老哥哥，你最近可是發了一筆橫財？」

東方長明訝然望着古愚。「酒鬼，你是怎麼了，愚兄隱居在此已足有十五年，從未離開過山莊一步，橫財何來？難道會從天上掉下來不成？」

一頓接又道：「別是在外面聽到什麼謠言吧？」

古愚在東方長明說話時，一直注意着他的神態，見他絕沒有一絲裝作之色，心中釋疑。

但却神色凝重地道：「老哥哥，這件事小弟也不相信是你主使的，無奈那謠言說的是你，小弟只好找老哥哥你問個清楚明白。」

東方長明急道：「酒鬼，旣然你相信得過愚兄，快將一切說出來。」

古愚沉緩地道：「外間傳說，老哥哥你出十萬兩黃金收買小弟這個酒葫蘆。」

說時伸手拍拍腰間的酒葫蘆。

東方長明聽得一怔，隨即氣急地道：「這是從何說起，愚兄何來十萬兩黃金，酒鬼你對愚兄的身家也不是不淸楚，就算連愚兄也算上，也不值十萬兩黃金！」

頓一頓續道：「這簡直是胡說八道，居然開這樣大的一個玩笑！」

古愚正容道：「若果這是個玩笑，他們絕沒有理由這樣一而再，再而三地攔路截刦小弟，務要搶奪到小弟這個酒葫蘆而後甘心！」

「到底是誰對你說，愚兄要收買你的酒葫蘆？」東方長明以掌擊桌。

「紫衣五煞！」古愚一字字說出。

「紫衣五煞？」東方長明目中寒芒湧現，寒着聲道：「愚兄與他們從無仇怨，他們却信口雌黃，誣衊愚兄，愚兄非找他們說清楚不可！」

說完怒容滿臉地站起來。

古愚這時已知道東方長明是被人誣衊的，便伸手按着東方長明的肩頭，道：「老哥哥，且別衝動，這件事可能是另有陰謀！」

東方長明愕然問道：「酒鬼，這話怎說？」

古愚神色凝重地望着坐回椅上的東方長明道：「老哥哥你想想，外面無端端的傳說你要收買小弟的酒葫蘆，而事實上却根本不是，這擺明了有人在暗中搗鬼！」

東方長明不由點頭。

「再說，小弟這個酒葫蘆雖然是用黃金打造的，但小弟左看右看，下敲上打，也看不出這個酒葫蘆值十萬兩黃金！老哥哥你說，這其中是否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說時將酒葫蘆從腰間摘下來，遞給東方長明。

東方長明接過，端詳察看了好一會，搖搖頭道：「這雖然是用黃金鑄造，但沒任何奧妙特異之處，怎值十萬兩黃金？」

將酒葫蘆放在古愚面前的桌面上。接道：「酒鬼，這件事確實透着古怪！」

古愚伸手摩挲着桌上的酒葫蘆，有點憂慮地道：「一日不找出發出這謠言的人，小弟就一日不得安寧。」

東方長明問道：「目前，有多少人動過你這個酒葫蘆的主意？」

「先是紫衣五煞，後來是『神劍手』譚照，『一斧開山』褚一丁等六位在武林中頗有名聲的高手，小弟若不是見機得快，只怕現在不能與老哥哥坐在一起喝酒談論這件事了。」古愚舉杯喝了口酒。接將兩次的遭遇向東方長明說了一遍。

東方長明聽完後，亦皺眉道：「這確是很難應付，爲今之計，必須盡快將散出謠言的人揪出來，不然你將難於應付！」

古愚深有同感地點點頭。「那小弟只好再到外面四處逛蕩，希望藉着那些人截刦老夫的機會，僥倖能查問出這幕後主使人！」

東方長明推椅而起。「酒鬼，愚兄與你一起到外面走走。事情牽扯到愚兄身上，說不得只好再涉江湖了！」

古愚張口正想說什麼，外面忽然傳來一陣雷鳴般的轟笑聲。

兩人不禁一怔。

笑聲未過，語聲接起：「兩位不用到

江湖上四出找尋那出高價收買酒葫蘆的主謀人了，老夫可以告訴你們！」

語聲蒼勁沉宏！

東方長明與古愚俱不由臉色微變，擰身齊往草堂外望去。

×　×　×

草堂外，一名身穿灰袍，身軀高大，鷹眼獅鼻闊口，鬚髮皆白的威猛老者，正自大踏步跨入草堂內。

這老者年紀看來足有七十過外，但舉止間却有一股懾人的威勢！

東方長明古愚兩人一眼瞥見這灰袍老者，臉色齊皆一變，驚道：「雷驚天！」

灰袍老人發出一陣震耳的宏笑聲，捋鬚道：「不是老夫，還有誰？」

笑聲一歛，沉聲道：「難得兩位還記得老夫！」說話時，目光鋒銳地盯視着古愚東方長明。

古愚東方長明再也坐不住了，霍然站起來。「雷驚天，想不到你還未死！」

灰袍老人正是三十年前縱橫江湖，殺人無數的黑道巨擘，「天雷手」雷驚天。

十九年前，雷驚天在應天府外截刦一個退休吏部侍郎，得手後正欲下手將那退休侍郎的全家殺死滅口的當兒，恰好被意氣風發，結伴同遊的古愚東方長明撞上，兩人本就嫉惡如仇，大怒之下，與雷驚天拚殺起來。

激鬥了差不多五百招，兩人終於將雷驚天重創，救下了那侍郎一家五十多口。

兩人本欲殺了雷驚天，但見雷驚天已氣若游絲，活不了，遂不忍下手殺他，揚長而去。想不到，當年肯定活不了的雷驚天，竟奇跡般地活了下來，如今出現在兩人眼前！

雷驚天怨毒地瞪視着兩人，切齒道：「你們當然想不到，就是老夫，也想不到會活下來！」

古愚東方長明知他還會說下去，默然看着雷驚天，不出聲。

雷驚天目中怨恨之色更濃，尖笑兩聲，道：「幸巧在老夫臨咽氣時，恰好被當年有『醫殺手』之稱的怪醫石心寒遇上，老夫與他原是素識，他喂了老夫一粒秘煉珍藏的『九天回魂丹』，保住老夫一口眞氣不散，在他的悉心照料下，老夫才得以不死！」

兩人靜靜聽完，俱不由心生懊悔，悔恨當年一念之仁，沒有痛下殺手，致留下今日的禍根。而兩人亦同時悟到，那散佈謠言，說東方長明出十萬兩黃金買古愚酒葫蘆的事，可能與雷驚天有關。

「雷驚天，此次找上門來，意欲何爲？」東方長明凝聲說。

「當然是報當年之仇！」雷驚天目中殺機充盈。

「好，那就動手吧！」東方長明踏前一步。

「兩位想死，也不用太急。」雷驚天忽然露出一絲得意的笑容，「兩位難道不想知道收買古酒鬼那個酒葫蘆的人的身份姓名嗎？」

古愚吸了口氣平淡地問：「是誰？」

雷驚天望了兩人好一會，才慢條斯理地用手指指着鼻尖道：「是老夫！」

古愚東方長明雖然猜估到幾分，如今乍聞雷驚天直截了當地承認了，俱不由心頭一緊。

「你這樣做目的何在？」古愚有點不明地問。

「目的就是將你引來東方老兒這裏！」雷驚天得意地打了個哈哈。「你以爲那個酒葫蘆眞的值十萬兩黃金？那眞是荒害滑稽得好笑，老夫放出這消息，就是想江湖上那些貪財之輩，紛紛向你下手截刦，殺了你最好，可以免我費一番手腳，而你不死，則必會找東方老兒查問個清楚明白，那正好中了老夫一網打盡之計，免得老夫殺了一個，再費一番勁殺另外一個！」

古愚東方長明聽雷驚天侃侃道來，心裏却感到寒意陣陣，暗忖：「這老賊好陰毒的佈局。」吸口氣，東方長明咬牙道：「老賊，咱倆人已如你所願在一起，咱們可以放手一拚了却這段仇怨！」

「話已說明，你們就算不動手，老夫也會動手！」雷驚天神態變得獰厲猛惡。

東方長明與古愚打了個眼色，身形各自打橫跨出一步，形成合擊之勢。

雷驚天猛吸一口氣，狂笑道：「當年兩位聯手合擊老夫，老夫了無所懼，今天老夫再鬥鬥你們！」話聲未落，也不見他怎樣作勢，身形一幌，已欺到東方長明面前，左拳直搗而出，發出一下悶雷也似的響聲，搗擊東方長明鼻樑！

拳未到，一股凌厲的拳風已奔襲向東方長明，好威猛的一拳。

東方長明當年與古愚聯手合擊雷驚天，惡鬥五百合才將他重創倒地，其身手之高，可想而知，比起當年，他從雷驚天這一拳，感覺到其功力又高了很多！

當下心頭暗懍，不敢硬接他這一拳，偏身一閃，一手疾出，截斬其腕脈！

雷驚天身形才動，古愚也動了，身形一個閃繞，來到雷驚天背後，一掌吐出，拍向他背心！

雷驚天發出一聲巨吼，恍如半天裏打了個焦雷，左臂一沉，反臂一拳擊向東方長明小腹！與此同時，身形半轉，右拳疾出，擊向古愚掌心！

東方長明變化神速，化掌爲爪，扣向雷驚天左肩！

「啪」一响，古愚雷驚天拳掌相擊！

古愚但覺一股山岳般的拳勁湧到，以他的一身功力，也抵擋不住，被擊得蹌退一步！而在拳掌相擊的刹那，雷驚天卸肩收拳，飛起一脚，踢向東方長明心窩！

東方長明一爪扣空，心中一驚，雷驚天的一脚已挾着凌厲的勁風疾踢而至！

好個東方長明，倏地上身一仰，施出鐵板橋。剎地一响，雷驚天那一脚擦着他腹衣踢過！

東方長明疾忙雙足一蹬，倒射出去！

雷驚天吼一聲，一拳震退古愚擊向他的一拳，身形一個虎躍，追擊東方長明！

東方長明倒掠出二丈過外，脚才沾地，還未挺起腰桿，雷驚天一拳已疾擊向他丹田！

東方長明心內一慌，却慌而不亂，仰後的腰身。猝然向地上一倒，接着打橫翻滾！雷驚天拳勢一沉，擊向倒地的東方長明！

「噗噗噗」接連幾响，隨着東方長明

翻滾過的地上，塵土激揚，現出五六個深寬盈尺的坑洞！

眼看着在地上翻滾的東方長明就要被雷驚天的拳勢已擊上，倏地，一條人影如鷹隼般疾京、雷驚天！

雷驚天拳勢已追上東方長明的身形，一拳正要擊下。驀覺頸側勁風凜然，心中一驚，顧不得擊殺東方長明，自保要緊，一仰身，一拳由下斜擊而上，啪聲中，一條人影翻滾着倒飛而出！

東方長明得到這喘息機會，身形斜竄而出，身形一拔站在地上，一額是汗！

剛才那一刹那，眞是生死一髮，怎不令他心驚！

而剛才救了他的，當然是古愚！

古愚剛才飛撲雷驚天，解了東方長明之厄，硬接了雷驚天一拳，被擊得身形倒翻滾落在地，一條手臂骨痛欲裂，氣喘不已，臉也白了！

雷驚天一見兩人那狼狽的樣子，不由撫掌狂笑起來。「今日管敎你倆個橫屍當場，方解老夫當年之恨！」

說罷，一步步向兩人逼去！

東方長明古愚兩人經過這一番接觸，已知道雷驚天的一身功力，比當年高出一倍有多，自己的功力雖也有增長，但比起他來，却差得遠了！

兩人眼見着雷驚天向自己走過來，臉上陰晴不定，提聚功力，準備全力一拚！

雷驚天冷笑着一步步向兩人逼近。

兩人的一顆心逐漸收緊。

倏地，古愚目光瞥到離自己身側不到五尺處桌子上的酒壺，心中一動，驀地衝向雷驚天，雙拳疾擊向他雙目！

東方長明一見古愚不要命地衝向雷驚天，當下毫不猶豫，長嘯一聲，拚死撲向雷驚天！

雷驚天冷哼一聲：「找死！」晃肩側頭，一拳搗出，從古愚的雙拳間穿過，疾擊向古愚心窩！古愚却是謀定而後動，雙拳作勢擊出，人却已倒飛而回！

雷驚天那一拳自然擊不中他。

而古愚倒飛回的身形恰好落在桌子前，還未落地，反手一抄，一把抄住那酒壺，往咀裏就倒！雷驚天一拳擊空，正欲飛身追撲古愚，東方長明已然撲到，雙拳如雨，擊向雷驚天！

雷驚天去勢被阻心中大怒。「老夫先斃了你！」雙拳轟轟發發如天雷般擊出。

「啪啪」暴響聲中，東方長明連接雷驚天十八九拳，被逼退了三大步。胸中血氣翻湧，雙臂酸痲！

雷驚天獰笑一聲，左臂將東方長明雙拳壓住，右拳疾擊向他胸膛。東方長明雙拳被制，封擋不了，眼見雷驚天一拳擊至，大驚之下，身形盡力一側，避重就輕，蓬然聲中，肩頭挨了重重的一拳！

東方長明如受雷擊，忍不住發出一聲悶叫，再也站不住被擊得離地倒飛向後！

雷驚天狂笑一聲，追撲向東方長明，欲一舉擊殺之！

驀地，一片白濛濛的雨霧斜刺裏向他湧至。夾着陣陣濃烈的酒香，熏人欲醉！

雷驚天被這陣雨霧一阻，去勢不由一頓！因爲這陣酒雨來勢迅疾，挾着嘶嘶勁風，無異是一蓬激射至的暗器！

雷驚天不得不掌劈袖揮，擊散這片雨霧！那知，這蓬雨霧還未揮散，後面一片雨霧又激射湧至，刹那將他整個人罩在一片白濛濛的雨霧中！

這些激湧向雷驚天的雨霧，當然是古愚的把戲，施出了「金龍佈雨」這一招，將酒壺中的酒含在口中，一口口將酒向着雷驚天噴出！

雷驚天空有一身高深莫測的功力，但却被激湧而至的酒雨霧氣所籠罩了。弄得他手忙脚亂，就是看不到外面的情形。

這是很危險的，很容易被偷襲。

而古愚的目的就是這樣，用酒雨將雷驚天困住，好讓東方長明向他偷襲。

東方長明焉有不明白古愚的意思，落地後再也忍不住，張口吐了口血，深深吸了一口氣，壓下翻滾的氣血，不聲不響地撲向被困在酒雨中的驚雷天。

這時的雷驚天不但被霧雨困住，且還被那熏人欲醉的酒氣熏得有點頭腦暈酡酡的，雙目也被濃烈的酒氣熏得張不開來。

也就是在這時，東方長明撲至，繞着那團酒雨霧氣閃電般擊出百數十拳。

每一拳皆擊向酒雨霧氣中央.

雷驚天頭腦昏眩，雙目差點睜不開，加上被霧氣所蔽，等於一個瞎子，什麼也看不到，兩手要揮散激射湧至身前的酒雨霧氣，如何還顧得了其它，東方長明擊出的百數十拳，雖然不是全數擊中他，但他也挨了二三十拳。

這二三十拳可够他受了。只聽雨霧中發出幾聲驚天動地的吼叫聲。

東方長明拳出不絕。但就在這時，酒雨一停，霧氣四散，現出雷驚天的身形。

東方長明一驚，扭頭一看，原來古愚已將壺中酒噴個清光，隨手一揚，將酒壺力擲向現出身形的雷驚天。

雷驚天才脫出酒雨霧氣。一口氣還未喘過，腦袋糢糊，加上中了東方長明二三十拳，全身疼痛，血氣翻湧，反應自然比平時緩慢，驀然覺得一道旋風臨頭，欲想閃避，已是無及，噗一聲沉响中，但見紅白飛濺，咀裏發出一聲厲烈的吼叫，身軀晃了晃，蓬然栽倒在地。

東方長明忙將目光落在倒地後動也不動的雷驚天身上，發現他腦袋破碎，嵌着一把酒壺，這才放心地長喘了一口氣。

但當他將目光投射向古愚時，却大吃了一驚，驚呼一聲，急掠向古愚。

古愚整個人像爛泥一樣萎頓在地，臉色白得怕人，雙目閉起，狀若死人。

東方長明一把攙扶起古愚，疾聲問：「酒鬼，你怎麼了？」

氣息微弱的古愚良久才微睜開雙眼，語聲低緩地道：「沒什麼，死不了，只……是內力耗損過度，歇……歇就沒事了。」

東方長明一顆提起的心這才放下。

「那老賊怎樣了？」古愚繼續地問。

「被你擲出的酒壺擊碎腦袋死了。」東方長明興奮地在古愚耳邊大聲地嚷叫。

古愚咀邊泛出一種寬慰的笑意，嘟喃道：「咱倆從今後……可以高枕無憂，開懷喝……個痛……快……了。」

「酒鬼，你要喝多少也有，今晚就與你喝個不醉不休！」東方長明說完，才發覺古愚昏了過去……

（完）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溫涼玉・文
黃耀基・圖

大俠傳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公子襄被九臉龍王打得節節敗退，正危殆間，方覺閒突然而至，打跑九臉龍王，公子襄慶幸獲救，乃向方覺閒致謝，豈料對方却要與他決一死戰。蓋方覺閒前此曾受人之托，要置他於死地，公子襄無奈即與方覺閒同入一木屋內決戰。這時，唐甜率同江傷陽等三人來至屋外，正待將唐方等三人置死，以圖滅口，忽然，遙見「神州結義」八人飛掠而來，於是急將唐方等三人挾入另一木屋內，窺伺鐵星月等人動靜，原來八人是到處去找尋蕭秋水的。唐甜便走出來，誆騙八人離去，之後，便動手要殺唐方，手起劍落，却被一顆石子將劍彈開……

歷盡重重險　自動赴唐門

木屋一戰

就這緩得一緩，來人已到了衆人面前，身法之快，罕所未見。

瘋玩老人、江傷陽、甄厲慶都一愣，只見來人溫和洵儒，發這一顆力似千鈞飛石的人，竟是一名中年文士！

唐甜忽一現身，如蛇一般溜到唐方背後，文士道：「妳別拿唐姑娘威脅我，妳知道，妳只要一伸手，我便殺了妳。我沒有殺過人，但妳若敢動唐方姑娘，我就殺妳。」

唐甜這時貼唐方極近，但她確實沒有把握可以在這人面前挾持唐方。而且她雙手被兩顆飛石震得酸痲，出手也定必因此遲緩，這文士武功又絕非自己等人能敵，正轉念間，知道文士雖舉手間可殺自己，但也沒有絕對的把握從自己手中救下唐方，知道此時不談條件，尚待何時？即道：「我不傷害唐方，你也不要傷害我。」

瘋玩老人、江傷陽、甄厲慶見唐甜似乎十分畏懼此人，心中都惴惴，沒人敢上前動手。那文士點頭道：「好，妳放唐方，我放妳走。」

唐甜喜道：「君子一言，」

文士嘆了口氣道：「快馬一鞭。我騙妳作甚？」

唐甜即刻離開唐方，笑得甜甜，道：「你是武林前輩，說了的話可不得不算數喲。」

文士搖首道：「我說過的話，自然算數。但妳這樣逆天行事，總有一日，會遭報應的，還是及早回頭的好。」

唐甜一笑道：「梁大俠也不必這樣詛咒我，上頭這天，有時也不怎麼靈的，好人快死，壞人當道，也有的是。」

瘋玩老人、江傷陽、甄勵慶等面面相顧，……梁大俠？……莫非是……？三人心中，驚疑不定，連地上穴道受制的海難遞，也是暗自揣測。

文士道：「我不是詛咒妳。上天報不報是在天，人心安不安是在人。善惡到頭

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

唐甜打躬作揖，涎笑臉，漫聲應：「是——那小女子走得了罷？」

文士道：「我還要問妳一件事。」

唐甜道：「喲，你說放我走，可沒提條件兒。」

文士看了她一會，終於道：「所以妳可以不答。」

唐甜眼珠子一轉道：「梁斗梁大俠貞是信人。」

文士微微一笑：「人言而有信，份屬當然，妳也不用捧我。」

瘋玩老人等聽得來人竟是音年名動江湖的大俠梁斗，心中驚得莫可名狀，以哀求眼光望向唐甜。原來梁斗俠名卓著，十年前武功雖不算頂尖兒高手，但他行事光明，仁俠爲懷，威名遠播，聲威猶在他武功之上，所以黑白二道，無不敬重，近年來他武功更有大進，名副其實，所以一顆石子，也能以至柔之力，發出至剛之威。

唐甜却暗度：自己此際，正待用人，不如做個順水人情，救了江傷陽等三人，讓他們感激一輩子也好。便道：「你問我答，但這三人，須也一齊放了。」

梁斗微笑道：「這三人殺來作甚？我本就無殺人之意。」三人聞悉大喜，形露於色。

唐甜一昂首，櫻唇噏動，問：「你要問什麼？」

梁斗瞧着她，一字一句地問：「地眼大師死於妳手中，是不是？」

唐甜不動聲色，反問：「你說過不殺我的，是不是？」

梁斗冷然道：「我說過不殺，就是不殺。」

唐甜冷笑道：「懷抱五老已找過公子襄的麻煩了，是不是？」

梁斗點頭。「但誤會也已經冰釋……妳害不着人。」

唐甜淺淺一笑，似一頭美麗的紅狐，瞇着雙眼道：「那你都知道了，還問我作甚？」

「果是妳殺的！」梁斗歎氣道：「我就知道是妳殺的。小小年紀，如此歹毒，眞叫人難以置信。」

唐甜道：「也沒什麼，行走江湖，心不狠，手不辣，一個女孩子去闖，只有送死的份兒。」

梁斗想想也是，便沒說下去。唐甜挨近一些，膩聲道：「梁大俠，小女子從小就敬慕你的爲人，却不意你梁大俠像沙河裏的石頭，磨得沒稜沒角了，風采名聲，都教蕭秋水一人搶光了，還費神費時爲他東尋西覓，實是挑雪塡井，枉費心機。」

梁斗微微一笑道：「唐甜姑娘，妳這番話，跟別人說去，也許還眞生效。我們是蕭大俠的朋友兄弟，要是這就信了，那就枉作半世人了，這些風言風語，如雪裏埋人，久後自明，不頂事的。」

唐甜氣得一頓脚，一噘嘴，道：「好，你不聽就罷，我也省省氣。」掉頭就走，瘋玩老人等三人忙不迭跟上，梁斗忽道：「慢。」

唐甜怕梁斗反悔，即道：「梁大俠，你就當我嘴上抹石灰白說好了，何必丟了一世俠名。」其實她心裏害怕，梁斗貞動起手，四人可不是他的敵手。

梁斗淡淡地道：「俠名在我，如同虛幻。我不殺妳，妳且放心。不過……」梁斗頓了一頓，雙目逼視唐甜，道：「若是他日妳再胡作非爲，撞在我手裏，就如此劍。」他反手一拗，「崩」地一聲，竟把劍柄拗了下來，劍身仍然留在樹幹裏，隨手一揚，「伏」地一聲，唐甜只覺髮上嵌了一物，正是那劍柄。剛才梁斗以飛石破三人截擊，再震飛短劍打入樹中，是何等剛勁，而今劍柄射入髻內，竟毫髮不折，又是何等渾圓的柔勁。唐甜手裏揑了一把冷汗，作聲不得，猛回身，急縱而去。

江陽痕、瘋玩老人、甄厲慶見唐甜一走，更忙不迭緊躡而去。

梁斗回首一笑：「委屈你們了。」一一替唐方、海難遞、秦歌衫解開穴道。

× × ×

只是唐方身上穴道，是抱殘所封，饒是梁斗武藝超羣，功力深厚，竟也解不開，梁斗道：「眞糟，五老忘了跟我說解他們獨門點穴手法之道了。」抱殘所封之穴雖解不開，但唐方被唐甜等所點穴道却一一解除。

唐方一旦能開口便叫：「梁大叔……」

梁斗輕拍她肩膀，柔聲道：「妳受苦了……」

秦歌衫也叫：「老爺……」梁斗原來身份是「梁忠王」，歌衫對他自是尊敬有加。海難遞在一旁，自慚魔道中人，正是叫也不是，不叫也不是。

梁斗却向他笑道：「這位就是『西方霸主』了？能棄暗投明，精神可感。」

海難遞見梁斗識得自己，心下一陣慚愧，澀聲道：「梁大俠，我，我，作過很多錯事……」

梁斗哈哈笑道：「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忽問：「我那孩兒呢？」

唐方等這才省起木屋內已無尖銳兵刃之風，道：「他與人入內決鬥去了。」

梁斗對自己兒子，有莫大信心，淡淡地道：「他又和誰交手去了？」

唐方這可急了。「公子原爲了相救我們，受了九臉龍王幾下重擊，那人及時趕至，重創了慕容不是，也故意受了不輕的傷，堅持要與公子一戰……」

梁斗一聽，這才動容，能傷得了慕容不是的，武功自然不俗，而故意掛彩不佔人便宜，更是好漢所爲，梁斗道：「那人叫什麼名字？」

唐方道：「我聽說……他說是姓方的，叫方覺閑……」

這一下梁斗幾乎跳了起來，道：「那人可是高挑個子，皮膚白皙，傲氣迫人的年靑人？」

唐方道：「是。」只見梁斗宛若給人兜心一捶，失神喃喃重複道：「天意，天意……」

唐方詫問：「那人是誰？」

梁斗唉了一聲，道：「這場決鬥，可萬萬不能打的。方覺閑是趙師容之徒，學的是『五展梅』劍法；公子襄的五路刀法，是柳隨風柳五公子嫡傳之『五瓣蘭』……」說到此處，仰天長嘆：「惟昔年柳五的武功，略在趙師容之下，他的刀法只

怕非『五展梅』之敵。」

其實「五展梅」未必勝於「五瓣蘭」。「權力帮」中李沉舟、趙師容、柳隨風三人，柳五武功未必遜於趙師容，只是柳五公子生恐李帮主妒才，故意不炫露絕而已。其實柳五的刀法，却必定輸給趙師容，此乃因柳五因深愛趙師容，又不敢忤逆李沉舟，破壞李、趙之情，故早萌死志，恨不得死於趙師容手下才甘心。故此他的五記刀法，對付別的武功，天衣無縫，攻無不克，但對到趙師容的「五展梅」劍法，到了最後一招，却有一個老大的破綻，足夠讓「五展梅」最後一劍殺了他。

當年柳五爲救李沉舟、趙師容，戰死於權力帮總壇，他對趙師容摯愛，李沉舟亦深知，但此事隨李、趙、柳三人之外而無人知曉，而今近十年後，趙柳門人弟子，竟因命運湊合，決戰於此，可謂造化弄人。

可是梁斗等並不知道，柳五留下的刀法，竟有極大的破綻，爲趙師容的劍法所趁。他們只憑當日李趙柳三人武功聲名推斷，公子襄可能輸給方覺閑而已。

關於這點連方覺閑和公子襄本身都不知道。

此刻兵刃風聲已停，是不是他們已分出了勝負，也定下了生死呢？

誰生？

誰死？

× × ×

唐方急道：「既然如此，大叔快去遏止這場打鬥。」

梁斗問：「他們在何處交手？」

秦歌衫急得火燒似的，一指木屋，道：「就在那裏……剛才還有打鬥聲……」

只見木屋寂寂，却是一點聲音也無。

海難遞也道：「現在去阻止，也許還來得及。」

梁斗頓足歎道：「既已沒了聲息，恐怕格鬥已完了，阻止不及了……」頓了一頓，又道：「如果相鬥未分勝負，我這一闖進去，分了任一人的心，或兩人都失神，只怕就更無生理，弄巧反拙了……」

秦歌衫急得要哭：「這……這如何是好！」

梁斗歎道：「天意，天意啊！」其實他關切兒子安危，自己也是心亂如麻。

唐方心中也亂得像搓一堆麻繩似的，公子襄過去對自己的種種好，一一浮現在心頭，只覺得他平生對蕭秋水未得一見，但經自己一番言語，即含辛茹苦地甘冒惡名尋找了近十年，結下了不少仇恨，種下了不少恩怨，却從未有半絲後悔，心中不禁一陣愴然，只望菩薩保祐，公子襄能平安無事，但又回心一想，那高傲青年方覺閑，又何嘗該死呢？

衆人望去，只見木屋之門，緊緊閉着，一點聲息也沒有。那在山中潮濕的木板，順着山意翠色一映，深綠如苔，直似一棵巨樹的幹。

只是裏面的人呢？

那一戰戰了沒有？

孰勝孰負？誰死誰生？

唐方忍不住嚷道：「總要想想法子的呀……」

梁斗忽然吸一口氣，挺身，一揮雙袖，道：「我去看看……」一直往那木屋走去。

衆人見他長身而去，一時都說不出話來，生怕木屋的門一被打開，就會跌出死屍來。

× × ×

其實梁斗心裏也緊張。只是他沒有說出來。

他兒子的武功，有部份是他親自調教的，但柳五的「五瓣蘭」，當日飲譽武林，連和尚大師、太禪上人也死於刀下，昔年這兩人武功乃遠勝自己，梁斗因柳隨風這五刀教的是自己兒子，不是他自己，他便不去偸學。

方覺閑學的是趙師容的「五展梅」，「五展梅」當年在當陽城論武，連斬武當卓勁秋、華山冉豆子等數大高手，名動一時，饒是梁斗現下武功，非昔可比，但一旦推門入屋，驚破二人凝聚於身的莫大功力，變成招不得不發，令轉移到驚擾者第三者身上——那時梁斗自度縱盡全力，也未必能抵得住二人聯手一擊。

——也罷。那時唯有身死。梁斗暗忖：孑然一身，一生總算義所當爲，惟一的憾事，是蕭兄弟生死未知，其他的事，倒沒欠着甚麼；有沒辦好的，只要襄兒平安，必會一一妥理，毋須罣心。

想到如此，心中倒坦然了。

這時他已走到木屋之前，心中轉過千百般念頭，舉起了手，正要推門——門却「衣呀」一聲打開了，只見一個人蹌踉走出，挨住門扉，身子搖搖欲墜。

衆人忍住驚呼，定睛看去，原來那走出來的人是臉色慘白的公子襄！

他雙手正橫抱着一個人，却正是方覺閑。

方覺閑一身白衣，染滿了血，梁斗退了一步，又驚又喜：「你……你……你殺了他……！」

公子襄「噗」地跪地，悲聲叫：「爹！……他贏了，却死了！」衆人不明所以，只見公子襄神容慘澹，哀傷欲絕，誰也不敢相勸。

× × ×

原來公子襄和方覺閑進入了木屋後，兩人都知道此番必有一場惡鬥，却凝神以待。

兩人都不急於動手，再觀察對方的破綻，誰知兩人一旦觀察之下，都驚覺對方全無弱點。

唯一的弱點，就是兩人的目光。

誰在眼神上示了弱，誰就是露出了破綻。

所以兩人定神以視，誰也不先動手。這時兩人心神，只有敵手，當眞是耳聽不聞，眼視不見，全無感覺，惟有敵人。所以在外面發生的一切，憑兩人的功力，反而沒有聽到。

這樣也好，如果兩人聽到了外面的危機，一旦分了心，爲敵所趁，必死無疑。

兩人對峙越久，越來越佩服對方，只覺得前面的敵人，慢慢變成朋友，從陌生變成了了解，從防衞變成友善。

然而友善是對敵時的死敵。

兩人覷不破對方的弱點，反而越暴露了本身的短處：因爲互相敬重，頓生一種

「識英雄重英雄」的心態誰也出不了手。

要知道一流高手對峙的時候，是心神意態武功才學傾盡以對，就如兩人辯論一般，各展奇謀，鋒機百出，到最後兩人從不識到相識，人格赤裸裸表露，如傾談一般地相互識重起來。

兩人對峙甚久，出手的意志，却越來越薄弱。

就在這時，忽有長嘯破耳傳來！

這本是粱斗在遠處的長嘯，目的是引他兒子相和，好尋見他之行踪。

公子襄、方覺閒因聽到粱斗長嘯之際，唐方、唐甜等都尚未聽到，原因是：一，粱斗的內勁遠勝唐甜等，所以唐甜等揚聲說話，公子襄、方覺閒反毫無所聞。二，粱斗的內功，是陰柔流長的一種，越經重重障碍，回音越大，公子襄、方覺閒鎖在屋內，反而聽得更清晰。三，粱斗的內力，不見得比「金刀」胡福等高，但他以柔勁催聲，更能及遠，是故藺俊龍等大聲說話，木屋裏的方覺閒、公子襄因專心應敵，反而聽不到，而粱斗發聲，却能聽見。四、粱斗的長嘯聲，在唐甜等未聽到前更遙遠的清嘯，方覺閒、公子襄兩人已早先一步聽到了。

乍聞嘯聲，兩人俱是一凜。

兩人立刻醒悟，對方是敵人；對付敵人，若有心存仁慈，等於自尋死路！

方覺閒聽見嘯聲，不禁一驚，驚的是竟有內力如此柔長的高手趕來；公子襄乍聞嘯聲，爲之一震，知道是父親來了。

兩人在這剎那之間，都曾分了一下子心。

這霎眼間，兩人都有了破綻。

方覺閒，公子襄都同時出手！

「五展梅」與「五瓣蘭」！

趙師容和柳隨風的絕學！

× × ×

梅花蘭花成血花

柳五的刀法和趙師容的劍法！

梅花孤峭！

蘭花淸秀！

這是武林第一等劍法和第一流刀法的決鬥！

× × ×

梅花點點枝頭，蘭花片片飄浮。

第一刀第一劍交擊平手。

從第二劍起，方覺閒已持兩柄劍。

一黑一白。

這正是當年蕭開雁的「黑白雙劍」。

公子襄不只有一柄刀。但他能使出「五瓣蘭」招式的只是一刀。

淡青色的刀。

亦即是從前柳五公子的青刃！

兩人又交手一招，青刃如青龍蟠動，黑白劍如風起雲勇。

到了第三招，公子襄忽覺壓力增强：要是對手只有一把劍，他或許還對付得了，但對方却有兩柄劍……黑劍處處牽制青刃，白劍猛下殺手！

事實上，連當年學「五展梅」在麥城大顯威風的南宮無傷也只是練成單手發劍，不似方覺閒能雙手同分展「五展梅」，守勢與攻招併施的程度。

到了第四招，柳五刀法上的聲勢大增，殺着連扣，險中求勝，絕處逢生，反而將方覺閒雙劍迫得手忙脚亂。原來大凡一種絕招，經過年歲與無數戰鬥後去蕪存菁，自有其精義，「五展梅」是一柄劍所施的劍招，方覺閒以兩把劍去使，劍勢上大增聲威，但一到較精深奧妙、反璞歸眞的第四招後，優勢忽去，而公子襄的一柄短刃，反而短中帶險，險裏却有着處處致敵於死的高招。

兩人一旦交上了手，因旗鼓相當，一上來就用了自己的看家本領；而「五展梅」和「五瓣蘭」一旦出手，誰也無法控制生死——不管是自己的，還是對方的：贏了就生，敗了就死；對手也是一樣。

第四招方覺閒閃躲得甚是勉强，到第五招——也是最後一招，方覺閒只覺對方青刃倏忽，隱約如蘭花瓣瓣，秀麗絕俗，對它已全無敵意，只想束手待斃；方覺閒明知如此，也非死不可，但又控制不住心神，那倏忽的青刃已搶入中宮，方覺閒長嘆一聲，第五招的「五展梅」只好遞了出去！

豈知這一招施出，局勢全易。

公子襄只覺朶朶寒梅，如雪飛落，無限清爽，恨不得讓落花降拂臉上，那青刃的刀勢，不但沒有封住雙劍，反而迴刀反捲，被「五展梅」所帶，連同雙劍一刀，刺向自己額、頸、窩心三處！

公子襄此驚非同小可，但「五展梅」和「五瓣蘭」都是兩人生平絕學，再無一招可以自救；他此時方知「五瓣蘭」刀法絕不在「五展梅」之下，但是到了最後一招，「五瓣蘭」竟剛好成爲「五展梅」的套招，自動帶入必死的自毀中，公子襄茫然不知所以，只有束手待斃；他却不知創「五瓣蘭」者柳隨風，一生坎坷，力爭上游，全爲了趙師容，然趙師容嫁給提擢他成名的帮主李沉舟，痛苦之餘，不敢表達，深情無寄，只恨不得死在趙師容劍下，方有解脫之樂。

兩人恩怨纏綿，柳五却終於爲救李沉舟與趙師容，死于唐門暗器下。但兩人所創絕招，却由兩人弟子分出生死高下！

不過公子襄並沒有死。

死的是方覺閒。

他突然將雙劍勢道一逆，「五展梅」依然是「五展梅」，但勢度變得全往自己身上而發。

於是兩劍一刀，全刺入他的身體內。

× × ×

公子襄呆住了，待他奔過去時，方覺閒已倒在血泊中，公子襄攬着他，震慟地問：「你……你爲甚麼要這樣做？」

方覺閒搖頭一笑，眼神裏透露出一種悠長的倦意，說：「……我根本就不想殺你……你我無寃無仇，我何必要你死？我旣答應了人，只好非殺你不可……但你在武林激濁揚淸，我只是山野閒民……我死得，你死不得……所以你死不如我死……」說到這裏，紅潤的薄唇帶着驕傲的笑意：「……我雖死，但我勝了你……」

他說完這句話，就與世長辭。

他一生抱負，不過是作個與世無爭的平凡人，結果事與願違，學就一身本領，爲了一句諾言，去殺一個毫不相識的人，結果在動武中相知，不忍殺他而自殺。

梅花消逝了，蘭花不復存，在他白衣上，一黑一白一靑，三件兵刃，染成了血花。

× × ×

公子襄哽咽道：「……是我敗了，他不想殺我，但劍招已出，無可挽回，只有身死。」

他短短幾句話，說得極爲難過，粱斗等雖不知箇中詳情，但可以想見其中包含多少驚心動魄的格鬥，肝胆互照的相知，出人意表的變化，出神入化的武功。

秦歌衫禁不住歡喜：「只要人……平安沒事就好了。」

公子襄澀聲道：「可是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

唐方道：「公子，殺方相公的人，不是你，而是唆使他來與你決鬥的人……你應該找到挑撥離間者，替方相公報仇。」

公子襄甚依從唐方的話，便說：「我得先把方相公埋葬……」衆人合力挖穴，不勝唏噓。粱斗感歎道：「這幾年江湖上，比過去寂寥多了，人材凋零，算得上人物的，死的死，失踪的失踪，散的散，隱居的隱居，譬如孟相逢、孔別離……」

話說到這裏，使唐方忽然想起一事，失聲道：「剛才……對不起，打斷了大叔的話。」

粱斗問：「不要客氣，是甚麼事？」

唐方道：「剛才蕭大哥的舊屬弟兄們：鐵星月、大肚和尚、陳見鬼、林公子、胡福、李黑、藺俊龍、施月、洪華等人來過……」

公子襄動容道：「他們來過？」他從傳說中對蕭秋水的兄弟們，仰慕傾遲，慳緣一見，正待詳問，只聽唐方道：「他們實心眼兒聽了唐甜的話，給引到遠路去了，只怕趕不到唐家堡。」

粱斗跺足道：「這干老兄弟，石灰木炭一把抓，就是黑白不分，當眞屬呂布性情的！」當下道：「他們走了多久？」

唐方答：「有一刻鐘。」粱斗嘆道：「現在下去追，只怕追不到了。」他深知那幾人輕功厲害，縱有輕功不怎麼的，內功也强，就算內功、輕功都不太行的，武功也倒嚇人，這一路急奔去找蕭秋水，只怕現在不全力追上，這一干人不知跑到天涯海角的那座崖那處角去了。

當下粱斗向唐方問明李黑等去處，以及往唐門的路向，一一記住後，又替海難遞接好了雙手腕骨，一面道：「你們先趕去唐門……我追到那幾個肉鍋裏煮元宵的小混蛋，再來與你們會合。」又道：「你們一路上，要多加小心，襄兒受了傷，唐姑娘穴道未解，海霸主傷不碍事，但也不宜動武……歌衫兒應先發訊號，通知子弟來此接應，才趕去蜀中，比較妥善。」說到最後，「我去了」三個字時，人已自各人眼簾消失。

× × ×

歌衫自知一人之力，保護不了三人，又知責任重大，不敢怠慢，忙自袖裏抽出一小彩花筒，「呼」地一聲，一道藍色火花，直冲天空，散成星狀，端是美麗。

公子襄慚愧地道：「我保護姑娘不力，令妳屢受驚嚇，實在是罪該……」

唐方笑道：「怎麼？當我是外人？還是弱不禁風的大姑娘，處處要人保護？」

公子襄赧然道：「『懷抱五老』的事，因我而起，所以才連累姑娘……到如今姑娘受那末多苦，本以爲穴道數個時辰即解，不料一封就是三天，到現在穴道未解，實是我罪衍。」

唐方聽公子襄語態誠懇，知其當眞歉疚於心，便正色道：「公子千萬別那麼說，我至今沒受一點傷，都是公子、海兒和歌衫兒三人拚死相救，公子和海兒還受了重傷……都是我累的，我却還未表歉疚，怎麼倒過來說呢。這樣說……我聽了更難過。」

海難遞聽唐方提到他，心裏一甜，微微笑道：「其實要算起來，我才是罪魁禍首呢……要不是我刦了唐姑娘來，公子早就救了姑娘了……」

秦歌衫靈活的眼珠兒轉了轉，調侃道：「我說呀，我也有錯哩。」

衆人不禁一愕，實想不出秦歌衫何錯之有。

唐方知她調皮，故意問：「妳又錯在那裏？」

秦歌衫嘻嘻一笑道：「在『客來客棧』之前，我若好好保護姑娘，姑娘就不會被那老和尚刦走了。」

唐方知她要緩和氣氛，笑罵道：「呸，妳救得了我！」

秦歌衫裝得個鬼臉，衆人見她活潑可愛，都不禁笑了起來，陰霾一掃而光。這時忽聽背後有脚步聲，秦歌衫甚是機靈，屢遇暗算，早有警惕，一閃而退，公子襄笑道：「是羊舌寒他們。」

秦歌衫喜形於色，放下心頭大石。只見白衣長袍的羊舌寒，率了三名門生，氣喘咻咻的趕了過來。

羊舌寒一見場中情景，他何等聰明，立即明瞭幾分，拜倒於地，惶愧道：「公子，姑娘，屬下等來遲，請公子降罪。」

公子襄學着唐方的話道：「你當我是什麼人了？」兩人相視一笑，公子襄笑道：「那裏學來了這些規矩？入我門下，不必這一套，你是他們的大師兄，領頭作好榜樣兒，別成了一門人饅頭裏面包豆渣，旁人不誇自己誇。」

羊舌寒恭聲道：「是。」上前一步，忽然左手五指，勢若奔雷，急點公子襄頭部、本神、頷慶、目盲、正菅、率角、承靈、臨泣、懸顱、陽白、懸厘十處要穴，右手如靈蛇閃躍，疾彈公子襄後腦天冲、浮白、腦空、竅陽、風池、完骨、玉枕、强間、絡却，瘈脈十穴。右足飛起，踢向公子襄小腹四滿穴！

這剎那間，羊舌寒連攻公子襄二十處死穴，一處要害！

公子襄猝然遇襲，他兩隻手掌，立即舉了起來，十指如彈急弦，抖動如飛，瞬間將羊舌寒二十指死穴攻勢，完全接了下來。但是四滿穴的一脚，驟起倉促，沒能避得過去，公子襄「砰」地中了一脚，全身一麻。

這一麻僅是短短霎間的事，公子襄一股眞氣，直透四肢，所封之穴立解，但僅在這短短的時間，羊舌寒又飛足踢中了他「京門」、「大包」二穴，然後雙手再拿住他的「肩井」穴。

若在平時，公子襄運氣沖穴，穴道將解未解，他已可以出手搏敵，但此刻猝受暗襲，氣未運注，加上先前屢受重創，聚力不易，終於數道要穴被制，軟倒當堂。

他倒下來時，耳際只聽一聲哀呼。

另外三名跟隨羊舌寒而來的門生，一齊出手，秦歌衫躲不及防，一下子，她明麗的瞳孔睜大，三件兵器，五件暗器，都打在她身上。

那三件兵刃拔出來時，唐方發出一聲尖呼。

秦歌衫乍受偷襲，身子立即旋動飛起——但在未跳起前已着了暗算，但兵刃自體內抽出時，她的奮力未消，一直旋轉着，一個旋，兩個旋，像穿花蝴蝶一樣，一直旋飛入那門開着的木屋裏去……沿路血跡點點。

那三件兵器，都是刀，一柄是朴刀，一柄是馬刀，一柄是雁鈴刀。雁鈴刀又名金背大環刀，刀背厚，刀頭闊，刀勢重，刀背上貫以銅環，由五至九不等，揮動時環刀相擊，酷似雁鳴，而刀身類半片雁羽，故又名「雁翎刀」。朴刀一向用作古代步戰，刀身狹長，以劈、刺近搏爲主，故兵刃典籍有謂「雙刀爲父母，拚命之時用朴刀」，又謂「刀如猛虎先走紅」，不出則已，出則見血。馬刀乃騎兵專用兵刃，史記「彪騎兵」即曾以馬刀之威，屢挫西域異族進侵，立下彪炳戰績，形狀與倭刀略似。這三種刀，擱在人身上，很少有不送命的。

何況這三人俱是用刀好手！

何況秦歌衫還先中了五枚暗器！

× × ×

秦歌衫死。

公子襄被擒。

唐方穴道未解。

能作戰的，場中只剩下了一個受傷未癒的「西方霸主」海難遞。

海難遞原本以爲公子襄的手下來了，萬事都有了解決，見公子襄待唐方深情無限，磊落胸襟，他只想安頓諸人，悄然離開，回到西域，黯自神銷。却不料陡然之間，這四人竟以下犯上，制公子襄，殺秦歌衫！

只聽羊舌寒冷冷地道：「海霸主，你原本是『小妹』的人，這裏沒你的事，你遠遠的走開去，咱們『剛極柔至盟』也不來犯你——你要是在老虎頭上拔毛，不知自量，咱們就要你死無葬身之地！」

公子襄眼見秦歌衫中伏，自己受制，萬未料自己七十一門生中的大弟子，善文能武的羊舌寒，居然是無恥小人，一至於斯。

公子襄痛心疾首地道：「羊舌寒，你是人不是？」

羊舌寒笑，因爲緊張，所以胸肌繃緊，與笑容很不調和。「公子，還說這些作甚？你自己也快變作鬼啦。」

公子襄道：「我有什麼待薄了你？」

羊舌寒道：「沒有。」

公子襄道：「我有什麼地方對不起你呢？」

羊舌寒道：「也沒有。」

公子襄道：「那我有沒有什麼地方藏私，沒有教你，或者騙瞞了你？」

羊舌寒道：「更沒有。」

公子襄道又問：「那你爲什麼要這樣做？」

羊舌寒道：「因爲你事事都太公平，樣樣都太好了，我是你大弟子，除了你和仲孫先生外，事情都交由我管；因此我知道有你在，人人都服你，所以才聽我的；有一天你不要我，就沒人聽我的。故此，我要在你還沒有不信任我，先殺了你，這樣人人還是聽從我的。」

公子襄冷笑道：「可惜你所作所爲，又怎瞞得過仲孫先生！」

羊舌寒哈哈笑道：「是瞞不過。」他抽出了一柄劍，劍上染有鮮血斑斑，道：「他知道了又能怎樣呢？只能夠像陶醉先生一般，一起到閻羅王面前告狀罷了。」

公子襄一看，臉色倏變：「仲孫先生他……你……」

羊舌寒雙目發出寒芒，已越來越鎮靜，冷冷地道：「劍在人在，劍亡人亡！」

公子襄臉色慘白，顫聲問：「誰……誰下的手？」

羊舌寒笑得越來越自然，也愈來愈陰森：「告訴你也無妨，我，小妹，招大喜下的手……元三遷、覃九憂。呂破衣無一人生還！」「小妹」指的當然是唐甜，招大喜則是手持馬刀那人，在公子襄門下排行第十三。

唐方也變色，恨聲道：「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甜兒，甜兒，妳下手狠辣，處處逼迫我們入絕路，而今又害死了仲孫先生、歌衫兒……我絕不饒妳！」

羊舌寒森然一笑道：「妳自己今兒是泥菩薩過江，還在望鄉台上彈琵琶，眞不知死活！」轉首對公子襄冷然道：「我們不止殺了覃九憂、呂破衣、仲孫湫、秦歌衫這些對你剖腹獻肝胆死盡忠心的，你囑叔梁訖、老貞木送衞悲回返『血河派』，也給我們一併做了。」

公子襄目光暴長，無限冷峻凌厲，羊舌寒久在他門下，雖明他已不能移動，但不覺心中一寒，退了一步，忽向海難遞道：「海兄。」

海難遞應了一聲，公子襄厲聲道：「你這個見利忘義的小人，此時還不動手，給我滾去遠遠的，我們本來就毫無交關，今日我公子襄不顧你這等無恥之徒死在一起！」

唐方也接着罵道：「我跟公子，死而無怨，你別在這裏假惺惺，我們不需你來貓哭老鼠假慈悲！」

羊舌寒嘿嘿一笑道：「海霸主，你沒聽着麼？你還是別狗逮老鼠，少管這趟渾水吧！」

海難遞慘笑道：「我聽到了。」

羊舌寒道：「那就請吧。」側身讓出一條路來。

海難遞却不理他，悽然一笑道：「公子，唐姑娘，你們越是罵我，那就是越看得起我，要我離開這是非之地，這心意我領了；但我只求你們把我當兄弟看，雖不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死，今日我海某若背義逃生，縱率大隊人馬回來救援，將公子門人叛變一事告知餘衆，可是我回來見到你們屍首，我海某人又能獨活麼？」

海難遞語意無比堅決。「我不走。我一走，他們就會下殺手。」

他無奈地一笑又道：「我知道，公子的門人弟子，當然敵得住區區一個霸主，何況大弟子羊舌寒也在這裏，我斷非其敵……但海某只求力拚，能與兩位同死，不亦人生一大快事？」

羊舌寒恨恨道：「快事，快事？快事！我看你快死才是眞！」

唐方突然道：「甜兒唆使你殺衞悲回，目的是促使『血河派』與『梁王府』的人爲敵，是也不是？」

羊舌寒冷哼道：「兩派自傷殘殺，又與『龍王廟』、『黑殺』的人殘殺殆盡，此正是我『剛極柔至盟』崛起之時。本來我就偷了公子的匕首，給甜姐兒殺了地眼，可惜少林五老黃鼠狼結婚的小打小鬧一場就沒事了，所以我們只好親自動手！」

唐方冷笑道：「唐甜要你殺公子襄殺我，使你獨攬『梁王府』大權是不是？」

羊舌寒寒着臉道：「梁斗素不管事，公子襄一死，我暗中將逆我者剪除，大權自然落我手中，勢必如是！」

唐方反問道：「甜兒既替你擘劃取代公子襄，爲何又要你殺衞悲回？這不是造成了『長江』、『黃河』二派之爭，這豈不是等於削弱你的實力，使你窮於應對大敵，而非向『剛極柔至盟』靠攏不可？」

羊舌寒一怔，即笑道：「不會的……」忽然臉色越來越沉，喃喃地道：「妳胡說八道！妳胡說……」越罵的聲音越低。

唐方觀形鑑色，冷冷地道：「會與不會，你比我清楚。甜兒身邊男人，可不止你一個，她嘴上抹蜜，說得甜，但那人不做夢吃糖，想得也甜。」

羊舌寒怪叫道：「妳再胡言亂語，我就殺了妳！」

唐方不屑地道：你要殺就殺，怕是怕你不聽忠言，拳頭打跳虱，吃虧的還是自己！」

羊舌寒臉色一連數變，就在這時，那提雁翎刀的道：「羊大師兄，甜姐兒那是這樣的人，你莫要聽人妄言！」

這拿雁翎刀的，在公子襄門下排第八，叫尹宿疑，武功很高，而且在羊舌寒身邊，顯然也很有影响力，他這麼一說，羊舌寒立刻鎮定了下來。

只聽尹宿疑又道：「羊大師兄，此時你該當機立斷，不管是誰，咱們併肩子上，一齊殺了，在甜姊兒面前，好立一個大功。」

羊舌寒道：「是，是……」轉身向公子襄厲聲道：「你怪不得我，誰叫你是公子襄，偏又收我作門徒！」

公子襄長嘆一聲，也不語言，只是深深望着唐方，唐方心裏一疼，大聲道：「枉你身爲男子漢，大丈夫，被人耍得團團轉，還充什麼好漢！」

羊舌寒怒極：「那我就先宰了妳！」「唰」地一聲，拔出蝴蝶雙刀，直往唐方頸上劈下！

公子襄怒吼一聲：「唐方！」海難遞急奔而上，待要營救，但三柄刀已纏上了他，根本寸步難移，眼見唐方就要死在羊舌寒刀下！

驀然羊舌寒狂吼半聲，仰天而倒，臉上被打滿了一蓬細如牛毛的針，他的臉也就成了針插絨兒，密密麻麻都是針！

蓮藕小築

這變化委實奇急，那三名刀手一呆，唐方唰地掠起，撲向公子襄，尹宿疑生怕唐方將公子襄穴道一解，自己等就更非敵手，情急之下，雁翎刀一展，截向唐方！

突而唐方身形一轉，間不容髮地向下一伏，尹宿疑人在半空，心裏一凜，忙沉身壓力守護下盤，但已遲了，只覺雙腿一麻再麻，他急沉身落地，雙足竟站不穩，仰天摔倒，這才看見，兩脚足足中了十七枚不同顏色的蜻蜓模樣的小鏢！

唐方殺羊舌寒，再傷尹宿疑，公子襄如大夢初醒，喜呼：「妳穴解了——」唐方回首一笑，向尹宿疑道：「『絕屍斷嗣蜻蜓鏢』你聽過未？」

尹宿疑的確從未聽過，他本來還兀自將雁翎刀使得呼呼作响，護住身子，一聽此言，全身都似麻痹了一般，再也發不出力來。

他的刀一停，「嗖」地一聲，一柄短刀，自唐方手中飛出，釘入了他的心臟。

尹宿疑半聲未呼，便已斷氣。

唐方冷笑道：「我的暗器，從來無毒，你的心才是毒的。」所以她用飛刀射穿了他的心。

原來唐方被抱殘大師所點的穴道，過了三天，自會消解，所以抱殘等也並不担心，也沒把解穴之法傳給公子襄或梁斗。

從垣口遇敵，瘋玩老人和中叔崩來襲，一直轉戰到天明，又從黎明鬥到午後，唐方之穴，在秦歌衫慘死時，已經依時自動衝破，她不動聲色，首先試出四人中除羊舌寒是罪魁禍首外，更探出尹宿疑是主腦人物，然後她誘羊舌寒離開穴道受制的公子襄身邊，猝殺羊舌寒，再佯救公子襄，引尹宿疑飛身來阻，她蓄勢發出蜻蜓鏢，專向尹宿疑下盤招呼，再以語言擊潰了他的鬥志，除此大害，這一系列的計劃，連串的實行下來，局勢使完全扳了回來。

剩下兩人，目定口呆，那還有心戀戰？海難遞乍見唐方居然可以起來殲敵，精神大振，反而出手逼住二人，二人本來聯手鬥海難遞，以武功而論，穩勝有餘，結果反被海難遞逼得險象環生。

這兩人，一個叫做招大喜，一個叫做叢小毛，招大喜就是和羊舌寒、唐甜暗殺仲孫湫，以圖嫁禍血河派的人，他在七十一門生中排列四十幾，跟羊舌寒是蛇鼠一窩，首尾呼應之輩。

他見勢不妙，使向叢小毛道：「你敵住他，我罩住那女的，再來帮你。」

叢小毛是應聲蟲那一類人物，在公子襄門下排六十八，但身手很是不弱，聽招大喜如此說，他也點了頭，跟海難遞咬牙苦拚。

可惜招大喜根本不是去跟唐方相搏，而是落荒而逃。

叢小毛急叫道：「喂，你……」稍一分神，海難遞左手劃圓，箍上了他的脖子，右手一折，「喀喇」一聲，叢小毛就這樣胡裏胡塗的了了賬。

招大喜正沒命的逃，唐方正要趁這個機會替公子襄解穴，忽聽一聲慘嚎。

原來招大喜，正一步一步退了回來，

用手捂住咽喉，他退了一步，地上便多了幾滴血，退到後來，地上流了一灘血，他也支持不住了，仆倒於地。

只見兩個青年人正緩緩走了過來。

一個高顴眉挑，目空一切的青年，用一種傲慢的聲音道：「剛極柔至盟不要這種不戰而逃，害死自己弟兄的人。」

另外一個書生却用一種溫和的聲音，說出殺氣騰騰的話：「唐姑娘，如果妳再走去公子襄一步，那我的貨郎鼓就要出手了，那時不只妳救不了公子襄，也救不了妳自己，我貨郎鼓裏的『雷公彈』是江南霹靂堂所製，它的威力——我想，唐姑娘是唐門的人，當然識貨。」

唐方當然知道。

唐門和霹靂堂世世代代，時友時敵，就是因爲霹靂堂的火器威力太强，唐門無法坐視；而霹靂堂也同樣因爲蜀中唐門的暗器太厲害而無法容忍。

唐方、公子襄、海難遞三人對望一眼，都現出苦笑來，自從梁王府邸被甄厲慶、辜倖村、陸見破、莫承歡、江傷陽等人騷擾之後，直至公子襄與衞悲回相交，與九臉龍王交手，到懷抱五老刦持唐方爲追查地眼大師被殺一案，而致使公子襄大戰五大神僧，唐方却落入唐甜這干人手中，旋又爲九臉龍王之襲擊而分心，被海難遞救了唐方，却讓中叔崩，瘋玩老人這等唐甜手下走狗追殺，好不容易才制服了他們，九臉龍王慕容不是又插上一手，幸好公子襄及時趕到，加上方覺閑的力量，打跑了他，但因而免不了和方覺閑決一死戰。

同時唐甜趁人之危，要下毒手，却恰好蕭秋水昔日之兄弟鐵星月等人趕到，聊了半天，還是給唐甜引了開去，而唐甜也給風塵僕僕趕至的梁斗趕走。可惜梁斗一走，秦歌衫召人護駕，沒料門中起叛變，羊舌寒等恩將仇報，幸而唐方穴道已解，計殲逆徒，眼看詭詫風雲，漸臻晴朗之際，却來了這兩個唐甜手下一流煞星——正是蕭七和容肇祖！

這跌岩崎嶇的往唐門之路，不知何時才能抵達，何日方能走完？

唐方歎了一聲道：「你們想怎樣？」

蕭七道：「唐姑娘，我們很佩服妳跟蕭秋水等『神州結義』的事蹟，而今『神州結義』烟消雲散，妳何不加入我們？」

唐方搖頭道：「不可能。」

容肇祖問：「爲什麼？都一樣是赤胆忠心熱血大志的結盟啊！」

唐方道：「不一樣。」

蕭七直挺挺地站着，額上太陽反照一片光：「我們也不勉強妳，但妳要跟我們赴唐門一行。」

唐方反問道：「你們有甜兒給你們帶路就行，何必要我去？」

蕭七舐舐口唇道：「因爲我們想勸服『小妹』，讓妳加入我們，有妳在，以前是『神州結義』是武林正義的中心，現在如果加入『剛極柔至盟』，就會有號召力，使得援友增多，舊部歸心。」

唐方淡淡地道：「蕭大哥不在……我已不想在江湖上惹事生非，你們又何必拿我做幌子？」

容肇祖緊接着問了一句：「難道唐姑娘不想去唐門找蕭大俠麼？」

唐方道：「想，但我是跟公子襄、海兒一起去！」

容肇祖笑道：「跟誰去不都是一樣！」他笑笑又道：「而且，小妹吩咐我們要殺妳，如果妳不去，我們只好無禮了。」

唐方笑問：「無禮是什麼意思？」

容肇祖輕咳了一聲，皺着眉，故意露出凶狠之色：「殺了妳！」

唐方唶唶了幾下，嘆道：「你自己想想看，剛極柔至盟和神州結義，又怎會相像呢？人不從他，就要殺人滅口，俠義、道義、仁義何在？沒有了原則，只圖要出名成事，那裏可以長久的呢？……幸好，你們兩人，最狠也不過毀屍滅跡，換作瘋玩老人這等人，恐怕還將人不當人來辦呢！」

蕭七努力地把眉往上一剔，道：「唐姑娘，廢話少說，妳到底去也不去？」

唐方雪玉一般的眼神望定着他：「我不去，你就要殺死這兒全部的人？」

蕭七點頭。唐方問：「如果我去，你就會放了這裏全部的人？」

公子襄聽得急道：「唐姑娘，不要跟他們去，別管我。」海難遞也道：「我自會跟他們拚！妳萬萬不要受他們所脅！」

唐方望向他們二人，眼神有說不盡的堅定：「公子，海兒，你們二位數度捨身護我救我……難道我唐方就天生負人累人的麼？」

蕭七忽清了清喉嚨，道：「我們盟主吩囑，其他人可以不管，但唐姑娘一定要跟我們回去，而公子襄……一定要殺！」

海難遞忽然哈哈大笑起來。

容肇祖怒叱：「你笑什麼？」

海難遞依舊笑着，一面說：「我是笑我自己……笑我自己不成材，不爭氣！這兒只有三個人……唐姑娘要跟你們去……公子襄要被你們所殺……獨活的只有我一個？哈哈！我一個？……你們也忒地把我姓海的小看了！」

蕭七冷笑道：「姓海的，你自己要送死，我們也不阻攔你，你背叛『剛極柔至盟』，我們盟主本就下令殺你。」

唐方忽問：「你們盟主就是『小妹』，『小妹』……便是甜兒了？」

蕭七眼睛生起了一種難以言喻的感情，頷首。

唐方嘆了一聲，却不言語。

蕭七忍不住問道：「妳……妳歎什麼氣？」

唐方淡淡地道：「我是爲你們覺得惋惜。」

蕭七吆喝道：「妳胡說什麼！」

唐方不理他，只逕自說下去：「兩個大好青年，被人利用，一至於此！」轉首向公子襄叫了一聲：「公子。」

公子襄一震。唐方婉然道：「我雖是女流之輩……但公子對我種種好，我總是知道的。我無以報公子……我生乃是爲了蕭大哥，死……」

蕭七見唐方語音奇特，向容肇祖使了個眼色。

只聽唐方繼續說道：「天下好女子何其多，請公子將我忘記……」

驟然間，容肇祖鐵傘一舉，傘沿飛旋，人在傘下，急撲公子襄！

他出手雖快，但海難遞早有準備，不顧一切，左圓右方，截擊容肇祖的傘上尖刀。可是容肇祖的攻勢並非主力。主力在蕭七。蕭七也動了，「叮」地拔劍，劍如飛星，急刺公子襄！

但唐方也動了，她掠向公子襄。

以唐方與蕭七的武功，相去不遠，唐方要在瞬息間解開公子襄的穴道，是斷不可能的，因爲蕭七的攻擊，亦絕不容讓她能有緩手解公子襄穴道之時機的。

如果她先去替公子襄解穴，她就接不下蕭七的劍。

× × ×

可是唐方正是想這樣。

她全力去解公子襄之穴，由於她擋在公子襄身前，那蕭七的劍等於是刺向她。

她本非求死，但她知道，她若不如此，海難遞必定敵不過容肇祖，而只要他一空出手來，公子襄和海難遞都很難活命。

她寧可自己一死。

只要公子襄穴道一解，憑他的武功，雖身受重傷，但依然穩操勝券。

可是她不知道，如果她死了，公子襄和海難遞的心裏會怎樣……

只是這時公子襄雖已看出唐方的捨身救己，但也無法阻攔——唐方五指一揮，已解開了公子襄的穴道；蕭七劍光一閃，已刺到唐方背心。

× × ×

唐方沒有死。

她當然沒來得及閃避，公子襄也趕不及出手制止，而是蕭七劍到中途，猝然停住。

這時，喝聲迭起，原來公子襄的手下門生：百里樹林、杜而未、元三遷、邢似痴等高手已趕到，重重地包圍住蕭七。

公子襄一躍而起，他內傷未癒，但武功超羣，容肇祖情知不妙，不再戀戰，退與蕭七背項相靠，厲聲問：「你……你爲何不下手？」

蕭七額上冒着汗，但他反問了一句：「如果是你，你狠心下得了手？」

容肇祖無語。只聽公子襄揮揮手，那劍拔弩張的局勢立時緩和了下來，公子襄笑道：「你不殺唐姑娘……我們也不會爲難你們。……只望你們好自爲之，莫教一個挑弄是非的女子壞了好名聲。」

蕭七默然不語。容肇祖哼了一聲：「我們可沒求你放過我們。」

唐方露出白皙的貝齒一笑：「我也沒求你們不殺我。」兩人聽了，只覺心裏一陣溫暖。他們也清楚以目前情勢，公子襄手下這些門生，武功才智都十分不弱，單以七十一門生最後一人杜而未，就曾挫敗過霸主之一的江傷陽，這些人合起來，自己等二人絕非所敵，何況還有公子襄、唐方、海難遞三人！

蕭七無精打采地道：「好吧。那我們可要走了。」

公子襄向唐方、海難遞一笑，三人顯得既開心，又坦蕩，亦親密：「請便。」

唐方走前一步，盈盈笑問：「不知二位要去那裏？」

容肇祖尷尬地笑笑：「唐姑娘是多此一問了。」

唐方婉然道：「那是去蜀中唐門了。」她的笑燦若無私，明麗、嬌艷如花，看了也讓人心懷舒暢，坦蕩無私。「那我們就一道兒去，好嗎？」

蕭七和容肇祖可楞住了。他們千方百計要擄刦唐方去而不成，而唐方却自己要去。

唐方最後那一聲，却不是問他們的，而是問向公子襄和海難遞。公子襄笑道：「當然，我們本來就是要去唐門的。」海難遞笑着接道：「只是不喜歡被人威脅着去罷了。」

× × ×

衆人雖然笑笑談談，但連夜兼程，到了唐門不遠處的「蓮藕山莊」附近，蕭七便一抱拳道：「冒犯諸位，我也不想多說什麼，咱們有事先走，就此告辭。」

唐方笑道：「七兄如此匆匆，莫非甜兒要你們在蓮藕山莊集合了再動手麼？」

唐方這一語問中了蕭七心裏所思，蕭七爲之語噎，沒能說出話來。唐方笑道：「我們一塊兒進去罷……我也想勸喻甜兒幾句，你們大好身好，也有志氣，何不好好的做點事，而少作損己害人的東西……如此，圖的才是千百年的好名聲。」

容肇祖和蕭七對望了一眼：這些日子以來，他們儘跟着唐甜做些爲名爲利的事，大違他們本意，也深有同感。唐方見他們不語，便柔聲道：「我們不是去打架的，如果甜兒不聽，也就罷了……而且，蓮藕小築……我也多年沒進去過了……」

容肇祖抬起頭來，問：「不動手？」

唐方點點頭，望向公子襄。

其實眞正要不要動手，是看公子襄這方面的意思。此刻公子襄、海難遞、唐方雖在一起，但公子襄與海難遞都分別受了重傷，沿途雖運氣調息，復原了大部份，只是唐甜這邊，不單有蕭七、容肇祖，還有甄厲慶、瘋玩老人、江傷陽，合起來也對付得了。

但公子襄的門生，實力却眞正不可輕視。

公子襄門下七十一人，除覃九憂、叔梁訖、呂破衣、哥舒曉天、明掃華已殉職，老貞木失踪，以及背叛者羊舌寒、招大喜、叢小毛及尹宿疑四人已喪生外，其他六十一人，都已齊集，連同「氣伯歌衫正人君」中僅存的秦誓偕同改邪歸正的落花娘子，還有小婢唐藕，這陣容不是唐甜的「剛極柔至盟」所能抵擋得了的。

「氣伯」秦誓氣得銀鬚抖動，秦歌衫、仲孫湫的慘死，可以說是直接或簡接地死於「剛極柔至盟」，即唐甜手下的，若給他見着唐甜，焉有不殺之理？當下他憤慨地道：「若給我見着了那毒妖女，我却要非殺不可！」

唐藕一向跟秦歌衫相交極好，也禁不住向唐方道：「姑娘……像阿甜這種人，敗壞家風，留她活着，不知還要害多少人呢。」

公子襄的門人之所以及時趕到，全因杜而未苦思一事，跟元三遷商議斟酌後，豁然而解，及時通知百里樹林。原來仲孫湫死前，曾以手指蘸血，在地上畫了一對長尖筒形的東西，杜而未親眼見着了，但苦思不得其解。

（以下轉入第一壹三頁）

千門點將錄／

龍乘風・文
黃耀基・圖

鴛鴦手(三)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門雀之日，九如茶室擠滿了看熱鬧和賭「外圍」的人羣，結果，顧世勇的畫眉王慘敗，輸了給師傅山的「順德先生」，顧世勇輸了想要賴，卻給他的師父一梅神僧斃於掌下。孫廣富輸了一座農場，終於投水自盡。其餘押注畫眉王的「外圍」賭客，輸到焦頭爛額。事後，沈亨請教師傅山，何以「順德先生」竟能致勝。師傅山只得從實說出該鳥在臨場前曾食下「大起狂力散」，所以能振疲起衰，發揮潛力，而致獲勝。最後談及正題，要請師傅山前去上海對付鴛鴦手，因爲鴛鴦手曾五次暗殺他的兒子沈力，前四次沈力均倖脫險，但第五次卻受重傷……

芙蓉未出水　休想鴛鴦浴

自古英雄唯好色

（一）

沈亨一向是個很威嚴的人。

他向來慣於發號施令。

他常命令別人，也沒有甚麼人敢違抗他的命令。

然而，現在他說的，卻是一段辛酸的往事。

「我承認，我是個風流不羈的男人，」他用一種平靜的聲音說：「從十五歲開始，我一直就在女人叢中打滾。」

師傅山在這時候才說一句：「自古英雄唯好色。」

「英雄？」沈亨冷冷一笑，「我從來都沒有認爲自己是個英雄……」

說到這裏，忽然又嘆了口氣：「只有那個姓孟的女人，她曾經令我認爲自己是個英雄，一個了不起的大英雄。」

師傅山道：「那姓孟的女人，她……她就是……」

沈亨道：「她是我這一生中，唯一眞正喜歡的女人，咱們終於在上海成親。」

師傅山道：「有情人終成眷屬，這本來是好事。」

沈亨道：「當時，我也是這麼想。」

他緩緩地坐在一張高背大椅上，接道：「可是，那時候我並不是個有權勢的人，正是『池中無水魚難養』，那可惡的女人，終於紅杏出牆！」

這件往事，在廣州從來都沒有人聽說過。

師傅山和田遜也許是唯一知道這段往事的人。

「她在兩年之內，暗裏不知和幾許權勢中人通姦，我不是不知道，而是實在太喜歡她，一次又一次的給她機會，饒恕了她。」

師傅山道：「老爺子器量寬大，但那女人也未免太過份了一些。」

沈亨道：「直到有一天，她忽然向我懺悔，說自己錯了，要求我原諒她。」

師傅山道：「你本來就從來沒有眞正痛恨過她。」

「不錯，我太愛這個女人，甚至覺得她比自己的性命還更重要，」沈亨長長的吐出口氣，道：「我當然原諒了她，而且兩人立刻離開上海，南下長沙。」

師傅山道：「浪子回頭金不換，女人也是一樣。」

沈亨臉上漸漸露出了一種懷念的笑容：「長沙雖然比不上上海繁榮，但對我來說，那裏簡直是人間天堂，世外桃源。」

師傅山道：「在那仍然是封建社會的時代，你能找到一個自己鍾愛的女人爲妻，那的確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沈亨微微一笑。

「那時候，我的確很幸福，這段日子一直維持了三年。」

「三年並不是一段太長的日子，尤其是在活得愉快幸福的時候，那更是有如眨眼即過。」

「你說得一些也不錯，」沈亨嘆息一聲，說：「在這三年裏，她爲我生下了一個兒子，就是沈力。」

「有了孩子，夫妻之間的感情該更濃厚。」

「我也以爲是這樣的。」沈亨目光忽然變得很黯淡：「但到了沈力週歲生日的那一天，她却走了。」

「她獨自離開了你？」

「不，她還帶走了沈力。」

「她去哪裏？」

「上海。」

「她爲甚麼又再回去？」

「嫁人。」

「嫁人？」師傅山盯着他：「她帶着你的兒子去嫁人？」

「是的，」沈亨緩緩道：「她嫁給一個闊綽的富商，這人也姓沈，而且還是我的堂弟。」

師傅山目中露出了憐憫之色。

「那時候你想怎樣？」

「不怎麼樣，我只是默默的離開了她，也離開了自己的兒子。」

「你連兒子也不要？」

「我曾到過上海，找到了她。」

「她怎麼說？」

「她說，沈力若跟隨着我，就只會捱窮。」

「你認爲她說得很對？」

「我不知道，其實那時候我雖然不很富有，但也不算是一窮二白。」

「但你還是讓兒子跟隨着母親？」

「是的。」

「爲甚麼？」

「因爲我不想讓她失望，」沈亨漠然一笑，「雖然她是個婊子，但却和我同樣疼愛兒子。」

這本來不能算是理由。

但當一個人在感情上發生矛盾的時候，無論說甚麼理由都是多餘的。

沈亨已說了很多。

在這些歲月以來，他已很少一口氣連續對別人說這許多說話。

師傅山已明白了一切。

「現在，沈力已是上海裏的風雲人物。」沈亨繼續說：「但沒有人知道他眞正的父親是誰，人人都以爲他的父親是沈倫聲。」

「聽說沈倫聲是個逢賭必輸的賭徒。」師傅山說。

「不錯，但他這人有個長處，就是很有自制力，雖然在賭桌上他輸的不少，但却在生意上賺回更多的利潤。」

「有時候，在賭桌上輸錢，反而會對生意有所帮助。」

「沈倫聲就是深知此道，所以，凡是和他一起賭的人，通常都會賭得很愉快，而在賭桌上撮合的生意，自然也是爲數不少。」

師傅山道：「現在沈倫聲怎樣了？」

沈亨道：「他已不能怎樣，既不會再輸，也不會再贏。」

師傅山明白。

沈倫聲已死。

死人當然不能怎樣。

沈亨嘆了口氣：「沈力若以沈倫聲作爲榜樣，那也不錯。」

師傅山道：「令公子的行事作風不像他，却像誰？」

「像我，」沈亨忽然一笑，「他本來就是我的兒子，他不像我，還能像誰？」

師傅山道：「他的確是個很能幹的人，尤其是在賭博方面。」

沈亨道：「但他現在遭遇到困難。」

師傅山道：「上海本來就是個人吃人的鬼地方。」

沈亨道：「沈力也吃人，但他却不吃好人，他吃的都是該吃、該殺、該死的匪類。」

師傅山嘆了口氣，道：「常言道，盜亦有道，幹賭業這一行，也該有本身的原則。」

沈亨道：「他有原則，也有江湖義氣，而且不到必要時，絕不希望有流血的事情發生。」

他凝視着師傅山：「這一次，你一定要帮他這個忙，對付鴦鴛手。」

這是沈亨的請求。

在廣州，每個人都知道，沈亨很少跟別人說話，更從不求人幹任何事。

但這一次，却是例外。

師傅山能拒絕嗎？

× × ×

師傅山考慮了很久。

最後他終於說出了一個字：「好！」

（二）

一月二日。

上海，晴。

× × ×

混蛋王今天生日。

他現在二十九歲，在上海生活了二十九年。

他出生的時候，附近唯一懂得接生的牛六姑正在隔鄰爲一個叫化婆接生孩子。

於是，他的母親只好等。

終於，在「險狀萬分」的情況下，他出生在上海的貧民窟裏。

他一出生就要等。

所以，他就叫王等。

× × ×

王等沒有唸過書。

但他識字。

因爲在他的隔壁，有個心地很慈祥的老先生，在王等五歲的時候，就開始教他讀八股文章。

五歲的時候，王等是個很頑皮的小孩子。

現在，他巳二十九歲了，那個老先生也巳死去多年。

雖然他讀過了不少八股文章，但對於這些之乎者也的文學，他並沒有吸收到甚麼。

對他影响最大的，是黑蜂。

黑蜂比他大三歲，是個流氓。

他不識字。

他只懂得打架。

論背景，兩人都是一般高低。

黑蜂是孤兒，養大他的是個鴇婆。

自從黑蜂長大後，鴇婆巳不再理會他了。

黑蜂好勇鬥狠，經常打架。

王等跟隨着他，當然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但王等的「道行」，却比不上黑蜂。

黑蜂打架，經常獲勝。

但王等却剛好相反。

雖然他的身材並不比黑蜂輸虧，但却不是一塊打架的材料。

他常常給別人打得鼻腫臉青，狼狽萬分。

黑蜂因此常常臭罵他：「不中用，混蛋！」

「混蛋」這兩個字罵得多了，於是王等便變成了混蛋王。

× × ×

今天，王等生日。

但昨天晚上，他巳在大風巷的賭攤子上，輸掉了僅有的一塊大洋。

勝負本是常事。

但這個把月來，王等的賭運，的確很差。

這一塊大洋，本來也不是他的。

那是借債。

他向屠仁天借了十塊，連帶利息是十二塊五毛錢。

今天，是王等生日，也是這筆債該要償還的時候。

（三）

屠仁天咬着一口紙捲烟，拖着一隻看來比他還壯大的惡犬，大搖大擺的來到了狗尾園。

他很矮，矮而小。

然而，他這個人看來就像一塊鐵。

他結實，短小精悍，一雙眼睛透射出來的光芒，有如鋒刀。

在他和惡犬的背後，還有四個精壯的漢子。

他們都是屠仁天的手下。

狗尾園是個貧民窟的名字。

住在這裏的人，不但貧窮，而且還多數是老弱婦孺。

王等和黑蜂兩人，是屬於狗尾園的「壯丁」。

很少人敢到狗尾園撒野。

他們怕的只有一個人——黑蜂。

而且，在這種窮地方，也沒有甚麼值得別人垂涎的。

屠仁天是個小幫會的小頭目。

他也很少到狗尾園。

但今天，不知道刮了甚麼風，居然把他吹來了。

× × ×

王等正在屋子裏發怔。

他想吃點東西。

但他只能在屋子裏找到一罐發霉的燒餅。

他咬了一口，就吐了出來。

「媽的！」

他發起狠勁，把罐子拋了出去。

嘭！

罐子不偏不倚，撞在一個人的臉上。

鐵指金棍

（一）

這是一張黑臉。

黑蜂。

「混蛋王，姓屠的來了。」雖然他給罐子撞了一記，但却若無其事。

「來了又怎樣？」王等啐了一口。

「他好像是來找你的。」

「找我？」王等哼的一聲，「才欠他十塊錢，算甚麼一回事？」

黑蜂皺了皺眉：「我也輸得一窮二白，只有兩塊。」

就在這時候，屠仁天來了。

× × ×

「屠仁天。」黑蜂瞧着那條惡犬。

屠仁天用鼻子「唔」的應了一聲：「好說。」

黑蜂瞧了他一眼：「這倒奇怪，我在問候阿狗，你倒來答話。」

屠仁天差點沒有把紙捲烟從嘴唇邊掉了下來。

他瞪着黑蜂。

「小黑，你敢罵俺？」

黑蜂冷冷一笑。

「罵你又怎樣？」

屠仁天臉色脹紅，好像馬上就要發作了。

但他居然却又忍了下來。

「小黑，這裏是你的地方，俺不跟你計較。」

黑蜂冷冷道：「管它甚麼地方，你敢在我面前向混蛋王追討欠債，就是存心跟我抬槓。」

屠仁天又是臉色一變。

但他長長吸了口氣，却又忍住。

「小黑，你誤會了。」

「誤會？」黑蜂盯着他冷笑：「難道你不是來追討欠債，而是來送錢的財神爺嗎？」

「不錯，俺的確是來送錢的。」

「屠老大，你別來耍弄老子了，你是甚麼人？會把錢塞進咱們的口袋？」黑蜂冷冷道：「要計算利息的貸款，我一向沒這個興趣，而且現在咱們也不想借錢。」

屠仁天忽然從袋裏拿出一叠鈔票。

「這裏總共兩百塊，你們每人一半，事成之後再付兩百。」他壓低了嗓子，臉上的神態很特別。

黑蜂、王等互望一眼。

「這是甚麼買賣？」王等沉聲發問。

「殺一個人。」

「誰？」

「一個從南方剛剛到上海的人。」

「名字？」

「師傅山。」

「師傅山？」

「不錯，但他眞正的名字，叫做陳雅彥。」

「誰要殺他？」

「這是秘密，酬勞總共是四百塊，絕不少了。」

黑蜂冷笑：「屠仁天，你找錯人了，咱們從來不幹這種事。」

屠仁天淡淡道：「你們眞的不幹？」

黑蜂道：「這種傷天害理的事，你自己去幹好了。」

屠仁天目光一閃。

「是不是覺得四百塊太少？再加一倍怎樣？」

「八百？」

「不錯，這是最後的一個價錢，幹就幹，不幹就拉倒。」

王等搖頭。

「不幹！」

「不！」黑蜂忽然對屠仁天說：「你等一等，讓咱們考慮一下。」

他拉着王等，一直把他拉到遠處。

「這價錢巳不錯！」黑蜂說。

「不錯又怎樣？難道你眞是想帮着這惡魔去殺人？」王等還是拚命的搖頭。

「唉！」黑蜂嘆了口氣：「話可不是這麼說，這幾年來，咱們巳窮透了，尤其是近來，更是他媽的倒霉萬分！」

「既知倒霉，何苦還去幹這種危險的勾當？」王等也嘆了口氣：「算了，咱們還年輕，將來不愁沒有賺錢的機會……」

「就是趁着咱們還年輕，這時候不去拚命幹一票，將來就算想拚也拚不來！」

王等怔住。

「黑蜂，你眞的想幹？」

「幹！」黑蜂說：「就算你不幹，我自己也去幹，這年頭，在上海殺個把人，算得上甚麼？」

王等默然。

黑蜂又說：「別的不提，就說你娘，她現在仍然在鄔家爲奴爲婢，每個月只賺那少許酬勞，却要受鄔家老老幼幼的閒氣，難道你忍心讓她一輩子吃苦下去嗎？」

王等吸了口氣，終於說：「好！幹就幹，你說得對，咱們巳窮够了！」

× × ×

「咱們巳窮够了！」

這是一句很可怕的說話。

天下大亂，往往也是由這一類的說話而引起。

（二）

一月三日，錦華大路同羣飯店剛開始營業，就有一輛華麗的轎車停泊在門前。

車門打開，走出了一個穿着白色衣服的司機。

他叫勞定，四十二歲，七尺六寸高，體格壯健，耳力聰敏，但却是個啞巴。

他有時候很粗鹵，無論對男人或女人都一樣。但現在，他却很有禮貌，恭恭敬敬地打開了另一扇車門。

兩個人先後下車。

那是田遜和師傅山。

× × ×

同羣飯店最著名的是燒鴿子。

田遜吃了兩隻。

很香，很嫩，很好。

但師傅山却不吃鴿子，而是要了一碟炒腰果，一碗魚翅。

每一樣都很不錯。

唯一令到他們不滿意的，就是飯店的後門，有人在吵架。

× × ×

吵架的是兩個侍役。

其中一人臉皮黑黑，而另一個却爭得連臉都紅了。

「老王，你是說好今天還我三塊錢的，怎麼賴帳？」

「但你欠我五塊賭錢帳呢？」

「賭帳歸賭帳，賭債賭還，但這三塊錢却是活脫脫一塊一塊借給你的。」

「那又怎樣？還不是你欠我五塊，我只欠你三塊？五減三，你還欠我兩塊。」

「不！你先還三塊，那五塊賭帳，待老袁把錢還給我，我才還給你。」

「呸！這豈不是越扯越遠？」

「遠也好近也好，你還是不還？」

「就是不還，還要向你追討兩塊。」

「好小子，你敢？」

「甚麼不敢？你本來就欠我錢。」

「那只是賭帳。」

「賭帳也是帳。」

說到這裏，那黑臉的光火了。「他奶奶個熊，我揍你！」

他居然舞刀，追斬那叫「老王」的侍役。

刀光霍霍。

這把刀很鋒利，刀背很厚，休說用來斬人，就算用來斬一頭大野豬，都綽綽有餘。

那老王大吃一驚。

「救……命……」

他急急逃跑，跑得很快。

那黑臉的大叫：「俺今天不宰了你，誓不爲人。」

他很兇，看來眞的想殺人。

老王拚命的逃。

他逃到了師傅山的背後：「救命，這黑小子不是人……」

黑臉的巳追上。

「滾開，讓俺宰了他。」

「呼」的一聲，鋒刀砍下。但他這一刀並不是砍向老王，而是砍向師傅山。

（三）

同羣飯店每一個人的臉色都變了。

尤其是侍役領班周厚，更是嚇得連腿都軟了一大截。

今天早上，忽然有兩個侍役病了。

當時，周厚巳是深感奇怪。

好端端的，怎會忽然有兩個人都一起病了？

但人家說病了，就是病了，總不成硬是要人上班。

於是，代替這兩個侍役的，就是這黑臉的老李和老王。

但他們還沒有做過半點工作，居然就在飯店裏吵罵，繼而動武。

這算是甚麼規矩？

× × ×

刀光一閃，師傅山巳感到一陣冷冰冰

的寒氣，直襲面門。

若是別人，難免一呆。

倘若在這時候一呆，那麼他這一輩子就「呆」定了。

幸虧師傅山沒有呆住。

他的腦袋立刻向左邊一側，閃開了這一刀。

黑臉的兀自在大叫：「你再不還錢，俺砸碎你的腦袋！」

他在罵老王。

但第二刀、第三刀仍然是砍向師傅山，而且一刀比一刀狠，絕不留情。

這人好狠的拚勁。

他是誰？

× × ×

黑蟀。

這黑臉的侍役當然就是黑蟀。

他拚命揮刀。

打架和殺人，都是同一類型的事，其間的分別，只在於打架不一定殺人，但殺人却非要徹徹底底把對方幹掉不可。

黑蟀與師傅山無怨無仇，但他現在必需殺了他。

這就是殺手。

殺手的眼裏只有一種東西。

錢。為了錢，別人是死是活，一於不管。

以黑蟀的拚勁來說，他無疑是第一流的。

但在師傅山的眼中，他却只能列入第四、五流的脚色。

世間上有不少殺手。

但要殺師傅山，憑黑蟀的身手，還遠遠不行。

不到兩個照面，黑蟀已挨了一棍。

× × ×

棍是金棍，長僅一尺七寸。

棍雖短小，但在師傅山的手中發招出來，那種威力，却是無可比擬。

師傅山的外號是鐵指金棍。

金棍一直都在他身邊，貼肉收藏，從外面不容易察看得到。

但等到他需要的時候，這一條金棍就會像變魔法般，突然出現。

黑蟀一直以為對方赤手空拳。

但他錯了。

金棍一出手，他的小腹就已挨了一記重擊。

「唷！」

他一聲悶哼，人如斷綫風箏倒飛開去，跌進一個人的懷抱裏。

× × ×

田遜臉上一片冷漠的神色。

他垂下臉，看着這個黑臉的侍役。

這人已受傷，傷得不輕。

他昂起頭，瞪着田遜。

田遜冷冷道：「朋友，你太儍了。」

黑蟀沒有回答。

他只是瞪大了眼睛。

他瞪着眼睛氣絕，倒下。

叭！

他背向天，背心還有把小鋼刀。

田遜的刀。

× × ×

王等呆了一刹那。

他看見黑蟀中棍的時候，才只是呆了短短的一刹那。

他是混蛋王。

一個在打架時最不中用的混蛋王。

但這一次，罵自己混蛋的人却比自己更早栽了一個大觔斗。

虧他還想出這條「妙計」，師傅山還未挨刀子，他却已一敗塗地。

王等不再猶豫。

他知道，現在已是自己非拚不可的時候。

師傅山不死，自己就得死。

颯！

他早已暗懷利刃，那是一把式樣很古老，但却鋒利無比的短劍。

王等不懂甚麼劍法。

但他却懂得，任何人的心臟，都絕對無法抵受這把短劍全力的一擊。

他全力擊出，一出手就把劍鋒刺向師傅山的心臟。

師傅山若接不下這一劍，而又閃不開去的話，那麼他立刻就會變成一個死人。

× × ×

師傅山沒有死。

他就算要死，也絕不會死在「混蛋王」這種脚色的手下。

王等一劍刺出，忽然就發覺自己的右腕很疼，就像是被毒蛇咬了一口。

叮！

劍鬆脫，跌在地上。

王等整條右臂已麻痹。

但他還有左手。

他左手倏伸，一下子就揑着師傅山的脖子。

出師未捷身先綁

（一）

王等的左手一向比右手更有力。

他曾用左手活活揑死一頭五十斤的大黃犬。

師傅山的脖子，看來絕不會比那頭大黃犬的脖子更粗壯。

王等遂出盡全力揑下去。

只可惜師傅山看來，文質彬彬，但却不是那頭大黃犬。

王等忽然又覺得連左手也麻痹起來，變得酸軟無力。

這一下，他看清楚了。

師傅山只是用一根指頭，在自己手腕脈門上戳了一下。

這是甚麼把戲？

× × ×

這不是把戲，而是武功。

鐵指，金棍，兩者同是師傅山的拿手絕技。

王等雖已豁了出去，但還是強不過黑蟀。

連黑蟀都已敗了，他又怎會有僥倖的機會。

然而，他却還算是很僥倖的。

他也同樣敗在師傅山的手下。

但他沒有死。

因為這一次，他沒有掉進田遜的懷抱裏。

（二）

王等在等。

他出世的時候要等。

但現在，他不是在「等出世」，而是在「等死」。

這是他畢生第一次的行刺。

無論任何事情，都總有第一次，而且往往也是最重要的一次。

有些事情的第一次，就像是少女的童貞同樣重要，甚至更加重要。

做一個職業殺手，他第一次的殺人行動，無疑是極重要的。

那就像是一個從來不賭博的人，忽然在一注牌上，把身家性命財產都押了上去似的。

押對了，還可以有第二次。

若輸了，那後果你說有多嚴重便有多嚴重。

× × ×

王等輸了。

他在等死。

他認為自己很快就可以在下面和黑蟀在一起。

他沒有後悔。

他只是在惋惜。

他也不是在為自己惋惜，而是在為黑蟀惋惜。

× × ×

王等等到的却不是死神，而是一根繩子。一根比他整個人的高度還要長好幾倍的繩子。

它很粗，粗而韌。

王等只好苦笑，暗暗的苦笑。

他已五年沒吃過粽子了。

想不到，現在自己却變成了一個大粽子。

他們是不是要把我像個粽子般綁起，然後拋進大江裏餵魚？

唉！

罷了！認命就是。

接着，他又等到了一個布袋。

那是一個很寬闊的大布袋，它是黑色的，黑得就像是以前抄寫八股文章所用的黑墨。

王等終於忍不住長長的嘆了口氣。

他不但要變成粽子，而且還要變成一個在包袱裏的粽子。

這該有多彆扭？

他忽然看見了一張有八字鬍子，鼻樑上架着金絲眼鏡的面孔。

師傅山。

他微笑，笑容神秘，有如傳說裏的牛頭馬面。

他好像說了一聲：「再見！」

然後，王等就甚麼都看不見，墮入了一個黑漆漆的世界裏。

（三）

在黑布袋裏，王等睡了一覺。

他本來睡不着。

一個等死的人，又怎能睡得着覺？

但他真的睡了。

黑布袋裏好像有一種很淡的蘭香，嗅了很舒服，很想睡覺。

於是，王等睡着了。

當他臨睡着覺的時候，他以為這一次是「長眠」了。

長眠是不會醒過來的。

這樣也好。

最少，這種死法很舒服。

但他似乎還沒有這種福氣。

因為他終於又再醒過來了。

× × ×

這一覺，他睡了多久？他不知道。

只是他醒過來的時候，天色已黑了。

他能看見天色已黑，是因為那個大黑布袋已離開了他。

他躺在一張他從來都未曾嚐試過的柔軟大床上。床頭有窗，窗外一片黑漆。

這裏是甚麼地方？

（四）

無論這裏是甚麼地方，但它絕不會是地獄。地獄不是這樣的。

和狗尾園的屋子相比，這裏簡直是天堂了。

這裏也不是天堂。因為天堂該在天上，而不該是在雲層下。

他倏然驚醒，他要離開這張床，離開這間屋子。

就在這時候，他聽見了一個人柔和而冷靜的聲音在耳邊響起。「你要離開這裏，只有兩條路可走。」

王等吸了口氣。他看見了師傅山。

師傅山手裏捧着一杯熱茶，坐在一張木椅上。而這張椅子，又剛好放在這房子唯一的大門前。

他就像是看守華容道的關羽。

關羽昔年曾義釋曹操。

但王等不是曹操。

曹孟德曾厚待關雲長，那種上馬提金，下馬提銀，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濃情，的確值得對方拚掉頭顱，也要放他一馬。

但王等呢？

他曾給過師傅山甚麼？

說來可笑。

他只是給了師傅山突如其來的一劍。

——黑蟀的計劃本來不錯，先引開了師傅山的注意力，然後由混蛋王一劍取他性命。可是，這計劃却算漏了一點，而且也是最重要的一點。

憑黑蟀和王等的身手，根本遠遠不是師傅山之敵。

世間上有許基事情，永遠是無法用「計劃」去把現實改變的。

例如，你永遠無法研究出一種方法，可以用鷄蛋去砸碎一塊堅固的石頭。

所以，黑蟀的計劃就算再周密，結果仍然難逃失敗的命運。

一死一被擒

（一）

——「你要離開這裏，只有兩條路可走！」王等聽到這裏，只好等下去。

他在等着師傅山說下去。

師傅山淡淡接道：「第一條路，把我從這張椅子掀出來。」

王等苦笑。「我沒有這份能耐。」他並不是個沒有自知之明的人。

師傅山微笑：「既然這樣，你只好選擇第二條路。」

王等道：「是否從這窗子跳下去？」

師傅山微微一怔，笑道：「你不算笨，這裏是五樓，不算太高，一個人從五樓跳下去，未必一定會死。」

王等嘆了口氣。

「這更加要命，與其跳下去跌得半死不活，倒不如死了乾脆。」說到這裏，目光凝注着師傅山：「這樣說，我豈不是一輩子也無法離開這裏？」

師傅山道：「那又不然。」

王等皺着眉。「你不是說過，我只有這兩條路可以選擇？」

「但我若高興起來，說不定馬上就讓開一旁，放你回去。」

王等道：「你不怕放虎歸山？」

「放虎？」師傅山陡地大笑：「小兄弟，不是我說句難聽的話，你還不能算是一條猛虎。」

王等怔了怔，繼而苦笑：「不錯，我不是猛虎，我只是個不中用的混蛋王。」

「混蛋王？」師傅山拈了拈唇上的鬍子：「就算自己是個混蛋，那也罷了，何苦還要在這種『銜頭』上稱王？」

王等聳了聳肩：「我叫王等，黑蟀一向叫我混蛋王。」

師傅山的眼睛裏忽然露出一絲淡淡的悲哀：「他叫黑蟀？」

「不錯。」

「他死了！」

「我知道。」

「我沒殺他。」

「我也知道，是那個叫田遜的傢伙殺了他！」王等的聲音充滿恨意。

師傅山嘆道：「這也怪不了田遜，你們實在未免是太兇一點了。」

王等閉上了嘴巴。

他發覺自己已說得太多。

師傅山緩緩地從椅子站了起來，喟然道：「雖然你們幹的很兇，但和第一流殺手水準相比，還有很遠的一段距離！」

王等還是不說話。

師傅山嘆息一聲：「這年頭，這地方是越來越亂了，不少人爲了錢，不惜出賣一切，包括自己的性命在內。」

王等終於忍不住說：「不錯，黑蟀和我都是賣命的人，現在已失敗了，他死，我也不能獨自苟活下去！」

師傅山盯着他。「你不想活了？」

「我是個沒用的混蛋王，無論幹甚麼事都只是一塌糊塗的份兒，就算再活下去，又有甚麼用？」王等的臉色脹紅，聲音因激動而顫抖。

師傅山瞧着他，瞳孔收縮成一綫。

「你是第一次殺人？」

王等點點頭。「可惜沒有成功。」

師傅山目光如刀，聲音穩定而冷酷：「你們這次行刺的計劃，一開始就註定要失敗！」

王等沒話說。

師傅山又說：「你們根本不是這塊材料，黑蟀這一次是白白送掉了性命。」

王等聽到這裏，兩眼忍不住紅了。

他沒有掉淚！他也許眞的是個混蛋，但却是個「有種的混蛋」。

師傅山盯着他，緩緩道：「你懂不懂痳衣、柳莊？」

「……你說甚麼？」

「相學。」

「占卜星相？」

「不錯。」

「我不懂，也沒有這種興趣。」

「但我懂，而且十七歲的時候就曾經在南方替人看相、談掌。」

「這有甚麼關係？」

「當然大有關係，」師傅山悠悠道：「我看出你並不是那種窮凶極惡的人！」

王等承認。

雖然他和黑蟀在一起的時候，他們經常與別人打架，但王等的確不算很兇。

最少，他往往手下留情。

只是，他手下留情，別人却不留情。

所以，該吃敗仗的時候，他固然非敗不可，就算是不該吃敗仗的時候，他也往往在三兩個照面之間，由優勢轉爲劣勢，敗得莫名其妙。

師傅山嘆了口氣，接道：「這一次，你們是被人利用了，尤其是黑蟀，他很不幸，死在田遜的刀下。」

王等默然。

師傅山忽然沉聲說：「是誰指使你們殺我？」

王等不開口。師傅山冷冷一笑：「你可知道，他們爲甚麼用你們來殺我？」

王等搖頭：「我不知道。」

師傅山忽然掏出了一叠鈔票：「這是你們身上的錢，爲了它，你們冒險，結果一死一被擒！」

王等說：「拿人錢財，與人消災！」

師傅山冷冷道：「這點小錢，就值得你們一起去拚命？」

王等咽了口唾沫：「在窮人的眼中，這筆數目已很可觀。」

師傅山道：「但我看你的相格，不該一輩子都窮下去，總有一天，你會成爲一個富甲一方的大富豪。」

王等不由「嗤」的一聲笑了起來。

師傅山接道：「你不必相信我的說話，但你現在必須知道，別人花幾百塊錢讓你們去拚命，目的只有一個。」

「殺你！」

「不！他們早已知道，憑你們這兩塊材料，根本無法傷害我分毫。」

「既然這樣，他們爲甚麼還要花這種寃枉錢？」

「他們是想拈一拈我的斤両，同時也是一種恐嚇！」

「恐嚇？」

「不錯，」師傅山緩緩道：「我從廣州來，他們是希望我馬上滾回廣州去。」

王等默然半晌，才道：「但這也是他們的事。」

「他們的事？你這人怎麼眞的如此混蛋？」師傅山忽然咆哮起來，「黑蟀死了，你也失手被擒，我若要殺你，可說是易如反掌，但他們呢？」

「他們……付了錢！」

「難道你和黑蟀這兩條性命，就只值這這區區幾百塊？」

王等的臉色變了。他答不上。

直到很久很久之後，他才說出了一個人的名字。

他說：「是屠仁天。」

× × ×

屠仁天。

這名字師傅山已記在心裏。

他對王等說：「你現在絕對不能夠回家。」

王等的臉仍然發白：「不回家，泡在哪裏？」

「躲起來。」

「躲？躲到甚麼地方去？」

「你肯相信我嗎？」

「我願意相信你。」王等說。

「那很好，現在唯一可以躲藏的地方，就是這裏。」

「這裏？這裏是甚麼地方？」

「海燕里三十三號。」

「這是富有人家的住宅區。」

「不錯，這幢房子是我的朋友的。」

「你在上海有朋友？」

「當然，而且比你想像中的還要多。」師傅山沉聲道：「這裏很安全，很秘密，只要你不逃，保證沒有人能找到你。」

王等呆住。

師傅山神情嚴肅，接道：「常言道，人結人緣，你若肯聽我的說話，你就是我未來的徒弟。」

「甚麼？徒弟？」

「你嫌我不够資格當你的師父？」

「不！我不是這個意思，而是我不配，」王等受寵若驚，「何況在不久之前，我還想一劍殺了你。」

「廢話！」師傅山冷冷道：「你怎殺得了我？先別管這一點，我的條件你是否可以答應？」

王等連連點頭，道：「我失手被擒，早已沒有活下去的奢望，你說的一切，我都依從便是。」

師傅山微微一笑，朗吟道：「孺子可教也！」

師傅山走了。

× × ×

他走後，王等肚子很餓。

但他很快就獲得一份豐富的晚膳。

送晚膳來的是個十來歲的女孩。

她拖着兩條長長的辮子，臉上有幾顆不太明顯的春青豆。

「我叫冰冰，無論你要甚麼，儘管說好了。」

× × ×

就是這樣，王等在這裏留下來。

他在等。

但這一次，他等的並不是死神，而是師傅山。

他知道師傅山一定會再回來。

（二）

一月六日，黃昏有雪。

屠仁天在一輛黃包車裏打瞌睡。

這兩天以來，他很累。

在外面，他爲了追討欠債，一連追踪了兩天，才找到了一個舞女。

這舞女欠下了他三百塊，連本帶息已經接近兩千塊了。

想不到，這妞兒倒够胆識，居然連夜總會都不到了，想賴。

她躲在一間很偏僻的小屋子裏。

但屠仁天眞有辦法，終於還是她揪了出來。

錢，非還不可。

她哀求，苦苦哀求。

屠仁天不管，把她押到濾舖下街丁家綢緞莊。

丁大萬是這間綢緞莊的大老闆。

他早已看上了這個叫香筱筱的紅舞女，但是輸在嘴巴不够甜滑，樣子也不俊俏，雖然肯花錢，還是未能眞箇得償所願。

他沒辦法。

但屠仁天有辦法。尤其是香筱筱欠下他一筆債，這更加易辦。

× × ×

香筱筱的事，屠仁天總算爲了丁大萬辦妥。

丁大萬得償所願，獸慾飽逞。

屠仁天當然也得到了不少好處。

他本想舒舒服服的睡一覺，但却接到了一個令他無法睡得着覺的電話。

找他的是杜小丹。

杜小丹是他這三年內唯一的情婦。

她以前也是個舞女。但現在她再也不必在外面拋頭露臉，而是安安靜靜住在一幢美麗的房子裏，過着舒適悠閒的生活。

在這三年裏，她最大的興趣，是搓痳將。

屠仁天也鼓勵她多點玩牌。

但這一天，杜小丹却非要他來不可。

「你一定要來，吳夫人，孟老太太都在這裏，咱們正三缺一。」

這是杜小丹的「命令」。她的說話，屠仁天倒沒有幾次敢不依從的。所以，雖然他很累，但到底還是來了。

（三）

屠仁天身上最少有三十枚鑰匙。

三十枚鑰匙雖然沉重，但他反而認爲它能令自己走路的時候穩重些。

他一向認爲自己是個很審愼的人。

審愼是好事。

但他並不是永遠審愼行事的。

每當一個人在疲倦的時候，他的警覺性就會爲之減弱，對四周的注意力鬆懈下來。

現在，他很疲倦。他沒有發覺，在杜小丹的房子裏，現在還沒有燈光。

杜小丹怕黑。每天黃昏，她就會把屋子裏所有的燈都燃亮。

現在，暮色四合了，但屋子裏居然還是黑沉沉的。

× × ×

在那些鑰匙中，其中當然有一枚可以打開這房子的大門。

「小丹！」屠仁天在叫。

「我在這裏。」裏面傳出了一把嬌滴滴的聲音。

「『這裏』是在哪裏？」屠仁天發出了一種猥瑣的微笑。

他的脚步移向浴室。

裏面水聲淙淙。

她一定是在洗澡。

× × ×

沒有吳夫人，沒有孟老太太。

這裏並非三缺一。

但屠仁天似已急了。

他打開浴室，大笑着衝了進去。

他滿以爲可以看見杜小丹赤裸裸的胴體。

但奇怪，杜小丹不錯是在浴室裏，但却穿着厚厚的衣服。

天氣很冷。

屠仁天的心忽然也冷了下去。

（未完）



中篇俠義連載故事

秦紅·文
黃耀基·圖

武林一條街(第二部)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林歌、金糊塗、朱五絕突然接到一封弩箭傳書,要他們前去砥柱峯禹廟一趟。他們幾人經商量後,認爲這封傳書可能與他們的小兒女被擄勒索有關,於是便決定應約起程。當三人依時到達廟前時,但見毫無動靜,乃揚聲高叫。倏地一包東西拋至他們面前,隨即有人聲傳來,命他們先更衣,準備候傳晉謁武林街長。他們依言換上店小二的服裝。繼而又傳呼他們逐個入廟。金糊塗、林歌分別先後進入,最後輪到朱五絕。當他步入廟裏,却不見金、林兩人,疑慮頓生,後經街長說明,始釋於懷,最後街長命令他在三個月內要找來十二位美女……

逃過暴虎陣 身困美人關

朱五絕滿懷沮喪的回到了及人善堂,將所見情形告訴水蜜桃和凌波仙子;他知道她們一定急着想知道自己三人前往禹廟的結果,因此先返及人善堂說明經過,好讓她們安心一些。

水蜜桃和凌波仙子聽了後,同聲急問道:「那『武林街長』到底交給他們甚麼任務?」

朱五絕搖頭道:「不知道,但可想而知一定比我的任務還要難上數倍!」

水蜜桃搶着問道:「你沒見過那兩個孩子?」

朱五絕道:「沒有,離開禹廟之前,我曾要求見見孩子,他沒答應。」

凌波仙子道:「你應該堅持要先見見孩子呀!」

朱五絕苦笑道:「他不答應,妳說我有甚麼辦法呢?」

凌波仙子悲傷地道:「可憐的嬰兒,她還在吃奶的時候……不知他們有沒有找個奶媽餵她吃奶?」

朱五絕安慰她道:「這件事妳放心好了,那傢伙劫持兩個小孩,目的即在脅迫林歌和金糊塗聽他使喚,在這種情況之下,應無傷害孩子之理;他們若找不到奶媽,也可以餵她吃羊奶的。」

水蜜桃恨牙牙道:「他若敢傷害咱們家的孩子,老娘就跟他沒完沒了!」

凌波仙子淚簌簌而下,道:「想不到武林中竟有這樣卑鄙殘暴的人物!他殺我一百次我都不抱怨,爲甚麼要劫去我們的孩子?」

朱五絕嘆息道:「我看……妳們兩個得振作一下,事已至此,急也沒用……」

凌波仙子淚漣漣的問道:「他要你找十二個美女,你怎麼辦?」

朱五絕搖搖頭道:「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老實說,爲了妳們的孩子,我朱五絕拚掉性命都不在乎,但若爲救孩子而去搶人家的千金小姐,這又不是人幹的了。」

水蜜桃道:「你的意思是,不願去完成『武林街長』交給你的任務?」

朱五絕點頭道:「正是。」

水蜜桃道:「可是,那『武林街長』不是說你若不能完成任務,會連累林歌和金糊塗受罰麼?」

朱五絕道:「對,他是這樣說的。」

水蜜桃道:「你忍心見你的好朋友受罰?你忍心見我們的孩子被傷害?」

朱五絕道:「我當然不忍,但我更不忍敗壞人家十二個姑娘的清白和名節。」

水蜜桃愀然道:「這怎麼辦?」

朱五絕的臉上第一次流露出感傷之色,長嘆一聲道:「我這次回到及人善堂,主要就是讓妳們了解大家的處境,同時也要告訴妳們我朱五絕已帮不上忙,今後要死要活,是福是禍,全看妳們造化了。」

凌波仙子又問道:「然後你想到哪裏去了?」

朱五絕道:「找他拚命去。」

凌波仙子顰眉道:「這樣不好……」

朱五絕哈哈笑道:「我也知道這樣不好,但是我若不拚掉這條命,林歌和金糊塗一定會指摘我朱五絕不够朋友!」

他的笑聲很爽朗,可是誰又聽得出那笑聲的後面隱忍着無比的悲愴?

凌波仙子輕嘆一聲道:「五絕,我了解你的心情和苦衷,你不願意去搶十二個美女供那『武林街長』摧殘,我一點都不怪你,只是你犯不着去找他拚命,那是很不值得的。」

朱五絕道:「我和林歌、金糊塗結交至今,我們從未說過甚麼生死之交的話,甚至我們也隨便得不以兄弟相稱呼,但妳一定看得出來,我們三人眞是很好,好得無以復加!」

凌波仙子頷首道:「是啊,我看得出來的,所謂『淡中知眞味,常裏識英奇。』這一生一世再也沒有甚麼能影响你們三人的友情的了。」

朱五絕道:「所以我必須讓林歌和金糊塗知道,我朱五絕絕非是個貪生怕死之人……」

凌波仙子忽然問道:「對了,你還記得去年我在長白山廣寒谷的情形麼?」

去年之前,她和「嫦娥」、「雲英」三人居住在那與世隔絕的廣寒谷中的時候,林歌、金糊塗、朱五絕三個人因入山捕殺狠人而誤入廣寒谷;其時金糊塗不知谷中的「老奶奶」竟是他舊日情人凌波仙子,後來凌波仙子爲金糊塗的俠義心腸所感動,終於帶着大批財寶投入金糊塗的懷抱中,告別了那冰天雪地的廣寒谷,也離開了「嫦娥」、「雲英」二人,變成金糊塗的妻子也成了「嫦娥」、「雲英」心目中的叛徒。這件事,朱五絕當然不會忘記,這時聽她忽然問起,不禁一怔道:「妳提起幹麼?」

凌波仙子道:「上個月,你們三人不在及人善堂的時候,小雲英曾來此探望我呢。」

「哦?」

聽到小雲英曾來及人善堂,朱五絕面上一陣發熱,因爲去年在廣寒谷的那段時間,他曾對小雲英動了眞情,只因小雲英堅持不嫁人,而他也覺得自己的年齡和外貌都不適合做她的丈夫,因此打消了那有生以來的「一段情」,但此刻忽然聽到她來過及人善堂,本是平靜的心湖登時又起漣漪了。

他不覺緊張的問道:「她是專程來探望妳的?」

凌波仙子搖頭道:「不是,她說是有事下山,順便來看我,還一再要求我返回廣寒谷呢。」

朱五絕苦笑道:「這個丫頭實在不像話,好好一個姑娘家不嫁人,竟在那深山中隱世而居,眞不明白她葫蘆裏賣的甚麼藥!」

凌波仙子道:「她身世凄凉,小時候曾有過一段不幸的遭遇,因此抱定終生不嫁;上個月她來的時候,我也曾經勸她改變,但她態度很堅定,還說她們廣寒谷現在已多出了好幾個志同道合的姑娘。」

朱五絕搖頭道:「荒唐!荒唐!」

凌波仙子道:「五絕,也許你可以跑一趟長白山廣寒谷,向她們求助。」

朱五絕愕然道:「向她們求助?」

凌波仙子道:「是的,雖然她們兩人不贊成我嫁給金糊塗,但跟我仍然很好,當她們聽說我的女兒被人刦去時,應該不會袖手旁觀,若得她們援手,孩子們就有獲救的希望了。」

朱五絕說道:「我去,成麼?那位嫦娥姑娘冷若冰霜,憎恨天底下所有的男人,而那位雲英姑娘又最瞧不起我,駡我是肥豬……」

凌波仙子說道:「我修一封書信讓你帶去,她們見到我的親筆信,便不會爲難你。」

朱五絕聳聳肩道:「好吧,死馬當活馬醫!我去試試看便了。」

× × ×

披星戴月。

快馬加鞭。

第十七天的午後,朱五絕終於見到了久違的巍巍長白。

去年,他和林歌、金糊塗爲了捕殺那個殘殺人畜的狠人,三人連袂入山,歷經千險,終於捕殺了狠人,那段經過如今仍歷歷在目,然而最值得回味的還是在廣寒谷百獸山莊的那段奇遇——

凌波仙子、嫦娥、雲英三個年齡相差無幾的姑娘,竟以祖孫三代相稱呼,隱居在那長年爲冰雪所封的深山絕谷之中,甘心過着那種沒有男人的生活……後來,凌波仙子終於被金糊塗的眞情所感動,毅然離開了廣寒谷,投入金糊塗的懷抱;可惜他們這段奇緣並未感化嫦娥和雲英,她們拒絕入世,仍在百獸山莊過着那寒冷而寂寞的日子……

今天,朱五絕重來長白,回想着當日在谷中身爲「獸奴」的情形,對此行任務實在不敢抱着多大的希望,但是爲了救那兩個小孩子的性命,他當然義不容辭,不畏艱險,決心入谷盡盡心力了。

他將坐騎寄在山下一戶人家,便帶着足够的乾糧,首途登山。

幸好現在還是夏季,山上氣候不太寒冷,低矮地區沒有冰雪,行走頗爲方便。

此谷,位於長白高處,故全年均有冰雪,一眼望去,谷中仍是一片白皚皚的世界。

這是中午時分，谷中一切清晰可見，坐落在谷中的那幾間木屋，與去年一樣沒有改變，其中那間廚房還在冒着嬝嬝炊烟呢！

看到這情形，朱五絕頗爲欣慰，他對嫦娥和雲英的行爲雖不贊同，對她們却沒有壞印象，尤其他曾對雲英動了眞情，雖然結果不美滿，他還是保着美好的印象，這時見那廚房上冒着炊烟，心知她們無恙，故心情愉快極了。

但他不敢貿然而入，因爲他知道谷中豢養着許多猛獸，而且還有個武功非常厲害的「管家」錫伯利，爲了避免引起誤會和意外，他走到入谷之處便住足不前，而運氣揚聲道：「嫦娥、雲英二位姑娘，在下朱五絕專程來訪，敬祈現身相見！」

話聲傳入谷中，便見從木屋中掠出兩條纖細的人影，好像兩隻飛燕在雪地上飛掠，轉眼工夫便已趕到朱五絕跟前。

她們是兩個姑娘，年齡均在二十上下，容貌均極出衆，一個豐腴，一個清瘦，各具氣質，若用「環肥燕瘦」形容她們，最是恰當不過！

朱五絕一見不是嫦娥和雲英，心中竟有一絲惆悵，但見她們輕功造詣極高，分明又是兩個身懷奇技的女子，他可一點不敢放肆，當即抱拳一禮道：「二位姑娘請了。」

那兩個姑娘見他相貌平庸，身子胖得像一隻肥豬，對他的印象便不大好而面露敵意，冷冷問道：「你是何人？」

朱五絕恭聲道：「在下朱五絕。」

那個「楊玉環」型的姑娘上上下下打量他一番，面無表情道：「原來你是中原武林名列十大高手之一的朱五絕。」

朱五絕謙虛道：「不敢當，浪得虛名罷了。」

那姑娘道：「你到此何爲？」

朱五絕道：「拜謁嫦娥、雲英二位姑娘，爲在下通報一聲如何？」

那姑娘道：「她們不在！」

朱五絕一呆道：「哪裏去了？」

那姑娘道：「不告訴你！」

朱五絕問道：「那麼，那位管家錫伯利在不在？」

那姑娘道：「我們這兒沒這個人！」

她回答了三句話，句句都「冲」得要命，一副不假詞色拒人於千里的模樣。

朱五絕知道廣寒谷的每個姑娘大都有一段不平凡的遭遇，對男人懷着怨恨，故也不在意，仍客氣的問道：「姑娘貴姓芳名？」

那姑娘瞪他一眼道：「你問我的姓名幹麼！」

朱五絕笑笑道：「去年在下曾在此谷住了幾天，那時候，妳們二位姑娘還沒有來……」

那姑娘冷冷瞧着他：「這又怎樣？」

朱五絕道：「不怎樣，在下只想了解一下……對了，妳們一定知道這廣寒谷的主人原是凌波仙子，她如今已是金劍葫蘆客的妻子，在下此番即是奉她之命前來拜望嫦娥、雲英二位姑娘的。」

他滿以爲這樣一說，對方必會改變態度，誰知那姑娘聽了之後，態度更是惡劣，冷冷一笑道：「我們不認識甚麼凌波仙子，你這些話白說了！」

朱五絕心中有些冒火，但仍忍住氣道：「姑娘不認識凌波仙子，嫦娥、雲英二位姑娘却是認識的，也許二位姑娘還不知道，嫦娥姑娘稱凌波仙子爲娘，雲英姑娘稱凌波仙子爲奶奶哩。」

那姑娘神色冷峻如故，道：「我剛才說過了，她們不在！」

朱五絕說道：「在下有要緊事非拜見她們二位不可，希望姑娘賜告她們二位的行踪。」

「不知道！」

那姑娘冷冷丟下這句話，隨即轉身向谷中走去。

另外那個「趙飛燕」型的姑娘一言不發，也跟着轉身走去。

朱五絕道：「姑娘請留步。」

二女不理睬，繼續走去。

朱五絕大聲道：「在下跋涉數千里來到此處，若不能見上嫦娥、雲英二位姑娘一面，絕不回去！」

二女充耳不聞，已走入數十步遠。

朱五絕舉步跟入，說道：「對不住，二位姑娘既然不肯說明嫦娥、雲英二位姑娘的去處，在下只好入谷一尋啦！」

走上十幾步，忽見雪地上立着一塊石碑，上面刻着「男人止步，入谷者死」八個字。

朱五絕記得以前並無此物，不由心頭一懍，暗忖道：「看樣子，廣寒谷的女人越來越沒人味了。」

不過，他只停步遲疑了一下，便又舉步入谷，決心「冒險」一番。

不料才走上數步，忽聽前面那「楊玉環」型的女人口發一聲淸嘯，刹那間四下響起一片如雷也似的虎吼！

接着，便見從四面八方出現一隻一隻的老虎，一共是六隻，每一隻老虎都由一個容貌美麗的姑娘用一根索子牽着。

那六個姑娘，一律穿着虎皮製的衣服，脚下是長管皮靴，個個英氣畢露，也冷若冰霜。

朱五絕一見同時來了六隻老虎，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暗忖道：「我的媽，她們若同時驅使六隻老虎攻擊我，我朱五絕今天怕要葬身虎腹了！」

當下，站住不動，嚴陣以待。

那六個姑娘牽着六隻老虎將他團團圍住之後，那個「楊玉環」型的姑娘才轉回嬌軀，站在「虎陣」外面，發出一片銀鈴般的笑聲道：「朱五絕，你莫非沒唸過書，不識字？」

朱五絕哈哈笑道：「姑娘言重了，在下讀過幾年書，識得幾個字。」

那姑娘道：「既然識字，爲何還敢進入我們廣寒谷來？」

朱五絕笑道：「在下原是百獸山莊的『獸奴』，自然可以進來。」

那姑娘怒道：「胡說！本谷規律已於凌波仙子離開之後重新訂定，我們這兒已不准男人入谷，凡是闖入本谷的男人，都得死！」

朱五絕道：「我朱五絕不幸投錯了胎，從小到今一直嘻哈哈的，生而何歡，死而何懼？這位姑娘別拿死來嚇唬我吧！」

那姑娘大怒，嬌喝道：「快放虎咬死

他！」

六個姑娘立刻解去老虎頸上的索子，同時在老虎屁股上一拍——

「吼！」

六隻老虎張口怒吼，一齊向朱五絕撲去。

朱五絕施展靈巧的身法，行雲流水也似的躲過六隻老虎的撲擊，還伸手在其中一隻老虎的頭上撫摸了一下，大叫道：「畜生不得無禮，去年我還餵過你呀！」

說也奇怪，那隻老虎經他一下撫摸，竟然凶態盡斂，低吼一聲就地蹲臥下去。

朱五絕大喜道：「對啦！敢情你還認得我這個老朋友，妙啊！妙啊！」

便在那隻老虎身邊蹲下，又伸手去輕撫牠，表示親善之意。

其他五隻老虎一撲未中，掉頭再撲擊時，見他姿態安詳的和一隻老虎坐在一起，竟也被這「和平的氣氛」所感染，頓時全都馴順下來，只在一旁低吼踱步，再無攻擊之意。

那些姑娘不禁看得呆了。

朱五絕笑瞇瞇道：「妳們看，這幾隻老虎都還認得我，虎都不傷人，妳們這些嬌滴滴的姑娘還想殺人不成？」

那個「楊玉環」型的姑娘氣得粉臉變青，厲聲道：「六妹，這是怎麼回事？」

一個姑娘滿臉迷惑道：「我不知道啊！牠們一向聽我們的話，今天不知怎麼攪的，竟不聽命令……」

那姑娘怒道：「妳們再試試啊！」

六個姑娘便又去拍老虎屁股，命令牠們攻擊朱五絕，但六隻老虎都不理不睬，反在朱五絕身邊蹲伏下來，當眞把朱五絕視爲老朋友了。

朱五絕身在六虎堆中，雖然心頭發毛，却竭力表現鎭靜，不停的伸手去撫摸別的老虎，讓牠們了解自己的和善；其實他心裏明白得很，這六隻老虎未必認得自己，牠們之所以沒有攻擊自己，原因可能有二，一是牠們現在肚子不餓，一是牠們與人類相處已久，野性大減了。

他看準老虎已不會攻擊自己，便表現得更大胆，身子往老虎身上一靠，哈哈大笑道：「諸位姑娘，妳們可看清楚了，去年我在這裏當『獸奴』的時候，我跟這幾隻老虎相處得非常融洽，所以若要命令牠們傷人，該由我來發號施令才是！」

八個姑娘一聽此言，臉色都變了，一時你看我我看你，不知如何是好。

朱五絕又笑道：「當然啦，我不會無故驅虎傷人，只有不講道理的人才會無故驅虎傷人；我今天來到廣寒谷，絕非與妳們這些姑娘爲敵，我是奉凌波仙子之命來向嫦娥、雲英二位姑娘投書的，只要讓我見到嫦娥、雲英二位姑娘——」

那個「趙飛燕」型的姑娘忽然開口道：「你是來投書信的麼？」

朱五絕道：「是啊。」

那姑娘道：「書信何在？」

朱五絕取出信件，拿在手上揚了揚道：「書信在此。」

那姑娘道：「扔過來我看看。」

朱五絕覺得求救的信讓她們看不妨，

便將信件擲出虎羣外面，那姑娘上前撿起就同那個「楊玉環」型的姑娘一起拆閱。

她們看過書信，走去一旁低聲商量一番之後，那個「趙飛燕」型的姑娘才又回到朱五絕面前，含笑道：「原來朱大俠今日闖入本谷確無惡意，既是如此，我們破例饒你不死便了。」

朱五絕道：「謝謝。」

那姑娘又道：「嫦娥姑娘現爲本谷谷主，她與雲英姑娘有事外出，不日可回，朱大俠若要見她，便請在本谷住下。」

朱五絕道：「承蒙姑娘見容，在下感激之至。」

那姑娘道：「你請過來吧。」

朱五絕於是起身走出虎羣，向她們拱手一揖道：「二位姑娘芳名可願見告？」

那姑娘微微一笑道：「我們廣寒谷中的姑娘都只有號而無名，我的外號叫『花將』……」

一指那個「楊玉環」型的姑娘，接着道：「她叫『花相』，我們兩個在本谷的地位僅次於嫦娥谷主與雲英姑娘。」

朱五絕再一揖道：「失敬了。」

花將又指着那六個姑娘道：「她們六人是本谷六尚，號稱『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工』便是。」

朱五絕也向那六個姑娘拱手爲禮，心中却暗暗發笑道：「甚麼尚宮尚儀的說得怪好聽，說穿了不過是六個丫鬟罷了。」

這時，那「花相」開口道：「朱大俠，凌波仙子信上說她的女兒被人擄去，那究竟是怎麼回事？」

她的態度已不像剛才那麼冷峻，變得和善多了。

朱五絕道：「提起此事，那眞是小兒沒娘，說來話長了。」

花相噗哧一笑道：「既是如此，朱大俠且請入莊再談便是。」

她示意「六尚」將老虎牽回洞中，便與花將一起領着朱五絕走入百獸山莊，三人在廳上分賓主坐了下來。

那花將笑道：「關於前任谷主凌波仙子之事，我們姊妹曾聽谷主說過，想不到凌波仙子出嫁僅及一年便已產下一女，好快呀！」

朱五絕道：「這個……是的，他們夫婦年齡都已不小，也應該有兒女了。」

花相笑問道：「她日子過得好麼？」

朱五絕道：「好得很，他們夫婦恩恩愛愛如膠似漆，可叫人羨慕哩！」

花相道：「怎麼會丟了女兒呢？」

朱五絕便將「武林一條街」在中原出現，以及「武林街長」擄去林歌的兒子和金糊塗的女兒，要挾自己三人聽命於他等等說了一遍。

花相和花將聽完他的敘述，相視一眼，後者才幽幽一嘆道：「唉，當初凌波仙子要是不下嫁金糊塗，就不會有這許多苦難了。」

朱五絕不以爲然，但不願與她們抬槓，故笑而不語。

花相接着道：「朱大俠，我們谷主和雲英姑娘要三兩天後才能返回廣寒谷，關於凌波仙子請求援手之事，還得等她們回來才能定奪。」

朱五絕欠身道：「不妨，但不知嫦娥、雲英二位姑娘去了何處？」

花相道：「她們下山採購日用品，另外還要辦一些事，說過五日便回，已經去了兩天了。」

朱五絕點點頭道：「那麼，在下便在此等候她們回來便了。」

花將即命「尙食」姑娘準備酒食，敢情她們也還沒吃午膳，當「尙食」姑娘端上酒菜時，她們花相、花將便在一起相陪，對朱五絕慇懃招待，頻頻勸飲。

朱五絕最是好吃，見到好酒好菜，自然不客氣，他當然也防到她們可能居心叵測，會在酒菜中做手脚，故一開始吃得很小心，後來發現均無問題，便放懷大吃起來。

灌下幾杯老酒後，他漸漸沒有了拘束，便笑道：「去年這廣寒谷中只住着淩波仙子、嫦娥、雲英三個姑娘，如今竟多了妳們花相、花將及六尙八位姑娘，而且個個如花似玉，又有一身不俗的武功，妳們都是從何而來的啊？」

花相微微一笑道：「從家裏來的。」

朱五絕道：「我就弄不懂，妳們這些姑娘爲何喜歡住在這冰天雪地的深山絕谷之中？而且還嚴禁男人入谷？要知天地萬物莫不有陰陽之分，陰陽合而萬物生，因此世間男女便有男婚女嫁，男不婚女不嫁，便是違反正常，這是非常不好的一件事啊！」

花相臉色微微冷了一下，隨又現出笑靨道：「朱大俠今年貴庚幾何？」

朱五絕道：「快四十啦！」

花相道：「爲何至今不婚？」

朱五絕嘆氣道：「我長得太胖，沒有一個姑娘喜歡我呀！」

花相道：「你可曾愛過一個姑娘？」

朱五絕點點頭道：「有，可惜沒有結果，主要原因還是我長得太胖太難看，我知道我這輩子打光桿是打定了。」

花相道：「你曾爲女人傷心過麼？」

朱五絕想了想，搖頭道：「太傷心倒沒有，我覺得傷心無益，人應該多尋找快樂，傷心自苦，那太化不來了。」

花相淡淡一笑道：「這恐怕是你沒有眞正愛過一個姑娘之故吧？」

朱五絕道：「不，是我看得開之故，我不願去追尋不易得到的東西。」

花將突然接口道：「你們男人就是這樣可惡！」

朱五絕一怔道：「我可惡麼？」

花將恨恨地道：「你們男人用情不專，只喜歡玩弄女人！」

朱五絕道：「冤枉，我幾時玩弄過女人呀？」

花將道：「我聽說你和金糊塗都是有名的風流鬼，腰上有幾個臭錢便高唱『騎鶴上揚州』甚麼的，是不是呢？」

朱五絕聽了有些尷尬，笑道：「那是以前的事，最近已很少去了。」

花將道：「你們男人眞不要臉。」

朱五絕笑道：「花將姑娘，妳這話罵得太重了，自古以來，男人和女人就不一樣，男人的貞潔在於心，女人的貞潔在於身，這因爲男人是『主外』的，他要賺銀子養家活口，要面對一切挑戰，要與各色人等接觸，所以——」

花將打斷他的話道：「好啦！你別往下說了，我不愛聽這些胡說八道之言！」

朱五絕道：「這不是胡說八道，而是事實，總之男人和女人有很大的不同，因此——」

花將爲他斟酒，道：「喝酒，不要再談下去了，再談下去，我會……我會立刻把你轟出去！」

朱五絕心知她們必有一段不愉快的遭遇，對男人已產生憎惡之心，當下不敢再發高論，端酒繼續暢飲。

花相也爲他斟酒，含笑道：「朱大俠，請多喝幾杯，我們姊妹爲男人斟酒，今天還是破天荒第一次，你可要珍惜這個機會呀！」

朱五絕哈哈笑道：「謝謝！謝謝！」

美人在座，醇酒當前，這對生性豪放的朱五絕來說，自是得其所哉，因此他不知不覺一杯一杯的倒入喉嚨，喝到高興之際，不覺手舞足蹈的唱起「詩」來：「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哈哈！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因此啊！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敢情，他想起好友林歌和金糊塗正受制於人，而自己却無力搭救，心情苦悶之下，便借酒消愁，付之一醉了。

他終於醉倒了！

要是他對花相、花將有多一分的了解的話，他一定不敢這樣放懷痛飲……

× × ×

酒醒之後——

他才知道大事不妙了。

因爲，他發覺被綑在一座獸洞之中，上身衣服盡去，只剩一條褲子！

他被人用堅韌無比的牛筋繩五花大綁於一支埋在地下的木樁上，雙手反綁，雙脚緊緊綁於木樁上，全身都動彈不得啦！

他大驚失色，駭然道：「喂！喂！姑娘們，這是怎麼回事呀！」

獸洞中一片陰暗，洞口那邊有一些月光投射在地，敢情已是夜間了。

就在他喊叫聲落下之時，身後的洞中有個姑娘冷冷道：「不許大喊大叫！」

朱五絕掉頭望去問道：「妳是誰？」

尋丈之外，洞內一角，站着一個美貌的姑娘，正以嚴厲的目光瞪視着他，手上還握着一把明晃晃的刀呢！

這姑娘是「六尙」中的「尙工姑娘」，也即是花相口中的「六妹」，負責餵養谷中猛獸之人。

朱五絕看清了是她，忙問道：「姑娘，妳們怎麼把我綑綁起來了？」

尙工姑娘冷冷一笑，道：「你很意外是不？」

朱五絕道：「是啊！日間還以酒食慇懃招待，怎的忽然又對我不友善起來？」

尙工姑娘冷笑道：「難怪大家都說胖子呆，你果然呆得可笑！」

朱五絕道：「怎麼呢？」

尙工姑娘道：「我們以酒食欵待你，目的就是要把你灌醉，以便於操刀。」

朱五絕打了個寒噤道：「妳們要殺死我？」

尙工姑娘道：「不錯！」

朱五絕愕然道：「可是，我不是妳們

的敵人，爲何要殺我？」

尙工姑娘道：「我們廣寒谷的姑娘視天下男人爲敵，凡是闖入谷中的男人，按例必得處死！」

朱五絕心頭一懍，驚怒交迸道：「可是，我是奉淩波仙子之命來投書信的，而且嫦娥、雲英二位姑娘都認識我的呀！」

尙工姑娘滿臉不屑之色，嘶唇冷冷道：「奉淩波仙子之命又怎樣？認識嫦娥、雲英二位姑娘又怎樣？」

朱五絕道：「淩波仙子乃是這廣寒谷的原主人，她如今是我的小嫂子，而嫦娥和雲英二位姑娘還是她帶進廣寒谷的人，妳們不看僧面看佛面——」

「住口！」

「難道不是？」

「淩波仙子早已不是本谷之人，你提她沒用！」

「可是嫦娥、雲英二位姑娘，她們難道不念一點舊情？」

「對男人，我們是不講情的，當初我們八人加入廣寒谷後，一致決議通過：第一，不准男人入谷，闖谷者死。第二，不得背叛嫁人，違者處死。」

朱五絕問道：「尙工姑娘，妳今年多大年紀？」

尙工姑娘杏眼一瞪，說道：「你問這幹麼？」

朱五絕道：「我要尋出妳們痛恨男人的原因，然後看能不能對症下藥，使妳們恢復正常姑娘的生活——妳幾歲呀？」

尙工姑娘冷笑道：「你死到臨頭，居然還有心情管我們的事？」

朱五絕道：「我和林歌、金糊塗經常出生入死面對死亡，由於經歷太多之故，不知不覺對死亡已感麻木，所以除非妳現在一刀就把我殺了，否則我還是這副德性——妳幾歲呀？」

尙工姑娘道：「二十一歲。」

朱五絕道：「何方人氏？」

尙工姑娘道：「大興安嶺。」

朱五絕道：「雙親還健在吧？」

尙工姑娘道：「還健在。」

朱五絕道：「他們爲甚麼不把妳嫁出去？」

尙工姑娘道：「他們是要我嫁人，可是我不喜歡那個男的……哼，你問這些幹麼？」

朱五絕繼續問道：「妳不喜歡那個男的一定是有原因，是不是妳自己有個心上人？」

尙工姑娘面上雖有怒色，却點頭道：「不錯，我……我愛上另一個男人，當我父親逼我出嫁時，我便與我所喜歡的男人私奔了。」

朱五絕笑道：「這不很好麼？」

尙工姑娘憤恨地道：「很好？哼，我瞎了眼，看錯了人，當我與他私奔離家之後，他居然不肯跟我結爲夫婦，他後悔與我私奔，說爲了與我私奔使他放棄一切，太化不來，有一天夜裏，他就偷偷的離我而去！」

朱五絕道：「這就是妳痛恨男人的原因？」

尙工姑娘說道：「不錯，他害得我身敗名裂不敢回家，你說你們男人該不該死啊？」

朱五絕道：「該死！不過是那個男人該死，而不是全天下的男人都該死！」

尙工姑娘道：「我後來又認識了另外一個男人，不想那惡賊只看中我的一包細軟，把我價值上千兩銀子的一包細軟偷走了！」

朱五絕嘆氣道：「妳運氣眞是不佳，碰上的都是無情無義的人，要是……要是碰上我朱五絕，那就完全不一樣了。」

尙工姑娘大怒道：「哼！你敢吃我豆腐？」

朱五絕道：「不，我說的是眞心話，我朱五絕模樣雖然長得難看，却有一顆好心，只可惜好心沒好報，沒有一個姑娘喜歡我。」

尙工姑娘噗哧一笑道：「你眞的有一顆好心麼？」

朱五絕說道：「是啊！我有一顆好心，可惜大家只能看到我的外表，奈何！奈何！」

尙工姑娘笑道：「你的心是好是壞，天亮之後就可分曉了。」

朱五絕道：「這話怎麼說？」

尙工姑娘道：「花相、花將已決定天亮後將你肢解八大塊，拿你去餵虎，那時你的心是紅是黑，我們自可一目瞭然。」

朱五絕苦笑道：「要是紅的呢？」

尙工姑娘道：「要是紅的……哼，不管是紅是黑，反正我們已打定主意，凡是闖入本谷的男人，我們都不放過他，一律處死！」

朱五絕道：「不能等嫦娥、雲英二位姑娘回來再執行麼？」

尙工姑娘道：「不能！」

朱五絕道：「爲甚麼？」

尙工姑娘道：「第一，怕夜長夢多；第二，我們那六隻老虎肚子餓了。」

朱五絕問道：「現在是甚麼時候？」

尙工姑娘道：「初更剛過。」

朱五絕說道：「這麼說，我還有兩個多時辰可活，我得好好珍惜這兩個時辰才對……」

尙工姑娘道：「你有沒有遺言？」

朱五絕搖頭道：「沒有，我朱五絕孤苦伶仃沒個親人，雖有林歌和金糊塗兩個朋友，不幸他們已自顧不暇，沒有能力照顧我了。」

尙工姑娘道：「那麼，你如何來『珍惜』這僅剩的兩個時辰的寶貴時間？」

朱五絕道：「我想好好睡一覺。」

尙工姑娘一怔道：「睡覺？」

朱五絕道：「是的，我朱五絕又好吃又好睡，我覺得吃是人生最大的享受，睡覺則能使人忘記一切煩惱，對我來說，吃與睡就如魚與熊掌，我皆兼得，人生至此乎復何求！哈哈哈……」

尙工姑娘有些摸不着頭腦道：「可是，天亮之後，你就要長眠不起了，這回還要睡覺幹甚麼？」

朱五絕笑道：「那是另外一件事，不管我的生命甚麼時候結束，我都要照我自己的生活方式來享受人生，盡情盡量的享受，直到最後一刻！不過……不過……」

尙工姑娘道：「不過怎樣？」

（未完）

神劍山莊

武俠小說擂台接力賽／

臥龍生・獨孤紅・司馬翎
黃鷹・司馬紫烟・諸葛青雲
・聯合執筆・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神劍山莊劍東等被西天劍尊的手下三面包圍。劍東等只得死裏求生，决定突圍，於是分成三組，鄧飛龍、青青、劍飛一組；劍東、劍南。劍北一組，靈芝、金蘭、白菱一組。三組分三個方向衝鋒，鄧飛龍的一組，遇上靈岩散人率衆截擊，苦鬥之下，卒將靈岩散人重創。靈芝這一組同仇敵愾，連傷敵人，銳氣倍增。而劍東這一組與「揷天筆」何遠發生遭遇戰。由劍北掠陣，劍東、劍南夾擊何遠，雙方苦戰不下，何遠陡地騰身而起，雙筆齊揮，分攻兩人，劍東、劍南力戰，始將何遠傷於劍下，但劍東已筋疲力竭，動彈不得……

秘錄（第二十章：由司馬翎執筆）

夕陽下，地上那對金筆反映出燦爛光芒。

雙筆的主人站在旁邊，卻沒有撿拾起來的意思。

他低頭望望小腹上，那支劍已刺透他身軀，帶給他痛苦和絕望，但他也沒有拔出此劍的意思。

劍東雖也負傷，仍鬚眉俱張威勢凜凜。不過他眼中卻有一種尊敬之意。

「你的確是當代第一流高手，」劍東聲如洪鐘，又道：「我們雖然能殺死你，卻不能不認輸。」

在江湖上、在武林中，的確時時會發生武功稍差卻殺死武功較高者的事。因爲生死相搏之際，除了武功之外，「合作」、「智慧」、「運氣」等因素也一樣重要。

何遠清癯的面上已變得雪白，但眉宇間掠過飛揚的豪情光采，屹立未倒。

三聲慘叫連續傳來，何遠目光閃掠遙望，搖頭道：「三名箭手都不行了！李劍北使的是什麼劍法？」

原來他剛才已見過劍北運劍化爲絲縷之痕，從劍南劍幕中透入，一出手就刺中兩名箭手的腕穴，劍氣攻經截脈，登時廢了兩人一身武功。

李劍東道：「那是敝莊的一種劍法，稱爲『陽焰絕脈』，是我們這些家將下人們才修習的。」

那李劍北的確是施展這門絕藝，連殲三敵。此時又一劍透入三女劍網，劍身光痕淡得幾乎瞧不見，但森寒劍氣卻使雷大忍健腕發麻，猛然使勁抬腕四寸。

那陽焰絕脈劍仍未落空，劍尖叮一聲刺中鬼頭刀把。

這把鬼頭刀刀尖禁不住歪側了大半尺，噹的一聲大響，碰上另一把鬼頭刀。原來這一歪側，恰好封住了雷二忍刀勢去路。

就這麼一點空隙，身爲主帥的靈芝長劍嗡然一聲搶攻過來。

雷大忍暴喝一聲，揮拳硬劈。

靈芝含着冷笑，劍身一震。雷大忍鐵拳擊在長劍，如山拳力却被劍身的急震消卸，幾乎有如一拳打在空氣中，全無着力之處。

他後腰一疼，心知已中了白菱或金蘭一劍，但眼見靈芝劍發如風，劍尖已刺到鼻尖，迫不得已大吼一聲斜斜拔起。

此時雷二忍已經一口氣連攻七刀，殺得金蘭連退五步還站不穩，但她劍光飛洒中，李劍北無形無聲一劍刺出，雷二忍腕穴一麻，全身脫力，不覺慘叫一聲，聲音中充滿絕望悲憤。

雷大忍心酸而又胆裂，但眼見靈芝一劍又迎面刺到，當下運刀旋絞。誰知後腰那一劍雖然不能要他性命，却使他腰勁減弱一半。因此這一刀旋絞之勢，只能使用臂腕之力，也因而不夠迅快不夠嚴密。

靈芝嬌叱一聲「着」，雷大忍胸口中了一劍，落地時身形搖搖已站不穩。

他這時才有空放眼四顧，也才發覺自己這一方竟是全軍覆沒的命運。

既然連靈岩散人還有揷天筆何遠都落敗傷亡，那還有什麼話說呢？黃金夫人、白銀夫人的忠告果然是眞實不虛，但爲何大家都不肯也不願相信？甚至看來連「劍尊」主人也好像不相信呢……？

× × ×

俗語說「好死不如歹活」。這話似乎放諸天下而皆準。

然而在靈岩散人何遠等這一些人身上，卻似乎不怎麼適用了。

固然何遠雷大忍傷中要害，不久便仆倒氣絕。但這時還有靈岩散人、雷二忍以及兩名黑衣箭手，雖是負傷而又失去大部份功力。但他們好像對這世間，對自己生命，已沒有什麼興趣眷戀，靈芝雖然告訴他們，打算讓他們自行離去，也就是放他們生路之意。

他們不但全無欣喜樣子，那兩個黑衣箭手甚至立刻咬碎假牙所藏劇毒，登時毒發身亡。

靈芝擧起雙手，阻止己方任何人開口，然後道：「靈岩散人，還有雷二忍，你們兩位目前雖然功力散失大半，但假以時日，還是可以復原的，只不知你們信不信？」

雷二忍沒理睬，蹲下身子，伸手替哥哥闔上眼皮。

靈岩散人泛起苦笑，道：「我信！」

靈芝道：「但你看來不像想活下去的樣子，難道你連失敗一次的勇氣都沒有？」

靈岩散人聳聳雙肩，道：「我連這次已經敗於敗了三次，其中有一次是李慕雲，他的神劍名不虛傳，你們難道沒有聽他提過？」

靈芝頷首道：「有，這就是我們都認得出你的緣故。但你千萬不可誤會李莊主，他說出這件事，只不過叮囑我們遇上了你，務必小心合力應付，最好還是避開爲妙。」

她停一下，又道：「既然你是個連我們莊主也甚爲忌憚的大人物，你又既然敢於面對死亡，何以不敢面對失敗？」

靈岩散人仰天沉吟一下，道：「我忽然記起許多已經遺忘了的事，也想到許多從未想過的事……」

這話自然不能算是回答，但靈芝却一本正經再度擧手，引起自己這邊衆人的注意，說道：「誰都不要開口，不要發問，好不好？」

人人都點頭答應她。

她好像很了解靈岩散人的意思，嫣然微笑道：「你功力蓋世，才會忽然記得，才會忽然想起。但你仍然不能夠面對挫敗後的現實，是麼？」

靈岩散人默然尋思，西邊夕陽燦爛，戰場遺屍靜寂，這種景況已出現過好幾次，只不過向來不大記得清楚，亦沒有細想爲何會在夕陽下殺人？

如今行將變爲戰場上屍體之一了，忽然靈光閃現，驀地裏記起想起了很多的事……

——我本是東海的散人，在天海交接碧波綠嶼間，行吟遨遊……

——我敗於西天劍尊劍下，就算必須服輸，但爲何十年來變成了奴僕？

——回天漁隱公孫敬當年以靈藥治好我的內傷，同時那茅山逍遙仙子也用無上法術使我心靈創傷平復。他們的恩德艮深沒齒難忘，但爲何現在却陡然記得，他們的眼中都有狡黠以及惡毒神色？

——我還有許多朋友呢？他們都在何處？都無恙否？

他眼中忽又看見靈芝，看見她旁邊的許多人。又看見天邊夕陽，以及戰場上的遺屍。

當下深深歎口氣，很簡短地回答靈芝：「是的，我不但不能面對現實，而且爲了大家好，這也是我唯一可行之路。」

他苦笑中垂拂雙頰的灰眉忽然豎起，忽然低垂。又道：「我只不明白公孫敬，還有逍遙仙子，難道他們竟然爲虎作倀？」

人人都警覺到他馬上會講出最有權威的眞相，千古之謎馬上就會揭開。因此頸子都不覺伸長幾寸。

誰知靈芝極之令人掃興，令人不滿，因爲她柔聲道：「別說了，也不要多想。你有你應走的路，我們也有我們的……」

卻見靈岩散人目光漸漸呆滯，面上肌肉也有開始抽搐之象。

靈芝立刻回頭道：「老主罹難，少主失踪，唉，我心中好恨……」

她雙目瑩瑩，畢直深視劍東。

劍東肚腸忽然打個結，悲鬱之氣直湧心頭，登時按劍仰天悲嘯。

其餘劍南、劍北、金蘭、白菱以及劍飛等，無不情緒洶湧，一齊長嘯。

衆人悲嘯之聲滙合，宛如黃河之水，又如峽猿朔鷹，轟轟洪洪，聲傳十里。

靈岩散人耳鼓一震，忽然淸醒。心想：眞是奇哉怪也，剛才我爲何幾乎出手跟他們拚命

?我爲了誰?

一把長劍倏地無聲飛到，深深揷入靈岩散人胸口要害。

他永遠也不必找尋答案了，因爲他雙膝一軟，已倒在塵埃中。

青青一轉身疾去刺死了雷二忍，一去一回，悄然無聲。

嘯聲歇後，劍東濃眉仍然緊皺，問道：「靈芝，你發現了甚麼?」

靈芝道：「我不敢忘記那湖南凶僧莫醒非的例子。這些人似乎一觸及問題核心，便會瘋狂。所以我不讓大家開口，而方才靈岩散人好像有瘋狂的跡象，所以我設法激起你們心中悲憤，用嘯聲震醒他。看來我大概沒有算錯。」

鄧飛龍嘆口氣，道：「方才靈岩散人的確呈現異狀，以他功力之高强深厚，一旦瘋狂出手，只怕誰都不好受。唉，以靈岩散人、揷天筆何遠等這般人物，怎麼變成奴僕一樣供人役使?」

青青道：「他提到過公孫敬的名字，還有逍遙仙子不知是誰?以我看法，似乎連公孫敬也有了問題!」

鄧飛龍哼一聲，却表現了五湖龍王的廣知博聞，道：「逍遙仙子是茅山女法師，在他們那個圈子裏，很有名氣。她不算是武林人物，靈岩散人爲何會提到她?」

這個問題正是人人都想知道的。既然是都想知道，也就證明都不知道答案。

靈芝和青青都陷入深思冥想中。

劍飛一手按住傷股，一面抬頭望天，喃喃道：「不久就日落了，秀哥會不會回來呢?」

× × ×

李秀向來極爲冷靜，而且從不在臉上流露出內心情緒。

但現在却顯得很不安，眉宇間大有憂色。

他們在十幾里外一個小市鎭的旅舍，簡陋的房間內，昏黃燈光下，低聲談論。包括李秀在內，鄧飛龍李劍東等一共有十人。

青青忍不住問道：「我們歷盡艱難，總算殲滅了靈岩散人那批敵人，而你也得公孫敬前輩之助，贈藥刺穴，打通了生死玄關，功力突飛猛進，往後雖然還有難關險阻，但你不是怕事的人，何以大有煩憂之色?」

李秀倒是答的很快，道：「我担心的是你要變成我們的餌。你除了會誘來無數猛獸之外，遲早也會把那最兇惡最可怕的猛獸引來。你知不知道做餌是多麼危險的事?」

青青訝道：「你是甚麼意思?」

當然其他的人也表示得十分驚異和迷惑。

李秀道：「我還有些經歷，是我離開了公孫敬之後才碰上的，你們聽了，大概就能明白我的意思了……」

× × ×

本來遠在靈岩散人等出手襲擊之前，李秀已可以回到那座農舍。

但李秀在離開公孫敬，奔出里許之後，忽然停步尋思。腦海中靈光忽現忽隱。隱隱覺得有些關係重大的疑問應該先要想通。

他苦思冥索了好一會，總算抓到一些綫索，理出一些頭緒。他想道：

——黃金夫人和白銀夫人是公孫老人心裏的偶像，是他唯一勘不破的關。

——她們的青春美麗，完全靠公孫老人的靈藥，得以留駐，不被歲月侵蝕衰敗。

——公孫老人極度暗戀她們，但却用這駐顏妙藥，迫使她們聽另外一人——西天劍尊的話。

—他本身則受冰蠶絲鎖住全身大穴，顯然已受黃金夫人與白銀夫人她們的主人所控制。

——他有時露出近乎白痴或瘋狂的樣子，尤其是眼神深處，跟劍尊谷那些手下們有些相似。

——黃金夫人和白銀夫人也一樣有這種眼神。

——顯然劍尊谷的西天劍尊，有一套複雜的控制手下心靈之術。絕非單憑武功　單憑生命危險做成威脅。

——那麼公孫敬的藥物之學，會不會也屬於複雜控制系統中一個重要因素?

——如果不幸公孫敬正是如此，則他帮助我打通生死玄關有何動機?

——他是眞的希望我擊敗西天劍尊?抑是那回天丹另有妙用?

許許多多問題在心頭此起彼落。李秀當卽知道唯一可行之路，就是回頭設法非弄個水落石出不可。

銷魂潭澄明如鏡，明亮陽光照映下，浮動着寧謐而又有點寂寞味道。

公孫敬也像一具石像，在他對面却當眞有具石像，長髮披肩，風致嫣然。

他們呆呆相對，李秀却微感一陣噁心。因爲那具石雕美人像，正是他的母親，也就是黃金夫人。

於是他悄然走開，就像山巔林間一陣微風，無聲無息。

濃蔭內那座白石屋子，亦像四下樹木景物一般悄寂。

李秀身在五丈外，凝神一聽，便聽到屋內只有一個人的呼吸。

他倒沒有想及自己何以聽覺忽然變得如此敏銳?不但聽得見五丈外一個人的呼吸，還立刻知道此人年紀不大，武功有限。

石屋內有廳有房，另外還有廚房貯物間等。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年，正在包裹一些泡製好的藥物。

他一點也不知道背後忽然出現一陣淡淡烟霧，烟霧旋卽消失，却變成一個豐神俊逸的青年。他忽然覺得有點疲倦，閉上眼睛。

石屋內現在輪到李秀走來走去。

他以比常人銳利一百倍的眼力，再加上他的智慧，迅快觀察這個公孫敬的住處。

究竟想找尋甚麼?李秀自己也不知道。

由廳至房，甚至廚房都仔細看過，除了無數的藥瓶藥罐以及不少書籍之外，分佈四下樹櫃中及几案上之外，沒有任何奇怪値得研究的物事。

他在廳中站了一下，又走入房間。

房角有一張高脚几，几上放着一尊石雕半身美人像。他站在石像前，皺起眉毛。

這是因爲這具美女石像又是黃金夫人，而且有假髮，以及面部上了顏色的化妝過，看來簡直跟眞人跟活人一樣。

除此之外，她竟是裸着胸部，高聳的乳房上，還有嫣紅兩點。

李秀厭惡中又隱隱感到憤怒，在臥房內放着這麼一具裸胸女像，淫褻之意不言可喻。

假如是別的美女，李秀決不介意。可是她却是黃金夫人，相貌酷肖他的母親，因此他可就大大介意了。

他伸手舒開五指，抓住石像肩頭，入手一片滑膩，宛如觸摸到冰肌雪膚。

這種感覺使他嚇了一跳，同時也更感氣惱。因爲別的男人摸這裸像之時，會發生何種反應以及心中有何種想法，不問可知。

那座三、四百斤重的石像在他手中看來宛如紙糊的那麼輕，底下有個兩寸高的硬木墊座掉下來，在几面碰一下，翻個觔斗掉落地上。

李秀邁步欲行，但剛提起脚，忽然煞住不動。別人一定極難學他那樣子一隻脚跨出未曾着地，另一方面身子却已前傾，就這樣定住不

動。

他不但能夠，還可以繼續用此一古怪姿勢想事情。他想道：「我縱然拿走了這具石像，可是雕塑製造的人就在此處。他如果願意，大可以再雕製十個八個。我除非殺死他，才可以永絕後患。但我似乎不能因此事殺他，所以帶走此像，實屬多餘之舉……」

當然如果他不帶走石像，則最好能夠使公孫敬不知道他來過。因此他總算把那隻脚放到地上，同時彎腰拾取木座。他手指快要碰到木座時，目光比手指快不知多少倍，看見平滑木頭表面上，右邊一半刻滿了細如芝蔴的字。

李秀心中也承認這是記載一些秘密事情的好方法。因爲誰也不會拿起石像，再翻轉木座查看。至於他能發現，純是巧合罷了。

那些字雖然小如芝蔴，却非常工整精美。不過既然公孫敬能夠把石頭雕琢得像活人一樣，則他在木頭上雕字想來更不成問題了。

普通人就算不是近視眼，閱讀這麼小的字也十分吃力。李秀却可以一目十行，每個字瞧得一淸二楚。他由頭到尾閱讀一遍，定定神，才記得拿起來看較舒服。他拾起之後再看一遍，有些地方還特別小心些，以便記住。

廳中的少年忽然睜眼，他打個呵欠，繼續整理以及包起那些藥材。在他的感覺中，並沒有停頓過一段時間。

× × ×

李秀到底知道了些什麼秘密?

他只說出四件。第一件：

——茅山女法師逍遙仙子，雖然長得不漂亮，但確實有些鬼門道，而她借助了公孫敬當世無雙的藥物之力，便能使任何眞正道學君子發生無可抑制的慾念，並且把她當作心目中最愛的女人。在兩情歡洽之時，便似那個眞正的女人忽然出現。可是事前事後，逍遙仙子都不是本來面目，所以那個男人永遠不會知道她是誰，而往後任何時間想起，逍遙仙子的面貌都可以變成他幻念中任何一個。

別人也許覺得這等以邪法及藥物結合的手段，沒有什麼意義。然而鄧飛龍却不，甚至打死他也不肯認爲沒有意義。因爲他多年來一直尋思追想，懷中那個「女人」究竟是誰?有時好像是年輕時交往過的女人，而有時竟可能變成柳青青——好友李慕雲的妻子。

這眞是極其可怕的噩夢，不論躲到什麼地方，也逃避不了。但他又非逃避不可，除了上述原因之外，還有極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妻子看見這一幕之後，便離開了。像河中之水，像天上浮雲，不知所終。顯然已沒有了她，還留在充滿傷感的舊居幹什麼呢?

他雖然在震驚中，却仍然聽得見李秀說的第二件秘密：

——公孫敬有一種奇異的植藥於人身之法。被植了藥之人，不論躲在山頂或海底，都有法子容容易易把他找到。

這一樁就與青青有關了。亦是李秀要青青作「餌」的原因。敢情公孫敬跟鄧飛龍交情不錯，以此緣由，就有機會在青青身上植了藥。

也因此只要有青青參與其中時，無論躲藏在什麼地方，劍尊谷的人馬很快就找得到。

第三件秘密接着說出來：

——劍尊谷的人俱是在武功、藥物及邪法三種力量之下，心神受到控制。世上沒有人不怕死的。可是當一個武林人受制於邪法藥物而武功方面又一敗塗地，他意志上心靈上便絕無反抗之力!這時候只須一個暗示，對死亡也就視若無覩了。這就是何以劍尊谷的手下，那怕是當代高手都會寧死而不洩漏任何秘密之故。甚至更進一步，如果觸及最敏感的問題，他們就會變成瘋狂而出手搏命，至死方休!

第四件秘密是關於「西天劍尊」本人的：

——西天劍尊姓夏侯名長空，是天竺恒河派東土支派第二十代掌門。

由於他的武功劍術傳自西方，又以劍爲主，歷來稱爲「西天劍尊」。

二十年前，夏侯長空和李慕雲在杭州六和塔上會晤，焚香論劍三晝夜，這兩位絶代劍學宗師都筋疲力竭，言和分手。以此因緣，後來神劍山莊的最出色家將，有東南北而獨缺西。這就是李慕雲對「西天劍尊」表示的敬意。

李秀所知的秘密已透露至此爲止，至於那黃金夫人和白銀夫人究竟是不是李夫人和鄧夫人?如果是的話，她們究竟對親生兒子女兒還有沒有親情?她們究竟想怎麼樣?是打算殺死李鄧兩家所有的人?抑是要他們降服成爲劍尊谷的手下?還有許多問題，例如西天劍尊夏侯長空，費了這許多心思氣力，到底有何圖謀?

逍遙仙子是眞心帮他!抑或也是被迫?她的人現下在甚麼地方?

公孫敬又到底在玩甚麼把戲?他是眞心帮助李秀抑是已在回天丹中弄了手脚?除此之外，其實還有很多令人想不通的事情。不過李秀一走，看來只好等他回來才有機會討論了。

× × ×

李秀答應衆人一定在天亮前趕回來。他估計一下，知道時間還多着，便更有耐心了。

他現在已潛入「神劍東莊」。當然不是地面上已被焚燬的那一層，而是地下的那一層。

不論他走動之時也好，藏匿不動之時也好，簡直有如幽靈。由於幽靈是人眼所看不見的，所以用來形容李秀，實是貼切不過。

在地底下的神劍東莊地方頗大，而在地底就算白天也必須有燈燭火炬才行，何況是晚上。再者縱然燈炬處處，却又仍然有無數陰暗地方。幽靈在此出沒，自是方便無比。

李秀當眞像幽靈似的，到處飄來晃去，不久就找到目標之一——白銀夫人。她匆匆走過幾道長廊，然後走入了一個房間。

李秀在一處暗影中縮起身子，他看見白銀夫人打開一個大櫃，取出三個面具，以及金色衣服和兩件銀衣。那三個面具當中，有一個是金色的。

白銀夫人以任何人都來不及防備的速度，忽然已全身赤裸。在巨大鏡子前，她可以看見自己的玉面朱唇，還有那豐滿白皙的裸體。她的面貌，正是李秀曾經削破銀面具的那個白銀夫人。可是如果她穿上金衣，又戴上金面具，那麼她變成誰呢?

幸而她很快就仍然變成白銀夫人，而她那一身曲綫玲瓏白皙異常的身體也藏在銀衣之內，這時李秀禁不住鬆了一口大氣。

她帶領幽靈般的李秀，不久到了一個不怎麼大的廳堂。那兒已經有兩個人，一個是黃金夫人，另一個是個三十左右，相貌十分俊美的男人。這個男人的眼睛一直望着地面，白銀夫人進廳時他眼光也不抬一下，好像老僧入定。

白銀夫人先打招呼，叫那俊美男人做「楊三郎」。她吃吃笑道：「楊三郎，你直到現在還不敢瞧看女人?是不是女人會把你吃了?」

楊三郎欠欠身子行禮，但眼睛仍然望地，道：「我甚麼女人都敢瞧，就是不敢瞧看兩位夫人。因爲我怕我師父會不高興!」

黃金夫人道：「這話我們聽過一千次了。好啦，我們講正經的。那公孫敬的死對頭小華陀梁叔子，是不是還躲在逍遙仙子的死對頭南宮派耆宿紫竹翁那兒?」

楊三郎道：「是的，他們天天飲酒吟詩，垂釣奕棋，我暗中監視他們，看得煩都煩死了。如果不是師父嚴諭，我老早就砍下他們兩個狗頭……」·未完·（下期由司馬紫烟執筆）

俠情長篇

挑燈看劍

蕭逸・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丁裳約鬥江雪勤，當天晚上，兩人依時到達北海公園決鬥，結果，丁裳以「生死掌」應之元所授的掌法，一掌把江雪動震飛半空，當她墜落時，衣領上的披風竟被一枝樹椏勾住，不下不上，江雪勤只好向丁裳認輸，並要求她帮忙將自己弄下來，但丁裳竟掉頭走了。江雪勤正謀脫身之策，應之元突然而至，將江雪勤救下來。問起師承，江雪勤才知道自己的師父「冷魂兒」向枝梅與應之元原係舊識。當時，應之元將自己數十年的人生體驗略述一遍，並勸告江雪勤不要爲情所困。隨後即聲言要去找尋闊別數十年心上人向枝梅。應之元走後，江雪勤滿懷惆悵，獨自回家，一路思前想後，感到無限辛酸凄楚。步入房中，只見身負重傷的丈夫巳沉沉睡去，但當她正待離開時，楚少秋倏地睜開雙眼，卽質問她曾到何處去，並指摘她不守婦道，接着兩人便爭吵起來，楚少秋竟憤然掌摑對方……

共着祖生鞭　搦管入試闈

楚少秋仍然含糊的罵道：「臭女人……賤人……妳好！妳好！」

雪勤一時悲憤得扒在地上大聲哭了起來，良久，她覺得一人輕輕的搖着她肩膀道：「少奶奶！少奶奶！妳不要哭了。」

雪勤抬起頭，才見是自己陪房來的丫環小琴，不知何時進來的，兩隻眼睛哭得和水蜜桃子也似，尚自不信的吸着鼻子。

雪勤看着她，不由更傷心了，她抽搐道：「小琴！趕明兒個，我們回家去吧！這地方我實在是捱够了！」

小琴落着淚道：「到底爲什麼啊……小姐！我扶妳回房去吧！」

雪勤坐起來，見楚少秋交插着雙手放在胸前，一雙怒目直視着天花板，唇角兀自帶着不屑的笑容看着她。想到自己這一段可悲的命運，她的熱淚又不自禁的淌下了，她暗忖道：「我非要走不可了！」

她徐徐站起了身子，抹了一下淚，對楚少秋道：「你還在重傷之中，你要注意你的身子，等你傷好了，我們再慢慢談，反正，你也不能這麼侮辱我，可是現在我要就你！」

在她說話之時，小琴一直在拉她衣服，對她擺手，可是她仍然把話說完了。

楚少秋只是迷迷的冷笑着，他此刻也似乎冷靜了些，雪勤轉向小琴道：「少爺的藥呢？」

小琴一指几上道：「已經端來了。」

雪勤點了點頭，道：「妳侍候着他喝下去。」

小琴答應着，把藥端了過去，楚少秋冷笑道：「妳放下，我還沒有死，我自己會喝。」

他說着又對着雪勤冷笑了笑，道：「難爲妳，居然還會想着我的傷，我們眞是恩愛夫妻，不過，妳可知道我是傷在什麼地方了？」

他說着，竟自雙目一紅，語音顯得有些哽塞，江雪勤對他可說是巳容忍到了家，根本不理他，她低着頭，楚少秋落了幾滴淚，他心情至爲矛盾，他忽然發覺出在他生命裏，是不能離開這位妻子的，因此他流淚，流淚的目的，只是想換取雪勤的同情。

這一霎那，他很後悔方才的暴風雨，雖然也許這將教導一項嚴重的破裂行動，可是他江雪勤從來也沒有眞心的愛過他，也並沒有作過多的苛求，如今，可能這虛假的場面也不能維持了。

這儒夫想到這裏，如何不爲之戰驚？一切的憤怒，頓時瓦解冰消，他暗暗恨自已道：「我把事情弄糟了！弄糟了！我怎能離開她呢！我必定要留住她啊！」

想着他忽的大哭道：「雪勤……雪勤……妳不能走……妳要原諒我，我！我眞該死……」

他忽然左右開弓的用雙手，拚命的往自己臉上打着，那雙凸出的赤紅的雙目，卻盯着雪勤，只等雙方說一句赦免的話，他就好住手了。

可是雪勤並沒有理他，這一霎時，她

心靈上得了一個可笑的啓示，望着他，她微微皺着雙眉。心想：「這簡直是在戲台上面的一個小丑……而我的生命，竟然付託給了這麼一個人……這是多麼的可笑的一件事……」

想到此，她眞有一種哭笑不得的感覺，一時只聽見「巴！巴！」的耳光之聲，震得室內的油燈光蕊，閃來閃去，她不由嘆了一聲道：「你這是何苦打自己呢？」

楚少秋放下手，漲紅了臉吶吶道：「那妳……妳是不生我的氣了？」

她長嘆了一聲，對着楚少秋苦笑了笑道：「天不早了，你好好休息吧，我也累了！」

楚少秋緊緊地揉着他一隻手，又在臉上摸了一下，這才躺下去，小琴在一邊道：「少爺！你吐這麼多血，怎麼辦呢？」

楚少秋搖了搖頭道：「不要緊，妳快扶着少奶奶回房去吧！」

雪勤心中又似乎動了一下，由此可證明，楚少秋愛自己是如何的眞切，她以含着淚的目光，向丈夫瞟了一眼，那只是愧疚，可是並沒有什麼別的成分，因爲一個女人，會對她深愛的人存體貼之心，她的角度，絕不及於第二人，在愛情裏，她們沒有什麼道義可言，她們只知道敬於自己所愛的人！

她很想再說幾句話來安慰他的，可是她那倔强的嘴，天生的不適宜去諂媚別人的！更何况這個她很厭惡的人。

她轉身離開了這間房，而楚少秋却緊張的張望着她二人背影，直到她們消失在視綫之外，他才緊張的由口中吐出了一塊棉花。

這棉花是深紅色的，他把它藏在口腔的邊側，必要時，他只要用力咬一下，就會有血也似的濃汁，自棉中擠出，然後再由口中噴出，就和所謂的「吐血」，似乎沒有什麼兩樣了。

他慶幸瞞過了雪勤的眼睛，可是却比他預期的效果小得多，他用綢巾，把這些「血汁」抹乾淨了，睜着那雙可怕的眼睛，暫時也陷入了深思之中，他想：「看樣子，這女人存有深心，只需看她那雙眼睛，就知道她是存有異心，我要加緊防備她一下才是。」

同時他知道，管照夕這一掌，實在傷得他很重，只要試一運氣，五陰六脈痲軟不堪，尤其是五臟，更是疼痛不巳。

他想到了，可能是爲管照夕五行眞氣所傷，所謂五行是指心肝脾肺腎，施功人如施此五行眞力傷人，被傷者必定是傷在五臟，因此是一種極爲厲害的掌力。

管照夕如用這種掌力傷了自己，那可是不堪沒想的糟，據自己所知，海內外，能治此傷的藥極爲有限，除了兩三種失傳丹藥以外，還眞不知道，有什麼藥，能有此功效。

想到這裏，他不由出了一身冷汗，一時陷於茫然之中，這個驕傲却儒弱，虛僞但迂腐的人，在他想到了眞正的「生命」遭受「存」和「亡」的威脅時，他內心所激起的恐惶和憂慮，簡直是無與倫比的，這時候如果把對雪勤的愛情力量，放在眼前，和他的生命來比擬的話，那愛情之力，直如秋螢尾芒，簡直是微乎其微了。

楚少秋這時深深的爲着他的傷勢而焦憂，而隔牆的小婦人，那何當不陷於悲痛之中，想到了眼前的命運，想到了未來的結局，她眞是不敢再想下去了，可是她又不得不想。

放下素帳，望着帳頂，亮晶晶的眼淚在眸子裏打轉，雖是短短的幾天，可是她巳感覺到自己消瘦了，對着銅鏡理粧時，她也曾注意到自己那雙剪水的眼睛，似乎巳失去了原有的光彩，充滿了憂鬱，她似乎巳能透視出，眼角的皺紋，頸項的鬆弛，雖然看來仍是一樣的白嫩，摸來亦如凝脂般的滋潤，奈何藏在它們裏面的「靈」巳感到累了，說得可怕一點，那是老了。

一個二十來歲的女孩子，初次有了「老」的感覺，這是多麼可怕怪誕的一種思想。

這一切都是心靈的作祟，一個樂觀的人，即使七老八十，因爲他有活潑愉快的內心，他一樣感覺到自己年青的，相反地，一個心中隱藏着憂鬱思想的人，雖少壯年華，那只是表面的裝飾，無異乎一個眞正老了的人，那是一塊行屍走肉。

我們慣常以「幾家歡樂幾家愁」這句話，來反襯兩種心情的對照，我們却也慣常以「家家有本難唸的經」來比擬人之都有不如意的苦衷，不信，筆者試把筆鋒拉過，我們且看看，別的人，是否如此一樣凄楚可憐，或是較愉快或是……

戰勝的丁裳，笑得如同一枝微風中百合花，仰視着吊在樹上的江雪勤，她內心充滿了喜悅，眞是樂不可支，她心中想：「這一下，我可算消了氣，好好把這女人吊一下才好。」

所以雪勤雖然向她說了軟話，她仍是不依，當然，她並不是所講的「心毒」，在她來說，只是洩忿，因爲那一次落水之恥，在她心中，一直是一件隱恨的事情，能够快意的懲罰雪勤一下，在她來說是求之不得的。

因此她決心吊她一個更次再說，可是當她去而復返之後，才發現巳失去了雪勤的踪影，她微微怔了一會，暗想她怎麼下來的呢？後來仔細的看了看，那根折斷的樹枝，才知道，雪勤是自己運功而墜下的，她望着那折斷了的樹枝，心中微微有些後悔，她担心江雪勤由這麼高摔下來，怕不要摔傷了。

可是這種追思的悲傷，馬上就被她忽略了，她仍然帶着稚氣的欣慰，喜孜孜地找到了她的馬，一路打馬直到了她投宿的小店之中，這時店伙子忙着上門板，見她回來了，都彎腰叫了聲：「丁爺！」

他伸出一隻手，往唇下摸了摸，一方面怕這些討厭的伙計看她有沒有鬍子，再方面略微裝作些氣派，她就咳了一聲，壓低了嗓音道：「剛才有人來找我沒有？」

伙計笑着搖了搖頭道：「沒有？爺怎麼這麼晚才回來？」

丁裳點了點頭，隨口道：「我去逛了街。」

那伙計一縮頸子笑了笑，咬着牙，瞇着小眼道：「要說逛，還是入大胡同的清吟小班好，那裏都是姑娘，聽說是蘇州杭州來的，脚小皮膚白，盤兒也長得俊，嘿！有這麼一手……只是聽說價碼大，光打

茶園沒有百八十個子兒也下不來。」

他又擠着眼笑了笑道：「爺，你老是那方不是！」

丁裳無意的一個「逛」字，想不到却讓𠊎誤會這麼遠，先時還不明白，聽到後來，眞是又羞又氣，一時連耳根子都紅了，心說眞霉氣，這些男的，可眞沒有一個好東西，說這種話，居然面不改色，眞不要臉。

當時氣得秀眉一挑道：「不要胡說八道。」

那伙計本意是想充行家，因見丁裳年歲青，衣着華麗，出手也闊，誤爲登徒之流，想討個好，說不定他一高興，就呼叫自己帶他去，那不正好弄他幾個花花，却想不到會碰這麼一個釘子，一時腰彎得跟大蝦米也似，口中連連陪笑道：「是……小的滿口都是胡說八道。」

丁裳冷笑了一聲道：「你眞是狗眼看人低，快給我算賬，我這就走。」

那伙計怔了一下，一隻手摸着頦子道：「爺，這可犯不着……小的說錯一句話，你老也犯不着就往外搬呀……這……」

另外那個伙計也含笑道：「公子，你老就算了，給他兔蛋生氣犯得着嗎？他小子狗嘴裏還能長出象牙來麼？唉！唉！唉！你老就算了，快請，快請，我這就給你沏茶。」

說着還眞用手去拉丁裳的膀子，丁裳後退了一步，嗔道：「不許碰我，你們怎麼一點規矩都沒有？快給我算賬，我是眞有事，誰有工夫給你們生氣。」

這伙計也被說得面紅頦子粗，直往上翻白眼，一面發楞着道：「這……這是怎麼說的？你老就不能高抬貴手一下麼？給他兔蛋犯得着麼？」

先前那伙計，被他糟塌得橫鼻子豎眼睛，就頂了他一句道：「你他媽才是兔蛋呢？罵人還行！」

另外那個伙計就回過頭給他瞪眼，他哈着腰道：「你想打架是不是？你會不會做生意？」

先前那個伙計也不服道：「我怎麼不會作生意，我開買賣的時候，你兔崽子還在喝風吐沫呢！」

這一鬧，眼看就要打架了，丁裳氣得匆匆上了樓，到自己房中，把簡單的幾件衣物打點一包，再下樓時，兩個伙計已經打成了一團，旁邊雖有幾個拉架的，可是都不怎麼出力，光是皺眉砸嘴，却是不拉，一任二人打得鼻青眼腫。

丁裳丟下了一塊銀子，本想自己走自己的，可是轉念一想，他們打架，也是爲着自己，不由嘆了一聲，走過去抬腿一脚，把一個小子踹到牆角去了，另外又是一脚，把另一個也踹到一邊扒下了。

她這種隨便的動作，可是在一般人看來，已是神乎其技了，都不禁驚嚇的看着她。

就連那兩個伙計也嚇得不再叫了，各自睜着一雙紅眼看着她，大家都在看她，她反倒有些不好意思了，當時冷冷地道：「不要打架。」

她又用手中的小馬鞭，指了一下桌子上道：「銀子在這裏，多的算小帳！」

說着他就轉身走出去，馬上就過來一個穿大褂的，給她開門，還有人去給她牽馬。

她很神氣的上了馬，點了點頭，很有點大俠客的味道，在衆人彎腰行禮的當兒，她的馬已經走出去了。

這一霎時，她的心情很開朗，覺得自己很了不起，而且初次感到一個行俠作義人的豪氣。

她慢慢帶馬，踏着月色，不一會已到了豹子胡同，看門的人，白天已經認識她了，而且公子又有交待，不敢怠慢，忙把她的馬牽進去，她就紅着臉道：「你們不要進去通稟，我已給他們約好了！」

他說着把長條形的行囊，從兩肩上一搭，一擰嬌軀「嗖！」一聲已竄上了中院圍牆，直把幾個看門的，嚇得目瞪口呆。

她熟巧的騰縱着身子，直向和思雲、念雪約好的秋亭馳去，果然她看見亭子裏有人影晃動，暗想這兩個小丫環果然有信用，只是她們白天看穿我行徑，令我出醜，我又豈能甘心。

想着不由遠遠掩在石後，暗想道：「我得想個點子，嚇她們一嚇！」

想着慢慢朝那秋亭掩去，彷彿聽到亭內似有人在談着話，那像是思雲的口音，正在說道：「少爺！你這麼說，這位丁姑娘，是去找江小姐去了，她們怎麼會認識的呢？」

丁裳不由心中一動，這才知道，原來照夕也在亭中，同時似乎正在談着自己的事，她就很注意去聽，想聽聽管照夕到底說什麼。

她輕輕往前偎近了一些，借着一棵小松樹，把自己身子擋住了些，就側身去聽亭中的談話。

她心中很奇怪，而且驚佩照夕有先見之明，他居然知道自己是去找江雪勤去了，她的臉有些紅紅地，心裏不禁暗暗的想道：「我再聽聽看，看他怎麼說？」

想着，果聞得照夕嘆息道：「她們怎麼認得，我固然是不知道，可是，我敢斷定，丁裳出去是找她去了，她們兩個……唉！」

念雪嬌笑道：「瞧你！又嘆氣了，到底有什麼事這麼的讓你想不開呀！」

思雲在旁岔道：「那位江小姐不是已經嫁給楚家了麼？那你就乾脆娶那位丁姑娘不結了！」

她又加一句：「好在太太也挺歡喜她的呢！」

丁裳不由臉上一陣熱，心說小丫頭欠打，可是她仍想聽聽照夕怎麼回答，她的心跳得很厲害，目光由松枝空隙間射出去，瞧着亭子裏的人。

她看見照夕端正的坐在石櫈上，痛苦的苦笑着，她心中不由很不解的道：「他幹什麼苦笑呢？莫非不以那一個丫環的話爲然的麼？」

想着有一種說不出的悲哀，由她內心的深處，潛升了上來，照夕在這時才長嘆了一聲道：「丁裳是個小女孩子，妳們不要亂說！」

丁裳的心不禁一涼，暗恨道：「哼！原來他還是把我當個孩子？我再聽聽看他還說我些什麼！」

想着仍然偎在松邊不發一語，却見照

夕站了起來，他看了一下月亮，道：「怎麼她還不回來呢？天已經這麼晚了！」

念雪也在伸着胳臂直打呵欠，倒是思雲，像似挺爲這事情關心，她又問照夕道：「少爺！這麼說，你心裏還是一直愛着那位江小姐是不是？」

照夕就嘆了一聲，他苦笑的搖了搖頭，似乎不想多說，可是丁裳可看出他沉重的心意，自然那是一份不忍說出的感情，顯示着他矛盾的內心，聽到此，丁裳眞有些不敢再聽下去了。

因爲她覺得，在他們無意的對話之間，很可能會把自己的理想夢境完全粉碎了，這是一種自欺的心理，但是多少人，都是生活在「自欺」的夢境之中，也許他們明明知道是假的，但仍然不希望這假夢爲人揭破粉碎。

丁裳這時的感覺就是這樣的，她盡可編織着美麗的一切幻想，只是，如果這個幻想，一旦從照夕口中道出，這只不過是「幻想」而已，那將是殘酷悲哀的來臨，對那種心情的崩潰性的喪失痛苦，丁裳簡直是不敢想。

因此，當她耳聞到照夕和思雲、念雪的談話，已經頻頻接近到了她自己的「幻想」時，她內心有一種本能的戰瑟，她眞怕照夕會說出讓她受不了的話，可是她的耳朵却是由不住不去聽，好奇心更迫着她冒險的想去更瞭解一下，這是一種微妙不可理喻的心理！

照夕走了幾步，幾幾乎已走到了丁裳藏身的松樹之前！然後他緊緊地捏着他十指的骨節，丁裳可清晰的聽到了那「格格！」的骨響二聲，然後他又回頭對着思雲痛苦的說道：「我眞不該回來，早知道她變了心，我是不會回來的！」

這個「她」字，當然指的是雪勤，丁裳很明白，她緊緊的咬着牙齒，暗忖道：「想不到他愛她愛得這麼深！」

思雲又問道：「那麼少爺今後打算如何呢？難道說一輩子就不娶了？那可不行咧！」

照夕怔怔的道：「今後麼？……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妳也不要多問了，不過，我可以告訴妳，這一輩子，我只愛一個人，她既然變心了，我也絕不能去愛別人！也許有一天，我一個人走得遠遠地。」

思雲退下亭子道：「那麼……丁姑娘呢？」

照夕重重的嘆道：「我不是已經告訴過妳麼？那是不可能的，太太實在糊塗了，我對丁裳只是同自己妹妹一樣，我喜歡她天眞純潔，她也敬我如兄，我們根本談不上！所以希望妳能把這意思轉告她老人家！再說人家丁姑娘也不過幾天就走了，這時候怎麼能够去給人家談這些個，豈不把人家笑壞了麼？」

他匆匆說到這裏，可是忽然他張大了嘴，下面的話，却是一句也接不上了。

就見由松樹的後面直直的走出了一個人來，她眸子裏流着淚，如同一個木人似的，一步步的向着照夕走來，那是丁裳！

照夕的話，每一句她都聽見了，而每一句話，也都如同是一支尖銳的針，深深地刺進了她的內心，這一霎時，她都明白了，那是多殘酷的致命一擊！

她徐徐走到了照夕身前，含着淚，微笑道：「不必再等幾天了，我現在走就是了！」

照夕緊張的拉着她的手道：「裳妹！妳……妳聽見了？妳千萬不要……誤會，我……我的意思是……」

丁裳苦笑的掙開了他的手，後退了一步，她用着抖顫的聲音道：「大哥！請你原諒我，我忽然覺得心裏難受，我這就要走了，請你代我謝謝令堂大人！」

照夕這一剎時，如同木人也似的呆住了，他口中低低的道：「妳……妳不能走！妳……」

思雲，念雪這時也都跑下來，都拉住她，念雪還一個勁的笑道：「姑娘妳不能走，房子我們都收拾好了！」

丁裳回頭看着她，僞裝的笑道：「謝謝妳了。」她的淚再也忍不住，簌簌的都落下來了，她傷心地看着照夕道：「大哥！你不要難受，我瞭解你的內心，一個人愛一個人，這是不能勉强的！只怪……只怪……」

她說着幾乎又想要哭了，當着思雲、念雪，她不得不忍着一點，她這一會兒，彷彿是置身在一個飄渺之中，有一些頭重脚輕的感覺，照夕這時也冷靜了一點，他苦笑了笑道：「既是姑娘都聽見了，我也不必隱瞞了，老實說我是非常敬重和喜歡妳！」

才說到此，丁裳已痛苦的笑道：「你不要說了，我心裏都明白，這只怪我自己一向太……」

說着她又想流淚，照夕心如刀割，他咬着自己的下唇，幾乎都要咬出血來了，他心中自責道：「天啊，我都作了些什麼啊！」

丁裳用手絹抹了一下淚，她痴痴的看着照夕，在她來說，確實是作了一個夢，一剎時，她腦中想着：「我這是爲什麼？千里迢迢的隨着他，隨着這麼一個沒有感情的人！」

她幾乎有些憤恨了，她想：「我用這麼眞誠的心，去對待他，就是一個木頭人，也該會動心的，啊！狠心的人，他的心難道是鐵作的不成麼？」

「可是這一切都完了！我還留在這裏作什麼？難道眞的做他妹妹麼？！管照夕！你明明也知道我不小了，可是你仍然口口聲聲說我是小孩子，我對你的感情，是何等高尚純潔，難道你眞的感覺不出麼？而你竟敢愚弄我，玩弄我的感情？」

我的生命，只是供你消遣，供你踐踏，你能不感到慚愧嗎，好個君子，好個君子！

想到這裏，她幾乎要倒下去了，她知道自己是不應該再在這個地方停留了，那怕是一分鐘！

她那哭得如同核桃也似的一雙眸子，向眼前這個少年瞟了一眼，他的銳氣似乎馬上消了不少，她知道這是自己的弱點！

思雲、念雪二人很懂事的離開了，亭子裏，這花園也只剩下他們兩個人了！

當眞是離人的眼淚，看天空撤下了霧水，弄濕了他們的頭髮！

他們默默的對視着，不發一語，照夕苦笑道：「我雖然是得罪了妳，可是妳連

申居雷也不見一面麼？」

丁裳搖了搖頭道：「不見他了！」

她又道：「你也沒有得罪了我，如果有緣份的話，我們還會見面，因爲這一生，我只認識你一個人！大哥，我不能忘記你！」

照夕眞也想哭了，他緊緊的握住了丁裳一隻手，搖撼着道：「我也不會忘記妳！我們以後會見面的！」

丁裳抽回了手，又抹了抹淚，她嘆了一聲道：「江雪勤她還是很愛你的，如果你有勇氣，就應該去找她，你們兩個人在天涯海角，還是會很幸福的，是不是？」

她笑了笑，但是那鬈密的睫毛上掛着淚，照夕苦笑着道：「請妳不要再提她了，我求求妳！」

丁裳覺得自己要說的話，已經說完了，似乎沒有理由，再在這地方停留了。

她想到如果今夜沒有偸聽到照夕說的話，那麼自己還是要離去的，只不過離開的心情不一樣，可是離開總歸是要離開的，那些美麗如長篇故事，短篇詩歌的往事，就把它當成是一個夢吧，一聲嘆息吧，而我還是我，我總是要活下去的！

天眞的丁裳，她怎知這麼堅決的意念，並不能持久，那只是雨後天空的一道虹，雖是一時五彩繽紛，可是過後也就消失了！

她最後望了照夕一眼，含着淚，點了點頭道：「大哥，我走了！」

照夕茫然的點了一下頭，也許外表還看不出這個姿式的，那男性獨有的喉結，向下動了一下，這是一種綜合很多因素的動作，他沒有送她，只吶吶的道：「保重了。」

丁裳走了幾步，却又慢慢回過頭來，她嘆息了一聲說道：「你要特別注意，不要施展你的『蜂人掌』，那是一種危險的功夫，我一直很担心你！」

她頓了一下，又繼道：「我走了以後，你自己要小心克制，千萬不要……」

管照夕這才突然大悟，原來她始終在自己身邊，是爲了怕我濫殺無辜，當時感動得差一點淌下淚來，他上前一步，誠摯的道：「謝謝妳姑娘！我一定深深記住妳的話！」

當然他不能把雁先生已爲自己去毒的話告訴她，那是一件機密，雁先生曾再三囑他，不可輕易外洩的。

丁裳淺笑了笑，道：「你能記住就好了！」

然後她又長長的喘了一口氣，把手中的長形衣袋，掄了一下，心中想道：「唉！這眞是一個夢！」

然後她黯然轉過身就走了，照夕跟在她身後道：「妳的馬呢？」

丁裳沒有回頭，她裝着輕鬆的笑道：「在大門口呢！你爲我牽出來好不好？」

照夕答應了一聲，就往大門走去，丁裳就站着不動，她看着他的背影，想道：「他好像希望我走快一點似的！唉！男人啊！只有你們才瞭解你們自己！」

想到這裏，她的心更冷了，同時又有些悲哀，她似乎感覺到自己有一點被人拋棄的感覺，她又想道：「你的感情，在我來說一直是如春天裏的晨曦一樣的神聖，可是我就要離開你了。」

「漫漫的長夜，請你伴着我，支持我，引導我吧！我不知道我怎麼會有勇氣離開他，可是眞的我要走了，哦！現在，將來，我都是一樣痛苦的！」

命運有時雖會給人帶來極度的創傷，但，這些創傷往往是會醫得好的，只有那些由於心和心作對，或是自己和自己作對而造成的創傷，那就教人束手無策了！

管照夕這個不幸的少年，正是這麼爲自己生命上打下了第一個死扣。

他目送着丁裳的背影，在馬行如波浪地漸漸消失之後，他苦笑了笑，然後自嘲似的道：「走吧！走了好！」

可是他不能忘記丁裳臨行前的悲傷神情，那些思想，就像是蠕動着而會咬人的蛆，一條條附在他的身體上，令他那麼地感到不安。

他而且知道；如果這個可愛的姑娘，今後有任何不幸的遭遇的話，都將是自己的賜與，那是莫辭其咎的，一個人如果僅僅負担自己的痛苦，有時候尚堪爲力，可是如果再加上了別人的痛苦，就會感到不堪負荷了。

管照夕却是身負着三個人的痛苦，他眞不知如何來打發它們，當排遣和振作都無能爲力時，也只有默默的領受了，也許時間能冲淡一切，可是舊愁如去，又難免新愁感染，如果你現在是一個不快樂的人，你又怎能預感將來會快樂呢！

照夕在門前小立了一會，夜風似給了他一點煥然的感覺，他想道：「到了這時，似乎痛苦已到了極點了，而我也還並沒有像儒夫般倒了下去，我是有相當潛力的人。」

他又想：「一個男子漢是應該拿得起放得下的，對風流淚，那是婦人女子的行爲，我管照夕豈可爲之？」

想到這裏，他振動了一下雙肩，表示出一振副作的樣子，遂轉過身子，直向門內行去，在門口遇到思雲、念雪，那兩個丫環都睜着一雙大眼睛看着他，似乎也意料到有些不如人意的事發生，思雲就問道：「丁小姐呢？」

照夕淡然一笑道：「走了！我們進去吧！」

念雪在後面跟行着，一面皺眉道：「她還回不回來啦？」

照夕搖了搖頭，他走得很快，兩個丫環本有很多話題問他，看他走這麼快，也只好不問了，二人咭咭喳喳交換着意見，心中都感覺到費解。

她們不明白，照夕爲什麼會不愛丁裳，因爲在她們眼中，丁裳的一切，似乎都不在雪勤之下，而後者如今已出嫁了，於情於理，照夕似乎都不該再對她垂念，應該全心全力的去愛丁裳。

她們也不明白丁裳，因爲丁裳這一種來也匆匆的，去也匆匆的行動，似乎太突然了，她們認爲丁裳是在生氣了，可是生氣儘管是生氣，却也應該給少爺一個解釋的機會，結婚的小兩口兒，有時候還鬥口呢，何況還沒有結婚的呢？

而且他們這種鬥氣，看來也奇怪，表面都是客客氣氣的，可是「瞎子吃扁食（餃子）肚裏有數。」

「唉！他們是俠客，我們眞想不通他們。」

不言思雲念雪二人心中奇怪、傷心，却說管照夕匆匆向房中走去，他邊走邊自笑道：「好了，我這一下可輕鬆了，嫁人的已嫁人了，走的也走了，剩下我一個人，豈不是輕快了！」

他說着話，又放聲的大笑了起來，足下脚步，更像是失了控制也似，踉踉蹌蹌欲倒還行，似這麼走了幾步，他才又停住了笑聲，暗忖道：「不好，這麼下去，我可能又要病了，我是不能再病倒了哦！」

想着他鎮定了一會，才回到了房中，自己勉强克制着自己，絕對不去想這件事，江雪勤也好，丁裳也好，只要一上眼簾，一股腦的就把她們趕出去，這麼悶坐了一會，似乎覺得好了些，可是心裏却煩得厲害，他暗自想道：「我如果再在這個家裏呆下去，眞是要瘋了，我一定得離開這裏，到外面去散散心！」

他煩悶的走到窗前，默默地想道：「可是，總要等到攷過試之後，否則父親老人家一定很失望。」

他想道我已經傷過他一次心了，這次無論如何不能再令他老人家失望了，至於能否榜上有名，那就不管他了，想到這裏，勉强到書案前坐下來，把燈撥到很亮，心中不禁想道：「古人頭懸樑，錐刺股的經驗我雖沒有過，可是寒窗夜讀在昔日倒是經常之事，學藝時功課也沒有丢下，慚愧的是回京之後，却是一直傷感兒女之私情，大好光陰，未曾讀書，此番考試，固然不在得失，可是父親期望過殷，似不應令他老人家失望才好。

再說，日來每見申居雷伏案讀書，雖然是暑天，中午連午睡也不曾睡，他又何嘗是爲了名利，亦在能安長上之心，此番考試，如果他高高得中，我却榜上無名，相形之下，也未免汗顏吧！」

他本是聰慧的人，而向來也很冷靜，只是日來傷心於二女感傷，惶惶終日，不曾深思，此番丁裳之去，反倒激起他向學之心，而情場無邊，惱人傷心，只在本身是否能善運慧劍，斬斷情絲罷了！

照夕有見及此，恍然大悟，如似冷水澆頭，那些惱人費解的情緒，在慧劍之下，一一斬斷，刹那之間，但覺身心爲之一快，彷彿再世之人。

照夕這一霎那，好像是吃了定心丸一樣的安心服貼了，這種心情，在他感覺裏，似乎已是十年以前的舊相識了，因爲那時候，自己還是個孩子，根本沒有體會到煩惱的滋味，故能專心讀書，心無二用。

自從結識雪勤之後，雖說是在內心起了極大的波動，可是愉快的歡笑，却一直停留在他的內心和表面，平靜固喪失，却爲歡笑取而代之，這並不是划不來的事。

可是再往後，他的感情也就沒有這麼單純了，他久嘗離別之苦，感情變得十分尖銳，在乾涸追憶的悵惘之中，又接觸了許多事物和感情，這些後來所接觸的感情，竟然沒有一份是平凡的。

於是，他的不幸就來臨了，他開始飽嘗到所謂的感情波折，文學家把它形容爲「一種快樂的痛苦」，到底快樂和痛苦二者那一種佔的份量多，就不得而知了。

此刻管照夕彷彿又回到了早年無牽掛的自我的環境裏面，他以一種欣然的姿態，打開了書本，孜孜埋首於燈下。

有些事情很奇怪，儘管你疏遠了它，可是見面仍會很親熱的，這就像一對原來很好的朋友，好幾年不見了，見面非但並不陌生，却會顯得更親熱，這道理是一樣的，此刻書中的一切，把他帶到了興趣之中。

一連半個月的時間，他一直把自己鎖在花園和書齋之中，有時候申居雷來了，二人於談經論典之餘，互相印證印證手法，月下吟詩舞劍，其樂也自融融。

申居雷本來爲這位拜兄担心得很，可是這十數日和他相處以來，他也就大放寬心了。

因爲照夕幾乎完全變了一個人，一掃前些時日那些沮喪頹唐的樣子，他臉上常常帶着愉快的微笑，對於雪勤的事却是一字不提。

可是申居雷却常常問他有關丁裳的事情，每當照夕聽到這些話時，他却會不由自主的苦笑笑，有的時候就是皺着眉毛搖搖頭，他固然是不願再談到她，可是却也不便向拜弟撒謊，他想要把丁裳女扮男裝眞相告訴他，却有兩個顧慮！

第一，他怕勾起自己情緒的不安，因爲這事情他一想起來，就感到很虧心，總似對丁裳不起，人們對於慚愧的事情，總是不希望人家再提起來的。

第二，他又怕申居雷明白眞情後，從中多事，硬爲二人拉攏，扯起不必要的風波。

有以上這兩點理由，所以他不敢把丁裳一切眞相說出來，申居雷雖然心中有些奇怪，可也沒有懷疑到其它方面，問不出個名堂也就算了。

時光很快也就過去了，到了殿試前一天，兩位舉人各自打點了一番，筆墨紙硯，準備齊全。

管將軍特地備酒一桌，囑兒子約上了申居雷，在家預先爲二人祝賀，祝賀二人能高榜得中，席飯之間，這位老將軍豪性大發，他對兒子及申居雷舉杯道：「你們都是允文允武的好青年，此次考試，照說你們兩人，都能一甲及第！」

二人忙躬身起立，各自乾了杯中的酒，老將軍的話，令二人各自一呆，互相對看了一眼，心中都不自禁苦笑，將軍又發話道：「你們雖各人有一身武功，可是如今國家太平，朝廷也不用兵，在你們來說，眞是英雄無用武之地，所以你們以文場進身，所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如此次你們二人都能高考得中，我盼望你們能好好爲國家做些事情。」

二人唯唯稱是，坐落之後，不由又互相對望了一眼，各自心中叫不迭的苦。

老將軍把習武和國家用兵按在了一塊，更令二人頻頻苦笑，當然這種苦笑，不能讓他老人家看見，照夕心中對父親很失望。

因爲他以爲父親對自己習武已經改了觀點，誰又想到他老人家骨子裏還是輕視習武，將軍喝了一杯酒之後，目光炯炯的看着照夕道：「爸爸我不錯，也是武人出身，如今官至一品，在武人出路上來說，

也可以說是到了頭了，可是，唉！孩子！我並不希望你再走我這一條路，『一將成功萬骨枯』，拿刀動槍總不是好事。」

他注視着杯中的酒，一刹時想到了往事，想到了戰場上那些流血傷亡的袍澤弟兄，他臉上帶起了一片愁雲慘霧，彷彿那大紅的寶石頂帶，都是那羣兄弟們的血染紅的，他決不願兒子再走自己這條路。

他用手按着酒杯，只是連連搖首嘆息，申屠雷正要發話，照夕却對着他微微搖了搖頭，他很瞭解父親的個性，在他傷感發愁的時候，最好誰也不要理他，否則他老人家很不愉快，照夕因是親身經驗，所以不敢讓申屠雷發話，這席飯，二人彷彿是做了個啞巴。

可是老將軍仍然興緻很高。席筵將盡時，他老人家爲了測驗二人文思是否敏捷，還出了一個酒令，令二人對答，二人很快就答上了，而且很對他老人家的胃口，因爲明天早晨就要考試了，他囑二人早早歇息，這才散席，二人離開了飯廳，申屠雷搖頭笑嘆道：「令尊好厲害，這頓飯眞吃得我胆戰心驚！」

照夕微笑道：「他這還算好呢！這是當着你這生客，他還是嘴下留情，否則考題還要多呢！我過去是天天嘗這種滋味，至今想了起來，過去的那一些日子，也不知道怎麼能順利過去的。」

「老丈人倒是對你期望很深，按理說，你和我像是作官的人麼？」

他冷笑一聲道：「老實說，我最恨的就是這一行，要我去做官，眞比殺了我還難受，不說別的，給你一套七品官服叫你穿上，我不說，你看了也會笑壞了，再叫我每天來一次三跪九叩！嘿！算了吧！」

申屠雷也含笑道：「可是當今天下，除了萬歲一人，那一個又能免去跪叩之禮呢！要知道位極人臣啊！」

照夕不由一怔，他皺眉道：「唉！你什麼時候學會了這種論調？莫非你……」

申屠雷嘻嘻一笑道：「我飯也會吃，莫非這幾句話都不會說麼？」

他說時臉上帶着笑容，照夕不由搖頭嘆道：「你倒會作違心的玩笑，我都煩死了！」

申屠雷哈哈一笑道：「大哥，老實說，我對你這種期期艾艾，拿不起放不下的心襟，實在看不慣，有什麼値得你煩的？終日長吁短嘆，我看你巳把男兒豪爽本色忘了！」

說着劍眉向兩下一挑，現出一副英雄氣槪，照夕看在眼中，不由暗道了一聲慚愧，他相當欽佩申屠雷這一種心襟。

當時苦笑了笑道：「我要是你，飽食終日無所事事，我照樣也不愁，你說得好輕鬆。」

申屠雷噗地一笑，道：「好！好！教你這麼一說，我倒成了一塊廢物了！」

照夕也笑道：「我們也不要爭了，你也該快些回去了，也許你那叔父大人，還等着你祭祖呢？」

申屠雷不由一怔，當眞點頭道：「你不說我倒眞忘了，我今日出來時，家叔還眞是關照過我，還叫我回去時，帶點香燭呢！」

照夕拍了拍他肩膀道：「那你就快回去吧，我這也少不了。」

申屠雷笑問道：「怎麼！你也來這一套？」

照夕笑道：「沒辦法，方才丫環巳告訴我，說母親巳備好了香燭，囑我飯後就到後院祠堂上去上香呢！」

原來那時風俗如此，學子每逢考試，由進學起，直至秀才、舉人等，每試前，都要於考前考後，家祭一番，意似求祖上陰德保佑，如師在邊側，中試後，還有謝師一節，尤不可馬虎，表示尊師重道之意，因習成風，所以人人如此。

申屠雷去後，照夕至內房換了衣服，把那擱置巳久的舉子衣服找出來，穿戴一齊，這才必躬必敬的至後院，先向父母大人行過大禮，叩祈託福，這才由父親親陪至祠堂，向祖宗的牌位上行了跪拜上香之禮，這才退下。

他心情眞覺得不自在，因爲這一套由祖宗傳下的老古董玩意，他是壓根的討厭，但由於禮教如此，他却也不得不如此！

他巳成年了，而且有很好的學問，這種「爲父母讀書」的痛苦，確實令他苦惱，凡是不感興趣的事，勉强而爲之，總是痛苦的。

他痛苦的是，父母雖生育了自己，但是在思想上，像似隔着一層天一樣的遙遠，他們不明白自己，不瞭解自己內心的抱負。

那種抱負是，不想爲大官，却想爲大事，不願爲一套儀式習慣所拘束，却願隨心所欲的去作一些事，當然是指的爲人羣做一點事，那是一種澹泊的志向，却像天邊的彩霞一樣的美麗，那是淸高的。

尤其是這幾天，每當他看到了牆上的那把長劍時，他總會這麼想，他想：「我是有一身武功的，莫非我就這麼埋沒在家裏麼？埋沒在這軟紅十丈的北京城麼？我就這麼把我的意志消沉下去麼？」

想到這裏，他總會長嘆一聲，這內心的鉛塊，壓得他太厲害了。

拖着疲倦的身子，他回到了房中，見思雲念雪正自爲他整理着應考的東西，把它們放在一個小籐箱子內，白銅的墨盒，用布抹得光可鑑人，水晶紙鎭，水晶扁壺，筆筒筆台，一樣樣往小箱子裏擱，念雪見他進來，就呶着小嘴道：「少爺，你要考上了，該怎麼賞我們？」

照夕往牀上一倒道：「賞妳們一人一個丈夫！」

念雪「啊唷！」了一聲，和思雲一併竄了起來，就向照夕撲過去！就要給他的癢。

照夕那有心情給她們鬧，忙擺手笑道：「得啦！得啦！算我說錯罷了，你們不要給我鬧了呀？」

二女還是站在牀前，嬌聲哼哼着不停，思雲呶着小嘴，她忽然臉紅了一下道：「說老實話，你打算怎麼安置我們吧？」

照夕不由皺了一下眉，道：「怎麼安置？什麼……安置？」

念雪撇了一下嘴道：「最會裝蒜，不要我們算了！」

照夕不由臉一紅，心說：「媽呀！她說些什麼呀？」

想着一時緊張得冷流直流，念雪見他如此，知道他是錯會了意，不由噗地一笑，用一手一推思雲道：「妳怎麼說話的？什麼要不要，看把他嚇得，他還當是那個要呢？」

思雲紅着臉道：「那……那個要！」

念雪哎呀了一聲，當時轉着眸子，睨着思雲道：「不給妳說了！」

這才又回瞧照夕道：「我們是說，少爺你馬上要到別的地方做官去了，我們兩個怎麼辦？帶不帶我們去？」

照夕這才恍然大悟，原來這個「要」，是指的這個，他怔了一下道：「我去做什麼官？怎麼連我自己都不知道，妳們是聽誰說的？」

思雲笑道：「你可眞是的，你想呀，明兒個你不是去考試去了，考上了還不會大小派一個官麼？那時候少爺當然要走囉，那時候我們怎麼辦？」

念雪把身子靠了一下牀，怪媚人的問道：「帶不帶我們兩個去？」

照夕心中一動，暗忖道：「我眞糊塗，這一點竟是沒有想到過，這可麻煩了，眞要是……」

他想到這裏，一時不禁楞住了，思雲就推了他一下，哼道：「嗳呀，說嘛！」

照夕就苦笑了一下道：「眞要是當官去，當然要帶着妳們，只怕不會……」

二丫環都不由高興得跳着直拍手，念雪就安慰他道：「可不要說喪氣話，你一定能考上的，昨夜我還作了個夢，夢見少爺你考了個探花郎，穿了一身紅……」

思雲笑着一跳，又推了她一下道：「妳眞是，幹嘛不夢個狀元哪？」

念雪皺了一下眉道：「狀元不好，狀元都被皇帝留在京裏，在翰林院當個編修，多沒勁呢！」

思雲點頭笑道：「嗯！那就說什麼意思了，北京我早就住够了，最好的把少爺分到江南去，蘇州杭州啦，那多好！」

照夕聽在耳中，有些哭笑不得的感覺，他很奇怪兩個丫環居然對官場裏的事瞭解，當然任她二人說笑，他只是微笑着，也不插嘴，可是他心裏却在想：「妳們太會夢想了……」

於是，他不由自主的又想到了，自己一人的決定，將會使多少人爲之失望，連思雲念雪這兩個同自己一塊長大的丫環，都會傷心失望。

想到這裏，他不禁有些說不出的感覺，可是他不會動搖他原來的決定，他的遠大的志向，不是與黃雀比翼，而是與鵰鳥爭威，不是用筆，而是用劍！

天亮了，照夕早早起來，他精神很好，當他穿戴停妥，準備去應考時，申屠雷巳帶着書僮早早來訪了，兩個書生聚在一塊，興緻很高。

前院太太打發來一個書僮，名叫「小蔡」，說是叫他侍候照夕去應考的。

可是照夕嫌麻煩，又把他打發回去了，他就把書箱揹在背上，笑向申屠雷道：「我們走吧！」

那種感覺，就像當年他參加考試時一樣，他依稀記得那天去考試的神情，也是背負着這個小箱子，那時的心情也和今天是一樣的。早飯後，二人入內拜見了管氏夫婦，二老興緻特別高，老將軍告訴他二人道：「聽說朝廷欽命文華殿大學士瑞大人，親自主考，劉侍郎和方侍郎副之，這三個人，一向是嚴謹週密，瑞大人最討厭的是行書，你們要好好的寫字，可能聖上要親臨考場！」

他又說：「今年不比往前，應考的人特別多，文和殿考棚就搭了一個多月……臨場不要心慌，你們去吧！」

二人行禮辭出，遂即上路，那石板的垂楊道上，滿是靑衣彩帽，出沒於紅牆綠瓦的官道之間，這些來自各處不同方向的學子，一個個懷着緊張愉快的心情，如履薄冰，如臨深淵，他們指望着一鳴驚人，其中不乏貧家子弟。

他們更期盼着，十年寒窻下的苦讀，今日要出人頭地，他們要爲「人上人」，他們要「揚名聲」「顯父母」，那是和今日的教育不同的。

今天的學子，是不應爲「人上人」，而要爲「人中人」，要做到社會中堅的一份子，在那裏發智慧展抱負，否則都要爲「人上人」，誰願意在下面呢？至於揚名聲顯父母這種心思，今日想之，就更落伍了，作者似不必把話扯得太遠，因爲那時候還是「那時候」啊！

進門後，那些隨行的家人和書僮，都被留在外面的敞棚裏了。

你看吧，有那親善的老家人，老媽媽，用手巾爲少爺、兒子抹着頭上的汗，搧着扇子，輕輕的囑咐着，照夕和申屠雷也就暫時坐在這「候考棚」內，有那臨時抱佛脚的，還捧着書唸呢，須臾鈴響了，考生都站起來，循着秩序進場，按着號碼入座，陪着的却不能進來了。

照夕和申屠雷因報名在一塊，所以位子距離很近，緊跟着磨墨潤筆，就等着監考的到來，好發卷子了，這時候就聽見大炮響了三聲，全場可都靜下來了，一陣沙沙地鞋底之聲，進來了一羣人來。

爲首一個人，頭戴大寶石頂帶，身着官服，外加黃馬褂子，足登朝靴，圓臉長髯，一臉正氣，他身後一左一右兩個全是紅頂子的二品大員，這是欽命監考的正副三位大員，他們身後才是禮部的一羣小官們，手中捧着卷子，考試這就開始了。

一陣陣展卷子的聲音，全場連個咳嗽的都沒有，一個四品官宣佈了考場規章，等到二次鈴響，考試這就開始了，一時只聽見毛筆在紙上寫字的聲音，唰唰之聲，十分悅耳。

秋後小涼天，北京失去了酷暑。

看那枯黃的梧桐葉子，由樹枝上無聲無息的凋零而下，象徵生命的一聲嗟嘆。

百樹凋零之中，獨見院中的菊花，粉紅墨紫爭奇鬥艷，它們並不向寒冷的秋風低首，冬青樹仍綠油油的生着，松柏挺着驕傲的枝葉，很像一個偉人的樣子，再就是書房邊的那百竿修篁了，那細而尖，如翡翠一般的葉子，尤其在秋風裏，發出和諧的音律，悉悉瑟瑟，多少文士騷客，老愛形容它們的。

兩三隻鴿子由竹內拍翅而出，飄落在廊下，咕咕的叫着走着，秋風把草地裏的一種絨球也似的小花，吹得彎腰拱背，唉，這調調兒是如何單調和蕭條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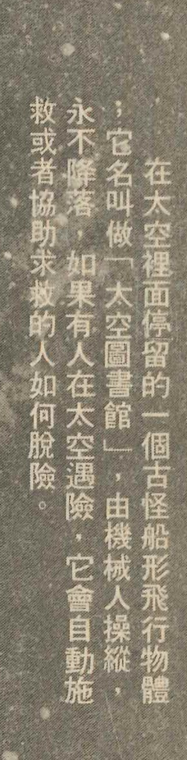
（未完）

太空爭霸戰之二

夜盜風火輪

羅唐納．文

有一個車輪狀的飛行物體，升上太空，遠遠的離開地球，吸收日月精華，把各種能量化爲風火，橫掃千軍，圖爲風火輪的形狀，十分壯觀。



在太空裡面停留的一個古怪船形飛行物體：它名叫做「太空圖書館」，由機械人操縱，永不降落，如果有人在太空遇險，它會自動施救或者協助求救的人如何脫險。

沙漠核心的神秘地區，有一個巨輪升空，吸收雷電的能量以及太陽能，變成風火，無堅不摧，美國太空秘密武器研究院院長雷加拉博士，派唐龍去盜取它。

唐龍跟羅美莎二人遠征歸來，向太空秘密武器研究院的院長雷加拉博士報到，雷加拉博士盛讚他們幹得十分出色，講明當晚設宴欵待，不過，兩人曾經在歐洲的神秘洞穴居留三幾天，預防他倆的身上沾染了毒素，仍要兩人分別走進「洗毒室」清除一切看不見的病毒，然後個別交談。

三小時後，唐龍跟雷加拉博士在密室相敍，雷加拉博士說：「唐龍，你的身上沒有殺人的輻射綫，也沒有病毒，眞是可喜可賀！特別値得向你道賀的就是你跟一條毒蛇同行，沒有被牠咬死！」

唐龍說：「雷加拉博士，你說的一條蛇，大概是指羅美莎了，你是否知道她的底蘊？」

雷加拉博士說：「知得一半。坦白點說，你跟她出勤之前，我們巳經知道她是潛伏份子了，她必然是對美國極端不利的，且又必然依附蘇聯，不過，她究竟是直接由莫斯科派出來活動的特務？抑或她本人對蘇聯屬於離心份子呢？仍未可知。」

唐龍想了想，說：「我有點明白了，你給我吃一種對抗洗腦光波的藥丸，她沒有吃，我們回來的時候，跟以前一模一樣，可見她早巳被人洗腦，假如她想殺我，易如反掌，爲甚麼她沒有向我下毒手？」

雷加拉博士笑了笑，說：「有時一個隊底的特務份子，有另外一種用途，不必殺掉。你看見嗎？我們利用羅美莎護送金條，她必然通知蘇聯的特務頭子，想辦法奪取，且又對那批金條絕不懷疑，如果沒有她，難免多生枝節，她留下來對我們是有利而無害的，故此我們不會殺她，正如她不會殺你，不過，你必須注意這一點，任何一天，她認爲你失去了利用的價値，隨時可以動手。」

「是的，我會保護自己。」唐龍說。

必須盜取飛天魔輪

雷加拉博士看了看他，忽又開口：「唐龍，羅美莎的處境十分危險，希望你把她帶到南美洲或者其他地方玩玩，使她不會被蘇聯的特務槍手暗殺，你們有一百萬美元的獎金，那些錢可以使你們玩的痛快了，當你們抵達巴西或者其他一個渡假的勝地，我自然會通知你怎樣到阿拉伯沙漠，盜取風火輪。」

唐龍有些詫異，問：「如果你認爲羅美莎像一條毒蛇那麼危險，叫我進行新的任務，何必帶她同行呢？」

雷加拉說：「唐龍，你不要弄錯，這回你帶她同行，爲的是保護她，不會落在敵人之手，她自顧不暇，當然不會洩漏你此行的任務。」

唐龍說：「雷博士，你口口聲聲說她隨時會死於眞正的蘇聯特務之手，她本身巳經是北極熊的人，怕些甚麼？」

雷加拉說：「唐龍，北極熊那邊的人，十分冷酷，每次派出高級特務幹一宗重

要的任務時，俱是如此苛刻，失敗了就不要回到莫斯科，現時他們派出去的一組特務，以太空人蘇捷巴耶夫為首，幹一宗危害美國的勾當，那些人死光了，只就剩下羅美莎，她當然不會得到上司的原諒，很快就給人追殺，故此我有這種預感，她現時已經是一個活動的槍靶。」

唐龍突然想起一個問題，說：「蘇捷巴耶夫說過，他把一個跟暖水壺大小的貯藏器跟我們送出去的金條交換，這個貯藏器，其實是變相的核子武器，一個月內，隨時爆炸，你信不信這番話呢？」

雷加拉說：「我對這番話半信半疑，既然蘇捷巴耶夫存心欺騙我們，不能不加以防範，我已經叫人把它放在特製的潛水球，沉入太平洋的海底，距離海面一萬呎，就算它眞的是一個核彈，突然爆炸，充其量炸死一批鯊魚，不必担心，過了三個幾月，它沒有動靜，我們然後把它撈起來，加以研究。別忘記，蘇聯有些特務派到美國臥底，我們也有這種人派到莫斯科，關於貯藏器，遲早有人把它的眞相告訴我，故此我不想花太多的精神去研究它，此外，在中東方面最新的特務報告，指出這一點，沙地阿拉伯的神秘地區已經有人製造風火輪，它也是秘密武器中的一種，我想派你負責盜取它，你懂不懂風火輪是怎樣子的武器呢？」

唐龍苦笑一下，說：「雷博士，我對太空一無所知，不如由你向我講述它的眞相吧。」

雷加拉博士說：「我單獨召見你在密室交談，正是想向你解釋這種武器的特色，請你跟隨我到科學館那邊看看。」

他們是在美國「死谷」地下二百呎的秘密太空基地交談的，那處有許多資料研究關於太空的秘密武器，附設科學館，它入地超過三百呎，館內有巨型電腦以及二十呎闊的銀幕，把各種幻燈片收藏起來的資料放映出來，雷加拉博士把唐龍帶進那個地方，吩咐另外一些工作人員放映幻燈片，唐龍很快就看到在銀幕上面出現的太空景象，跟着看到一個車輪似的金屬物體，在太空飄浮，又再看到空中的雷電。

雷加拉說：「風火輪是一個輪狀的東西，大概是鋁質合金製成的，它本身不會給雷電擊中，相反的可以吸收大雷大雨同時有電光閃動所發生的核子衝擊力量，吸滿了它，風火輪從高空回到地面，立刻可以在空中向任何一個方向攻擊，發射強烈的風或者一連串的火球，甚至風火一齊射出，某一座大城或者一枝軍隊被它展開瘋狂淩厲的襲擊，就會全部毀滅，製造它的人是誰？我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只是這一點，風火輪不單是已經製造出來，而且在中東最近的戰局當中做過實驗，證實它有難以想像的威力，照我看，這一類的秘密武器雖在設計，已經製造出來的東西，只要懂得它如何使用，誰也可以用它作戰，就像是懂得開槍的人不必懂得那一柄手槍如何製造，照我想，你是最適合的人，因為你是中國人，只要你躺在陽光床上面晒黑一點，膚色改變，看來就像是一個阿拉伯人，希望你盡快把風火輪偷回來。」

唐龍說：「雷博士，羅美莎也要晒黑一點嗎？」

雷加拉說：「她不必改變膚色，因為她扮演被人買了送給阿拉伯土王的美女，你正是負責押她到禁宮交貨的人，膚色要黑些，所有大都市都有日光床供應，你不必急急忙忙的晒黑自己。」

兩小時後，他們的談話結束了，唐龍把雷加拉博士所說的計劃緊記在心，分手之前，雷加拉說：「唐龍，你千萬不要輕視羅美莎，到了最緊張的關頭，她可能救你一命。」

羅美莎隨時會喪命

那晚，羅美莎跟唐龍一起離開「死谷」，同往附近的「拉斯維加斯」賭城逛逛，後來他倆找一間並非很出色的酒店住下，在酒店房間裏，吃吃喝喝，唐龍說：「雷加拉博士初時要設宴欵待我們，因為他接獲一項緊急的情報，把原定計劃取銷了，還叫我翌日到銀行提欵，帶你到海外任何一個地方玩玩，叫我即時選擇一個地點，我說出里約熱內盧的名稱，他一聽就滿意，還說它是巴西境內最浪漫的一座大城，可惜現時並非嘉年華會，至於那一份緊急情報，說出來可能使你不安，如果你想知道，我可以告訴你。」

羅美莎有些沉悶，說：「唐龍，我想知道它是甚麼。」唐龍說：「有人追殺你，但却不知道殺手是何處派出來的。」

羅美莎嘆息了一聲，說：「果然不出我的所料。」

自從那一晚開始，羅美莎一直都是躲在酒店房間裏，一切活動都是唐龍進行的，她就像是一個賢淑的妻子在等候丈夫回來那麼冷靜，三日後，兩人收了美國政府給的百萬美元獎金，存放在銀行裏，再由唐龍負責辦妥旅遊的護照，購買機票，雙雙乘搭航機到巴西第一座大城「里約熱內盧」。

本來夏季任何一處的氣溫都是灼熱的，只有「里約熱內盧」例外，故此它密麻麻的擠滿了人，幸而它有的是沙灘，四方八面的沙灘和海，景色怡人，即使是夜間，仍有許多人游泳，暑氣全消，遊客再多兩倍也不要緊，酒店房間裏面有最高級的享受，還有各式各樣的夜總會，連場艷舞，喜歡喝酒的人就到酒吧去，嗜賭的人可以走進半公開的賭場，人太多了，想找一個朋友，殊不容易，何況是追踪一個陌生人呢？簡直是大海撈針，故此唐龍很是放心，不過，為了安全着想，他堅持羅美莎白天任何一段時間不能夠離開酒店房間，就算她想游泳，仍要晚上到沙灘去。

羅美莎覺得這種生活方式，太過無聊，可是，轉念一想，唐龍這樣做全是為她着想，她就不介意。

連續有五天之久，他倆仍是那樣子過活，到了第五天的晚上，她實在忍不住，十分沉悶，說：「唐龍，我完全沒有埋怨你，你千萬不要誤會，我只是說這樣做似乎是庸人自擾，難道某方面的殺手遍佈天涯嗎？」

唐龍說：「羅美莎，我們不能不聽從雷加拉博士的勸告，這樣吧，今晚你這樣的有興致，想到外面去活動一下，我帶你到沙灘夜總會逛逛，看別人去演歌舞，我們也跳舞，你的意思怎樣？」

羅美莎欣然點頭。過了一會，兩人置身於一座建築在沙灘的夜總會，因為海風吹拂，十分涼爽，它不必裝置冷氣設備，再又因為它有許多種出色的冷品，一邊吃一邊談，偶然喝一杯酒，自得其樂。走進去觀光以及欣賞全裸艷舞的人，過半是穿泳衣的，如果是肌肉結實的男人，只穿泳褲，只有三十份之一的人穿得齊齊整整，唐龍認為入鄉隨俗，他只穿一條紫色的泳褲，它有兩個袋，可以放置鈔票和別的東西，至於羅美莎，穿上了三點式泳衣，看來更加性感。

兩人玩到凌晨二時，然後帶着微醉，走回酒店那邊，唐龍探囊取匙，開了房門，還沒有走進去，先行在褲袋裏面拿出一個扁裝的攝影機，他站在房門口，對她說：「羅美莎，我並非拍照，只是想看看房裏有沒有人在我們離開之後潛入。」

說完，他把一雙眼貼近鏡箱的玻璃，看了看，臉色一變，送給她看，說：「果然如此，殺手來了，說不定這傢伙仍然留在房間裏。」

她很冷靜的說：「是的，唐龍，眞的有人潛入房內，幹些甚麼？可是，透過紅外綫追踪器，很清楚的看見有兩組脚印，一組入，一組出，那個人已經走了出去，不必担心。」

唐龍說：「從脚印去看，他沒有穿鞋，是嗎？」

羅美莎說：「是的，我也有這種想法，既然他已經走了，我們就在房門口幹甚麼？快些進去吧。」

風火輪把艙門關閉，憑着指空針，吸收雷電的核子能，作為本體推進的燃料，故此它可以任意飛行無阻。

她只是那麼輕鬆的說了一句，便即踏脚入內，唐龍來不及阻止她，仍要向她提出嚴重的警告，叫她切勿伸手移動房裏任何一種物件。她扭亮了電燈，苦笑一下，說：「唐龍，我覺得這傢伙好像走錯了房間，剛走進來，便又飄然而出。」

唐龍說：「如果他沒有門匙，怎能走進來？他一定是有作用的，請你站定脚步，欣賞我用哥爾夫球棒追踪搜索危險品物的絕技。」

「里約熱內盧」雖然是一座最為接近海洋的城市，在另外一邊，仍有哥爾夫球場，故此唐龍有理由買一袋球棒，放在酒店房間裏，初時羅美莎摸不透他的心意，以為他眞的喜歡玩哥爾夫球，那時她看見唐龍從球棒袋中揀了一枝較為粗壯的球棒出來，對準皮篋揮舞，發覺球棒末端有些震動，同時球棒的木柄忽然有綠色的一點微光出現，頻頻閃動，才知道它是變相的搜索品，十分佩服，衝口而出的問：「唐龍，是否皮篋裏面有些可疑物體？」

唐龍很冷靜的說：「有一個定時炸彈！」跟着他補充一句：「也許是一顆兩用的炸彈，除了定時爆炸，還有更可怖的裝置，只要皮篋被人打開，立刻爆炸。」

羅美莎說：「怎麼辦呢？我們的衣服都放在大皮篋裏面，難道整天都穿着泳衣嗎？」

唐龍想了想，說：「這件事情有許多變化，說不定我估計錯誤，同時有可能在一兩分鐘之內，炸彈爆發，最可靠的逃生辦法就是開門走出去，在我們去過的沙灘夜總會坐在雙人厢座之內，半醒半睡的守候到天亮。」

羅美莎依了他，但仍多問一句：「要不要報警？」

唐龍說：「當然不要報警！」

突然爆炸　驚心動魄

他倆仍然穿着泳衣以及泳褲，在街上走動，夜色已深，走了一會，然後截住一輛的士，他倆剛踏進車廂，突然聽到一聲暴雷似的巨响，唐龍催促司機快些開車。

羅美莎坐在後廂，微微發抖，低聲說：「唐龍，如果我們走遲一步，不堪設想了。」

唐龍說：「羅美莎，我們始終是聚在一起的，就算走遲一步，仍然聚在一起，不過，眼前所見的景象必然有了劇變，黑沉沉的看不見甚麼，因為它是地獄！」

半點鐘之後，兩人又在沙灘夜總會坐着享福，它的公關主任看見他倆去而復來，以為他倆正在渡蜜月，特別欣賞那個地方，慇懃招待，做夢也料不到他倆只是想借那個地方休息，捱到天亮。天色剛剛發亮，唐龍就帶她到一間銀行，拿出鎖匙開保險箱，再從保險箱裏面取出一些輕便的衣物，包括護照以及兩萬美元的現鈔。

唐龍對她說：「酒店發生爆炸，我們雖然沒有損傷，其他住客，可能炸死，必須盡快逃走，幸而我早有準備，快些到機場去，搭第一班機離開『里約熱內盧』，不管目的地是甚麼地方。」

羅美莎所穿的三點式泳衣，離水已久

，當然乾透，她只要把唐龍準備好的女裝衣裳鞋子穿上，便與普通人無異，她跟唐龍搭的士趕到機場，第一班機仍未開出，唐龍看見它的目的地是「利雅特」，眉心一皺，說：「羅美莎，也許你沒有注意到利雅達那個地方，它是沙地阿拉伯首都，我們沒法選擇，只好搭機到那邊逛逛，如果你想去別個地方，不妨抵達該處之後轉搭另外一班機。」

他說的話合情合理，羅美莎乃含笑點頭。

他倆搭航機抵達「利雅特」的時候，已經靠近黃昏，唐龍認爲兩人奔走一晚，跟着搭飛機，未必太累，應該找個地方休息，索性在那一座大城找一間有冷氣設備的大酒店住下來。

兩人十分纏綿，睡到深夜，然後覺醒，唐龍說：「我雖然沒有到過利雅達，但勉强可以講幾句阿拉伯的說話，很容易找到自己人，橫豎我們相當餓，吃些東西再算。」

羅美莎根本上就是百份之百的依賴他，任由他安排，唐龍帶她到最有本地氣氛的一間地庫餐廳進食，順便喝些酒。

羅美莎發覺他向侍役多要兩柄餐刀，把它放在左手那邊，一柄刀壓住另外一柄刀，有如十字形，知道那是特務使用的標誌，想找自己人，過了一會，有一個膚色接近全黑的中年婦人走近，伸手把兩柄餐刀的位置移動，變成交叉形，說：「我是女神餐廳潔淨部門的負責人，聽候你的吩咐。」

唐龍用阿拉伯方言跟她交談幾句，把臉孔朝向羅美莎，說：「她叫做『波麗』，是自己人，你放心跟她走好了，她會把你打扮成阿拉伯女人的模樣，垂下臉網，你就更加安全，我在這一張餐枱坐着等候，不必担心。」

她沒有做聲，跟隨那阿拉伯女人走開，半小時後，她回到唐龍身邊，已經是阿拉伯婦女的打扮。

夜色更深了，有兩個阿拉伯人把他倆護送到「利雅達酒店」，鞠躬而退。

羅美莎走進了酒店房間之內，照照鏡子，咭一聲笑起來，說：「眞是猜不到，我居然會變成阿拉伯的女人，不過，臉色和膚色都是無法立刻改變的，除非天天晒太陽。」

說到這裏，她把視綫投在唐龍身上，說：「現時我才注意到，你的膚色早已加深，你是否在里約熱內盧居住的時候天天晒太陽？」

唐龍笑了笑，說：「想把膚色加深，用不着晒太陽，躺在烘麵包爐上面烘一會就可以辦得到了，你的氣質這樣高貴，保留又嫩又白的膚色，看來有如公主，她是你的女奴，這樣子的配搭更加完整，能够掩人耳目。」

羅美莎說：「唐龍，我走開的時候，相信你也走開，大概這種配搭是他們教給你的，他們還對你說些甚麼？」

唐龍想了想，說：「這件事情殊不簡單，說來話長了，橫豎明天絕早我們就要乘坐駱駝趕路，到時再談吧。」

這幾句話的語氣很硬朗，羅美莎認爲向他繼續查問是多餘的，不再多說，索性埋頭埋腦的睡覺。

翌日黎明，有人打電話叫醒他倆，穿了些輕便的服裝，走出酒店，已經有兩頭駱駝恭候，另外有兩頭駱駝護送，鞍上人全是阿拉伯打扮，羅美莎看不透他們是本地人抑或美國特務所扮演的角色，但却是意味得到這兩個人必然是身上帶着武器。

此行究竟到甚麼地方去呢？羅美莎渴望知道答案，因爲此行含有極度機密性質，她沒有開口。

四頭駱駝走向郊外，逐漸把「利雅特」城的房屋抛在背後，眼前所看見的只是少許勉强能够在沙漠邊緣生長的樹木，再往前走，儘是滾滾無盡的沙丘。

倒坍五百年的神廟

上午九時正，唐龍跟她在沙丘之旁停下來，喝點水，很悠閑的坐着休息，護送他倆的兩頭駱駝掉頭走開了，四望無人，唐龍緩緩的開口：「羅美莎，昨晚在地庫餐廳之內，你走開了，我被他們帶到一間密室，在那個地方用長途電話跟雷加拉博士交談，他認爲我幹得很好，既然我們已經置身在利雅特，不妨順路去看看一座倒坍了五百年的神廟，同時進行一個十分古怪的任務，深入阿拉伯沙漠的噴火地區，細心研究風火輪的虛實。」

說到這裏，唐龍稍爲停頓，羅美莎說：「唐龍，甚麼東西是風火輪呢？它是否看來有如車輪呢？」

唐龍說：「不錯，它看來有如車輪，可是，它的威力駕凌於現時世界各國能够製造出來所有的戰鬥機或飛彈。」

羅美莎衝口而出的說道：「它就是飛碟。」

唐龍說：「我沒有看見過它，甚至雷加拉博士也沒有看見過它，它是否傳說中的飛碟呢？難以定奪，因爲這種秘密武器能够吸收太陽能或者天上的雷電所蘊藏的原子能，變成狂暴的風，橫掃千軍，亦可噴火，既然它如此厲害，雷加拉博士索性叫我到中東最熱的一處沙漠地區搜索，必要時把它盜取。我們就快進入危險的沙井地帶，只有去過那種地方的駱駝，然後有機會在沙井與沙井之間穿過，我們二人所騎的駱駝正是那一類。」

她順口再問一句：「唐龍，你說的沙井是否浮沙陷阱呢？」

唐龍說：「是的，當年天主教的先知摩西，受到無數猶太人的崇拜，就因爲他能够穿過沙井與沙井之間的窄路，我們就快抵達那種地方了，或生或死，接受命運的安排。」

她沒有再說甚麼，默然的坐在駱駝背上。事實上她想多說幾句也是很困難的，因爲陽光很旺盛，沙丘上面升騰起來的熱氣越來越加猛烈，剛剛開口，就有一股熱氣透進口腔，十分難受，當然閉嘴好些。

識得逃避沙井威脅的那種駱駝，善迎人意，雖然唐龍沒有吩咐怎樣走，也沒有告訴牠走到甚麼地方停步，牠仍有本領依照阿拉伯人的意思去做，把唐龍以及羅美莎帶到一座古廟之前，然後跪下來。

時近黃昏，唐龍跟羅美莎都疲倦不堪，既然駱駝跪下，料想那一座不知名的神廟就是他們想去的地方了，唐龍先跳下來



沙地阿拉伯的勇士薩波，手上有刀，戰鬥力極强，唐龍跟他交手，凶多吉少。

，伸一伸腰，舒筋活絡，然後走到羅美莎那邊，扶她從駱駝背上跳下沙丘。

唐龍伸手向前面指了指，說：「距離我們三百碼左右，有一座廟，它必然是自己人控制的機構，否則，駱駝不會跪下來，別再考慮了，快些到那邊去。」

說完，他牽着駱駝走向那座殘破的古廟，羅美莎摹仿他這樣做。

十五分鐘後，兩人連同駱駝已經抵達古廟前面，廟裏有一個沙澀的語聲飛出來，說的是阿拉伯語言，喝令他倆舉手。

唐龍略爲聽得懂，高高的舉起一雙手，羅美莎也照做。

古廟根本沒有門，本來是門的地方，變成了很大的缺口，有一個高大的阿拉伯人走出來，雙手握着一柄機槍。

他控制了大局，由兩名槍手走近唐龍那邊，先後替他和羅美莎搜身，又向古廟那邊用阿拉伯語言報告，似乎告訴首領，對方兩個人當中有一個人是婦女，並且說出他們二人是美國人或英國人。

那個好像首領的人，聽了這些，立刻改變態度，比較溫和，向唐龍說：「先生，我想很澈底跟你談談，月球上面有些甚麼？」

他是用英語講的，唐龍很興奮，說：「月球上面甚麼都沒有，只有一隻細小的蜜蜂。」

這樣古怪的一問一答，分明是用暗號交談，這一關闖過了，那個高大的阿拉伯人臉露微笑，說：「先生，你是我們的人，剛才我們的態度太過粗魯，請勿見怪！我們走進廟裏再談吧，你們遠道而來，大概有些餓了，請到廟裏吃些東西，駱駝交給助手牽引好了。」

他把唐龍看做自己人，只是這麼一句，已經反映出他是雷加拉博士派到海外另外一批工作人員，照情形看，他們大概是「監視哨」，當時羅美莎邊走邊想，直到他們二人進入古廟，再由廟中的井直入秘密基地，跟另外一個美國人勃寧博士會面，兩人然後放心。

勃寧博士叫人準備飲品、食物和酒敬客，讓他們坐下來，說：「我已經老了，有許多事情想做，總是有心無力，不過，我們堅守這個崗位，負責監視沙漠核心的神秘活動，現時總算有些表現了，我已經清清楚楚的發現風火輪，並且把這種秘密武器報告美國太空秘密武器研究院，看來你們兩位就是雷加拉博士派來的人，是也不是呢？」

唐龍想了想，說：「勃寧博士，你只是負責監視風火輪，我却奉令把它偷去，這個風火輪究竟有多大呢？」

勃寧博士說：「它是圓形的，眞的像是車輪，直徑約五十呎，大概重七百噸，威力極强，除了非勒這個古怪的科學家之外，相信沒有人能够移動它，你却想單人匹馬把它偷去，這一份勇氣眞是可敬。」

唐龍說：「勃寧博士，你說的非勒博士，住在甚麼地方呢？」

勃寧博士說：「唐龍，我明白你的意思，因爲非勒博士是風火輪的創造人，如果你有辦法接近他，逼他一起走進風火輪，隨即開動，你的確有機會把那個巨輪帶走，可惜這個科學家已經發狂，被沙地阿拉伯親王薩巴關在瘋人院內，除了他，沒有人能够使風火輪升空。我知道的只是這些，其餘的事情，由你自己去打聽好了，不過，我仍會盡力幫你忙的。」

唐龍想了想，問：「勃寧博士，放置風火輪的地方距離這一座古廟有多少遠？大概有多少人看守？」

勃寧博士說：「它放在阿拉伯沙漠最熱的核心地區，距離古廟約一百哩，由薩巴親王的一族人看守，他那一族人當中最有份量的隊長巴布，是全族最威猛的戰士，只是闖過他這一關已經不容易，何況站在他背後的戰士起碼有五百人！你便是全無機會走近風火輪的，再者，你沒法威脅非勒博士替你開動風火輪，走近它也沒有用。」

唐龍說：「爲甚麼風火輪這種秘密武器，並非由科學家看守，而是由戰士看守呢？」

勃寧博士說：「薩巴親王絕不信任科學家，再者，核心地區實在太熱，只有他們那一族人然後能够忍受。除此之外，還有另外一種看法，可能薩巴親王想單獨佔有風火輪，藉此控制沙地阿拉伯全國。」

唐龍沉住氣說：「我想今晚就去那邊看看，走近它的時候，我必然會遭遇到許多困難的，我要帶備甚麼武器呢？」

勃寧博士說：「守衞風火輪的五百個戰士，都是用手刀作戰，他們沒有一柄手槍。」

「手刀是甚麼？」

「那是一雙手向外伸展的一截，裝置了尖刀。」

唐龜笑了笑，說：「薩巴親王甚至自己人也不相信，憑着手刀，絕對不能够控制五百名忠心耿耿的戰士，反之，有一柄機槍就不同了，無怪親王禁止他們使用現代武器，我也是喜歡利用原始武器作戰的，等吃過了東西，休息一會，我就單獨向五百個戰士挑戰。」

羅美莎在旁聽到這麼一句，搶先說：「唐龍，我不能够單獨留在古廟的，我要跟你並肩作戰。」

死裏逃生靠梅花針

唐龍在晚上九點鐘出動，羅美莎穿了白色的長袍，垂下一塊白色的臉網，儘管如此，仍然可以看到她窈窕的體型，兩個人分別乘坐駱駝，出動的時候，勒寧博士告訴他：「薩巴親王最信任的人叫做薩波，是薩族最勇猛的戰士，如果你一定要找一個人挑戰，找他好了。」

唐龍向他道謝，跟着跳上駱駝的背。

兩人對沙漠形勢茫無所知，那兩匹駱駝只知道怎樣避開沙井，不懂得如何尋覓風火輪，兩人只是把盜取風火輪的希望放在羅盤上面。兩個羅盤是特別製造，並非僅有指南針，勃寧博士把羅盤針指示最準確的方向，叫唐龍依照羅盤針走，不論遲早，天亮之前必然可以抵達薩波的營地。

唐龍為勢所迫，除了信任他之外，再也沒有別的人可以信任了，索性完全依照他的指示去做。他們二人在風沙之下走動，沒有機會交談，走了不知道多久，忽然看見前面不遠之處有些燈光閃動。

唐龍喜出望外，對後面的人說：「羅美莎，我們抵達目的地了，別慌張！」

只是說了這麼幾句，唐龍就大叫，同時，把駱駝向燈光閃動的地方緩步走近。

唐龍大聲叫喚，叫的是：「薩波！」

跟着他用更大的聲響叫喊：「薩波走出來！我是你的朋友，不是你的敵人，我有一件禮物送給你，請你收下它。」

駱駝站定了，因為有三盞探照燈把白色的光輝投在他們那邊，駱駝受到驚嚇，不敢走動。有一個彪形大漢走出來，上半身裸露，左右兩隻手的手腕都有尖刀。他毫無所懼的走到唐龍面前站定，大聲叫喊：「我是勇士薩波，你是誰？」

唐龍從駱駝背上躍下，站在這傢伙面前五呎遠的一處，說：「我是勇士唐龍，向你挑戰，坐在另一頭駱駝背上的人就是巴黎最美麗的羅美莎，如果你打贏我，或者殺了我，她是你的人，反之，我打贏後，你就要打開風火輪的入口那一扇門，讓我們二人走進去看看，我們看完就走！」

說完，唐龍揮手叫羅美莎走下來，還要走前幾步，揭開臉網，讓薩波欣賞美色，進而決定他值不值得為這個女人決鬥。

薩波除了是個勇敢的戰士，還是個好色之徒，看了她一眼，說：「唐龍，我接受你的挑戰，在三盞探照燈投射的燈光之下交手，你必須跟我一模一樣，上半身是裸露的，沒有手槍，如果你需要手刀，我可以送一副手刀給你。」

唐龍傲然說：「我甚麼武器都不要，而且脫下衣裳，跟你完全相同。」

唐龍脫下了衣裳，身上的肌肉遠比不上勇士薩波，而且沒有「手刀」，看來他絕無機會取勝，薩波哈哈大笑，站在一旁觀戰的人，齊聲發笑，蓄意助威。

所有的人都有此種想法，認為唐龍必輸，怎料兩人苦戰一會，唐龍找到一個絕妙的機會，飛脚把薩波踢倒，跟住雙手繞過這傢伙的背後，施展摔角的「熊抱法」，把他制服，然後從口中噴出毒針來。

這種毒針很細，藏在鋼盒之內，平時收藏在口腔裏，碰上有特殊需要才把它噴出，去如飛箭，防不勝防。它就是中國功夫當中屬於暗器的一種，叫做梅花針，由於針尖浸過痲醉藥，如果被擊之人靠近腦袋任何一處，被它射中，登時痲痹，而且發生奇異的反應，好像受了催眠，聽從對方支配，這種生理上的反應能够維持一小時之久，唐龍憑着毒針射入對方後腦的「玉枕穴」，看見這傢伙自動跪下來，喜出望外，大聲說：「薩波，你打輸了，我饒你一命，快些打開風火輪的門！」

風火輪忽自動升空

薩波本身是雄赳赳的武士，竟然變成馴若羔羊似的，低聲說：「我很樂意效勞！」說完之後，他就站起身來，把唐龍以及羅美莎帶到風火輪的前面。

在旁觀戰的人看在眼裏，發生錯覺，以為薩波施展詭計把他們二人帶到風火輪關起來，故此沒有阻攔。

唐龍跟羅美莎置身於風火輪之內，且又制服了勇士薩波，十分高興，到了那時，他才把另外一個秘密說出來，原來他早巳跟勃寧博士約好，天亮之前，他沒有回來，薩波那邊沒有動靜，那就反映出風火輪巳經落入他們的手中，勃寧趕快向美國太空署報告，從速派出一隊戰鬥機到來，把它帶走，故此他完成了任務之後，哈哈大笑，可是，羅美莎却因此事發生很大反感，對他說：「唐龍，你現時巳經大功告成了，可喜可賀！其實你不應該處處瞞住我的，你却甚麼事情都把我瞞得緊緊，還要佈局裝作謀殺我的模樣，迫我同到沙漠區，還要帶我到沙漠的噴火地區，作為一種誘惑，你僥倖獲勝，我才可以活下來，假如你打輸，我就完了，你懂得嗎？我絕不高興一切被動，身不由主。」

唐龍一直不做聲，等她說完之後才開口：「羅美莎，你說得太多了，我們還沒有脫離險境呢！天亮之前，我們必須離這個鬼地方，否則，大批勇士湧到，我們是鬥不過他們的。」

羅美莎把心一橫，說：「如果他們眞的進攻，我就冒險把風火輪升空。」

就在這時，人聲鼎沸，眞的有一批人包圍風火輪，齊聲叫喊，希望薩波走出來。唐龍對羅美莎說：「我們一定要把他放走的，否則，勢必同歸於盡。」

風火輪突然大爆炸

那時外邊人聲嘈雜，唐龍知道那些人必然向他們襲擊，如果放走勇士薩波，他們發覺薩波神忞不清，仍是會尋仇的，倒不如把薩波留在風火輪上面。

說也奇怪，風火輪好像是一種有靈性

的東西，有人走了進去，它的內部立刻大放光明，同時跟外邊接觸的艙門自動關閉，還有嘶嘶之聲，似乎想升空。

唐龍猛吃一驚，對羅美莎說：「情形有些不妙，趁着這一件飛行物沒有升空之前，我們必須細心研究內部的構造，找尋它升降的機鈕，加以控制，可惜我對太空的飛行知識茫無所知。」

羅美莎沉住氣說：「我雖然開過飛機，可是，飛機與飛碟大不相同，如果我摸錯了開關，只是扭了一扭，它就有可能發生爆炸，弄巧反拙。照一般情況說，任何飛行物體都是按動機件它才會升空的，不見得它例外。趁薩波仍在太空艙內，你試問他幾句，好嗎？」

唐龍點了點頭，他想抓住薩波多問幾句，但巳辦不到，因為這傢伙逐漸陷入昏迷狀態，問非所答。

唐龍催促羅美莎冒險按動機鈕，羅美莎仍是不依，就在那時，一陣奇異而又刺耳的聲響突然發生，並且有一陣陣熱氣升騰，唐龍也沒法支持，幸而這種惡劣變化很快就消失了，她向指示器望了望，說：「唐龍，我們巳經變成太空的搭客，風火輪以每分鐘一萬哩的高速企圖衝過大氣層，飛出地球外面，我們是沒法阻止它的，只好到了太空，再行定奪。」

唐龍嘆息了一聲，說：「我們完了，根本上，風火輪升空，我們的處境巳經十分危險，何況它還升到太空？」

他眞的心灰意冷，羅美莎突然說：「唐龍，你有沒有注意到這一點？我們雖然置身在這個飛行物體之內，只有輕微震動，料想它不是靠尾後噴火推進的，它可能另有別的方法推進，故此太空艙不會震動，將來到了太空，我們不一定整個人在太空艙之內飄浮。」

唐龍說：「但願如此。」他剛閉嘴，突然覺得腦袋裏面有一股強大的壓力產生，似乎分分鐘把他壓爆，不過，這種奇異而又可怖的變化，只有短短的幾分鐘便卽結束，一切恢復正常。他鬆了一口氣，衝口而出的問：「羅美莎，你覺得怎樣？」

羅美莎喘息了一會，說：「我沒有甚麼，好像飄飄蕩蕩的飄到另外一個世界，又再飄回來，我們到了甚麼地方去啦？」

唐龍說：「風火輪的太空艙有一塊顏色版，我們可以從顏色的分界看得出一些眉目，亦未可料，如果我們巳經升上太空了，剛才那種震動是透過大氣層逃出地球吸力圈，以致如此，在顏色版上面顯示我們巳經穿出紅色的界綫，進入黃色界綫之內，你自己可以去看看的。」

羅美莎走過去看，只是看了一眼，她就臉露微笑說：「唐龍，太空署報告太空星體的位置，也有顏色表示，月球是黃色，超過了它，便是外太空，用青色顯示，你說得對，我們巳經飛向月球了，現時我想起了一件事情，在太空的一角，接近月球，有一件古怪的物體，永遠飄浮，由機械人操縱，叫做太空圖書館，你有沒有聽說過？」

唐龍苦笑一下，說：「我實在是才疏學淺，沒有聽見過，為甚麼在太空放置這樣子的一個圖書館呢？」

羅美莎說：「這個圖書館是美國太空署發射的，目的是使一部份飛行物體變成迷途的羔羊時，有辦法打聽他們本身的位置，如何進入地球。」

唐龍哈哈大笑，說：「妙極了，我們的處境正是如此，快些跟他們通話。」

羅美莎說：「風火輪必有拍發無綫電的機器，我們首先要找到它，才可以跟機械人通話。」她便到處尋找。

唐龍問：「羅美莎，為甚麼那個圖書館不用活人去操縱而用機械人呢？」

羅美莎說：「因為機械人不需要食物和水，而且永遠不老，使他們能够活動的電力從太陽的光綫吸收，故此不怕缺乏，再者，在太空飄浮，根本上不必推進或降落，故此它不必準備大量的燃料。」

說到這裏，她伸手往右邊一指，說：「唐龍，我找到了，那邊有一個角落，坐得舒服些，正是拍發無綫電的機器，雖然我們不知道怎樣跟機械人通話，但却可以試試，在風火輪的太空艙有許多事情要做，你快到處巡視，最要緊的是看看勇士薩波是否活着，如果他搗亂，不堪設想。」

唐龍找到薩波，發覺他巳經陷入昏迷狀態，放心了些，跟着他到處巡視，看到許多離奇有趣的東西，由於太空艙是環形的，故此他走了一程，便卽回到原處。

其實他行走了那麼久，巳經花掉一個鐘頭，可惜他沒有察覺，他突然看見羅美莎，便想起太空圖書館，他湊近了些，問：「羅美莎，你是否跟機械人接觸過？」

羅美莎說：「我用無綫電波拍發訊號，有一次，給對方收到，第一句就說：我是太空圖書館第一號機械人，你是誰？」

羅美莎太過興奮了，喘息一會，才有力量說下去：「總之，我們有機會逃生了，我巳經懂得如何降落地球。」

唐龍也很興奮，羅美莎說：「唐龍，我準備回航了，我們趕快準備一切，最危險的一關就是從地球的仰角進入地球軌道，穿過大氣層的時候，必有多少震動，說不定熱到整個發燙，像火燒一樣。」

唐龍百份之百的相信她，她咬一咬牙，依照機械人的吩咐去做，果然由太空回航，不過，進入地球軌道，眞的有一陣極強的震動，唐龍暈迷不醒。

他甦醒的時候發覺一陣陣烟霧，罩在眼前，風火輪巳經沒有震動了，他到處找尋，找到了羅美莎，把她抱起來，突然發覺有一個門口打開，烟霧漸散，有一個彪形大漢從門口走出去，分明是勇士薩波。

唐龍驚奇不巳，搖醒羅美莎，說：「勇士薩波逃得那麼快，且又一去無踪，分明是風火輪巳降落地球，他巳醒了，但沒向我們尋仇就急忙逃走，可能他知道風火輪降落不久就會爆炸，因為那是不正常的降落，我們立刻要走，別理會風火輪。」

唐龍抱起她瘋狂的走向太空艙的門口，他十分够運，居然死裏逃生，還救回羅美莎，門外果然是草地。

他有那麼快就走得那麼快，走到極度疲倦，然後停步，突然一陣天崩地裂之聲，火光直冲雲霄，風火輪果然爆炸。

他倆會不會炸死？勇士薩波逃到甚麼地方去？他會不會死？欲知其詳，請閱讀下期本刊太空爭霸戰之三：「海底魔球」。

（本文完，全文未完）

國際間諜大綁票揭秘

第二夫人

金剛·文
丁岡·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由費薇娜扮演的浦藍莉在美國總統身邊並不引起總統浦安雷的懷疑，浦安雷做夢也想不到他的枕邊人竟是蘇聯間諜假冒的，費薇娜正爲自己出色的演出沾沾自喜，一天浦藍莉要接受一個婦科醫生的檢查，薇娜對此事一無所知，她只好求助於白宮內的KGB，最後KGB故意製造車禍事件把婦科醫生撞傷，薇娜才避過一次危機，但緊接着，另一婦科醫生爲她檢查後，說浦藍莉的病已好轉，亦可提前恢復正常的夫婦生活，薇娜又再次面臨危機，因爲KGB組織在訓練薇娜期間，並沒有說過關於總統夫婦間的私生活，薇娜對於總統夫婦的私生活一無所知，她不得不又求助KGB希望能得到總統夫婦生活的一些資料……在莫斯科，辛雅禮又在花言巧語希望浦藍莉說些什麼……

逃亡計劃 功虧一簣

二個小時以前，浦總統的專機「空軍一號」從馬利蘭的安德魯空軍基地起飛，現在這架四引擎的巨大噴射機，正以最快的速度橫越大西洋，朝倫敦飛馳而去。

在卅五英呎長的總統座艙裏，柏文詩和總統夫人在寬敞的會議室的一角，靠着藍色的輕便椅對坐着，文詩的手提錄音機放在他們兩人中間的桌子上，檢查過錄音帶後，文詩很滿意的坐好，專心聽藍莉爲她的自傳提供更多的資料。

「好啦！」他說道：「關於你和總統交往的情形以及你們的婚禮，我想我們已談得差不多了，接着我想深入的是有關你的婚姻生活，但在開始這個重要部份之前，我想先了解你和你丈夫在這方面的私人關係，我是指一些外人不知道的細節，比方說你們二人從早餐到晚上上床之前都是如何相處的，不要保留，盡你可能的對我坦白，當然，你在看初稿的時候，可以對這一段加以修改，不過現在請你與我合作，藍莉，我再說一遍，要每一個親密的細節——」。

那一剎那，他突然發現她臉上的表情不對，便打住了說了一半的話，她一付被嚇壞了的樣子，說道：「柏！你瘋了？你應該很清楚，不論在什麼情況下我都不願討論我和安雷之間任何親密的行爲，我以爲你一向知道這點。」

文詩吃驚的說道：「可是……你有一次——」

「不！」她重重地說道：「不要再說了。」

「藍莉，我不是要——」

「請你不要再和我爭辯。」她從桌上的烟盒裏抖根烟出來說：「我們最好換個題目談談。」

文詩迷迷糊糊的替她點着香烟，好不容易讓自己回復過來，重新坐好說：「好吧，那我們就你所瞭解的，來談談你丈夫的個性。」

「你是指他的脾氣之類的，是吧！」

「他的脾氣啦！幽默感啦！想到什麼就說什麼。」

她噴了口烟說：「讓我想想看——」然後她開始回憶有關他丈夫的事情，她一直在誇奬他，說的都相當浮面，錄音帶轉動着，文詩心不在焉的聽着，心裏眞是沉悶，她平常的談話都比今天的內容開朗而且有深度；她漫無邊際的談了十分鐘左右。文詩順着她的話鋒，抓到了個機會把話題拉回來。「眞有趣，」文詩插嘴道：「關於總統是個電影迷這點，我記得他過去曾和一些電影圈人士來往過，是不？」

「這個圈子當中有些是他的朋友。」

「我知道他在遇見你開始和你約會時，就已經和一位女演員交往一段時間了，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後來有一次，他帶你去參加一個宴會，正好那個女星也在那兒，你們兩個便碰到——」

「不對，柏，他曾經和那個女星交往過，但我從沒見過她，她也沒見過我。」

「可是，我聽說——」

「不管你聽說什麼，我和她從未見過。」這位第一夫人從椅子上站了起身，舒展了一下四肢說：「我們就說到這兒爲止吧！」她指指放有兩張單人床的臥室說：

「在抵達倫敦之前我想進去靠一會，養養神，謝謝你，柏。」起身告辭，文詩很快的關上他的錄音機，拿在手中走向門口，「到倫敦後我會設法找些時間再和你談談。」她在他身後說着，文詩回答她，「謝謝，那很好。」

走出總統座艙，文詩朝飛機前端走去，經過機上的電訊設備時，他看到其中有架電動打字機空着沒有用，本想利用它來作些筆記，但繼而一想又作罷了，因爲他實在沒有那份心情，腦子裏已被一大堆奇奇怪怪的事情塞得滿滿的。

他環視着機艙，幾乎每個座位都被隨行的官員與侍衞佔住了，在人羣中他看到朱蘿娜正伏在一張桌上寫筆記，她對面的位子碰巧是空的，文詩實在需要找個人傾吐一下心中的鬱悶，雖然他明知朱蘿娜一向閃避他而且拒絕與他多談，但他實在別無選擇，更何況他一向喜歡看她性感的胸部，因此他決定坐到她對面的空位上去。

文詩坐下來後，蘿娜頭也沒抬，繼續寫她的筆記，他向蘿娜打聲招呼後，便從口袋掏出烟斗抽了起來，坐在那兒，他不禁回想起方才與藍莉的談話，愈想愈不對勁，眉頭便皺了起來。

他正考慮如何開口和對面的冰山美人講話呢，她恰好抬起頭來看着他。

「你怎麼啦，看起來好像不大開心，出了什麼事？」她的關切鼓舞了他，他忍不住說：「我給搞迷糊了，你親愛的藍莉實在很奇怪。」

蘿娜放下手中的鉛筆，身子坐直問道：「這次又是爲了什麼？」

文詩告訴她二個半月以前，藍莉曾答應他盡可能的告訴他，有關總統與她之間的私生活，以使他們二人在她的自傳中顯得比較人性化，而使民衆對他們產生親切感，但半小時前，文詩向她提出這點時，她却嚴峻的加以拒絕，並表示她一向視之爲不合理，過份的要求，不可能答應過。

另外，文詩告訴蘿娜他在搜集有關藍莉自傳的資料時，聽說總統在藍莉約會前，曾和一位著名的女明星來往，經常約會，但是有一次他和藍莉携手出現在一次晚宴中時，竟碰上了那位女演員，那是相當窘迫的事情，文詩曾與藍莉提及此事，向她證實，她當時聽了，笑着承認確有此事而且她覺得相當有趣，打算將來告訴文詩詳細的經過情形，讓他寫進這本自傳中。

然而，剛剛藍莉在總統座艙裏却把這件事也否認得一乾二淨，文詩認爲藍莉對這二件事前後的表現，簡直太迥異，也太矛盾了。

蘿娜對他的陳述一笑置之，認爲很可能是他記錯了，文詩對她的反應感到不滿，他忍不住直言指出：過去風趣、聰明、活潑的藍莉，自從莫斯科回來後就完全變了，變得沉悶而木訥，他認爲她一定是在莫斯科時被蘇俄洗過腦了，他還要再擧出其他例子來證明他的看法時，蘿娜打斷了他的話，說他完全是在庸人自擾，作無謂的懷疑與猜忌。

他們到英國後的第二天晚上，英國首相西德利和他的夫人設宴欵待蘇俄的柯克里主席夫婦及美國總統夫婦，歡迎他們。

如果不是滿心的焦慮，這該是費薇娜有生以來最值得興奮的夜晚，現在距離可以和總統作愛的日子，只有三天，如果未來的七十二小時內，她仍舊沒有獲得KGB傳來的情報，那她便完蛋了，這種恐懼感壓迫着薇娜，破壞了她此行可能得到的所有樂趣。

當飯店的經理帶領着總統和她到一樓，逐一參觀飯店爲他們刻意安排佈置的住所時，費薇娜雖覺得眼花撩亂，美不勝收，却怎麼也提不起勁來，經過辦公室、會議室走到他們的臥房時，費薇娜驚惶的跟着總統走進，那是一間放有二張單人床的臥室，以綠色系統爲主的裝璜顯得悅目宜人，總統走到一張床上坐下，試試它的彈性，相當滿意，薇娜試着保持微笑，却發現相當困難，在得到薇娜的認可後，飯店經理終於告退出去，臨走前他告訴總統其他的隨員也都安置在一樓上。

總統在他走後便留下薇娜一人，到一樓去做一個總巡視，看看是否一切事情都已安置妥當，到了午夜，費薇娜在女侍莎拉的協助下，忙着打開行李，等她忙完總統已沉沉睡去，而她仍舊是徹夜輾轉，不能成眠。

第二天，總統一直在與他的顧問們開會作最後的討論，費薇娜則在英國官方人士的陪同下，到各處名勝古蹟去參觀，那些地方對薇娜都很新鮮，但藍莉在學生時代就很熟悉，因此在參觀的過程中薇娜只有裝出一付懷舊的模樣，儘管如此，她還是從這些新穎的事物中，暫時拋開了心中的陰影。但是，當她回到克萊瑞飯店的臥房裏，整裝準備赴今晚的盛宴時，她看到那二張可能使她遭「滑鐵廬」的溫暖床鋪，心底的陰霾又回復了。

今晚宴會是在十七世紀的建築物——大宴廳擧行，在英方外交首長羅艾恩伯爵的陪同下，她和總統搭乘禮車前往，沿途羅艾恩不停的爲他們介紹富於歷史性的景物，薇娜勉强自己極力裝出一付非常有興趣的專注神情。

進大宴廳後，羅艾恩仍舊絮絮叨叨的在她耳邊介紹。

通過高聳的接待室進入正廳，薇娜聽到悠揚的樂聲，不一會兒便發現自己已在人羣環繞之中，正廳裏主人西德利首相和比他高出一個頭的優雅的太太，正滿面笑容的等待着他們到來，薇娜想起辛雅禮曾經告訴她，去年夏天在白宮花園擧行的一項宴會上藍莉曾接待過他們，薇娜搜索着記憶中對他們的了解，一邊和他們分別握手問好。

大廳擠滿了賓客，挽着總統的手臂，薇娜被羅艾恩引進了人羣中，每走幾步，便停下來讓羅艾恩爲他們介紹，由於不停的微笑，表現出專注有興趣的面容，薇娜的嘴角和兩頰都感到酸痛極了，在整個巡廻的介紹過程當中，最重要的是與蘇俄的柯克里主席夫婦的會面，薇娜注意到這個蘇俄的首長，今晚看起來不像往日那麼共產階級主義，他穿的燕尾服使他像個富有的帝俄時代公使。

薇娜提醒自己從未見過柯克里主席，而經由最近的莫斯科女性會議，才和他太太露蜜娜認識，她看見總統和蘇俄的這個首長很快就無話可說，而由於藍莉不懂俄

文，露蜜娜只會幾句蹩腳的英文，因此，她知道自己和這胖胖的俄國女人應該也沒什麼好談的，接着一個穿着深藍色西裝的大噸位男人出現在露蜜娜旁邊，她笑着用俄文對薇娜呱呱的介紹了半天，薇娜站在藍莉的立場，故意聳聳肩膀表示不懂，但實際上她立刻就明瞭了這個男人名叫楊可維，是他們的私人保鑣，但顯然也是KGB的一員。

接下來又是一連串平淡的介紹會面，這其中唯一令費薇娜印象深刻的是非洲國家波恩達的總統——季班谷，早在莫斯科的時候她就知道這個人不過是資本主義的一件工具，但眞正見到面時，薇娜才發現這個瘦小而氣質高雅的黑人，其實是聰明而極富幽默感的，她禁不住要欣賞他，喜歡他，在準備離開他之前，薇娜故意眨眨眼向他說：「現在我想見見瓦帕，他在那兒？」結果，總統和季班谷都笑了起來，總統並且摟着她半耳語的對她說：「噓！在官式場合瓦帕是不可能出現的，不過他正是這個晚宴設立的眞正目的。」

稍隔一會，總統被拉開去會見一些英國閣員們，費薇娜便落單了，她從侍者手中接過一杯白酒，走到一張餐桌前去拿點魚子醬。

就在這時候，她注意到柯克里夫人也單獨一人坐在一張椅子上休息，薇娜發現這是個難得的機會，她決心走過去向柯克里夫人透露幾句話，讓她轉告柯克里，這樣他或許會施加壓力要伊洛夫盡快提供資料給她，或乾脆決定放棄這計劃。

她裝做不在意的穿過人羣，走到那個可以救她的女人身邊坐下，柯克里夫人先是滿面訝異，繼而轉換成愉快的樣子，薇娜再環視一下四周，確定四周無人後，她靠近主席夫人耳語道：「我需要你的帮忙，請轉告你先生——我——」說到這兒她突然中止，想起柯克里夫人幾乎不懂英文，於是她很快的換上流利的俄文重覆着她剛剛說過的話。

她才開口說了兩句，柯克里夫人就焦急的靠向她插嘴道：「不要說俄文。」她警告薇娜：「你不應該懂俄文，那是很危險的。」接着她便貿然起身，離開薇娜，走入人羣之中。

薇娜絕望的坐在那兒，柯克里夫人說得對，人在絕望的時候往往會不顧一切，就在她感到孤獨無依，自怨自艾的時候，她突然發現有人一直站在她們的座位後面，那是KGB的保鑣楊可維，由於職責所在，二國首長夫人開始談話的時候，他就站在那兒，薇娜正想對他笑，沒想到他已轉過身跟著柯克里夫人走開了。

薇娜看到所有賓客都已朝通往晚宴廳的門口走去，她發現她丈夫和季班谷站在一起正向她招手，她快步走向他們，總統走在她和季班谷之間，繼續朝那雙扇大門走去。

降低嗓門，總統對薇娜說：「好難得的鏡頭啊！蘇俄和美國的第一夫人居然坐在同一張椅子上熱切的交談，你們剛剛談些什麼呀？」

薇娜否認，只說她們二人語言不通，如何能交談，並表示不知剛剛柯克里夫人在說些什麼？

總統微笑着說道：「我想我們遲早會知道答案的，因為在這屋子有我方佈置的情報人員。」費薇娜感到一陣驚心，連聲追問，總統終於偷偷告訴她，柯克里夫人身邊那個俄國保鑣便是其中之一，只不過他不是美國人而是英國人，是一年前被派去蘇俄潛伏的。

薇娜簡直嚇壞了，她想到自己剛剛在和柯克里夫人用俄文說話的時候，這名英國間諜就站在她們身後，他很可能聽到了她所說的話，假如他聽到了去向英國當局報告，那她就死定了，費薇娜現在才知道自己幹了什麼樣的蠢事。

渾渾噩噩的跟隨總統走到座位上坐下後，薇娜忍不住一直顫抖，她拚命在想如何去挽救剛剛所犯的錯誤，西德利首相坐在她左邊，正指揮一個僕歐爲賓客倒酒，總統坐在她右邊，一坐下便全心全意的與季班谷談話，薇娜決心不管什麼禮儀，她一定要立刻採取行動。

她盡可能不動聲色的推開椅子，溜出大宴廳，匆匆趕回接待室，除了少數幾個人等着進入大宴廳，這裏幾乎空無一人，接着，她在左邊看到楊可維正朝樓梯口走去，懷着滿心的沮喪，她四下搜索着可能救她的人，最後終於把眼光落在等待入場的人身上，因爲她發現伊洛夫的助手祖柯上校正在其中。

她儘可能保持平靜的走向他；兩對眼睛相遇時，薇娜輕輕頷首示意，要他跟着她走，祖柯不露痕跡的隨着她走向樓梯，在樓梯門口薇娜終於趁祖柯爲她開門的機會，把方才的情形扼要說了一下，並指明楊可維是一名英國間諜。祖柯聽了之後，雖然面帶笑容，但眼神却是冷酷，他急促的對薇娜說：「快回裏面去，不要露出馬脚，我會處理這事，希望能來得及！」當她轉身走開時她看見祖柯快步走下樓梯。

薇娜回到位子坐下時，大宴廳裏的樂隊已停止演奏，西德利首相正聽柯克里夫人透過譯員的談話，他點點頭站起來邀請大家一致舉杯互敬，薇娜轉過頭看右手邊，她丈夫的眼睛正盯着她看，眉頭皺在一塊，很不高興的樣子。

再接下來所發生的事，薇娜幾乎沒有什麼印象，因爲她一直爲了楊可維的事担心害怕，根本無心去享受一切或注意其他事情，對她而言，這個晚宴簡直像一個世紀之久，好不容易熬到凌晨一點左右，他們才回到克萊瑞飯店的私人套房裏，一進房間，薇娜還沒來得及脫下她的毛裘外衣，總統便轉向她吼道：「你剛剛幹什麼去了？」他英俊的臉上滿是怒意，薇娜在蘇俄接受訓練時即聽說他間或會發發火爆脾氣，但她一直沒有親身體驗過，現在總算見識到了。

「我——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麼？」

「你他媽的當然知道，」他怒罵着，一面扯掉領結，「你竟然在晚宴正要開始的時候，當着所有人走了出去，然後半天不見人影，你從來沒有這樣過，這實在是很失禮，尤其是在英國人面前。」她結結巴巴的解釋說她是臨時不舒服，想去洗手間，浦安雷仍是一肚子不快，不過已沒有方才那麼盛怒，把衣服脫掉後，他就逕自走進浴室洗澡去了。

薇娜一邊卸裝，一邊警告自己，今後一舉一動都要格外小心謹慎，爲了這次的誤會，他似乎很緊張，或許他衡量過柯克里不是個簡單角色，與他交涉將是相當棘手的事。

如果他目前這種情緒一直保持下去，那麼讓他毫無保留的談論美國代表們的計劃便不可能，現在只有一件事對她有利，那就是三天後與他重拾舊歡，而這可能救她，也可能害她，爲了要知道與總統間的床第關係，她今晚實在太操之過急了，薇娜不禁想到自己的昏頭很可能使她的腦袋搬家。

換上睡衣，她在起坐間和臥室間來回走着，希望能够使自己平靜下來，浦安雷把自己關在浴室裏，她不知道自己是否該等他出來再睡，不過在他今晚這種情緒之下，她實在不願和他多說。

吞下了藍莉慣用的安眠藥，她躺上床，睡意並沒有立刻來臨，約躺了十分鐘，她聽見浴室門響，她閉上眼假裝睡着了，只覺燈光熄滅，隔壁的床有人躺了下去。過後不久她就眞正睡着了。

等她再度醒來時，是因爲浦安雷床頭的電話響個不停，他掙扎起身，打開床頭燈，抓起了電話，薇娜傾聽着，但三言兩語他就掛了電話，起床穿上他的藍色絲質浴袍，看到她被吵醒了，他解釋道：「是西德利首相，他要我用我辦公桌上那具改變週率的電話接聽，你再睡吧！」

薇娜却出奇的清醒，望着他走進與臥房相連的臨時辦公室，把門鎖上，聽見他對電信局晚上值班人員說話，然後就是一陣沉靜，薇娜靜靜躺着，雙眼睜大，她不知道西德利首相是爲了什麼天大的事，要在凌晨三點十五分打電話來，她不能自已在暗中瞎猜，待會一定要問明白。

八分鐘後，浦安雷回來了，她問道：「出了什麼事？浦安雷。」

「問題大了，」他先是含混的說，在床邊坐下，兩手交叉磨擦着雙臂，他忍不住說出：「我們在蘇俄安排的最佳情報人員，剛剛發現被殺了，蘇格蘭廣場在一個半小時前從泰晤士河裏把他撈出來，身上有好幾處刀傷，刀刀致命。」

「太可怕了，是不是被刦財而死？」

「不像是，他的錢沒有被動過，顯然是一項政治謀殺。」

「你說被殺的是我方的間諜？」

「是個英國人，不過是我們的人沒有錯，他今晚也在晚宴中出現過，名叫楊可維，此次隨蘇俄代表團前來，被任命爲柯克里夫人的貼身保鑣，今晚我不是還指給你看過嗎？」他搖搖頭說：「眞是一大損失，對這次會談而言，這實在不是個好兆頭。」

他把燈關掉，滑進毯子裏，在黑暗中他說：「不知道是誰把他殺掉的。」打了個呵欠，他向薇娜道聲晚安，不過幾分鐘便睡着了，薇娜還在想着這件事，它的殘暴不禁令她顫抖，但她仍爲自己暫時的安全而鬆口氣，KGB是在保護她，就像辛雅禮曾向她保證過的一樣，今後它應該也會繼續保護她。

儘管總統夫婦和大部份要員們都離開華府到倫敦去了，阮伊素今天在白宮裏還是忙得一場糊塗，由於是白宮裏唯一的護士，她必須負担起診療室的所有護理工作，因此她總是工作過量。

現在，好不容易忙完了，她駕着她的BMW朝伯塞斯塔的家中飛快駛去，晚上她和二個要好的女友約好了在喬治城的一家餐廳吃飯，現在要先回家去洗澡換衣服，她希望不要遲到。

阮伊素把車開進車房停好，正擬開門下車時，從後照鏡裏她看到了一個男人，剛剛她轉進自己的車道時，曾注意到對面的房子前停了一輛福特車，裏面坐了二個男人，她沒有多加留意，以爲他們是在等對面屋子裏的人。

現在她知道自己猜錯了，從後照鏡裏她可以看出他們是在等她，其中一個已下車，穿過街道，向她的車子走來，遠遠的看出那是個粗壯，留了鬍子的男人，他戴着墨鏡，阮伊素認不出他是誰，等到他走近了，她愈看愈眼熟終於認出來他是誰。

原來是葛復新再次前來威脅，要她將她跟總統的床上生活特點說出來，迫於保全總統的名譽，她說：「他絕不是不正常，簡直就像支箭一樣，直來直往。」葛復新聽後滿意地走了。

× × ×

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的起居室裏，藍莉蜷縮在沙發上看傑克．倫敦的小說——「野性的呼喚」；其實對這本書她並沒有什麼興趣，只是爲了打發時間，此刻距晚餐還有二小時，聽見前門聲響，她看到辛雅禮進來，趕忙把書合起，放在一邊，端正坐姿，雖然她把辛雅禮列入敵人一夥，但她喜歡他，覺得他至少比別人正派，而



藍莉正蜷縮在沙發上看小說。

且她也的確需要有人做伴。

辛雅禮為她帶來最新的報紙，照慣例與她寒暄，聊天喝酒，問到她今天的情形時，她說：「看了一段新聞後，整個人都陷入了低潮。」辛雅禮問是怎麼回事，她拍拍身邊的椅墊要他坐過來，聽她慢慢道來。

她喝了口酒，說：「我先是聽英語廣播的新聞，其中大部份是有關我丈夫及柯克里的，還有就是有關一名蘇俄保鑣被刺身亡，浮屍泰晤士河的事。」

「眞是不幸。」

「可是其中却沒有有關第一夫人的任何新聞，後來，我收看電視新聞錄影，才看到了我自己，風華絕代的在浦安雷的攙扶下走進大宴廳，」她轉向辛雅禮：「你知道嗎？那冒牌貨竟然穿着賴百瑞為我設計的新禮服，金色的那件，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恨不得殺了她，周圍的人全都向她歡呼，致意，沒有人能看穿她的僞裝，甚至安雷，這些鏡頭眞令我想一頭撞死，我就是想不通她怎麼可能成功的，雅禮——」她停頓了一下：「你看，我叫你雅禮，你也該叫我藍莉，如果我是藍莉的話。」

「謝謝你，藍莉。」

「你不知道這整件事，眞的讓我非常絕望而不知所措，就好像我根本不存在一樣，沒人知道我在這裏，沒有人需要我，想念我，你想在這種情況下我怎能不沮喪難過？」她的雙眼濕潤，咬緊下唇，默然地搖着頭。

辛雅禮自然的靠向她，把手臂環繞着她：「我了解你的感覺。」他說着，然後很快的縮回手臂要她把酒喝下去。

他們默默喝着酒，他放下酒杯，遲疑了一會兒說道：「有件事我想和你討論。」他說：「但是這樣子讓我難以啓齒。」

「我現在好了。」她說：「你要談什麼？」

「或許我不該告訴你這件事，但，實在有必要。」藍莉愈聽愈緊張，「告訴我。」辛雅禮只好告訴她上次問她有關總統的床第習慣後，他照藍莉所說告訴伊洛夫，為了證實她說的是實話，伊洛夫特地找了KGB在美國的特務從別的來源去求證，結果，他們現在認為她沒有說實話，因為他們從美國得來的情報與她說的完全不同。

「荒唐！」藍莉忍不住咆哮起來：「還有什麼其他消息來源？這世界上還有誰會知道我丈夫的私人習慣？你們這樣做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不能告訴你，因為我不知道，而實際上我們也不可能有權過問KGB的作業。」

藍莉的心思仍停留在KGB所謂的「其他情報來源」。

「不可能有其他的消息來源。」她彷彿是對她自己，也在對辛雅禮說：「除非他們找到一個過去和安雷來往過，或現在和他有染的女人，我不相信有這種女人存在，但如果眞有這種女人，或許安雷和她做愛的方式，與他和我做愛的方式完全不同，如果眞是這樣，她所告訴你們的，便和我與安雷之間的關係完全扯不上邊了。」她轉而面對辛雅禮：「你說對不對？那些KGB根本就是笨蛋。」

辛雅禮把兩手一攤說：「我能說什麼？我只是把情況轉達給你，他們今天得到這個消息，一定會來找我算帳要你說出實話，我太關心你了，忍不住要來先警告你，讓妳有點心理準備。」

「他們要懲罰我？」藍莉不相信的反問他。

「他們會對妳用狠。」

「怎麼說？」

「根據過去一些例子，凡是拒絕說實話，他們先是不供給水及食物，如果繼續反抗，就施以酷刑，我實在不願告訴妳這些，但——」

「對我用酷刑，難道他們也不管我是誰？」

「誰都一樣，為了要讓妳說實話，他們什麼手段都使得出來。」藍莉一聽之下簡直嚇壞了，她忍不住向辛雅禮求援，問他她該怎麼辦？

他告訴她不要輕舉妄動，只要信賴他，他將冒險帮助她逃走，不致遭到酷刑的折磨，藍莉聽了之後，不由得感激萬分，很自然的她就上前擁着他，親吻他的臉頰，向他道謝，辛雅禮有些窘迫的把她推開一些，他告訴她計劃訂在明天這個時候，同時交給她一套輕便的衣鞋，要她多休息，養精蓄銳等着他來接她。

說完後他便朝門口走去，準備離去，藍莉緊跟着他後面，她扶住他的肩膀，定睛望着他問道：「辛雅禮，你為什麼要這樣？」他迎着她的目光說：「因為我愛妳。」語畢，他便離開了。

美國總統夫人為英國新聞界而召開的記者會，是在她所下榻的克萊瑞飯店舉行，朱蘿娜邀請了二十四個倫敦最有名而且最有影響力的專欄作家、編輯和記者，現在他們每一個人都出席了這項記者會，坐在藍莉對面的椅子上，藍莉斜對方坐着朱蘿娜，她和其他記者一樣也拿着紙筆在記，不過她雖然像是在做筆記，但其實是在為第一夫人對每個問題的回答而評分。

這些新聞圈人物，素來對外來的訪客傲慢而刁難，但此刻面對美國的第一夫人他們似乎顯得很可親，大約兩年以前，英國的新聞圈對美國第一夫人的動靜是相當注意而熱衷的，如今親自感受到她的魅力，他們的狂熱竟轉變成一種純粹的喜愛。

這個記者會長達四十五分鐘，在總統夫人回答最後一個問題之前，一切都很圓滿，朱蘿娜給她的評分接近一百分，因為她對每個問題都回答得非常技巧而活潑生動，朱蘿娜看着自己的筆記，心想，一切眞太順利了，只要再過幾分鐘，記者會就結束了，藍莉又忙完了一天。

當她把目光由筆記簿上抬起時，正好看到坐在第二排有個高大、肩膀渾厚的男人站起來自我介紹說他是觀察報專欄作家，他想問一個私人問題，不知可否？

「儘管問！」藍莉說。

「我知道你和華珍妮之間深厚的友誼，可否請妳說說對她的感覺？」這位專欄作家問道，朱蘿娜轉頭去看藍莉，出乎她意料之外的，藍莉在回答這個問題時，竟然面露微笑，



藍莉衝進一間辦公室裏，向一位美國太太求救。

「我愛她。」藍莉說着，「我一向把她當親人一樣的看待，我是在少女時代初訪倫敦認識她的，她一直對我很好，而她的才氣更令我讚賞並引以為榮，想到可以馬上再見她，我眞等不及了，我希望下星期可以去看她。」

朱蘿娜倒吸口氣，眼睛閉了起來，記者席上一陣騷動，有人開始交頭接耳，竊竊私語，他們都以不解的表情互望着。

一個豐滿的英國女人從最後一排的椅子上站了起來，經過自我介紹後，她說：「夫人，或許我們聽錯了你的回答，你剛剛說下星期要去見華太太，但你可知道她已經在二星期前去世了？」

整個屋子裏的氣氛馬上僵住，所有人都注視着浦藍莉，微笑從她臉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哀傷的表情，朱蘿娜仔細的盯着她，眼睛眨都不敢眨一下。

「各位請原諒我的措辭。」這位第一夫人冷靜的說道：「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無法承受她去世的事實，對我而言，她依然活着，當然我早已由她家人口中得悉她的噩耗，而我告訴你們下星期想去看她，是指到她長眠的墓地去看她。」

從記者席中傳來了一個譏諷的聲音：「夫人，您不用浪費時間去找她的墳墓了，因為她是火葬的，根本用不着墳墓。」

「當然，」藍莉很肯定的說：「這我也知道，不論如何下星期我還是要去看她的家人，還有什麼問題嗎？」朱蘿娜一面聽着，整個人都在發楞，她極力控制住自己，在筆記簿上有關華珍妮這一問題下寫下她的評分——「零分」。

好不容易熬到記者會結束，朱蘿娜要藍莉先離開，她則留下來送那些記者，當她把二十四名新聞從業人員一一送出記者室大門，正準備關門時，聽到兩名落在最後的男記者在談論藍莉方才不合理的言行，朱蘿娜把門關上，靠在門上，企圖使自己平靜下來，心想，這一切眞是不可思議，也無法令人理解。

朱蘿娜使自己冷靜下來後，就離開那兒，上樓朝皇家套房走去，她進去時蒲藍莉正坐在化妝台前，面對着鏡子，整理她的頭髮，從鏡子裏看見朱蘿娜後，她開口說道：「怎麼樣？你覺得方才的記者會如何？」

「好極了，」朱蘿娜故意熱切的表示：「幾近完美。」

「幾乎？噢！對！還不夠完美！」

「不是這樣，其實說眞的，你表現得再好也不過了，只除了——」

藍莉手掌一攤說：「我知道，是有關華珍妮的問題，是我們的錯，因為我心不在焉，下次再也不會這樣了，可是也不會是我的錯，那些壞蛋故意要用這個問題來刺激我的。」

「藍莉，不會的，那只是個很單純的問題罷了。」

「你太天眞了，他們所提的每個問題，都有用意，英國的新聞界是惡劣出名的，我再也不要和他們有任何的接觸，蘿娜，再也不要為我安排任何記者會。」

「不會再有了，我可以向你保證。」蘿娜回答她。

蘿娜靜靜的站在一旁，看着藍莉重新

上妝，她覺得很迷惑，她很想告訴藍莉今天下午來參加記者會的那些英國人，既不惡劣，也不刁難，他們既和善又可愛，但蘿娜知道自己再說什麼也是徒然，因爲藍莉現在極度沮喪，根本沒有心情去聽她辯駁，不但如此她甚至去責怪蘿娜爲她安排這次記者會，這和平日的藍莉實在太不相同了。

「如果你還需要什麼——」蘿娜道。

「我不需要，」藍莉說着：「你可以走了，還有一件事，請你把我和柏文詩的約會取消，我今天說的話已經够多了，我想去買些東西，告訴我的侍衞我馬上就要出發了。」

雖然已經向藍莉告退，準備離開了，蘿娜還是忍不住要盯着鏡中的藍莉，那張臉顯得好僵硬，藍莉發現了蘿娜在看她，問道：「你在看什麼？」蘿娜慌亂的回答：「我——我只是喜歡看你。」說完她就退出皇家套房。

走在通道上，她先去通知侍衞說總統夫人馬上要出去，然後她一直朝走道的盡頭走，到柏文詩的單人房前停下來，她一面想着心事一面敲門。

幾秒鐘後門開了，兩人約在樓下大廳喝酒交換一下藍莉是否被洗過腦的問題。

文詩從他們自莫斯科回來後開始談起，舉出藍莉一連串前後矛盾，而又不合理的事例，他說：「這些例子如果只是發生一二次，或許我們可以說是無心之過，但把它們都集合起來，就足以令人懷疑了，你覺得呢？」

「我想我還要喝杯酒，」蘿娜說：「還是雙份的。」

文詩立刻爲他們兩人再叫了一份酒，他轉向蘿娜說：「怎麼樣？你對你的故事有什麼看法？」他一直等待她的評語，但她就是沒有反應，她假裝在聽音樂，但其實滿腦子想的都是藍莉，他們的酒送來了以後，她又開始把酒往口裏倒，靜默了三四秒後，蘿娜抖抖顫顫的把杯子放下，倒瀉了一部分酒在桌上，她用自己的紙巾，細心的把桌上的酒水擦乾。

突然，她冒出了一句話：「剛剛藍莉和英國新聞界開了一個記者會。」

「進行得順利嗎？」

「直到結束以前，她表現得都很好，可是後來有人問到有關華珍妮！」

「華珍妮，我知道，那是她的朋友，一個童話作家，就住在倫敦，可是二星期前死掉了。」

「對，可是獨獨藍莉不知道她死了，她還想下星期去找她呢！」蘿娜把剛剛的情形告訴柏文詩聽了之後，再度仔細端詳她說：「蘿娜，爲什麼這件事比我告訴你的任何事都讓你震驚？」

「我不知道，我想除了它就發生在我面前以外，最主要是因爲在我們去莫斯科之前，她明明在白宮裏親口告訴你的，而我也在塲聽見了。」

「唔！你記不記得她是如何知道華珍妮的死訊的？」

「從英國駐美大使親自送來的一封私人信件上得知的，沒有公開，除了藍莉外，只有我知道。」

「美國沒有華珍妮的訃聞刊出？」

「沒有，在美國不算什麼。」

「但是藍莉自己知道這件事啊！」

「當然。」

「那她爲什麼在一個小時以前還不知道這件事？」文詩不解的問道，而蘿娜自己也無法解釋這一連串怪異的現象。

× × ×

收音機的音樂放得比平日還響，蒲藍莉穿着咖啡色的套裝木然的站在起居室的中央，讓辛雅禮看看是否得體，當辛雅禮在她四週端詳了半天，走到面前來時，她焦急的問道：「怎麼樣？」

「很好，」他說：「你看起來就像個典型的西方觀光客，雖然像個有錢人，但也不會顯得太突出，在紅色廣場的附近會有許多這種觀光客，忙着攝取鏡頭，你夾雜在他們中間，不能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他瞥了一眼手錶：「你的逃亡如果要成功，有一半的機會要靠時間掌握的。」

「那另一半呢？」

「運氣。」他說。

藍莉深鎖眉頭問道：「你覺得我能够逃出去嗎？」

「很可能，首先，在時間方面我們可以控制，現在我把你逃亡的路綫說給你聽吧！」

辛雅禮從口袋裏掏出一張紙，攤在咖啡桌上，那是一張用鉛筆描成的地圖，只有右手邊的部分劃滿了綫條，辛雅禮指着地圖上的綫條，一一的爲藍莉講解她逃亡的路綫及沿路應注意的事項，講述完畢，他問藍莉有什麼疑問，藍莉提出了幾點，他仔細的爲她逐一解答，接着他拿出另一張空白的紙，要藍莉照他的圖臨描下來，他說：「我必須把我畫的這張撕毀掉，免得留下把柄。」藍莉照着描畫下來之後，辛雅禮要她隨身帶好，順便把他自己畫的那張撕毀，丟進馬桶裏冲掉。

他從浴室裏走出來後，藍莉站起來迎向他，她抓住他的兩條手臂：「雅禮，我不知道應該如何感謝你才好。」

「沒有關係，我必須走了，注意時間，記住，你只有十分鐘去記熟路綫，然後馬上離開這兒。」

藍莉對他感激得無以復加，她向辛雅禮保證回國後定要設法幫助他去美國，辛雅禮說：「我會繼續留在這附近直到妳安全離開爲止，如果警鈴沒有響，我就知道妳是安全的，祝妳好運，上帝保佑妳。」

「謝謝你。」她親吻辛雅禮的嘴唇，辛雅禮眼睛看着她，想說什麼却又縮了回去，然後他就快步離開了這個房間。

藍莉又恢復獨處，坐回沙發上，打開地圖仔細研究着，眼睛不時留意時鐘，她盡量不讓自己朝壞處想，一直告訴自己她馬上就可在倫敦與浦安雷重聚。她只用了九分鐘就把路綫記熟，摺好地圖放進口袋裏，她把皮包背在肩膀上，朝廚房走去。

當她舉起地道口的地板，把它放到一邊時她的心急劇的跳着，一切正如辛雅禮告訴她的一樣，她雖然害怕，却不敢怠慢，照着辛雅禮的指示一步步去做，當她到達克里姆林街道門口的時候，她停頓了下來，心想辛雅禮替她算的時間不曉得够不够，因爲自從她被囚禁之後，KGB的警衞每天不定時的爲她送飲食及物品，如果

他們今天早些送來，一旦發現她不在，或廚房的地道口被打開，他們一定會發出警報的。

這種想法使她不由自主的加快脚步，向門口移動。轉動門把，正如辛雅禮所保證的，門沒鎖，推開門，她進入一個寬闊的走道，周圍沒有半個人影，她順利的穿過走道，走到街上，沿着行政大厦走了一段，她在右手邊看到一座龐然的高塔，頂上有顆紅星，這便是史佩斯基塔，也是她逃出這座城堡的最後一關。

就在她要朝那兒走去的時候，一陣微弱的鈴響，自遠處傳進她的耳膜裏，這個聲音愈來愈高，愈來愈響，一聲接一聲的，沒有中斷，藍莉整個人僵在原處——那是警報器響的聲音。

辛雅禮臨走前對她說，只要警報不響，他就知道她是安全的，但如今警報響了，她就不安全了，顯而易見的，這警報是針對她而來，一時之間，她方寸爲之大亂，拿不定主意如何應付才好，她四處觀望，還是不見一個人影，她不知道自己應該繼續前進呢？找個地方先躲起來呢？還是再潛回被拘禁的地方？

正當她猶疑不定時，突然間史佩斯基大門入口處人聲沸騰，一小隊穿着蘇聯制服的士兵，帶着來福槍衝進了街道上，藍莉現在一無選擇，很本能的就往回跑，想藏起來避開他們，她心跳氣喘的奔向她身後的大樓，沿着牆壁找尋最近的門口，就在這時候，她聽見背後有人喊叫，回頭一看，至少有三個警衞指着她，用俄文向她大吼，抓緊皮包的帶子，她衝進了這棟大樓。

繞過一個轉脚處，她差點滑一跤，重新站穩後，一連衝過好幾個寫有斯拉夫文字的辦公室門口，她想找間儲藏室或洗手間之類的地方暫時躲一下，却連半間也沒看到，而身後的走廊上已開始響起靴子聲及槍械碰擊聲，她放慢脚步，轉向一間最靠近她的辦公室門口停了下來，把門推開，她很快閃了進去，把門關上。

屏住氣，她環顧四周想知道自己是身在何處，這是一間大而華麗的房間，有一座龐然的壁爐，地上舖着一塊東方地毯，一排飾金的椅子沿着一面牆擺着，感謝上帝，這間房是空的，但她立刻便發現自己錯了，在最遠處的椅子上坐着一個肥胖的老女人。她的喉頭一陣緊縮，她試着讓自己平靜下來，一面走向那女人，一面在腦子裏思索着她所會的少數幾句俄文，可是却一個字也想不起來，這時她已走到那老婦人面前：「你聽得懂英文嗎？」她輕聲問道，那個胖女人對她眨眨眼：「我是美國人，來自德州——」

藍莉閉上眼睛舒口氣：「感謝上帝。」她睜開雙眼：「你可否告訴我這是什麼地方？」

「爲什麼？哦！好的，你是在蘇俄政府的辦公室裏，文化部長今天在此接見賓客。」

「你是美國人？」

「是的，我是白太太，從德州來的，在休斯頓藝術博物館工作。」

「聽着，」藍莉急促的對她耳語道：「你一定要幫助我。」

白太太企圖推却道：「可是我——」

藍莉緊抓住她的肩膀：「照我說的去做，你一離開這兒就去美國大使館，楊奧斯大使是我的朋友，告訴他我被幽禁在克里姆林宮內，有人假冒我——」

白太太的眼睛愈睜愈大，像是撞到了瘋子一樣：「我不懂你說什麼。」白太太說着：「你是誰——」

藍莉再度抓住她的肩膀說：「你看着我，不認識我嗎？」

「我——我好像認識，你是——」

「我是藍莉，蒲藍莉，總統夫人……我——」

「你幹嘛在這裏？」

「讓我解釋給你聽——」這時候通向裏面房間的雙扇門在響，白太太緊張的站起來說：「我和文化部長約好了要見面。」那扇門並沒有全開，但她看到裏面已經有人要出來了，藍莉心裏不由得害怕，轉身跑到門口，以懇求的眼光再回望白太太一眼，她很快的打開門跑出室外，正準備拔腿跑出這棟大樓時，却和二個KGB撞了個滿懷。

她嚇得叫起來：「不要殺我！」他們粗魯的抓着她，她只覺眼前一片黑，便暈了過去。

藍莉再度醒來時，發現牢牢的被綁在克里姆林宮起居室內的椅子上，在她不遠處，二個穿着KGB制服的男人坐在電話旁，其中一個自稱是米爾上尉正在打電話，另外一個靜靜坐在一旁的是安德瑞上尉，米爾顯然是在電話中向他的上級請示應如何做，把電話掛上後，米爾向他的同伴點點頭，走向她面前說：「你醒了。」他露出了他的銀牙逼向她面前，滿嘴都是洋葱味：「我的英文不怎麼標準，不過你一定懂，我們不怪你想逃，但是誰幫助你逃亡的，我們一定要知道，所以你最好與我們合作，告訴我們！」

藍莉由於自己的逃亡失敗以及此刻的無助，已嚇得整個人都軟掉了，但她對於米爾的問題却一點反應也沒有，對於他一連串的逼問，她只有搖頭否認，到後來，米爾喪失了耐性，一巴掌對着藍莉的臉頰摑了過去。

藍莉痛得差點暈過去，她啞聲低呼：「不——別——」米爾說：「你還嘴硬，說不說？」接着又是一陣拳打脚踢，她呻吟着，幾乎在椅子上暈厥過去，舌尖感覺到血的鹹味，眼淚不由自主的滴下。

接着，她帶淚的雙眼看見前門被打開，是辛雅禮來了，米爾正準備揮手再打她時，辛雅禮從他後面用俄文叫了一聲，米爾停下來，轉過身僵在那兒，辛雅禮衝向他把他推開，口中一面吼着：「這是怎麼回事？」

「她想逃跑。」米爾不快的說：「我們奉命——」

辛雅禮打斷他說：「這裏只有我可以下命令，我負責一切，現在替她鬆綁。」

米爾還想抗議：「可是——」辛雅禮命令道：「立刻鬆綁，你是不是要我打電話給伊洛夫將軍？」

這二名KGB的警衞才很不情願照他的命令去做，他們一前一後的鬆綁之後，藍莉便向前倒了下去，辛雅禮及時接住了

她，並對那二人說：「快滾吧，你們這二個笨蛋。」

那二人勉强離去後，留下辛雅禮和藍莉獨處，他檢視她的臉，她的雙眼緊閉，血水一絲絲由她的嘴角流出，辛雅禮將她從椅子上抱了起來，走進臥房，輕輕把她放在床上，回到浴室找了一瓶酒精和一盒棉花回到床邊，輕柔細心的爲她清洗傷口，並敷上藥。

一切弄妥後，辛雅禮將她擁進懷裏，慢慢的撫着她，讓她平靜鬆懈下來，在他的撫慰下，她的雙眼逐漸睜開。「一切都過去了，藍莉。」他說。

她用雙手環繞着他，靠向他說：「你眞好，如果沒有你，我眞不敢想像我會怎麼樣。」她讓自己靠在他的胸前：「我的逃亡幾乎要成功了，但他們却發現了。」

辛雅禮說：「我聽說了，所以立刻趕過來，再也不會有人來傷你。」

「你保證？」

「我保證。」

出於一種感激而放鬆的心理她用手摸着他的頭，把它拉近自己，同時獻上她的雙唇，他立刻吻住了她，並愛撫着她的裸露的雙肩。

她實在是太孤單、太害怕、也太感激他了，因此她輕觸着他的臉，吻他作爲對他的柔情的回報。他抱緊她，手指在她背上來回撫摸着。

「我愛你，藍莉。」他低聲輕呼着。

那一刹那，她彷彿突然清醒似的，一把推開他，企圖坐起來，她抓住他的手臂，制止他說：「不要，雅禮，請別這樣，我從沒做過這種事，我辦不到。」

他的手臂停住，他望着她的眼睛。「眞的？」

她輕語着：「我不能這樣，我很感激你，但僅止於此。」

慢慢的，辛雅禮移開他的手說：「抱歉。」

她還想解釋，但他制止了她，站起身來：「我去看看克里姆林宮的指揮官，要他們不再來脅迫你，他們或許不知道這是一個特殊案件，由我們全權負責，要不要喝杯酒？」

「不用了。」

「好，那我走了，待會兒我再過來看你。」

「謝謝你，雅禮。」

他走了之後，藍莉半躺半靠的坐在床頭上，回想着剛剛所發生的一切，她告訴自己一切只因爲她覺得自己虧欠他太多，企圖回報而引起，他或許誤解了她的意思，她雖然暫時失去了理智，也只是爲了不使他失望罷了，然而到最後關頭，她還是無法把自己給他，她就是做不到。

她心想：雅禮的確是個好人，那怕在這種時候他也決不强迫她，此刻，他正在向里克姆林宮的指揮官要求維護她的安全，只要他一下命令，就再也沒人敢傷害她了。

突然另一個念頭閃入了她的腦子裏，憑什麼辛雅禮可以下命令，指揮克里姆林宮裏KGB的警衞？他又憑什麼對我全權負責，誰給他這種權力？

她開始懷疑辛雅禮的身份，當她看見他留在椅背上的運動夾克後，她想或許這件衣服便是驗證他眞實身份的一個關鍵。

想到這兒，她把身上的衣服整理一下，很快的下床走到那張椅子旁，把手伸進夾克的口袋裏去摸索，那裏面有一把梳子、一支筆、一包烟、一個打火機，她再試試內袋，摸出個用舊的咖啡色皮夾；拿着這隻皮夾，她遲疑了下，告訴自己一定要對他知道更多，於是她打開了皮夾的裏層，連翻了四張寫滿斯拉夫文字的卡片後，她看到一張快照——那是她自己，她楞住了。多麼不可思議的事！她把皮夾裏的照片拿到眼前仔細端詳，那是一幀及腰的半身像，完全是她所熟悉的，只除了那套刺繡的農婦裝。她沒有那種衣服，她頓然覺悟到那根本不是她本人，而是正在倫敦假冒她的那個替身，她研究着這張照片，撇開那套衣服不談，這個女人簡直和她完全一樣，她慢慢瞭解爲什麼這張照片會出現在雅禮的皮夾裏，他曾告訴她他們從一開始便在一起工作，他或許愛上了這個替身，她不知道辛雅禮剛才想與她做愛的眞正動機何在，難道是想把她當作他眞正愛人的替代品嗎？

她再仔細的檢視那三張卡片，其中一張附有辛雅禮照片的卡片，令她覺得很眼熟，她回憶着，終於想起她初見伊洛夫時，他曾給她看過他的證件，並且告訴她那上面縮寫的字母是代表KGB，而現在辛雅禮的這張卡片上也有一模一樣的縮寫字母。

毫無疑問的，雅禮百分之百是個KGB的特務，這個混帳東西！她快速的把這些東西放回原位，從自己的皮包裏掏出根烟來，點燃它，坐在床邊上一邊吸烟，一邊思索。

在了解辛雅禮的眞實身份後，她深受驚嚇，簡直沒有什麼思考能力，但最後終於逐漸冷靜下來理出一個頭緒來，她憶起自從被監禁以後所發生的一連串事情，覺得事實已經很明顯了。辛雅禮——她最可靠的朋友原來是在扮演好人的角色，而伊洛夫則演壞人，KGB根本是想利用辛雅禮來取信於她，使她軟化。

他們到底想從她這兒得到什麼？藍莉在心底過濾着每一種可能的因素，終於找出了一項，那就是她的替身知道她任何事，只除了她與安雷的性生活，而如今醫生突然宣佈那個冒充者馬上就可和總統恢復性生活；蘇俄這邊自然陷入了恐慌之中；因爲他們原先並未預期這點，而且他們對這點也一無所知，除非他們的第二夫人知道有關的一切，否則他們的計劃將會全盤失敗。

也正因如此，他們唯一的機會就是藍莉，他們希望能從她這兒套出一切，她的面容轉爲肅然，她告訴自己，無論如何絕不能告訴他們，那怕是過了一百萬年，他們也不會知道她和安雷或任何男人做愛是怎麼回事？

她認爲只有讓她的替身，在與安雷做愛時發生錯誤，引起安雷的懷疑，才是救她脫離這兒的唯一希望；但她繼而一想，萬一那個替身誤打誤撞的碰對了呢？這種可能性與前者是相等的，想到這兒，她的心不禁再度往下沉。

突然，她想起自己差點忘記了一件事，她在逃亡中曾經遇見的那個胖女人——來自德州休斯頓博物館的白太太，藍莉曾經求過她，要她去莫斯科的美國大使館找楊奧斯大使，問題是，她會不會去？

此刻是莫斯科的黃昏，天氣還是相當緩和，經過這奇特的一天，走了那麼多路，做了那麼多事，來自美國德州的白薏文身上直冒汗。走到柴可夫斯基街，她停了下來，翻開旅遊指南，再看一眼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的地址是：柴可夫斯基街十九——廿三號，她知道自己離目的地不遠了，繼續往前走。

白薏文本應覺得開心才是，但她却感到出奇的不安，她是和一個藝術團體一同前來蘇俄，除了觀光的目的外，她還負有一項使命，她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到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宮去見蘇聯的文化部長，與他洽談有關向俄方借用卅幅法國印象派畫家的作品，到德州休斯頓博物館去展覽一年，那個文化部長個人表示同意，但必須先向他的上級請示，一月後將給她回音。

若不是在部長的接待室裏碰到那個自稱美國第一夫人的怪女人，白薏文應該對這次會面的成功與順利感到開心，離開克里姆林宮後，她本想把這一切奇怪的事件拋到腦後，好好把握她在莫斯科短暫的停留時間，但當她加入旅行團四處去觀光時，忽然覺得興緻缺乏，那個自稱浦藍莉的金髮女人不斷浮現在她腦海裏，她顯得很焦急要求她去找楊奧斯大使，不管她是不是瘋子，白薏文認爲她的要求不容忽視，最後，她終於決定到美國大使館去試試看，把這件突發事件報告楊奧斯大使。

不一會兒，她就隔了一張桌子坐在楊奧斯大使的對面，他的雙手一面緊張的移動桌上的文件，一面對白太太展露一個微笑，試着表現得慇勤些。「怎麼樣，白太太，你心裏有什麼事嗎？」

她瞥了一下四周：「你確定這個辦公室不會被竊聽？」

大使忍不住笑了起來說道：「或許吧！我覺得不太可能，但不能保證絕對不可能。」

「那我就不能說，這樣對我太危險了。」楊奧斯大使看這情勢恐怕會僵持下去，而他對這德州女人所要講的話又不是很有興趣，他決定依從她的要求，站了起來帶她走進與他辦公室相聯的一間屋子裏，那兒只有一張桌子和六張椅子，他說這是一間特別設計過的秘室，專門利用來進行秘密談話。

白薏文突然覺得刺激而興奮，她開始愉快的把整件事情的經過情形告訴他，她描述着那個自稱浦藍莉的女人的模樣、神情、重覆她說過的話。

當她一口氣說完後，楊奧斯大使靜默了一會兒，眼睛看着她，心想這就好像有個人，大老遠的跑過幾條街專程來告訴他，他剛剛看到飛碟上的外太空人一樣，不可思議而又無聊，在他的定睛注視下，她開始不安的蠕動着。

「唔，白太太！」大使說：「我不知該如何相信你說的這件事，你是什麼時候碰到那個女人的？」

「今天下午二點以前。」

「你認爲她是總統夫人？」

「她說她是。」

「唔！當然，任何人都可以這樣開玩笑，或者她是有點不正常吧！」

「沒錯！但她看起來的確很像總統夫人。」

大使靠回他的椅背問道：「你親眼見過她嗎？」

「只有從電視上看見過。」白太太顯得有些狼狽說：「大使先生，我知道這聽起來很荒唐，我自己也這樣覺得，不過她的確出現過。」

楊奧斯大使點點頭，繼續盯着她說：「唔！白太太，容我問你一個私人問題，你在旅行時有沒有服用什麼藥？」

「你這是什麼意思？」

「比方說像一些鎭定劑之類的？」

「當然沒有。」

「去克里姆林宮之前，你有沒有吃午餐？」

「有啊！」

「喝過一些鷄尾酒嗎？」

白太太被他激怒了，她板着臉說：「大使先生，我在克里姆林宮時十分清醒，就和現在一樣，我之所以來，只因爲我是個美國公民，在盡我的義務，難道我不應該來向你報告這些？」

「噢！你當然是做對了。」大使搔搔他的頭，坐直身子說：「白太太，我只能告訴你，總統夫人正與總統一起在倫敦，我昨晚還碰到她，她不可能一夜之間就飛來莫斯科而不讓我知道——」

白太太打斷他：「大使，我不知道我還要怎麼說才好，這個女人她告訴我她是一個囚犯，有人假冒她，她要我轉告你，我已經盡力了，一切到此爲止。」

楊奧斯大使勉强對她擠出一個微笑：「或許是吧！」說着站了起來：「這的確是件不尋常的事。」他扶着她的手肘帶她走出這間秘室，穿過他的辦公室說：「我向你保證，一定予以深入調查，謝謝你來告訴我。」他朝門口呼喚他的秘書道：「請送白太太出去。」白太太轉身出去時，看到大使和他的秘書的交換眼色，那付樣子顯然是在表示：觀光季便是瘋人季。

她覺得非常氣憤，但是當她步出大使館時她已經懶得再費什麼唇舌去辯解了，不過她還是忍不住要想在克里姆林宮內的那個可憐女人到底是誰？她的後果如何？

浦安雷總統在倫敦克萊瑞飯店的臨時辦公場所，是由幾個分散的套房組合而成。現在已接近黃昏，整個辦公處所裏只有一個人——朱蘿娜。由於總統在樓下的會議室裏，舉行一項會議，特別要他自己的秘書去做筆記，蘿娜便同意帮桃樂看顧幾小時到晚餐時限爲止，因爲她與文詩約好了，一起吃飯。

蘿娜坐在桃樂的桌子前面，試着專心寫好總統夫人明日行程表的定稿，但她老是心不在焉的想起文詩以及他們倆對浦藍莉的懷疑，正想讓自己不要胡思亂想的同時，蘿娜聽到了隔壁總統辦公室的專用防竊聽電話鈴響，蘿娜想到這很可能是國外打來的，她站起來穿過打開的門，到總統辦公桌上，抓起那白色的電話筒：「喂！總統辦公室！」（以下轉入第一壹三頁）

美國快速部署部隊

瓊珠

現時國際政局無論是伊朗的政、紛紛爭，波蘭工潮，伊拉克核子發電廠被炸及敍利亞在黎巴嫩佈置飛彈等，都對蘇聯非常有利，祇要它把握時機便會插手干預。

蘇聯外侵的手法一向是以蠶食為主，並且盡可能將戰爭局限一個地區，同時不需要使用到戰術或戰略性核武器，這樣西方國家便無法採取實際行動來對付蘇聯。

雖然在戰略性核武器方面，美國仍以些微的優勢僅壓倒蘇聯，但在常規武器及作戰方面，蘇聯無疑佔了上風。因此蘇聯利用美國不敢打核子戰的弱點而進行勢力擴張。

美國自越戰後就察覺到此點，但隨着尼克遜下台，美國政府無暇理會及這點，到卡特執政後期，因為人權政策失敗及為了連任總統寶座，卡特不得不擺出强硬姿態來對付蘇聯，並聲言美國擁有快速部署部隊，可隨時隨地作戰。但不久後，美國新聞界便發覺卡特所謂的這支「快速部署部隊」祇是紙上談兵，根本不存在。

列根自一月就職上任美國總統後，他首要任務之一便是使這支部隊實際上存在，五角大厦官員亦忙於籌劃一切。前國務卿基辛格亦大力主張美國擴充常規性的武器及軍隊。

蘇聯也知道這位荷里活的大明星不是鬧着玩，所以也不敢大意，因為它明白今時不同往日，蘇聯常規性軍事行動可能會受到美軍的反擊。

究竟今日這支美軍快速部署部隊進展到怎樣地步，本文為你作詳細報導。

現時這支部隊由第八十二空降師担任，該師由三個旅及其他支援單位組成，總人數約為一萬六千人，駐守在北加羅來納州的比利芝堡。

該師的師部警備旅是先頭部隊，人數達四千人並擁有各種不同類型的輕重型武器。該旅分為三個營，其中一營人連同裝備是廿四小時警戒的，即隨時可以出擊。

當發出攻擊令後第一連會在二小時內出發，其餘二連在十八小時內出發，而整個旅在廿四小時內完成部署，由於他們的任務包括任何地區作戰，所以他們訓練亦十分嚴格，三個旅互相輪替連續地訓練。

此外，每年尚舉行一次師級全面性演習，以確保各旅合作無間，他們作戰訓練包括在阿拉斯加舉行雪地作戰，加州舉行的沙漠作戰及在巴拿馬舉行叢林戰。

這支快速部署部隊最大問題在後勤補給方面，國防部為慎重起見，將後勤補給交由第十八軍總部負責。

該總部有權指示空軍無論在眞正行動或演習中派出多少飛機支援及運輸部隊往指定地區。

第八十二空降師為了提高作戰能力，特別注重各人的跳傘技術，所有第八十二空降師的成員均經過嚴格跳傘訓練，他們全是跳傘的好手。

而這支快速部署部隊的任務包括：

一、奪取及堅守重要據點，直至地面部隊接通或撤退。

二、若打核子戰則要查明核武器的威力。

三、佔領或支援孤立據點。

四、在外國作快速反擊作戰。

五、突襲。

這支快速部署部隊並非每次出擊都要動員整師的人，它的行動人數視乎需要而定，由一連人至全師不等。

當進行大規模攻擊時，傘兵會在離目標外數百哩處空降，以免遭受敵人的殲滅，然後稍作休息及適應當地的氣候，收集最新情報及作最後佈署。

所以，快速部署部隊並非如一般讀者想像般，如滅火車直抵火場那樣。

首先作空降的人員為數不多，其中包括有跳傘專家。他們携有導航輔助器，以指導以後飛機空降地點。另外有一隊備有反坦克武器及吉甫車的傘兵保衛空降地點。另有一隊空軍地面指揮官隨同第一批人空降，他們指導空軍飛機如何以戰火支援地面部隊。





「快速部署部隊」所使用的導向反坦克飛彈

一切佈置妥當後，其他傘兵會隨着空降，他們首要任務是鞏固一條跑道，以便運輸機能將重型裝備交給地面部隊，同時步兵就可源源不絕地由飛機運抵。

以往空降作戰最令人担憂的兩件事是空降區的外圍防禦及敵人的裝甲部隊。

空降區的外圍防禦十分重要，若防守得好，那些兵源、武器及裝備可以不絕地補給，提高作戰能力。

敵人以裝甲部隊突破外圍防禦是空降作戰最頭痛的問題。以往的理論是，對付

坦克最佳的武器便是坦克，但空降部隊並沒有坦克。一九七三年的以、埃戰爭打破了這種理論。

第八十二空降師所採用的方法是携有反坦克武器的傘兵在着陸後，利用天然地理環境加上人為障礙，在空降區外圍設立互相支援據點，使敵人裝甲部隊不能越過雷池半步，此外空軍飛機及陸軍直升機可以予以空中火力的支援。

這些反坦克據點，盡量避免與敵人坦克作正面交鋒，反而引對方走入交叉火網中才予以摧毀。另外亦有一隊流動的反坦克部隊可以機動地支援任何一個受到壓力的據點。雖然，第八十二空降師是屬輕步兵，但他們所具備的武器的火力却很大。

除了要對付敵人地面裝甲炮火以外，尚要顧及敵人空中炮火，第八十二空降師又佈有廿二毫米的快速高射炮，每分鐘可發射三十發子彈，若將此炮平放的話，亦可用作地對地大炮。

此外，尚有手提式的「紅眼」地對空飛彈，這種飛彈現時正被「史丁格」型手提式地對空導彈所取替。據悉，這種飛彈可以對付八十年代以後的飛機。

第八十二空降師除了擁有强大地面機動性外，包括有沙拉甸式偵察裝甲車，尚有很大的空中機動性。該空降師擁有四十八架眼鏡蛇直升機。

這種攻擊性的直升機裝有飛彈，機關槍及榴彈發射器。

另外，該師又有九十架大型供載兵用的直升機，每架直升機可載兩名機員及十一名全副武裝的士兵，這類直升機就可運載傷兵。最後，該空降師又擁有五十九架小型偵察直升機，專供偵察及指揮用。

當他們投入戰場後，第八十二空降師所携彈藥，糧食及食水足供全師三日之用。因此空中補給十分重要。

空軍後勤指揮部特別設計了一套高空及低空的空中補給系統，他們更可以在惡劣天氣下仍然保持補給不斷。

這支「快速部署部隊」的裝備的確十力精良，不要去算打一場仗要花了多少錢，光是平日訓練和培養一支這樣的部隊的費用也甚鉅，根本是不化算的。

幸而，美國有的是錢，但它也感到光靠這支「快速部署部隊」仍有不足之感。因此，美國海軍陸戰隊仍然受到重視。在五十年代以前，海軍陸戰隊曾是快速部署的部隊。

由於海軍陸戰隊的開支沒有那麼大，加上它是依附海軍艦隻，因此，每次載運的兵員數目就較空降為大。它唯一的缺點是一定要在近海岸地區作戰。不過這種缺點，就由於海軍陸戰隊航空隊的編制擴大，擁有更多大型直升機而得補救。

此外，近年來蘇聯及其夥伴古巴，顚覆的對象多為沿海國家，所以美國海軍陸戰隊尚不致於無用武之地。

單擁有一支「快速部署部隊」並不足以阻嚇蘇聯的侵略政策。美國必須擺出不惜一拚的態度，更要將實力擺明在蘇聯眼前，才會有所效果。

列根政府國防政策除了發展新式核武器外，對常規軍備亦十分重視。為了確保每一個地區的穩定，美國海軍現時分別常駐波斯灣，印度洋，地中海及遠東水域，而北海及大西洋的防衞則由北約組織，特別是英國海軍負責。

這些美國特遣艦隊都擁有攻擊艦，常載着海軍陸戰隊。他的任務是在危機發生時，首先佔領重要據點，並等候「快速部署部隊」的支援。

美國另一支可算是「快速部署部隊」是主要應付中東的戰爭，他們經過特別沙漠作戰訓練，而所有裝備都符合沙漠作戰的要求。

去年十一月，這支沙漠特種部隊曾在埃及作為期兩週的演習，使兵員，武器及裝備有機會在中東的氣候及地形作一次實地考驗。



美軍快速部署部隊的高空空降補給

卡特政府派突擊隊前往伊朗，企圖救回被囚在大使館人質失敗後，蘇聯一直在小心觀察美國突擊隊的實力，他們結論是美國的突擊隊不足為患。但時至今日，美國的突擊隊在列根政府的鼓勵及監督下，其實力日益增長而今非昔比。

這支「快速部署部隊」能否阻止蘇聯侵略的野心呢？答案是否定的。這支部隊祇能說是蘇聯在未來侵略行動中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價。

現時美國阻嚇蘇聯擴張的方法是在各不穩定地區附近派遣艦隻及部隊，藉以向蘇聯示威，令蘇聯不敢貿然輕舉妄動。

另外，美國再次發動常規性及核子武器的軍備競爭，很多人以為軍備競爭會帶來大戰，事實却非如是。

美國現時國防開支百分比遠比蘇聯為低，但美國的國民總生產量比蘇聯高出許多，所以實際開支與蘇聯相差不遠，同時美國很多科技研究由商業機構辦理，他們通常由錢着眼，所以生產武器一定要品質優而成本低。

反觀蘇聯，所有科技研究全由國家一手包辦，於是便忽略了成本，往往生產出成本昂貴的武器。

一旦美蘇恢復軍備競爭，吃虧的是蘇聯，因為蘇聯大部份國民總生產量投入軍備，使國民生活及其他工業受到打擊，而美國則迎刃有餘，所以蘇共主席布里茲涅夫最近頻頻恫嚇美國不可恢復軍備競爭。

但列根政府一於採取雙管齊下的政策，令克里姆林宮大感不安。

（完）

諜網秘辛

中央情報局份子失踪之謎

屍體雖然找到，但無法確定，沒有指紋依據，他的分居太太也否認那是她丈夫的屍體。

刀戈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三日，一個月明之夜，約翰・阿瑟・佩斯利在寧靜的「牡蠣與螃蟹之鄉」，美國東海岸撤薩皮克灣的海水中消失了。佩斯利現年五十五歲，一向沉默寡言，愛好獨自駕舟揚帆，他是一位研究蘇聯核能力的專家，過去一直在美國中央情報局工作。人們最後一次見到佩斯利，是在那天的早晨，見到他駕駛着單桅小帆船「布利林」號橫越過海灣的狹窄部份，第二天早晨，發現這艘帆船扯着滿帆，擱淺在海灘上，船上空無一人，但船上的無綫電，却還在吱吱作响。

一個星期之後，十月一日，有人發現一具全身浮腫，腐爛不堪的屍體，漂浮在海灣裏，腦後有一處九毫米直徑的槍傷，腰上懸着潛水皮帶。第二天，馬里蘭州首席法醫判定該屍體就是約翰・阿瑟・佩斯利。但是，在繼後那十七天裏面，指紋鑑定部却無法作出結論，事關中央情報局，或者聯邦調查局都無法找到一套佩斯利的指紋。最後，有關方面只好把那屍體的雙手截了下來，送交聯邦調查局，而屍體則由中央情報局批准的首都華盛頓郊外的一家殯儀館予以火化。

馬里蘭州的警察當局最初認爲佩斯利是自殺，中央情報局在回答記者詢問時也說「沒有不同意見」。後來，馬里蘭州警察當局在「一番調查」之後，忽然宣稱死因「未明」。它說，最初搜查帆船的中央情報局保安官員把物證「污染」了。中央情報局收到馬里蘭州警察當局這一說明之後，它的發言人隨即又說該局並未參加過任何犯罪調查。

中央情報局發言人在發表關於約翰・阿瑟・佩斯利的情況時顯然非常小心謹慎，完全沒有把他的歷史材料公佈出來，因爲該局的成員所從事的活動，可能洩露出他們所參與的秘密活動的綫索，從而有損該局的「情報來源和方法」。

因此，中央情報局的公開聲明中，把佩斯利描寫成一名很不重要的情報官員和情報分析員。佩斯利在一九七四年正式退休之前，曾担任中央情報局戰略研究室的副主任，該研究室是估計蘇聯核力量的。中央情報局稱他只是一名高級分析員，並不參與任何秘密行動。但在記者們一再追問之下，中央情報局的發言人才承認佩斯利在失踪時，還在担任該局的「顧問」，但堅持他在退休之後，便看不到高度秘密的材料。

但是，據華盛頓極有權威的情報人士說，佩斯利是一名很不尋常的重要人物，從四十年代後期起，便參與該局的一些最爲敏感的活動，迄九月二十三日，他始終能够看到高度機密的情報材料。佩斯利活動的一些主要事件包括有：

一、佩斯利在一九七四年正式退休的兩年內，便被中央情報局請回去參加估計蘇聯核威脅問題——那是該局最機密的活動之一，在他失踪前，他還在自己的帆船上，研究有關這一內容的材料。船上裝有精密的發報用的通訊設備。

二、在六十年代佩斯利參與盤訊蘇聯叛逃到美國去的最高的克格勃分子尤里・伊凡諾維奇・諾森科。佩斯利和諾森科後來成爲好朋友，這位中央情報局官員經常到諾森科在北卡羅米納州的隱蔽處作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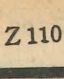
三、佩斯利的遺孀馬里安，一九七四年受雇於中央情報局最敏感的一個部門，爲期一年，該部門掌握國外秘密活動的經費。馬里安的頂頭上司凱瑟林・哈特，她是和諾森科有着頻繁來往的一名中央情報局官員的夫人。

四、佩斯利是一本關於美國KH——一一（這一代軌道衞星中最精密複雜的）偵察蘇聯戰略部署情況的絕密手冊的撰稿人之一。這本手冊在一年前被一名年青的中央情報局官員坎派爾斯在雅典出售給克格勃分子，去年十一月，坎派爾斯被控間諜罪。

美國參議院情報問題特選委員會很關心佩斯利事件可能帶來政治影响，已經開始了一場悄悄的，但却非常緊張的調查，以查明九月份的那個晚上在撤薩皮克灣以及在隨後的日子裏到底發生了一些什麼情況。

這項調查的時機是再壞也沒有了，中央情報局在近年來一直爲國內保安方面的種種漏洞的事故所困擾，諸如神秘的失踪，絕密文件被竊，以及所謂一頭蘇聯「鼴鼠」（指在高級職位上埋藏極深的間諜）已經打進美國情報界的消息。此外，中央情報局收集重要國外情報並加以有效估價的能力，也在受到指摘。美國政府許多部門制定政策的官員，對於中央情報局對蘇聯導彈的估計感到不滿，中央情報局對於伊朗和尼加拉瓜的當前危機，儘管這跡象已經明顯，但他們却未能預見。

在中央情報局的難題中，佩斯利妻子的問題也不少，她對該局的忠誠似乎在減退，在佩斯利失踪之後，開始時她曾經和中央情報局保安官員密切合作，最近她聘請了華盛頓的一位著名律師芬斯特奧爾德來帮助查明她丈夫的事。佩斯利夫人拒絕同記者談話，但她的朋友却稱她對於自殺的說法和對海灣中發現的那具屍體，連照片也看不到。事實上，佩斯利生前認識的人，在屍體火化前，都未有看到屍體。



乘船出海失踪的佩斯利

佩斯利的最後一場仗是在九月二十三日星期六傍晚展開的。那是一個暖和的秋天日子。早上，他駕駛着那艘單桅小帆船「布利林」號從帕塔克森特河口所羅門島的一個停泊地點航行到撤薩皮克海灣東岸的胡伯島，那是一段距離很短，而又容易航行的東渡，船上有沒有朋友不清楚。那處停泊地點是屬於一位退休空軍軍官諾曼・威爾遜上校的，他曾經担任過國防部情報署的一個絕密職務，是佩斯利相識了約莫十年的朋友。

據威爾遜上校說，那天白天，有人（他不願指名道姓）告訴他說：佩斯利希望同他進行無綫電通話。據威爾遜上校回憶，他在下午五時至六時之間，同「布利林」號聯絡過，佩斯利說「他將在天黑之後靠岸，希望把碼頭燈開着」。這是最後一個聽到佩斯利消息的人。

下一天，九月二十四日，星期日，上午十點半，撤薩皮克灣經聖伊尼戈斯的海岸警衞站得到一名州警的電話通知說：有兩艘不同的遊艇報告見到一艘扯着滿帆的船擱淺在波托馬克河流入海灣的地方上。那名州警查過船上沒有人，而且「沙灘上也沒有痕跡」。他接着就電話報告了海岸警衞隊。

不久之後，海岸警衞隊把「布利林」號推入水中，拖到聖伊尼戈斯去。船上有一些食物罐頭，三雙鞋子，一些文件，無綫電還開着。

從帆船上的物品中，證明它是屬於佩斯利的，海岸警衞隊就打電話到佩斯利夫人在弗吉尼亞州麥克萊恩市的家裏找她。佩斯利夫婦從八月份開始巳經分居，但是船上找到了他在華盛頓市內的地址。

九月二十五日星期一，早上九時，馬里安・佩斯利帶了她的女兒廸亞娜、威爾遜上校和他的妻子巴巴拉，以及佩斯利退休時接管他中央情報局職務的菲利浦・瓦格納趕到聖伊尼戈斯，佩斯利夫人看到帆船之後，就給弗吉尼亞州蘭利市的中央情報局保安處打了個電話。到了中午，兩名中央情報局保安官員米拉勃爾和羅科到達現場。下午一時三十分，他們向中央情報局總部作了第一個電話報告。中央情報局人員仔細搜查了「布利林」號，在甲板上找到一顆九毫米口徑的實彈。他們知道佩斯利有一支九毫米口徑的槍，但沒有在船上，船上沒有血漬或搏鬥的迹象。當時認爲佩斯利只是失踪了罷了。

中央情報局官員從船上取走了一些文件（中央情報局後來堅持說那些文件不是保密的，只註明是「內部使用」），和佩斯利夫人一起驅車到馬薩諸塞大道一五〇〇號佩斯利的單身公寓裏，在那裏又檢到另一些文件，他們在那裏也找到一些實彈。那個週末，威爾遜上校駕駛了「布利林」號回到所羅門島，他在船上又找到一顆實彈。

十月一日星期日，下午三時四十八分，海岸警衞站接到無綫電報告稱，在離開所羅門島停泊地不過幾英里之遙的帕塔克森特河口東邊的水面上，漂着一具屍體。

一艘海岸警衞隊的船在五時一刻撈起了那具腐爛得怕人的屍體。法醫威姆斯博士用了三十分鐘作初步檢查，然後把屍首送到巴爾的庫的州法醫檢查處。下一天進行了屍體解剖，死亡證明書上寫了約翰・阿瑟・佩斯利的名字。



找來他的分居太太認屍

問題是屍體已經腐爛得難以辨認，一隻手上的表皮已經脫落。所有的毛髮，包括佩斯利參差不齊的鬍子都沒有了，指紋檢查還有可能，因爲另一隻手比較起來還未受損傷。但難以置信的是，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的檔案裏都沒有佩斯利的指紋。一名中央情報局發言人解釋說，雖然所有的中央情報局僱員都有指紋紀錄，並送交聯邦調查局保存，但佩斯利的指紋，却由於聯邦調查局的疏忽而弄壞了。

馬里蘭警察當局承認並未設法從船上印取指紋，據了解，他們也沒有從佩斯利的公寓，或者他在首都華盛頓的辦公室去印取指紋。

在屍體解剖的五天之後，據報導，一位曾經替佩斯利看過病的牙科醫生根據他的專業認出了屍體咀裏取下的一副上顎假牙。那位牙科醫生拒絕談論他這個發現。

佩斯利夫人的律師特倫斯，奧格雷廸一直到十月二十日，即在證明書簽署十八天之後才拿到死亡證明書。

據辨認是佩斯利的那具屍體，在解剖後幾天便火化了。但在火化前截下了雙手（還不清楚是誰下的命令）送至聯邦調查局。聯邦調查局的發言人拒絕討論採取這一不尋常行動的理由，如果屍體已經確認，看來就沒有必要這樣做。迄今爲止，聯邦調查局並沒有透露那雙截下的手如何處理。

佩斯利的死亡詳情也令人不解。致他死命的子彈是從他的左耳後側打進頭部的，這是一種很古怪的自殺方式，如果那是自殺的話，佩斯利的屍體還繫着重達三十八磅的潛水皮帶，這是爲掩蓋自殺的事實嗎？那麼，約翰·阿瑟·佩斯利到底是何許人呢？中央情報局發言人只願意說·佩斯利從一九五三年開始到他在一九七四年八月間正式退休爲止，曾在該局工作，說他曾担任戰略研究室副主任的職位，這是中央情報局的分析部門，即所謂「白色部門」，用來有別於「黑色部門」的——行動部的秘密行動組。發言人一口咬定佩斯利同秘密行動部門沒有任何聯系。從情報界的許多消息來看，似乎佩斯利的秘密活動在他正式參加中央情報局之前若干年便已經開始了。

一九四八年，當佩斯利二十五歲的時候，他作爲聯合國維持和平使團的一名無綫電發報員到巴勒斯坦去。使團團長是瑞典的伯納多特伯爵，不久之後遭到恐怖分子暗殺。佩斯利在芝加哥大學電器工程系得了學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担任一艘商船的無綫電發報員。


佩斯利的分居太太

佩斯利開始受到安格爾頓的注意是在巴勒斯坦。安格爾頓後來成了中央情報局反諜報部門的主管，當時正在中東旅行，替那個初初創辦的部門網羅人員，佩斯利是在安格爾頓最早吸收的一批人之中，雖然不清楚他在正式受僱於中央情報局之前，直至一九五三年之間幹了些什麼。其後他被分配作蘇聯戰略的分析工作，他和安格爾頓一直保持着聯系。

當美蘇之間的軍備競賽加快之後，佩斯利成了中央情報局的蘇聯戰略研究和戰略部署情況的主要專家。他學習俄語，以研究蘇聯的技術雜誌和美國源源不絕地截獲的蘇聯情報，佩斯利暗中參與了中央情報局最令人羨妒的秘密之一，即取得有關蘇聯核力量發展情報的來源和方法，保護情報來源和情報收集辦法以防潛在敵人破壞，是一項主要的情報工作職能，據情報界人士稱，他們是知道佩斯利在這個領域裏，和安格爾頓緊密合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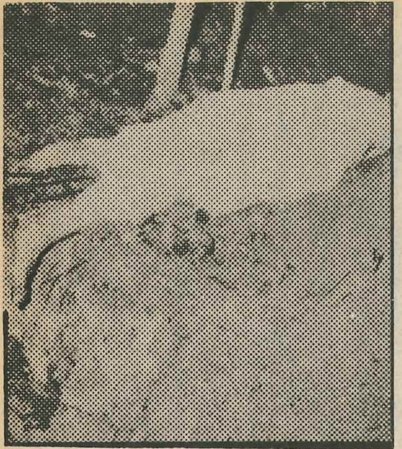
當中央情報局開始對一九六四年初叛逃美國的克格勃二部（負責在蘇聯國內進行反諜報活動）的成員諾森科進行曠日持久的盤訊時，佩斯利被請來參加了。諾森科是當時叛逃的克格勃官員中最重要的。

顯然，諾森科對美國情報最重大的價值，是提供有關蘇聯國內外反諜報人員活動的情況，這可能包括佩斯利所擅長的戰略部門的反諜報資料，因此佩斯利就捲進了十年內中央情報局秘密情報活動爭論最多的問題。爭論的問題圍繞在：諾森科稱謀殺甘乃廸總統的奧斯瓦德和克格勃並無關係。這進一步證實了一個在紐約隱藏很深的代號「費多拉」的蘇聯雙重間諜向蘇聯調查局提供的情報。聯邦調查局局長埃德加·胡佛就是根據「費多拉」的情報向華倫委員會保證奧斯瓦德是單槍匹馬的。

但是，中央情報局不久作出了結論稱：諾森科可能是蘇聯「安插」進來的人員，一九六四年中期，諾森科被監禁在弗吉尼亞州華倫頓附近的中共情報局的一所「安全室」裏，根據退休的中央情報局官員約翰·哈特九月間在衆議院暗殺問題特選委員會作證時說，諾森科在那裏受到三年的殘酷盤訊。諾森科的案子是由中央情報局的秘密諜報部蘇聯小組處理的，據說佩斯利是盤訊人之一，雖然他所做的，只限於他的戰略專業，並未參與對那名克格勃叛逃分子的殘酷處理。

事實上，佩斯利和諾森科成了朋友。

當中央情報局在一九六八年決定一舉解除對諾森科的保安審查之後，替他在北卡羅來納州安了家，給了他新的身份，佩斯利在海灣東海岸來回航行時常常訪問諾森科。佩斯利在退休之後，購買了一艘三十一英尺的單桅帆船「布利林」號，在北卡羅來納州威爾明頓市註了册。他時常把船停泊在離諾森科家不遠的海森博羅船塢。據船塢的一名職員說，佩斯利最後一次到那裏是一九七八年春季。


屍體尋獲後隨即送往火化

中央情報局拒絕評論佩斯利和諾森科之間的友誼，以及他早先在盤訊那名俄國人時的作用。但是，出於一種特殊的巧合，在佩斯利被殺的上一天，諾森科却出現在新聞中。

中央情報局前局長理查德·赫爾姆斯在衆議院暗殺問題委員會作證時說，他並不認爲諾森科是眞正的叛逃分子。他又說：「熟悉事實的人們，都感到諾森科關於奧斯瓦德的話是不可信的。……所以，這就使他提出的所有其他意見成了問題。」

還有一個巧合是，佩斯利是關於拍攝蘇聯戰略核部署情況的美國KH！一一間諜衞星行動的絕密手冊撰稿人之一；而這一本手冊在去年冬天有一本被盜賣給了克格勃，這被視爲美國情報工作的一項重大的挫折。中央情報局强烈否認該手冊被竊同佩斯利之死有任何關係。

中央情報部沒有解釋佩斯利爲什麼在一九七四年退休（他的妻子同時退休），除了暗示說：他之所以退休，可能因爲合乎政府的一項年金規定。它也沒有解釋佩斯利爲什麼在兩年後又作爲顧問回到中央情報局來參加該局最敏感戰略情報工作。

這是一項引起爭論的試驗，它進行了競爭性的分析來判定對蘇聯洲際衝擊力量的全國情報估計的質量，判定這項工作是否還能改進（這種估計可能是中央情報局每年進行的最重要的研究）。這項試驗從一九七六年八月一日進行到十二月。它的「A組」由中央情報局專家們組成。「B組」由局外的學術界人士和前高級情報和國防官員們組成，兩組分頭對蘇聯戰略核能力的同樣材料進行分析估計。當時這一活動是全部保密的，佩斯利被指任爲「B組」的協調員。

佩斯利已經在担任軍事經濟顧問委員會顧問，那是一個局外專家們爲中央情報局提供有關蘇聯軍費情報意見的機構，但是由於他在「B組」的任命，他處在極爲重要的地位，他能够接觸到美國情報部門所掌握的有關蘇聯的絕密材料，或許比他過去全部時間任職於中央情報局期間還能接觸到更多。

據該組一名成員最近回憶，佩斯利是把絕密文件提供給該組的人。有時由於文件的特殊敏感性，他把「B組」的專家們帶到蘭利（中央情報局保安組）去閱讀。

然而，中央情報局發言人否認，在佩斯利失踪之後，在他的帆船上，以及他在華盛頓市內的辦公室和他的公寓裏所找到的文件裏有「B組」的保密材料。這跟來自可靠的情報界人士的消息，是有矛盾的。據他們說，佩斯利在寫一項有關「B組」活動的報告，該報告據說是有關一九七七年一月「B組」得出的結論被洩露給報界的問題，當時那是一樁華盛頓醜聞，因爲洩露的本文表明那個局外機構對蘇聯戰略潛力的估計，要比中央情報局估計嚴重得多，關於佩斯利在一九七八年九月到底拿這些材料去幹了些什麼，並沒有解釋。

但還有另一個神秘問題，情報界人士說佩斯利的帆船上裝有一台「無綫電高速收發兩用機」，這種機器可以在一分鐘內根據預先的頻率發報或收報幾萬字，或幾萬個信號。事實上這種無綫電機通訊使用的防竊聽設備，一般是由中央情報局和負責美國政府對保密情報通訊的國家安全署所使用的。這種機器可以收報，並通過錄製文件和監聽衞星的收錄材料進行翻譯。

中央情報局發言人承認「布利林」號帆船上裝有「精密的」無綫電設備，但否認該設備是中央情報局發給的，而「無綫電高速收發兩用機」在市場上買不到的。

那麼九月二十三日晚上，佩斯利到底發生了一些什麼事呢？雖然自殺的可能並不能全部排除，但自殺動機的綫索曖昧不明。佩斯利身體很好，他的家庭律師堅決否認他有什麼經濟困難。他每年的收入遠在五萬美元以上。他和他的妻子在力求修好。佩斯利同他兩名成年孩子關係密切。

如果是自殺的話，佩斯利爲什麼要綁上那套沉重的潛水皮帶來企圖防止屍體被發現呢？佩斯利會不會因爲蘇聯情報機構洩露了他而實行自殺呢？如果那不是自殺，那麼是誰開的槍呢？爲什麼在船上會有實彈呢？有人猜測說，如果佩斯利是被殺的話，謀殺者是把他從「布利林」號上俘擄，然後帶到另一艘船上加以殺害。有些情報專家說，佩斯利對於中央情報局在取得和估計蘇聯核力量秘密材料方面的方法了解頗深，這可能使他成爲招致克格勃行動的對象。但是中央情報局人士對此表示懷疑。中央情報局和克格勃之間有着一項不成文的行動默契，即除了極爲特殊的情況之外，對方絕不殺害對方的人員。

總之，從某種意義上說，他也許是我們周圍隱蔽地進行着的一場情報大戰的最新一個傷亡者。

半年多之後，兩家人壽保險公司拒絕支付約翰·阿瑟·佩斯利的保險金給他的遺孀，因爲它們不相信這位前中央情報局份子已經死亡。紐約共同人壽保險公司發言人稱：並無佩斯利死亡的證據。奧馬哈共同人壽保險公司發言人稱：「我們認爲是一則虛假的死亡通報。」

已經跟她的丈夫分居的佩斯利夫人也不相信那是她丈夫的屍體。她已經聘請一名律師和一名私家偵探查明這一事件。她拒絕就保險金問題發表評論，她的律師說她已經憑佩斯利在中央情報局的保險單收到三萬五千美元。

（完）

第二夫人

（承自第一〇六頁）

電話那頭響起了一個聲音：「藍莉，我是莫斯科的楊奧斯啊！」

蘿娜知道那是楊大使，她很快答道：「我是總統夫人的新聞秘書朱蘿娜。」

「噢！蘿娜，你好！」他先問蘿娜總統在不在，後來又要找藍莉，蘿娜告訴他藍莉去參加波恩達大使的歡迎宴了，楊奧斯只好說：「唉，好吧，我只是想告訴她我今天碰到一件有趣的事，算了我告訴你好了，你可以轉告給她，實在很可笑。」接着他就把白太太來找他的經過情形告訴蘿娜。蘿娜一聽之下，臉部嚇白了，她木然的聽着楊奧斯大使把話講完。

還沒到預先約好的時間，蘿娜就把文詩找出來，到克萊瑞樓下的酒廊先喝杯飯前酒，他們坐在一個僻靜的角落，文詩喝着第一杯酒，專心聽蘿娜所說的每一句話，蘿娜非常緊張的低聲把楊奧斯大使的話重覆一遍，文詩聽完後，連吞好幾口酒，他說：「楊奧斯大使把此事當眞嗎？」

「一點也不！」蘿娜說：「他認為很好笑，他一邊講就一邊笑。」

「你當時的反應呢？」

「我還能怎麼反應，最後好不容易才逼出幾聲笑聲應和他。」

「你打算把這件事告訴總統夫人？」

「不知道，我一方面又想告訴她，看看她的反應，另方面又不想驚動她。柏，你說呢？」

「不要告訴她，我的直覺告訴我，我們最好把它忘掉！」

「好吧！」

文詩瞪着蘿娜說：「坦白說你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

「它令我害怕。」

文詩玩着他的杯子說：「當然，大使或許說對了，那位德州女人很可能就是他常見的那種旅遊怪人，或許根本就沒有此事，要是有，那自稱藍莉的女人就是另一個瘋子，可是從另一面看來，如果此事屬實，則許多事情便有跡可循了。」

蘿娜對他看法表示同意，不過她還無法相信蘇俄會那麼大胆做這種事，文詩認為什麼事都可能發生，更何況他們現在有那麼多證據足以支持他們對藍莉的懷疑。

喝完酒後，文詩又為他們二人各自點了一份，蘿娜看着文詩煩惱的表情問道：「柏，我們該怎辦？我實在不知道——」

「我們去告訴總統。」他淡淡說着。

「總統？」蘿娜說：「你什麼證據都沒有就要去找他，他才不會相信你的話呢！他會把我們兩個都關進瘋人院去。」

最後，兩人都覺得暫時不能這樣做。而要暗中注意。他看看蘿娜，想到她剛剛說過的話，他對她說：「守株待兔，靜觀其變對我來講是太被動了，我想我要積極一些，我打算跟踪藍莉，從現在起，不論她到那兒，我都要盯牢她。」

「這樣做好嗎？你如果跟得太緊，攪不好自己會受害。」

「如果不這樣，」文詩說：「我們二人才會受害呢！」

（未完）

大俠傳奇

（本文承自第62頁）

後來目覩公子襄的手訊彩花旗炮出現半空，羊舌寒等自動請纓往護公子襄，令杜而未靈機一觸。

由於現場覃九憂等的死狀來看，杜而未猜測他們可能死于自己人之手，而仲孫湫在地上所畫的，很可能是一對角！一個人在臨死前，還畫一對角來做什麼呢？

更何況是仲孫湫如此精明機警的人！這一對「角」，顯然有重大暗示，而且，跟殺人凶手有莫大的關係。

杜而未如此想念，便找元三遷詳問，了解當時情形，的確似是相識之人所為，——人沒有角，除非是動物，譬如鹿、牛、犀、羊……

——羊？

——羊舌寒？

仲孫湫以血跡畫一「角」型，而不寫出名字，顯然是怕凶手發現塗去，所以必須留下讓精密如凶手也不發覺的痕跡，讓人深思覺察。

——難道並非「血河派」所為，而是羊舌寒所下的殺手？

那麼他這樣做又是為了什麼？

元三遷、百里樹林、杜而未很快就得到了三個可能的結論：

第一，羊舌寒是公子襄門下大弟子，若公子襄和仲孫湫不在，秦晢年事已高，秦歌衫又是女子，而唐方又無心於此，那末，梁思王很可能將全部一切權力都交給他：——權力！世間上，有許多人，為了權力，什麼事都做得出來！

第二，羊舌寒如是受人主使，那決不會是「血河派」，因血河派絕不會傻到嫁禍給自己，那麼，武林中敢捋公子襄的，不外是「剛極柔至盟」和「龍王廟」。若是「剛極柔至盟」，則是為了唐甜的美色；如果是「龍王廟」，則是為了九臉龍王的錢財：——錢財和美色，不也是跟權力一般，使人為之萬刦不復？

第三，假使眞正是羊舌寒等，而今羊舌寒趕赴彩花旗炮，顯然有所奸謀！所以他們決定放棄了原訂一切計劃趕到垣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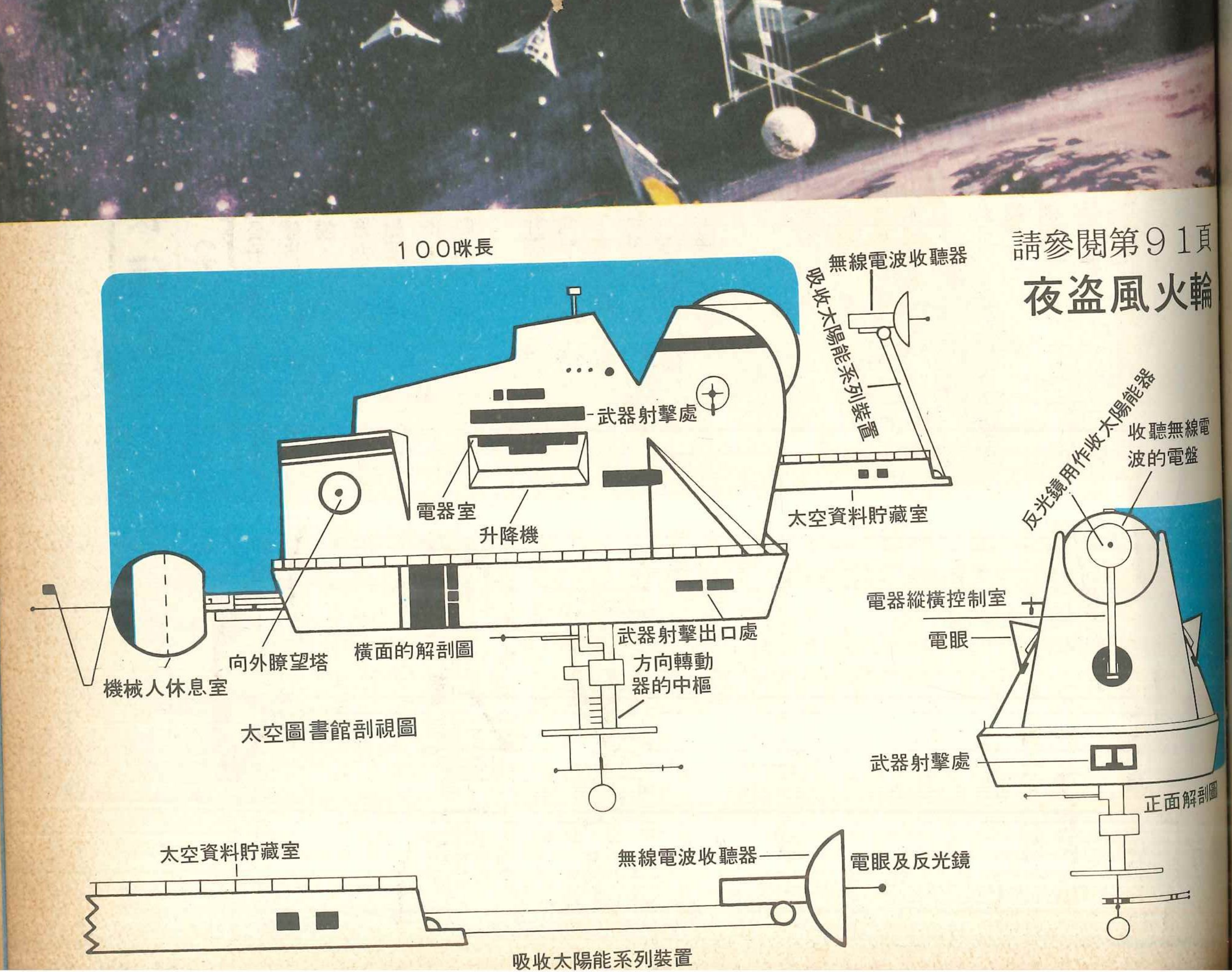
——不管蕭七是因為不忍或不想殺唐方，抑或他早已警覺到大隊公子襄門下已趕至而不敢或不能殺也好，這些門生的趕至，身懷絕技的六十一人，在聲勢上可謂一時無兩。他們每個人，都對「剛極柔至盟」咬牙切齒，矢志要報唐甜唆使叛亂及殺害秦歌衫、仲孫湫之仇！

公子襄和唐方也不例外。只不過唐方還有一絲親情在，還想勸唐甜回頭是岸，放下屠刀，公子襄則因為唐方這種心思，一時躊躇難決。

這皆已十分靠近「蓮藕小築」。蓮藕小築古玉色的建築，看來雅緻簡樸，但當年唐門鼎盛時，多少高手連想越此一步，都屍橫遍地不可得。

忽聽一人怩聲怩氣地道：「你們又何必為難呢？有胆有進小築裏來吧！我正恭候光臨哩！」聲音有恃無恐地在小築內傳來，正是唐甜的聲音。

（未完）





註册商標
凱金丹
THE ROYAL GOLD
常服
凱金丹
じきんたん
每盒$25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售
峨嵋葯廠出品